

北京圖書館 編

北京圖書館藏珍本
年譜
叢刊



110册

DUXIU.COM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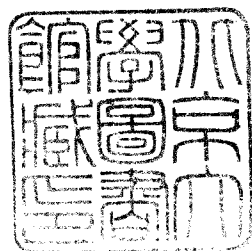


□北京圖書館 編

北京圖書館藏珍本
年譜叢刊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第 110 册



方樹梅編 民國十八年刻本

錢南園先生年譜

第一一〇冊目錄

| | |
|----------|-----|
| 錢南園先生年譜 | 一 |
| 三松自訂年譜 | 一三五 |
| 翠微山房自訂年譜 | 一九五 |
| 是齋公編年 | 二八九 |
| 邵二雲先生年譜 | 三二一 |
| 吳蘇泉編修年譜 | 四六七 |
| 沈丹厓年譜 | 四八一 |
| 岱玖公年譜 | 五九一 |
| 王石臞先生年譜 | 五九九 |

錢南園先生年譜敘

吾友方臞仙好學嗜古尤留意鄉先正遺蹟若著作文
字若書若畫購置收藏充牣鄴架錢南園先生又先正
之最著者名滿天下非獨鄉人欽仰也其軼事婦孺能
談之其立朝大節士大夫類能道之若其先人之訓誡
師友之切劘與其身自少而壯而老之經歷能知其詳
者鮮矣臞仙乃周稽博考爲年譜上下二卷書旣成問
序於余余讀竟喟然曰是真能得我心也是真能匡我
所不逮也余故景慕先生者爲之立祠爲之重刊遺集
豈不盡吾心力以表章先正使後學者有所矜式耶顧

私心竊有憾者欲爲年譜而未遂耳或牽於世事不暇
爲或憚於搜輯不果爲歲月不居忽忽數十年而老夫
髮矣益歎其無能爲也豈非大憾今吾所欲爲者而躍
仙爲之是之謂得我心吾所不暇爲不果爲者而躍仙
爲之卒底於成是之謂匡我所不逮然吾於是重有感
焉先生生乾隆時余生咸豐時其年皆庚申也先生卒
於乙卯春秋五十六今歲戊辰而余身猶在年且七十
矣以人壽論突過先生而自反此生所爲非不以先生
爲師實無一及先生者先生爲窮秀才達官顯者不能
羅致門下我則不及先生居官彈劾權貴明國法正朝

綱天下想望風采我則不及先生爲學使對於士林用
嚴而人畏之善教而人愛之我則不及先生居憂閉門
教授足迹絕於公室我則不及先生家被水患卽詳考
六河以祛其災澤被於桑梓我則不及先生詩古文辭
樸厚蒼古適如其人我則不及先生書法堅硬峭厲自
在流行師古而邁古卓然自立又適如其人我則不及
先生當國家全盛時謇謇諤諤竭智盡忠未竟其用齎
志以終余遘陽九谷賈陵遷覩然人面偷息世間此尤
愧對先生過廟門而不敢入者十有餘年矣矧仙屬爲
敘余雖不敢辭而以余仰望先生則先生鶴也我乃爲

雞先生騏驥也我乃爲駑駘世之溢美者謂余於先生
如顏苦孔之卓如曹隨蕭之規故余直陳其不及者以
見先生之翹然而獨異余亦不敢翼然而自欺也臞仙
知我者或亦許吾之此言爲能自知歟戊辰十月同邑
後學陳榮昌敬撰

卷之三十三

貴家

三



南園先生四十六歲象原列王鎮之中丞
九友圖番禺葉蘭臺樞入清代學者
象傳茲又重樞列入年譜民國丙子冬
十月晉寧後學方栲梅謹記

錢南園先生年譜卷上

晉甯後學方樹梅編

先生名澧字東注一字約甫南園其號也姓錢氏雲南昆明人系出江寧始祖鑄明成化間幕遊入滇會太監錢能來滇以同姓故欲引使附己鑄恥之逃匿迤西能去始還先有王指揮者遭能之禍幾不測深重其氣節以女許字遂家於昆明六傳至先生高祖宏道字純天諸生明永明王由榔入滇倡諸生往迎業具疏數百言斥馬吉祥奸是日適雨道滑失足墮疏泥中敗裂不可陳扳轅長號口素吃不能遽達欲

語衛士力驅不釋永明王至頓所命復疏進然經頓

頓氣結手顫不能執筆時迫弟宏毅代之書弟慮禍

僅以清心寡欲挽回天意諸常語上深以為憾參先生撰

高祖純天公言行紀畧袁文揆錢南園先生別傳

曾祖以敬字慎居幼淳至極為叔父鍾愛一日戲謂

曰汝衣如是壞汝父何不亟為汝更對曰衣壞於人

無與也以此彌欲得以為嗣比既婚妻母凡數女皆

適士夫以敬猶未補弟子員又素貧每至外家禮待

出僚婿右一日俱集有援琴彈者一止之曰吾傷知

音稀也意蓋謂以敬罷曲以敬徐摘誤數處妻母屢

後出曰我國自負知人今何如矣尤精卜筮有品學

能詩曾祖妣氏羅

參先生撰曾祖慎居公言行紀
卷程含章錢南園先生墓誌銘

祖宓字用章八歲時避兵遇遊騎欲掠之曾祖不忍
釋宓抱持尤固其騎以刀背擊曾祖者再乃脫已而
數遇警明年竟爲他騎掠得置之貝子營凡八閱月
曾祖蹤跡至適隨被掠諸幼出刈草遙隔澗見之有
同族年長數歲者適亦與俱將引並竄而不敢言微
攬衣示意疑爲相戲掉臂他顧遂得脫長而慷慨多
義行祖妣氏金生子五世賢世能世俊世傑世英參
生撰王爰用章公言行
紀畧及先生手書册子

世賢未娶卒世能幼病目不解去從浮圖法歷六七

年病瘵誓不返初服世傑以女適邱早寡遠從舅姑

於杭送之俱往亦不返世英早殤先生手書册子

父世俊字子位晚自號拙叟家貧以冶銀為業好施

濟家大東門外之太和街拙叟公先娶塗氏廣南訓導涂崇

孺生子廣生四歲殤繼娶李氏生子五先生及潮源

從貴沈也女一適段姓參先生撰拙叟公言行紀畧自書册子袁文揆撰先生別

傳

乾隆五年庚申四月初一日先生生

案先生生於昆明大東門外之太和街其故宅遺

先生弟潮生 先生手書冊子

先生友人餘姚邵晉涵二雲生

乾隆九年甲子五歲

先生王父用章公卒年七十三

乾隆十年乙丑六歲

先生弟源生 先生手書冊子

乾隆十一年丙寅七歲

是歲先生出就外傳 先生王母金氏言行紀畧云

禮受書後每言兒不得志則已苟得志萬勿爲朝廷

造一兵端

先生友人陽湖洪亮吉北江生

乾隆十二年丁卯八歲

先生王母金氏卒 先生王母金氏言行紀畧云二
月白蓮邪黨伏誅是日曉晨陰晦澧自塾歸先妣持
火熏者再三坐之膝側命閉門先妣于隱處出藏食
命食食已乃啟門而鄰人頗傳行刑杵骨爲灰斷頭
盈地諸狀謂澧曰汝勿謂若曹之死爲慘事幸早覺
使再遲得遲如我病軀寧復能與眾奔避若少時耶
越四日病革數日無語忽命扶坐目先妣謂之曰吾
但得一卽送一與汝敬問何物已瞑時澧亦隨侍榻

前也

先生友人習峩周於禮立厓中鄉試舉人

乾隆十三年戊辰九歲

昆明大水毀先生廬舍 先生先君子拙叟公言行
紀畧云大水壞廬舍寄吾母他所禮及弟潮寄之慧
光寺水退僦居他屋冬中王母窳窳訖而是時軍征
金川造擋牌禦賊火槍一時攻木攻皮治鐵彈絮作
腐操鐵及油繪諸藝悉納之貢院中需銅絲織網約
合諸物取之專業者不足或稱公亦善是夜半促之
去盜無一粒餘也

是歲先生因水災輟學 先生手書冊子

乾隆十四年己巳十歲

先生父拙叟公舉官役 先生先君子拙叟公言行
紀畧云春初舉役以勞及病 目兩賺濕瘡尤劇蓋大
水時日在衡流中既退溼淖 从未燥積患至是發歷
數月乃已

是歲先生因父病輟學 先生手書冊子

乾隆十五年庚午十一歲

是歲先生復入塾讀書 先生手書冊子

先生弟從貴生未及歲而殤 先生手書冊子

先生友人保山袁文揆蘇亭六月十一日生

乾隆十六年辛未十二歲

先生友人趙州師範荔扉正月二十九日生

是歲周於禮登進士第

乾隆十七年壬申十三歲

先生讀書躬洒掃 先生先妣李氏言行紀畧云禮

年十二後每晨起責以洒掃內地淨乃赴塾歸則

抱負弟妹

七月舉伯父世賢公喪 拙襲公言行紀畧

乾隆十八年癸酉十四歲

先生季弟沈生先生手書冊子

先生友人蒙古法式善時帆生

乾隆十九年甲戌十五歲

先生家益窳先生先妣李氏言行紀畧云窳益甚
時或斷炊明年有見禮所作細字憐之欲引爲吏謂
自今即可減一食口不一二年可分土食活家謝之
日我方在室時已畧知錢氏故事來爲婦見聞尤確
其家祖訓不許子孫喫六扇門內飯六扇門者諺謂
官署云云又同開畢顯榮者禮舊同塾受讀後入營
充字識諺謂之寫糧亦欲爲禮地禮謂傭書得糧所

食實出朝廷視爲吏食人民者有間銳欲從之例須
先試火槍定議往習乃入而請聞之大駭責曰汝奈
何如是行殆吾寧死不願見吾與汝父甘寒餓無怨
尤者亦冀汝曹或有光大門庭者耳果爲此寧有出
頭地耶

乾隆二十年乙亥十六歲

先生就童子試無成 先生先妣李氏言行紀畧云
就童子試無成督課甚至視怠必予重笞

乾隆二十一年丙子十七歲

是歲先生友人昆明施培應芳谷錢汝霖望峯中鄉

試舉人

案汝霖歷官至榆林太守先生屢贈以詩載遺集中培應見後

乾隆二十二年丁丑十八歲

是歲先生從王素懷學素懷名瑾一字獻之昆明縣學歲貢生晚授永平縣訓導未赴卒素懷之爲教最嚴立品有一介之苟輒屏之以爲非吾徒常云古人立品從慎獨始於人所共知而猶不檢獨中豈可復問人禽之介混雖破萬卷徒以取罪聖賢先生一生剛正之學端本於此

參先生撰王素懷墓誌銘李元度國朝先正事畧唐鑑國朝學

案小識

先生無錢買書嘗於水德庵廢紙中得殘篇制藝攜

歸熟讀文思大進

程含章南園先生墓誌銘

案水德庵在今金碧公園西偏早廢

是歲先生補博士弟子員先生文西浦小傳享年十八與西浦同補諸生西浦猶少予一歲學使者則今侍讀學士閩葉毅庵師也拔同邑二十七人七人入郡庠猶無恙邑庠二十人楊潮最早死次李枚次陳再馮再馮名琦一字琢齋从困童試邑嘗拔置第一仍不遇云云又先生先君子拙叟公言行紀畧云丁

丑澧補弟子員喜曰吾眉自是可少伸吾族無一矜
幾幾四十年又曰是豈汝能是汝祖不得於身而貽
之汝者也

案先生撰夏綱庵詩集序有亡友陳再馮長澧八
歲其大母爲鄉王永齋先生同產故家多有先王
遺書性又與詩近澧與游時竊見所作已盈一囊
取而讀之再馮亦不靳且時爲指說法度皆尊公
先生所耳受於舅氏而更以授之者澧於是乃竊
效爲五七言數年後同補弟子員未幾奉功令鄉
會及歲科試皆增五言排律一首於是與同輩更

唱迭和不一而足然皆正之再馮依爲準則凡之
利病所在稍若有會於心云云先生詩學得力於
再馮故再馮下世先生屢以詩哭之

乾隆二十三年戊寅十九歲

是歲先生應科試取列二等母督課加嚴

先生手書册子

乾隆二十四年己卯二十歲

先生季弟沈七歲 先生撰季弟自厓事畧云七歲
就近塾受書灃從師他塾每夕必與灃依挈往共宿
旦仍送還就塾

乾隆二十五年庚辰二十一歲

是歲先生食廩餼先生手書冊子

乾隆二十六年辛巳二十二歲

是歲先生入五華書院肄業八月荷澤劉大學士藻

撫滇徵詩首拔之曰此生獨往獨來必為將來大開

風氣因簡入五華書院肄業時趙州蘇侍御霖渤觀

岩掌教五華書院稱先生為滇南翹楚當道爭欲羅

致門下先生拒不往參袁文揆南園先生別傳
程含章南園先生墓志

案先生壬子六月五日為鄧明遠書大招冊子後

自跋云鄧大弟明遠當庚辰辛巳間嘗同受學於

先師王素翁夫子據此則先生受業於王瑾之門

先後約五年矣

乾隆二十七年壬午二十三歲

先生家貧就館會澤赴省鄉試不售 先生季弟自崖言行紀畧云壬午鄉試不售先妣以爲遠出荒業禁不聽往復挈弟自崖就書院月獲膏伙資大半資歸佐日用餘僅給兩人無代執爨者時猶弱甚禮偶有故輒勉爨自食焉

乾隆二十八年癸未二十四歲

是歲先生授徒在外 先生手書冊子

先生房師桐城姚鼐姬傳登進士第

乾隆二十九年甲申二十五歲

先生授徒嵩明之邵甸

先生友人遂寧張問陶船山生

乾隆三十年乙酉二十六歲

是歲先生應選拔鄉試兩不售 先生季弟自崖言

行紀畧云禮選拔鄉試兩不售授徒荒廟傍一小屋
足蔽牀席夜隨灑讀焚膏偶盡願出求之月黑鷓嘯
獨往來無苦然體瘦僅柴束疝發輒臥不能行立因
不敢過嚴其課

先生友人昆明萬鍾傑荔村舉拔萃科鍾傑子本齡

先生門人十月二十七日生

乾隆三十一年丙戌二十七歲

是歲先生仍授徒邵甸

乾隆三十二年丁亥二十八歲

十二月十八日先生娶秦氏 先生室人秦氏言行

紀畧云先世河陽人其祖來邑作贅遂爲昆明人年

二十一歸澧先是澧所聘劉氏死媒已爲之締垂成

而寢及再聘徐氏死亦猶未受他聘再從堂伯母華

往爲申意其父母難之其祖母劉曰人病是兇疎誕

我嘗窺其聳肩修幹又聞不隨人俯仰或非久貧賤

者卽終不遇業已食廩授徒虞不能庇一婦耶議成而劉卒

乾隆三十三年戊子二十九歲

是歲先生復入五華書院肄業 先生嘯廬先生墓志云歲戊子撫軍鄂公實文端季子復敦請掌舊席澧於是得廁弟子之末一日講業畢謂曰爾無謂我今乃識爾爾前與楊焯之吾土楊焯嘗受業禮當謁吾爾不隨往吾心已異爾程子言鄉邨裏坐不覺壞多少後生我則疾今日後生喜遊達者之門十九爲虛聲爾他日得志尤願無忘故步

案先生曾遊建水特不知何年耳集中有雨宿通
海詩殆借楊焯遊建水道中之作

秋七月金壇于學使雲峻按雲武以月中桂樹賦試
十四屬之應經古者錄先生冠其曹趙州師荔扉範
侍太翁裕亭於晉寧學署隨太翁送攷抵省太翁命
作後取以奉質先生驚謂日月與桂不作兩櫺余作
不逮子並賞荔扉江湖共秋水城郭半斜陽之句以
爲不愧古人兩先生自是之後或數歲一見或隔歲
一見或一歲二三見以詩相質所唱和者甚夥

園詩
存序

見師
範南

秋先生游近華浦擊鉢賦詩一時傳誦

師範甲寅東渠同年邀遊

近華浦偶成一律詩注

是歲先生中鄉試舉人正考官侍講孫效曾副考官

御史胡紹鼎首場四書首題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

探湯二題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三題附之以韓

魏之家如其自視歔然中式五十四名解元則羅平

寶晟曙齋鎖榜則石屏羅會恩際叔先生則第四十

三名也揭曉後先生西詣趙州謁蘇海門業師歸已

十月中旬拙叟公資遣北上送之門外曰汝志欲得

一官固善然得一官而使先澤盡斬吾目中數數見

萬無同此流也

參國朝貢舉年表先生撰先君子拙叟公事畧

除夕至澠河舟中度歲

癸巳除夕詩注

乾隆三十四年己丑三十歲

先生春闈下第作守株圖寫像者無錫華冠吉厓圖
中樹石則先生自補也先生自題五古四首曰吾生
匪無涯隨地宜有處蘋此七尺軀萬缺未寸補而復
多越思如庭學暴虎黃鳥定何物縉蠻識止所食
味三十年薺荼已歷萬洪流赴鼠吻腸溢復何願貂
錦日以親褐麻日以遠青青中途蘭摧傷復誰怨
生平最昵子娟娟冰雪姿持囊貯芳露朝來餉我饑

笑指赴壑泉中有石離離無與固其根千秋終見移
故株可以守胡逾半步地豈曰無少欲終然絕機
事大椿及朝菌造物同一制順生以為常儻來適所
寄

案先生此四詩皆述盡已無求之旨中有食味三
十年之句詩未雖未署年月其作於是年無疑

除夕先生在友人萬鍾傑公安縣署度歲

癸巳除
夕詩注

楊永芳有為先生題守株圖詩七古一首曰狡狴猛
氣辟生兕全力乃為搏兕使鷹隼亦是出塵材有時
脫兔遭餓死塞上老翁笑獵人手弓腰箭奔絕塵南

山嵯峨在雲霧迷途自悔將誰瞋
落木疎疎石齒齒
不置不羅亦無喜子綦一身如槁梧
世間得失皆做
屣鱗鼠翻因五技窮
河河莫訝信天翁
願息愚衷移
山計樵徑相約候便風

乾隆三十五年庚寅三十一歲

五月二十一日先生業師王瑾壽六十

唐文灼有為先生題守株圖五古三首曰處世無賢
愚所貴各有守所守亦云無為問復何有懼貽妻妾
羞是用甘雞口頗訝南郭生嗒焉喪其偶 有株斯
有守無守復何株株守兩不存焉用徒區區俯首白

石泉惜我眉與須懷哉古之人奉身若璠璣
臨淵聞羨魚守株復何待兔心苟未忘所喪已滋大至人
塞其內君子澹其外縱使春風吹吾株固常在

除夕在友人偃師縣署度歲

癸巳除夕詩注

乾隆三十六年辛卯三十二歲

是歲先生成進士大總裁東閣大學士諸城劉統勳
左都御史滿洲觀保內閣學士武進蔣存與房師則
禮部員外郎桐城姚鼐也首場四書首題若臧武仲
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二題明乎
郊社之禮禘嘗之義三題今日性善然則彼皆非與

中式一百六十一名會元餘姚邵晉涵先生則第八十一名第八十名則曲阜孔廣森也殿式榜中式三十五名先生第二十八名孔廣森第二十七名殿撰則休寧黃軒先生與孔廣森同出姚鼐房會試殿試榜次俱前後相聯遇亦奇矣

案先生會試硃卷房師姚鼐總批胎息古文步趨先正語語具見本色立心不苟可知後場尤源源本本博奧沉雄益徵積學功深榜發知爲滇知名士愈信文章自有定價無謂世無碧眼人盡皆買櫝還珠此評亦如王應麟之識文天祥姚鼐自負

碧眼人宜哉

五月初九日引見授翰林院庶吉士

先生上岳
父母書

是歲除夕在京南城龍泉寺度歲先生文西浦小傳
云辛卯再上又黜落寓京師城南龍泉僧寺今香山
令蒙化彭南池翥長樂令丁憂同邑王宜泉運昌南
甯教諭今在告石屏羅有亭慶恩弟安甯學正今在
告際叔會恩暨予六人昕夕砥礪易衣而出故大理
寺少卿習峩周立崖先生雅重西浦折節與交楊夢
舫故與立崖同學友善時將次得官亦至寓立崖聽
雨樓每佳勝輒邀西浦宜泉有亭亦數數與俱歡諧

沉醉往往遠日

案文西浦名泰運己卯舉人仕終騰越州學正彭
翥運昌俱庚寅舉人翥官至瓊州府同知著有海
天吟集及卒先生為撰墓志銘運昌官長樂縣知
縣著有宜泉詩一卷羅慶恩壬午舉人官五台縣
知縣著有貽燕堂詩文鈔羅會恩辛卯舉人楊夢
舫名永芳丁卯舉人與周於禮同年官麻城縣知
縣

是歲有壽業師王瑾文其同年中有窺見者若黃軒
孔廣森龔大萬程晉芳李光雲等競為咏歌以致景

仰

冬先生有爲羅慶恩題照詩

乾隆三十七年壬辰三十三歲

是歲識館授職檢討充國史館纂修官散館前一日
先生有七古一首先生自幼工書詩中有敬從先達
問波磔半用清俸求筆紙黃庭樂毅置左石如鳥黏
精憑案几之句先生書學小楷從黃庭經十三行靈
飛經樂毅論大楷從魯公家廟告身中興頌仙壇記
東方畫象贊行草從座位帖祭姪文十二意入手晚
年兼擅褚米臨摹諸家俱自得最多有清一代大家

也參先生遺詩程會章南園先生墓志

九日詣立厓先生出示約登黃金台不果詩夢舫翁復爲長歌先生因獻一篇

除夕在周少廷尉聽雨樓東度歲

案廷尉於先生爲前輩而獎勵先生爲尤至收藏古書法物甚富刻有聽雨樓法帖而褚河南枯樹賦得其真蹟摹勒上石此外襄陽諸種亦最精先生住聽雨樓諸家臨摹劇夥自是由歐顏而參以褚米小楷剛健婀娜大楷力透紙背行草風神獨絕清剛之氣溢於楮墨書爲心畫諒哉

又案先生書學同時得力於周少廷尉於禮聽雨樓法帖在先得力於昆明虞參議世瓊虞山寄園十帖聽雨樓帖原石今存蘇州貝氏獅子林寄園十帖石已無存卽拓本亦不得見矣

是歲邵晉涵欽賜翰林

乾隆三十八年癸巳三十四歲

先生史館供職

先生住聽雨樓廷尉有亦園峩峩雪峰三足承天几二奇詩先生依韻題之

秋胡紹鼎爲先生題守株圖詩長短句一首日不集

金匱要略卷之五十一
於枯不老於泥塗嗟爾磊磊山麓古木落而扶疎秋
風黃葉將狩將獵乃獨安居識平生之眉睫吾聞斂
翼者思飛若縮巧匠之手必有所待以觀其後苟無
待而居之夫誰能知其所守

先生壽業師王瑾壽冊達滇同門施培應跋其後

冬姚鼐爲先生題守株圖七絕二首曰寒庭霜樹澹
無榮樹底觀心迴自明秋實春滋有繁葉霜根何處
見虧盈 科頭偶坐原無作無相何妨入繪圖默守
不須云有待吾生觀化椽株拘

先生除夕有詩曰遊子辭家六歲除絕憐六歲六遷

居自注戊子海河舟中己丑公安縣署庚辰假師縣署辛卯南城龍泉寺壬辰周少廷尉聽雨樓東
頭顱徒長十霜鬢鄉里惟憑一紙書袋入狢獠云似
爾影遭魍魎問何如林鴉極馬三更夜又復朝天借
蹇驢

乾隆三十九年甲午三十五歲

史館供職

是歲先生假館其弟子漢軍徐鑑鏡秋之近護亭亭
距京師城南三十里

姚鼐還桐城先生有詩五十韻送之

先生奉姚鼐命謁大興朱筠竹君四庫館爲朱所奏

開先生詩有一疏格天羣籍闡隻辭運律五兵驅之
句

拙叟公有書示先生但詢課業如何進步家計不及

一語拙叟公言
行紀畧

先生友人趙州師範昆明薛翊清秋岩中卿試舉人

乾隆四十年乙未三十六歲

先生假館徐氏近護亭師範為蘇曉園題先生所書

詩冊云乙未戊戌庚子辛丑公車駐長安先生方館

徐氏予每至必作數日談先生偶出亦必宿予齋或

聽雨樓未嘗他詣也

先生有林香海諾爲家大人作壽敘曰人不至以詩
促之並示孔搗約七古一首曰知君文成如翻水頃
刻一瀉及千里胡爲於我不報再四伏思或有以
邇來世俗多誇飾於人不貴以儉擬常可隼翼用披
鷄非獨張冠持戴李賢者用心故自異握筆未下先
懷恥經欲行之以古道又恐受者心弗喜誰歟不欲
顯其親覈辭未若諛辭美兩情交戰自難決以是欲
作且復止嗟我累代耕田夫寒陋直過胡伯始都無
積伐垂志乘豈有薄施逮桑梓曾大父昔避兵難流
離年未四十死大父九歲兄十四僅而生全賴母氏

苦節之貞不自惜兩孤得無嗒先祀嚴親垂髻猶逮
事云時抱負提其耳語多意複不盡憶清白字實其
大旨灑之生也不復逮垂白惟大父母耳三歲以來
稍有覺仰見兩親俱壯齒力農不逢兼以末拮据終
歲無寧暑何知毛從龜背刮但識身向雞鳴起温甘
時闕不能繼相對啜泣中夜裏牛衣雖惜王仲卿豹
食終鑿陶答子羹藜含糗謹一介祇今將屆七十矣
不肖軀亦三十六遭逢幸而獲祿仕奉國豈能塵壤
益偷倉但愧鼠雀比今年自致天譴怒數椽廬舍滯
滌毀以此上請圖歸去到鄉度在正月底囊無一物

奉上壽因敬乞君文一紙前呈節畧想在篋用備遺
忘復述此夢穀夫子旣南歸微君莫辨中流砥一字
雖非定誅賞片言要不消臧否力構海行安用哉陋
若蔡確猶知鄙尙幸未見寒硯凍濡豪但請從實紀
昨日面晤孔撝約知我歸情勝激矢晚當邀共款君
門謝百朋錫長拜跪

案林香海名樹蕃晉安人先生辛卯會試同年先
生此詩真樸詳盡可作錢氏家傳讀

師範爲萬本齡跋藏先生致萬荔村方伯手札後有
曰因憶乙未夏方伯以鍾祥令陞任隨州寓京師之

準提庵侍御方官檢討每約文陶廬學博彭竹林司馬及宜泉聚談予亦不時走訪酒酣耳熱縱論古今事拍案抵掌聲振屋瓦

師範下第有過訪先生留贈詩又將歸永平府有詩別先生先生送別詩有相期在桃花之句

先生將歸徐鑑乞畫先生有題畫詩六首敘云徐鏡秋以余將歸出冊本乞畫適鄉人來都者言滇中大雨水毀民廬舍甚眾憂心如焚勉強塗抹以塞之並繫數語其爲工拙亦不計矣

崇畫六幅各題一詩一不施控勒騎生馬二溪山

小築三相馬四怪石五晚涼看洗馬六柳溪書屋
先生不惟工畫馬並工畫山水於此可見矣

夏六月中昆明大水毀民居無算先生廬舍蕩無孑
遺因亟病假南還有留別京中諸友長律四首日寰
中南紀是巫閭雲彩南邊路更餘來爲飢腸驅曼倩
去愁渴肺老相如長鑿陟嶺饒生朮短艇龍江易得
魚回首故人霄漢上金銀樓閣拱仙居 開盡山桃

合到鄉九門風雪擁離腸膝翹久待王文度眉白欣

迎馬伯常三侍螭頭天語近

壬辰授職後至今隨講官後三侍御門

兩

霽麟脯御廚芳

壬辰散館甲午考試差均蒙賜食

綵衣舞映迴鸞語

未覺寒居草樹荒
衣奔食走謾無成
長惜風塵歲

月傾雪暗烏羅孤馬瘦
江吞赤壁一舟輕
未關鄉黨
非元叔也
值諸侯禮正平
竊祿五秋
今抱病薄功厚
享致災生
臥向昆明百頃湖
敢將作論擬潛夫
一枝對策深慙桂
五石爲尊但有觚
班馬和聲揚漢典
夔龍協德贊唐謨
減加藥物身還健
南畝深耕奉國
租

秋先生業師趙州蘇霖渤卒于家

乾隆四十一年丙申三十七歲

春二月抵省先生抵家後有還家三首曰代馬不忘

北越禽欣南樓游子乍還鄉
恍惚意翻迷入門見父

母惜我顏黑黧長跪進致辭
行李實慘悽爲言不足

憂吾腸便藿藜諸弟出營食
顧見蓬頭妻弟婦拜且

卻小妹嬌還號阿長

裴氏子父母死備於家

將米歸黑鹽手並

齋喜傳豆角熟不但食黃齋
堂堂七尺軀壯齒生人

齊飢寒上累親不如跪乳羝
春雲亂漠漠春草碧

萋萋我始至前邨竹根鳴午雞
是維二月初舊生成

已齊人情同念舊別人見未迷
走視太史公簪筆入

金閨豈聞去年水飄蕩家無棲
辛苦留性命還歸理

故蹊雖無完廬室幸庇舊鋤犁
聞此痛五中熱淚千

行嗥骨肉幾不全功名何足稽死當狐首邱生當龜
曳泥 黃昏忽細雨孤燈照淒迷叩門欣弟歸赤脚
踏水泥始知仲已遠或到武昌西叔壯頗復銳季長
與我齊狂喜出賒酒夜酒滿瓶攜噴我問生事杯進
不容稽人生固有窮但恐制行低齊人饗富貴羞死
妾與妻

案保山袁文揆謂此三詩及別家長風三首筆筆
折筆筆真無一語拾漢魏人牙後慧却純是漢魏
通海董健謂至情纏綿纍纍如珠貫不恤窮而恐
制行低此先生所以難能也

先生舅外祖李時巖先生下世已數年先生往拜靈
前諸舅出其手寫歷朝綱鑑輯畧以示先生含淚再
讀以序之

先生撰綱鑑輯畧序

蘇霖渤葬期伊邇先生抵省後卽徒步數百里哀毀
盡弟子職旣葬由墓而返其墓志銘卽先生所撰

案先生後爲霖渤文孫納妾生子列膠庠鄉人傳
爲盛舉

師範在永平府寄先生詩有遲我不來君又去桃花
空憶去年春之句時先生客彌渡

六月八日先生有書致周少廷尉於禮中間述及石

屏羅竹園趙州蘇觀岩相繼謝世兩先生清風亮節
儀型後進國家褒崇遺德其有一節之善舉得祀於
鄉冀廷尉示以指南 見先生手札

六月間畫十一匹馬圖一幅 見商務印書館中國名畫第九集

與季弟沈同赴晉寧有五律一首又赴昆陽有所營

見秦氏言行紀畧

九月十六為郝熙園題收藏畫冊敘

先生抵家後詩有贈楊二丈清渠 李大可文召飲

因示近作 留宿李氏園小飲 漲落 劉希韓諸

人同步觀耕臺飲陳分山書堂 病起同李大西

獨步 偶題 午睡 高曉口號 過李氏飲 野

步 野寺 近華浦諸作

案近華浦詩首句此地不來遽九載先生自戊子
鄉舉北上後至是歲始歸故云

冬先生入京供職有長風三首曰長風動湖水黃鵠
起飄飄立秋已昨日歲序逝莫要我有一百言指難終
賴漁樵計更出門去病久筋骸凋默臥念京師長路
漫迢迢尚欣人不忌所志非金貂 細月光隱隱照
我蔽床席瘦妻中夜歎十載久爲客未育一男兒聊
與慰晨夕更知幾何歲復得同安宅昔日兩鬢髮今

一已見白從此盪匱中何堪照顏色
明日具晨飭
盜已無粒米堂上儻復知分責逮諸弟弟壯各能力
茹荼甘如薺時命有利鈍此意人所體遠行堪代耕
私情復何啟獨有涓涓泪沾胸濡若洗

是歲正月和珅授戶部右侍郎三月命在軍機大臣
上行走

乾隆四十二年丁酉三十八歲

先生抵京到史館供職仍假館於徐氏之近護亭

昆明又大水先生廬舍特新造無恙是歲大水眾士
民設廠施粥先生義弟薛翊清已捷鄉科躬自擔粥

於敗垣潭泥中濟就食者蓋得力於李太淑人之教

者深也

參拙叟公言行紀畧
漢詩畧薛翊清小傳

師範游山海關先生有詩懷之又見其出關諸作高
澗雄厲一洗從前流美之習贈以長律二首師範依
韻酬之

先生友人保山袁文揆蘇亭與拔萃科

冬十月二日為時齋司馬畫五馬圖有跋云世以五
馬號郡守漢制也郡守皆駟馬加秩中二千石始五
馬耳吾友時齋二兄宰晉之永濟地濱大河秦晉之
交號最難治下車數月庶務咸理又以餘力捕治鄰

境逸囚被特命入覲晉官郡司馬循近例也其寔方
面之任已在指顧間故畫五馬圖以贈之抑考漢制
五馬自九卿而上至於三公皆同時齋治續一本於
古良吏民受其賜矣異日名位所及其可量乎乾隆
丁酉冬十月二日弟錢澧并記圖藏晉寧徐孝廉兆
松家時齋姓氏以俟考

乾隆四十三年戊戌三十九歲

史館供職

六月十六七八日爲澄懷孝廉畫秋風歸牧圖又爲

圓溪同年畫駿馬脫重銜圖

見商務印書館中國名畫第九集

九月畫瘦馬一軸贈師範範賦呈長律二首

案先生工畫馬左宗棠謂其風鬃霧鬣筋骨顯露筆力髣髴古篆不敢偪視或謂未登進士前所畫皆瘦馬已登進士後所畫皆壯馬殆自爲寫照云

師範有春宵仁月圖先生爲題五古一首

立秋日先生留師範小飲有詩同次少陵韻

薛翊清登進士第

案薛翊清由庶常改知縣兩謁選都門以丁外丙艱歸服闋又入都病不能投供告歸旋卒翊清家素貧先生母李太淑人自幼畜之如兒子者先生

亦待之如手足有肝膽尙氣誼王運昌題其小照
有云天生俠士肝腸熱人說封侯骨相粗袁文揆
謂曲盡翊清矣

師範禮闈不售出都日先生以詩送之

乾隆四十四年己亥四十歲

史館供職羅平寶晟趙州谷際岐同邑施培應時相
往還有畫者游於邱先生寫箕畚圖際岐寫蘭陔圖
培應攜其幼子寫授書圖晟寫折桂分香圖箕畚奉
君也蘭陔奉親也授書誨子也折桂分香三者兼而
有之

見寶晟自題折
桂分香圖序

乾隆四十五年庚子四十一歲

是歲先生典試廣西正考官餘姚邵晉涵稱得人門
生來見者不受贊儀日寒士至京會試資斧不易但
願勉爲名臣循吏吾與有榮矣

程含章南園先生墓志

師範應禮闈到京有送先生典試粵西七古一首

先生業師王瑾七十先生爲文壽之

先生友人萊陽初彭齡頤園蒙古法式善時帆門人
漢軍徐鑑登進士第

法式善初彭齡與先生時相倡和

見法式善南園詩存序

五經通考

卷一百一十五

錢南園先生年譜卷下

晉寧後學方樹梅編

乾隆四十六年辛丑四十二歲

冬月十四日授江南道御史特派稽查通倉蓋自是不
僅以文章報國矣會甘肅有昌賑折捐事已獄成論
報誅黨幾及百人制軍皆坐罪獨不及陝西巡撫畢
沅先生上疏曰冒賑折捐之事固皆由王亶望勦法
營私所致但查亶望爲藩司之日畢沅曾兩署陝甘
督臣豈竟毫無聞見誠使早發其奸則播惡必不至
如此之甚卽陷於刑辟者亦不至如此之衆是此案

皆沅釀成之也臣不敢謂其利令智昏亦復少受所
 餌惟是瞻徇前政明知積弊已深特不肯發之自我
 甚非大臣居心之道章入天子動容諭部臣若果如
 錢澧奏朕亦不能為畢沅寬議上如先生言上奪沅
 職三級先是台諫自李淑芳左遷後無人敢言事至
 先生甫入諫垣輒彈大僚一時有鳴鳳朝陽之譽或
 且有以第問狐狸責善者先生曰吾非敢以言為借
 資嘗試祇盡吾職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而已

袁文揆南園先生

生別傳

案沅為清儒顯者宏獎士類人爭趨之先生劾沅

獨不隨聲附和洪稚存詩我是庾公樓上客彈章
傳到亦生愁可見當時之佩仰先生不止於刻和
珮也先生正而不阿一衷諸道如此

十一月十七日先生致寶殿一函今月十四日禮部
授江南道御史敢不黽勉勤職所需車馬衣服本已
預計因大挑諸公不敢漠視遂至一空所有今乃爲
計甚急情知廉俸必無贏餘但無可奈何仰求爲憐
轉措百金卽於歲內寄至不一二年榮擢入覲禮當
謹備以充行李云云先生清貧而篤於鄉誼如此
先生改御史後由徐氏近護亭移寓北館

師範有聞南園已改授御史且上封事喜賦一律并
寄詩曰埋輪斬馬喜從今風節須憑汗簡尋天下遂
瞻真御史十年誰問老詞臣卽無關事堪焚草自有
嘉謨可盡心稽首易承顏咫尺小儒空說九重深

案師範爲蘇曉園題先生所書詩冊有云壬寅擢
侍御乃移寓北館疏先生擢御史在辛丑冬移寓
北館或卽於是時師氏所云前後相差殆兩三月
耳據此先生假館徐氏近護亭先後約八年師範
癸亥除夕紀懷詩注云鏡秋以檢討改縣令近復
罷職時帆先生詩龕卽其故宅也

乾隆四十七年壬寅四十三歲

四月先生劾山東巡撫國泰驕縱無度借納貢名而
爲貪婪官民皆患之無敢指目所屬歷城益都數十
州縣倉庫虧空纍纍請按問又力諫勿受貢辭頗蹇
直上命軍機處傳訊主使覆奏俟命聞者爲先生危
先生曰自知戇諫暫歸寓呼僕治裝或遠謫則卽出
都門踰時軍機處傳旨命偕大臣和珅劉墉諾穆清
等往訊及抵山東界和珅偵知東省已爲彌縫計危
言以動先生先生曰彼縱能彌縫一處不能彌縫處
處馳往廉得實逮國泰同藩司于易簡赴刑部治罪

比還報上猶問爾何以知之深也對曰御史風聞言

事臣聞言山東事者不可枚舉既有所聞不敢隱上

領之於是上以先生敢言擢通政司參議參東華錄袁文揆南

園先生別傳

李元度國朝先正事畧曰錢公禮官御史劾山東巡

撫國秦貪黷穢亂虧帑數十萬金國秦者大學士和

珪私人也疏入高宗立召對公力陳東省虧空狀上

曰嘗遣和珪往勘公意不謂然上察其辭色徐曰然

則爾同去可也公拜命出不俟和珪先數日行微服

止良鄉見幹僕乘良馬過索夫役甚張跡之則和珪

遣往山東齋信者也公詳審其貌未幾僕還道遇公
叱止之按其身得國秦私書具言借款填庫備查等
事中多隱語立奏之和珅至見公衣敝贈輕裘請易
峻卻之知不可私干又知謀已洩故治獄無敢傾陂
比反命上持示國秦私書曰朕早悉其詳無待覆奏
也於是國秦遂伏法

李桓者獻彙徵引張士元書事曰御史錢澧之劾巡
撫國秦也大學士劉文清公及和珅奉高宗命往山
東訊之國秦素與和珅善和珅亦欲陰爲之地而是
時錢御史同訊方鞫獄日國秦忽起立罵錢御史汝

何物劾我劉公大怒曰御史奉詔治汝敢詈欽使耶
立命隸人搆其頰國泰懼而伏和珅遂不敢開釋獄
上國泰誅死初錢御史將奏國泰事詣所善翰林邵
晉涵曰家有事需錢十千子有錢可借乎邵曰錢可
務用將何事也盍告我錢御史曰子勿問何事發
欲用此錢當於吾子取之越三日而國泰事章矣時
國泰聲勢方盛人皆爲御史危幸高宗仁明御史得
全尋擢通政司而山左撫民者去一凶人萬姓頌歌
焉邵翰林於是叩錢御史曰子前告我需錢十千豈
爲此事耶曰然吾劾國泰自度必受嚴譴成邊故預

備費用耳邵曰若果有此行十千錢亦不濟事曰吾性喜食牛肉在道可不用僕從吾以五千錢市牛肉日啖此可以無飢其餘錢五百負之得達於戍所足矣私自防備如此

三月十八日先生致竇晟函云去冬一札特有所懇不審達否灑自改官以後諸凡大窘所有應用車馬衣服勢不得不稍爲置頓是以冒昧於賤行中暫一挪用詎意一滾一疊子母幾於相侔倘及今不更爲計逝將伊於胡底仰祈二兄拯我茲難務爲多方設措借給紋銀三百兩云云又一函云前求五日中午

自山左始讀諭札並知不孤灑所望隨一札託信成
轉致洎大姪來又奉教諭感媿何如比想諸務安適
可勝仰羨灑近狀大姪所悉窘不可名尤冀惠愛再
假我數十金以卒此歲企切之極

案先生生平貧困自安不輕求人惟寶氏時有借
貸以誼如同胞故也

先生遷寓北館後春夏間師範兩訪之對床數晨夕
將五旬先生書有得意者輒贈之

師範有車遥遥四章爲先生題照又有北館訪南園
侍御時東差初歸仍次前韻奉柬詩曰風生旅館樹

陰陰聽馬同時策蹇尋遂有新聲騰柏府長留舊價
在瓊林何人敢挫朱雲檻惟帝能知汲黯心甘雨自
來隨御史大明湖水一宵深自注時東省頗旱初九日南園抵濟南十二夜大雨微曙送形霑足

先生為師範刪訂金華山樵詩前集

案王葵間王鎮之中丞作九客圖先生在九客之
一後姚姬傳先生惜抱軒詩集有九客圖歌為王
鎮之中丞賦有序九客者編修欵程晉芳魚門工
部郎昌平陳本忠伯思禮部郎仁和沈世煒南雷
檢討歷城周永年書昌湖州知府錢塘景江錦澱

江御史興化任大椿幼植御史昆明錢灃南園御
史豐潤鄭徵秋浦與今安徽巡撫井研王公汝璧
鎮之於乾隆壬寅癸卯間同聚京師作是圖詩曰
人才最盛乾隆時磊落九容鬚眉奇中丞示我使
我思伯思少日吾早識繼識魚門與幼植官於禮
部遇沈郎錢君吐文五色章我見奪目貢玉堂是
年因識周書昌景鄭兩君吾未見但聽聲名知國
彥我去燕山歲月侵江邊再遇沈與任後來但聽
懸歸旒一別天涯涕淚深惜哉諸客今零落萬里
秋風餘一鷗中丞獨立凌江郭當年九客居京都

寫摹同氣爲之圖圖內中丞方盛壯今日霜華凝
鬢上况復衡門老秃翁夢寐平生惟惻愴接鄰他
鄉理必離寫真佳士神恆王九客高才世所珍中
有直節高嶙峋既没不朽真諫臣流傳文筆皆千
古寥落弓裘得幾人天留一客康世屯中丞賈矣
而能貧野樹蒼山秋復春披褐作頌容耆民尺圖
千載傳不泯亦可髣髴於其人先生列圖時下鬚
已留矣

乾隆四十八年癸卯四十四歲

四月晉太常寺少卿

袁文揆南園先生別傳

六月轉通政司副使類蒙召對有所見輒直陳於是
大家宰劉墉言於國子監曰昨錢南園已將科場作
弊事面奏矣諸生慎自愛而楊壽枏繼以章宗瀛南
人冒北籍入詞垣昨已言庚子順天鄉試兩蒙欽點
內簾同考試官皆遵例迴避南北皿北皿分閱中皿
卷今癸卯宗瀛又得內簾不宜再派閱中皿卷疏上
報可士論快之則以先生爲之倡也當是時凡大臣
簞簞不飭者莫不惴惴而竟有謂銀工子得志敢狂
肆乃爾更陰伺其家事思所以中之微先生直誠上
結主知誠未可以口舌爭矣

袁文揆南園
先生別傳

八月以本官兼湖南學政請訓得溫旨有老實正經
之日抵楚後按試各郡絕干謁一秉至公有關學校
事隨時具奏凡所甄拔士諄諄教以制行力學有不
率者加以扑扶有錢來不要錢之語袁文揆南園先生別傳
王瑾有聞門人錢東注視學湖南詩曰故人持節到
湘潭喜見朝傳尺素函恩向天來原自北道非吾有
敢云南多文應慎色迷五往事曾經肱折三維楚有
材思汲引知人報國兩無慙

冬初抵任弟潮送李太淑人秦淑人之任所見先生手批

案滇繫藝文十五冊師範書趙士麟選舉論後有癸

金華縣志卷之五 列傳
卯冬錢通副引見熱河純皇帝問以科場除弊之
法奏主試監試得人或可少止上爲之首肯云云
冬字疑誤因冬初先生已抵湖南學使任引見熱
河當在是冬之先也

乾隆四十九年甲辰四十五歲

正月十三日弟潮送李太淑人秦淑人抵任所秦淑
人在道卽病先生先檄衡郡約諸生童歲試弗肯爽
信二月十三日出按衡郡別二日而秦淑人卒先生
聞於衡山舟次試訖還李太淑人哭之泪目將柩仍
挈其柩歸拙叟公命葬之清水河祖塋正兆外後

生改葬於故所左下二不餘步先生撰其事畧曰計其來事禮也當丁亥歲十二月十八日明年禮仍館外閒乃一歸及叨鄉薦輒西詣趙州謁蘇海門業師兼有他營歸不數日北上實是歲十月二十二日也後以假還當丙申歲二月三日抵家復出則九月十五日中間赴趙州會葬海門師赴晉寧有所營赴昆陽有所營往返遷延殆去其半最後聚首以甲辰歲正月十三日次月是日別是其事禮凡易歲十八而同室處者殆無幾也所極不可忘者病亟時吾母率婢爲易其近體垢衣趨召禮入日來視婦臂痕猶亟

自揜意不欲灋見吾母曰此亦竊割以療汝父獲濟者也嗚乎以語有造於家視吾母無能爲役而所行出以至性殆於吾母出一體焉而嗇於年天乎人乎故瑣屑錄之不沒其實他日子孫亦足援以教家也

案秦淑人生乾隆丁卯年十一月初六日卒乾隆四十九年甲辰二月十五日年三十有八

五月二十六日先生業師王瑾卒

案先生撰瑾賢張孺人墓誌銘稿屢易均端書之八月葬秦淑人先生季弟自崖歿自崖言行紀畧云及灋婦骨歸哭之痛蓋親愛十七八年同產不啻也

八月舉葬先夕隨柩墓所山高早寒風露中持杯竟夜歸遂疾作越二日不起越四日遺腹生男四日殤冬按岳州歲試撰巴陵趙氏捐置義渡記

歲試過半刻湖南試牘其續刻序文有使者始來受任視諸技藝固多可嘉然實能持之有故言之成文根極一理厭服眾心殆不數數丙夜披閱爲之一一摘瑕發垢俾知自藥務期高視古人相與頡頏又拔其尤者刊刻傳之豈誠以諸生爲能哉今日所造如是異日當有不止如是者庶幾高視古人真可以無愧色焉耳此甲辰歲試過半時事也云云其所以期

最者至矣

湖南歲大旱陸撫軍燿以禱雨得熱疾卒代者至值
生日將稱觴聞者請餽先生曰前巡撫方以死勤事
今遽舉觴稱慶耶命餽燭二挺藕數斤巡撫懼而止

李元度撰
先生事畧

案湖南通志職官巡撫內陸燿四十九年死代者
卽浦霖浦霖浙江嘉善進士任至五十五年

乾隆五十年乙巳四十六歲

出按歲試未竟之郡後續舉科試

三月納大鞠氏鞠氏爲妾

先生手
書冊子

先生有致友人一札曰翰老三棣大人前日常德試署蒙惠札擬卽奉覆念返棹星沙爲期不遠諸所欲鳴尙恐有不盡如人所預料必需事定後報庶足以釋知己之塵念者是以且遲茲以七夕抵署老友王仲三爲購儀徵鞠氏二婢先期已至曾經馳札示澧而不詳所以然但云長者年廿一少者年十七澧甚快之計自納其長者卽以少者畀秋岩誠一舉兩得事是以於澧州闈中先一日秋岩遄歸部署一切詎知事不從心有非筆墨所能悉者在常德時又曾以二婢已至馳稟家嚴慈以慰朝夕懸望茲亦無可如

何聊且從事亟另為秋岩地步耳云云

乾隆五十一年丙午四十七歲

出按科試未竟之郡

三月雨中無事作壯馬脫重銜圖以自遣歛署芝翁

前輩將如關中即奉之以博一粲

見國粹學報

四月作秋風歸牧圖一幅後石韞玉題詩其上曰凌

雲筆掃千人陣顏出驂騮自神駿教駒舊法首周官

詐馬名王腰漢印武皇威德鎮天山天馬西來進玉

關首藉香中秋萬里龍媒畢竟任天閑乾隆六十年

歲在乙卯題館後學石韞玉

見中國名畫第九集

四月二十二日丑時先生長子嘉榴生先生有善後
奴生日詩自注受孕後得兆云榴花時節生因有落
句詩曰憐汝出微無外家見余雙鬢已增華只煩一
索得雖易其奈百年生靡涯計日歸娛王父母成丁
力藝舊桑麻今朝湯餅潭州舍記取石榴將作花

各郡科試畢甄錄遺才送應鄉試兩試屆滿凡英俊

之士無不脫穎而出

見滇繫

先生到任後按試各郡絕干謁不受棚規取士一秉
至公諄諄訓以力學制行有引用錯誤及字迹舛謬
者手自戒責士子莫不悅服

程含章南園先生墓志

金匱山房詩集卷一
八月先生爲李杏圃中丞之子敬亭作桂花廳讌集
詩序並書亭在學使署文已刻之石

十月奉命仍以本官留學使任

文泰運錢汝嘉俱於是歲卒先生有哭文西浦詩

乾隆五十二年丁未四十八歲

按各郡歲試

七月念七先生致楊毓蘭函云久闕檄候恃知己者
諒我才不逮事也舍弟來又叨惠書感愧何如比想
道履安佳澧諸亦託蔭如昔惟食指漸增不復能脫
然爲恨老親來春八旬矣一官外滯未卽獲歸特遣

舍弟速還聊備一切敦祈大筆爲貌壽容並希一力
裝潢成軸子孫未至下愚將猶戴德無旣也瀟湘八
景墨一封共二匣又搥墨二丸衣材二具銀十六星
未足潤筆聊願晒存倉卒諸不及繫心銘而已晚亭
八兄先生七月念七早起

案毓蘭字晚亭先生詩稱爲老晚昆明歲貢工寫
人物而山水花鳥亦有法爲人氣象豪邁壯歲縱
遊名山大川歸而畫愈進施培應王綽師範袁文
揆望江檀萃與先生俱重之師範春宵仨月圖袁
文揆春雲歸岫圖皆毓蘭所爲寫而有幻中幻圖

先生及施培應諸人俱爲之題詩其弟子昆明李
詰字仰亭亦工人物花鳥而山水名尤著曾追慕
先生松石鳴琴圖

中秋有月餅詩七古三十韻應湛弁廉使作

岳州試院平江民吳嗣龍獨出資修固先生十月歲
試至周視之堅厚華整先生作重修岳州試院記以
奉之按試岳郡後次及於澧澧州試院重修落成先
生亦有文記其事

歲試過半續刻湖南試牘其序文有曰未幾拜命再
任愧畏益甚凡有一藝投者罔敢不竭盡所能相與

砥礪日邁月征歲試又且過半又曰在使者曾再膺
重寄固萬萬無所逃罪而諸生有聰明才力不自振
奮甘讓能於古人以孤大造賦畀之美與聖朝作育
之心者其罪又誰諉耶因哀前後所錄課試諸藝之
尤者付之梓人云云

十一月初八日有洞庭阻淺示舟子詩

是歲有旌表節孝徐母殷太孺人事畧書後文

乾隆五十三年戊申四十九歲

按歲試未竟之郡並續按科試

五月先生同門施培應年六十先生爲文壽之

案培應亦王瑾高足先生受業者成進士入詞
垣典試江西以母老告歸先生壽文培應之行誼
可見矣

六月初四日先生第二子嘉棠生

先生手札及遺詩

十一日先生有舟至津市喜聞四日第二子生詩曰
三年復得佳瀟瀟適來爲第二雛澧水傳書剛放
艇麓雲映戶兩懸弧故園今歲歸心切季父重泉盼
眼枯好待秋涼逐兄去燕寧堂後哭呱呱

案先生季弟沈無嗣先生以次子嘉棠嗣之故有
季父之句

七月先生以斑竹杖奉王岷軒歸爲節母歐陽太孺
人壽作歌

冬爲湘潭令常熟趙韓軒撰趙氏復兕觥序

十二月十九日羅典慎齋生日先生爲其弟子撰文
以壽之

乾隆五十四年己酉五十歲

按科試未竟之郡

己酉當選貢之年所拔士皆有學有品若武陵趙文
恪公慎軫其首著者也二月丁母李太淑人憂時衡
州試竣星夜抵長沙寓城外旅店委員齎印交巡撫

各官方欲挽留回署助以賻儀先生稽顙致謝明日遂行所過楚黔境上官吏無知之者

程含章南園先生墓志

案先生母李太淑人卒年七十七

先生兩任學政風格峭厲每試士正襟危坐聽事目炯炯終日不倦文取清真雅正所賞多知名士試卷逐細校閱凡字畫破體省俗必與譴責一時字學為之改觀六年任滿未嘗褫一諸生衣頂嘗奏免隨營武生歲考禁武童紬緞以敦樸素衡陽清泉向由兩學酌取一名先生以文風日盛奏允各拔一人

湖南通志

左宗棠序先生遺集曰先輩言錢宗師視湖南學政

任滿復留每按臨郡縣試畢例進諸生曉以程式先
解經義次指示文詩佳劣有字體謬誤及音韻失諧
者必面斥或親責其掌而於等第列前者尤不少恕
嘗時號老生宿學值發落日恆惴惴焉其於名行相
副者許所長而勉其不逮所撰前後試牘兩序鮮隸
於中者澧州試院刻先生用嚴兩字並示諸生數語
至今猶存也當時所錄諸生武陵趙文恪公澈浦嚴
樂圖先生平江向魯齋先生安化陶黃江先生爲尤
著至今以忠義傳以武功著者溯其先世又多先生
所錄諸生洵哉君子之澤也云云

先生視學湖南得人最盛趙慎軫外有葛大賓字興
森號寅軒者道光初元孝廉方正其卒也會文正爲
之立傳有曰乾隆之末海內文人以靡麗辨博相高
昆明錢南園侍御獨以剛方立朝視學湖南以正誼
篤行風楚之人所取率多端士先生旣受于錢公補
縣學生員益折節自繩跬步必衷于古訓學徒遊其
門則先教之以忠孝大節下至飲食起居出處語默
取與毫釐各有法式從則貞吉違則恥辱至不得齒
于人聽者往往泣下常稱錢公及其師湖潭朱聲越
之學行以勉其門人弟子弟子高第者我大父竹亭

公及陳君道著籍最早晚歲又得黃君星平鄒君魯道皆登甲科各秉師說以教授鄉里傳爐賡續篤守矩矱吾鄉風氣淳古士人循循不敢僭越禮法以自放其亡等之欲論者以爲淵源一本于先生云云

見曾

文正文集

先生視學時所得京棒悉出以助修會館又與里人增設府縣兩庠鄉會試卷金

先生兩任學使按試各郡舟車旅邸不廢臨池以故先生手翰湘中流傳至夥近年滬上石印先生榔山試院所書之杜詩冊過未陽所書之昌黎秋懷詩冊

桂陽試舍所書之杜詩冊皆精意之作也

十一月十四日葬李太淑人事甫竣繼有鑄級之命
 先是視學時湖北荊州水災城圯孝感活埋人上責
 以近在鄰省不時查奏革職留任而湖南有匿喪應
 試及首違礙書籍者會先生聞訃交撫臣浦霖查辦
 不及奏聞而撫臣遂以為己所發也捏詞奏參部議
 革任上曰錢澧尚知持正加恩以主事用

程含章南園先生墓

志

案先生鑄級事袁文揆先生傳程含章先生墓志
 均謂湖南有匿喪應試及首違礙書籍二事因聞

每淑人部交巡撫浦霖查辦而浦霖遂以爲己所
發捏詞參奏因鑄級姚鼐序先生遺詩謂督學湖
南時和珅已大貴媒孽其短不得乃以湖北鹽政
有失鑄級李元度撰先生事畧因之誤也又繹先
生答浦霖絕交書其鑄級確因浦霖捏詞參奏無
疑

七月初八日先生業師建水陳世烈卒先生爲撰墓
志銘

先生門人晉寧段時恆七峯舉拔萃科

案時恆著鳴鳳堂詩集十二卷余於省門購得其

手稿中有數卷爲先生所評選時恆年僅三十卒
於太原士林悼之

又案先生雅好崇獎士類凡以詩文就質者必面
指其瑕而亟揚其善當時後進獲先生指示成名
者甚衆

師範北上抵省卽事呈詩二首範抵京有訪鏡秋太
史並憶先生詩

乾隆五十五年庚戌五十一歲

先生閉門持服纂錢氏族譜成

師範春闈落第後有訪徐鏡秋太史並憶先生詩南

歸抵省會垣臥病謝南園學使詩有何來工伏案藥
裹累劉荀之句範又有病甫小愈匆匆西行留別南
園學使詩先生爲書聯十許幅

乾隆五十六年辛亥五十二歲

五月丁父拙叟公憂哀毀骨立大吏臨弔一往謝外

絕迹不入公門營葬畢杜門課子弟讀書

程含章南園先生墓

志

案拙叟公生康熙四十七年己丑二月初一日年
八十有三

又案先生家教以王母父母爲主王母謂荀得志

萬勿爲朝廷造一兵端父謂不可得一官而盡斬
先澤母謂子孫雖寒饑不許喫六扇門內飯皆名
言也

重陽後二日先生爲羅慶恩書中山松醪賦寸楷冊
子自跋其後曰有亭將挈仲兒北上索書欲使得兒
藉爲楷模蓋失計之尤者拙書如灋不幸爲里黨所
役然不過酒寮茶肆間聊用補壁則可耳後生小子
具有美質最宜慎其所先入如拙書謂之賊夫子而
已矣然不應命又疑我爲吝不得已爲滿此數紙而
綴是言他日人知當過之有人灋或減一分罪案也

萬鍾傑丁內艱歸

乾隆五十七年壬子五十三歲

先生爲萬鍾傑力任其母胡太夫人舉挂及宦家事

見先生
手札

昆明大水其水利六河關係最大六河者盤龍金汁
銀汁寶象馬料海源也六河壅塞大水之年河畔農
田受害匪淺是歲大水先生周覽六河源委切究利
弊上六河說於當道又倡衆捐資助工疏鑿水患以
除並代方伯陳孝昇雲岩作六河歌一篇六十五韻
詳盡周至苦心經營關係民生之鉅製也江都蕭霖

評六河源委利病言之鑿鑿可補桑鄜水經之闕參

文揆南園先生別傳程
含章南園先生墓志

先生往石屏視次女女適羅孝廉蔭恩樾庵之子廷
圭

案先生二女皆秦淑人出長適其李榮之夫子第
四孫先生叔子嘉棗刻遺文例言云李太夫子先
下世先大夫以我長姊字其第四孫有贈聯云仁
民愛物心千古翼子貽孫道六經蓋公會令公安
政聲卓著詩書教家兼傳岐黃之術後嗣皆克承
先志壻名不詳惜嘉棗不書出之羅早卒無嗣先

生女守節以終

案先生到石屏住女家數月日以揮毫爲事所書大小行楷冊卷不下百餘種因距省稍遠佳紙不易得而粗劣土紙亦書若干冊羅氏子孫至今尙保存甚夥先生又書守素二大字懸羅室書總攝萬靈四大字懸北極宮皆二尺許其餘名勝榜聯不少石屏人士至今每引以爲重

乾隆五十八年癸丑五十四歲

五月十三日先生接浦霖書浦霖撫楚控詞參奏先生革職至是有書來問而先生答以書曰五月十三

日拜書具仰厚意天譴不肖大故連遭忽焉服闋勢
不敢不即北上因前會同一事不識獲咎何由去秋
八月行及鼎州特遣一奴子詣潭覓舊吏鈔寄底案
是奴殊鈍直至今春二月始能以所鈔至伏視之竟
乃知實受明公之賜循心自揣無任戰兢自獲近仁
容前後數年竊謂循循職事可以質之寮友告之鬼
神卽如此一事力辦幾及一年不謂去官而後變態
乃更若此吾徒知效一官亦何在得絕免後患之道
也不得而已委之於命然前實有所最痛一事而後
有所難處之端方始聞命也先慈殯猶在寢先君素

病懼或傷之匿不敢告冀老人壽更百年不肖子或更有桑榆之補然後具以實聞不謂其竟已矣至今念之猶有餘痛所謂難處者謬荷聖慈得以忝列曹司正恐引見不時或蒙詢及從前案由若竟據實以對將不免多生事端既有所不忍若不過朦朧引咎則不但俯欺一心實亦仰欺君父又有所不敢早夜思維誠不得一途由之使兩全無憾也前萬廉使還承大君子不以雲泥之隔注念拳拳茲復引而益親實出願望之外禮無來而不往然亦不敢匿怨友人謹此片紙披露腹心自今而後誠不敢更聞命矣

案浦霖控詞奏參先生鑄級後先生復授御史並
派司糾察軍機以病卒於官而浦霖以福建鹽務
湊送經費及私換案件視玩民命案爲軍機大臣
長齡等奏參伏誅先生殯南旋路過柴市正值浦
霖押赴伏法之時靈輿與囚車相摩擊而過竟若
預刻其時而巧使先生親見之者聞者快之而先
生先卽答書絕交其識真加人一等矣

見梁恭辰
池上草堂

筆記

七月朔壬辰先生有嘯廬夫子大年堂跋

七月二十五日服闋二十七日卽北上有同年官當

道爲之致館餽贐悉不受

程含章南園先生墓志

先生守株圖又自題七古一首曰曼睩倚市門笑煞
斯飢女舜華被朝露幽蘭色似土人間醜類不相一
各求所欲在工術坐守窮山自失時義和轉車逾駟
疾誰家年少獵平原彎弧躍馬如風翻俯身乍覩下
西阪倏忽得雋趨東屯竝驅揖我誇儂好多力仍兼
善用巧縱然蹶失多損傷旣得歡娛亦易飽山中樵
悴奈若何蕭蕭落木已辭柯短髮如蓬映白石日暮
天寒風爲多

案先生守株圖作於己丑春闈下第後嘗自題五

古四首今題此七古後有歎云錢南園以華氏所
爲作照索余補圖命意曰守株旣畢竊抒鄙懷題
左旣而悔之已無及已下署杜若二字鈐小印白
文曰知我據未署云云殆在是歲服闋北上時以
方爲湘撫浦霖所傾詩意激昂有所感諷不欲署
名而假名杜若然印文曰知我已畧示其意戴侍
御綱孫劉中丞崐所論如此爲得之矣

又案先生此圖先生及身請當代名人所題者有
楊永芳 唐文灼 胡紹鼎 姚鼐 孔廣森 林樹蕃 李漢
蔣良騏 謝啟欽 九人先生身後先生叔子嘉棗及

其裔孫壩請後賢所題者有陶澍林則徐范仕義
陳用光阮元伊里布王楚堂七人先生象世所流
傳凡四本一爲黃增方川寫一爲華冠吉屋寫所
謂守株二圖也黃本山陰陳太守鷗付之石印傳
流最夥華本曩曾刻石於杭州長沙而拓本甚稀
原本且不知所在一爲李詒仰亭追摹所謂松石
鳴琴圖今藏晉寧徐廣文兆松家一爲井研王中
丞校壁九客圖先生卽九客之一未詳寫人今藏
王氏此圖已留下鬚近雲南圖書館又轉摹黃本
列之滇賢遺象中

先生抵京選戶部江南司主事引見復奉特旨以員

外郎即用

袁文揆南園先生別傳

乾隆五十九年甲寅五十五歲

補戶部河南司員外旋擢湖廣道監察御史

袁文揆南園先

生別傳

師範聞先生復授御史喜賦長律寄之有半歲三遷

人盡訝一臺兩入遇誰同之句

師荔扉詩集考績吟

時軍機大臣和珅與阿文成公等不和辦事不在一

處先生慮開朋黨之萌上疏曰軍機大臣應同在公

所辦事互商可否然後情可共見近惟阿桂入止軍

機處餘或入止內右門或南書房或造辦處一切咨
事畫稿司員既趨走多歧况內右門切近禁寢向來
因有養心殿帶領引見之事恩加大臣不令與百官
露立是以設廬許得暫止若未辨色之先一大臣入
止各司官亦隨入隨出爲日既久不能不與內監狎
褻萬一有如從前高雲從者雖立正刑辟而所絙已
多杜漸防微理宜及早至隆宗門外直廬則各色應
差皆得瞻聽於外大臣於中辦事亦屬非體請敕飭
諸大臣悉照舊章同止軍機處其圓明園辦事亦同
一體上覽奏切責諸大臣謂錢漣所奏甚是卽命在

軍機章京上行走阿文成公以下皆敬之稱南園先生
惟和珅頻加詰究欲窮以難處之事卒不能屈轉

資商權

程含章南園先生別傳

案師範左宗棠序先生遺集俱謂先生奉命稽查
軍機處程含章墓志謂在軍機章京上行走誤矣
戴給諫斯瑄卒於京先生與同鄉謝清問涂躍龍楊
名馨李杰等經紀喪事送櫬歸滇並將前後諸賻數
百金寄交其弟斯瓊以撫恤孀孤

見先生手札

是歲先生撰城西偃塘記涂二餘靜寧紀事詩序

乾隆六十年乙卯五十六歲

六月十三日萬鍾傑卒萬氏族譜

案鍾傑與先生交深若骨肉命其子師事先生如
事父先生數致鍾傑書札十餘紙鍾傑子中翰本
齡裝潢成冊先叔曾祖學周公爲跋一篇中有庚
午秋以調驗抵省獲覩香海蓋真時荔邨方伯以
疾卒於家而南園侍御以疾卒於官者十有六年
矣有可異者方伯長侍御僅半歲而侍御亦後方
伯半歲而捐資客焉云云學周公數語可補他書
之闕鍾傑官至福建按察使加布政使銜故學周
公以方伯稱之

孫鶴齋重宴鹿鳴先生撰序贈之

先生直軍機處司稽察姚鼐南園詩存序曰高宗知君直更擢爲御史君奏和珅及軍機大臣常不在直之咎有詔飭責謂君言當使直軍機和珅愈曠君而高宗知君賢不可譖則凡軍機勞苦事多以委君君家貧衣裘薄嘗夜入暮出積勞成疾以殞

夏四月初五日扈蹕灤陽九月還仍奉命直軍機處司糾察先生家貧衣裘薄禁院地廣風勁裘薄遂中寒疾和珅啣先生其不置念宜也而阿文成及劉文清素重先生者亦未聞解衣之惠蓋憚先生清嚴不

敢以此請至十八日病卒於官停柩景忠祠中外識
與不識莫不傷悼惜先生之未及大用也軍機處阿
文威公以下為文以祭稱其有守有為以未竟其用

為恨

參選舍章南園先生墓志左宗
棠南園文存序歸荔扉詩集

先生大漸後鄉前輩視斂於枕底得未成遺稿已數
千言列劾和珅二十餘款竊而焚之先生長子嘉榴
時年十齡不能乘凶遞上效古人尸諫遺意竟先生
未竟之志先生九原不能無遺憾焉

見先生叔子嘉
棗刻先生遺文

例言

先生娶秦氏生一子不育生二女長適同邑李次適

石屏羅廷圭秦氏歿納妾大鞠氏鞠氏生四子長嘉
留字實繁邑庠生早歲就親杭州夫婦俱歿葬於吳

門西山之麓後先生十二年卒次嘉棠字召亭嘉慶

癸酉拔貢歷任元謀寧洱二縣教諭卒於官三嘉慶

字仙岩邑增生道光辛巳孝廉方正卒於邦江戊戌

冬如皋令保山范仕義明府葬於邦江鈔關門外皆

大鞠氏出四嘉植早卒鞠氏出參先生手書册子及
范仕義哭錢仙岩徵

君詩
序

仲弟潮字信甫娶楊氏五子早殤者四撫嘉榆後生

嘉杏繼娶崔氏叔弟源字淳甫娶張氏二子嘉梧嘉

榛從貴未及歲殤季弟沈字勁甫娶湯氏繼娶賀氏

遺腹子生而不育以次子嘉棠嗣

先生手書册子

先生歿當代名公及平昔交好聞耗多以詩哭之

桐城姚鼐哭錢侍御灃詩三十二韻曰能國惟君子

丕時讓俊民九苞鳴大夏一鶚降秋旻士盡歸遺直

朝方賞諫臣如何孤有德終歎百其身家世昆明遠

聲名上國珍青編先珥筆白簡奮當仁受詔乘軺急

當官襪被貧九流分混汗三族貴頑嚚纔使清流重

終教惡女顰遷官依日側持節度江濱魯酒師圍趙

曾參罪惑親湘東辭樹蕙滇海臥誅榛脫穎賢名舊

金匱要略卷之三
五
聞絲帝念新雲霄重起翼風雨又可長授官命何擇
賢勞事不均更生徒禁闔長孺是前薪心苦非搏石
言高觸秉鈞苟無光日照蚤與禦魍鄰被薄焚香夜
盤空剪韭春孤危仍不恤溘死又誰論節概今無兩
文章古與倫廟堂虛讜議館閣重詩人昔試儒家法
招徠觀國賓登茲一片玉忝作九方歎宴笑鋪筵會
潺湲擊被晨江湖漂擊權霄漢望拖銀遠慰空庭日
時烹尺素鱗病羸增復減兜女學兼姻任道誠無負
論交亦有神祝雞從廢墜乘驥又遭迤宇宙宏才少
風霜往迹陳蒼生卒何望青史豈終淪

遂寧張問陶軌錢南園禮侍御詩曰莫焚諫紙爲招
魂恐有平生未報恩如此人才偏易死始知天道竟
難論氣憑多繡心猶活名是闔羅鬼亦尊三尺遺孤
冢萬里一棺秋雨正黃昏 憶對長筵戒獨醒箴規
清切爲忘形乍居津要頭先白木倚孤高眼自青飲
食兼人窮更苦參著誤死藥偏靈傷心忍負樽前約
許我親題有道銘

趙州師範哭侍御錢南園先生古體四章時聞訃輝
縣蓋乙卯歲十月之廿九日也距先生沒已四旬矣
良朋等晨星零落半可指豈意南園公一病真弗

起前春悼彭郎

竹林

去秋輓戴子

琢軒

那堪羈旅人

倉卒又聞此鬱鬱蘇門山蕩蕩百泉水四野號長風

悲來自難止馨欬杳莫存精神炯不死留照天壤間

日暮霜林紫

憶昔甫弱冠結交多老蒼惟公獨予

好入室而升堂義居師友間親若兄弟行勸善復規

過詞氣備激揚處或聯筆硯出並驅驪黃頗有未決

事折節求其詳一別今六載魂夢時相將拙文向誰

定怒焉心內傷

憔悴園中葵嬾嬾陌頭柳葵抱向

日心柳折征夫手人苟足丹誠金石同不朽官職與

交望事總出於偶遺直古所稱公去復何有凜凜豈

繡威嘖嘖懸眾口 未知負何疾遂致傷厥生夙具
颯爽姿骨相尤崢嶸劬勞况所習寧能累神明恐被
藥石誤兼受霜露櫻子幼不解事交寡誰見情魂兮
好歸去故鄉山水清淚若黃河流欲哭聲難成有志
大未了化作星雲精

又忠愍祠後拜南園先生柩詩曰死尙留生氣今難
壽古人堂堂真御史落落舊詞臣何日馳丹旄回頭
隔紫宸才堪天下惜揮淚莫嫌頻

武陵陳惠鈞哭錢南園侍御詩曰噫吁噫我公之德
之才遽至斯哲人挺生元爲時抱負胡弗竟其施茫

茫彼蒼向可知公來萬里昆明池對策鴻筆殊淋漓
九重動色爲嗟咨遂令趨侍文石墀風矩巋然超等
夷冠以豸冠固其宜公之肝膽鐵石爲夙夜矢報岳
不移立廟轡轡言論危肯恤羣小爲抵巇時則海岱
有狼羆公埽除之不費辭中外貪墨風爲衰况復齊
魯黔黎歌頌口成碑天子嘉公不予欺申命往作三
楚師柱石終當任臺省河江暫挹滋零畸公訓我士
嚴而慈沅湘六載春風吹拂拭騏驥登雲達詎意風
木艱再罹倚廬哀毀週四期服闋戀主重驅馳舊巢
仍棲柏臺枝惟公忠誠鑠心脾始終一德無缺虧世

方幸公台鼎司調燮恩膏濡八陲聞公訃音俱涕洟
相弔惘然如有遺某也最蒙青眼垂十有四載迄於
茲西風丹旆朗江湄哭公豈獨爲吾私

保山袁文揆哭錢南園侍御詩曰天末悲風起雲隨
黑水沉那堪驚折棟無復望爲霖驄影行曾避驢鳴
慟不禁西州門外路從此夢中尋 昨拜蘭臺命頻

增舊寵光聖恩答宋璟臣志疾張湯論定偏倉卒文
修更渺茫傳聞方藥誤欲問大醫王 風義無今古

文章重鼎彝先生如不死後進有餘師燕市空求駿

龍江疑在湄柳條傷折盡

癸丑七月先生北
上揆與同送行

寒食又

絲絲 易簣當羈旅 遑憐兜莫依 恨猶餘百簡 魂自

戀形圍

聞有彈章未上而疾作

報國何恩怨 迴轉動涕歔

謂先生諸

同年

舊好 遙知湘浦上 夜夜現靈旂

又錢南園侍御柩至自京師 偕薛秋岩馮葵園哭於

歸化寺詩曰 柳車經過楚湘來 誰是招魂宋玉才 最

慘諸雛忽縷經 可憐野老說蘭臺 星沉井絡風雲黯

水到江流日夜催 記得送君原在此 寒山只剩斷猿

哀

太和沙琛哭錢南園侍御詩曰 捧簡端衣聽漏遲 精

誠獨結主恩知 生當郅治熙隆日 愁負丹宸耳目司

江上青驄蛟蜃避湘中時雨杜蘭滋玉樓待賦知何
急報國猶凝徹骨思 京華兩歲接清塵把酒談詩
氣益振世路盡嫌跣士惟君不棄慨懷人一官江
上臨岐別匹馬雲衢從扈巡可道先生成永訣頽然
猶認夢魂真

晉寧段時恆哭錢南園先生詩曰都亭曾見獨埋輪

直節稜稜感紫宸先生為侍御多彈劾不避權貴舊掌銀臺道隱僻

再懸冰鑑普陶甄先生任通政使兩為湖南學政已成事業垂當世

未了功名付後人其嗣君尚幼况我更懷知己意重披翰

墨淚霑巾先生嘗謂余詩有三能氣清吻駛調復流逸也會為題詩草之首

卷之三十一

三

嘉慶元年丙辰

先生柩由京抵滇葬於東關外距省垣十五里之清水河祖塋

河陽顧文彬聽青誌云錢南園先生初唐清水河祖墓上相者以為孤露受風以致人丁稀少營於大板橋外亂山中地愈凶惡余嘗與劉曦軒王蕉仙勸公姪錢端復移祖墓側以便祭祀焉端從之

案遷回清水河祖塋聽青誌無年月

嘉慶四年己未

正月和珅伏法天下快之劾和珅者以先生為最先

姚鼐南園詩存序曰當乾隆之末和坤秉政自張威
福朝士有恥趨其門下以希進用者已可貴矣若夫
立論侃然能訟言其失於章奏者侍御一人而已

嘉慶五年庚申

三迤紳士呈請以先生從祀鄉賢經雲貴總督大學
士書麟批司道查議云錢故宮亮節清風到處口碑
宜無愧於俎豆會書節相以軍務調任兩湖事不果
行

嘉慶八年癸亥

師範輯先生遺詩先後共得二百一十九首編爲南

金三原之五言
卷一
三三
園詩序二卷補遺一卷刻成姚彙法式善爲之序其
端望江龍彪爲之跋其後而師範亦有跋一篇並以
上陳孝昇方伯六河引海口歌七古二首哭先生五
古四首附焉

嘉慶十二年丁卯

總督伯麟適兼署巡撫會同學使譚光祥體察輿情
詢謀僚屬奏奉恩旨准以先生從祀鄉賢

道光六年丙戌

先生門人雲貴總督武陵趙慎軫置祭田撰祭文祭
先生

道光十年庚寅

景東程中丞含章告病回籍抵省撰先生墓誌銘

道光十五年乙未

先生叔子嘉棗於粵東刻先生遺文二卷曰南園文
存成

道光十九年己亥

雲南鹽法道兼署按察使廬陵王贈芳訪得先生之
從孫烈立爲先生長子後兼承三祧慎其餘齋集有
文勒石記其事文曰余始至滇訪昆明錢南園先生
後裔不禁慨然太息也先生子三人長嘉榴巨諸生

次嘉棠李西坡言寧得教諭次嘉棗由諸生舉孝廉
方正皆能世其家不幸繼逝蓋時珠樹靜噪今則辜
蘭搖落諸葵苦守淒然莞然夫以先生文史賅富行
已卓犖玉潤蘭清芝馨雪白視學楚南則士風丕變
執簡玉除則權貴斂跡固爲滇中冠冕海內儀型矣
若斯名德沒後忽諸撫念天道能無疾首旣從鄉士
大夫訪得先生之從孫烈立以爲先生長子後兼承
三祿與諸君子釀金周之逝者永矢芳徽存者慰其
清節嘉樹可封等甘棠之勿翦碩果不食羹瓜賦之
衍綿勒諸貞珉式彰墜緒頌廉儒立藉聞君子之風

源遠流長永伸正人之氣是爲記石不知立於何所
而烈後有無子孫今亦不得而知之矣

同治六年丁卯

湖南人士請祀先生名宦景東劉中丞岷題奏報可
同治十一年壬申

劉岷走緘京師得先生詩存湘陰郭中丞嵩燾又搜
得遺詩一卷劉中丞並取他文之散見者合滇南文
畧所存衷輯編次爲五卷刻成

光緒七年辛巳

先生族曾孫襄陵令錢墉以先生詩文請湘陰左宗

金剛經卷之三
三
崇序宗棠爲序之

光緒十九年甲午

保山劉方伯樹堂取劉中丞刻本重刻於浙江德清
俞樾爲之序

光緒二十年乙未

貴州提學使昆明陳榮昌建先生祠堂於省垣翠湖
東南畔並重刻先生遺集成自是每歲四月初一日
先生生日集祠致祭

民國三年甲寅

輯刻雲南叢書處收先生遺集入雲南叢書

民國五年丙辰

石屏袁嘉穀輯先生書存畫存石印仿南園詩存文
存之例擬合編爲南園四存

民國十四年乙丑

雲南叢書處刻先生錢氏言行紀畧並劍川趙聯元
所輯先生之手札及其子荃所輯先生之楹聯共三
卷成

民國十五年丙寅

雲南叢書處刻劍川趙藩所輯先生之守株圖題詞
錄一卷成

民國十六年丁卯

石屏袁嘉穀立先生故里碑於太和街

民國十七年戊辰

七月二十日晉寧後學方樹梅編先生年譜九月二十日脫稿昆明陳虛齋先生爲之鑒定焉

南園先生清風亮節炳若日星不特爲滇中有數人物
卽求之國中亦難數數覲特其生平行事史載頗畧而
其著述又多散佚致景仰先生者時有一鱗半爪之歎
執友晉寧方臞仙好古敏求嘗爲其鄉張溟洲先生作
祠記錄余旣跋而歸之茲又成南園先生年譜二卷世
系詳明生平事實歷歷如指掌今而後景仰先生者可
以按譜以求嗚呼臞仙可謂先生之功人矣嘗聞先生
長子嘉榴就親杭州夫婦俱歿葬吳門西山之麓吳郡
西山余走之徧數訪不可得黃土一坏想被他人入室
讀廬陵王贈芳爲先生立嗣記悲名德之乏後念天道

之無憑能不感慨深之然世之景仰先生者則又在彼
不在此九龍池畔俎豆千秋子孫之有無抑其末焉已
也中華民國十八年己巳十一月既望前國務總理農
商總長鄉後學李根源謹跋於蘇州葑上草堂

三松自訂年譜



潘氏漢唐以上世遠譜系難稽迨唐廣明光啟閒逢時
公以閩人兩任歙州刺史任滿致仕父老攀轅遂家於
歙之西篁墩卒葬獅山之陽樵山營今名潘村上陽又
名潘陽是爲遷歙始祖四傳至大阜公遷歙南大阜後
山陽是爲遷大阜始祖又十一傳至德輔公自後山陽
遷來龍山南卽今之大阜村也又七傳至玉溪公玉溪
公生筠友公筠友公生子二長諱景隆次其蔚公浙江
杭州府歲貢生候選主事卜宅蘇城是爲遷吳始祖生
於明崇禎己卯十月初五日卒於

皇清康熙丙戌十一月初六日葬歙縣之飛布山配羅
宜人生子九人是爲余高祖曾祖敷九公其蔚公長子
也浙江錢唐縣歲貢生處州府松陽縣教諭配汪孺人
卒葬蘇州府吳縣光福之河亭橋是爲葬吳始祖

皇清乾隆五年庚申三月初七日亥時余生於閩門內
劉家浜之謙益堂一歲

祖閒齋公命名奕雋閒齋公敷九公第四子也余
始生閒齋公年五十一歲妣戴太夫人年五十四
歲子四人父貢湖公閒齋公長子也時貢湖公暨
吾母汪太夫人年皆二十三歲長姊淑德年四歲

乾隆六年辛酉二歲

七月妹淑芳生八月自劉家浜遷居吳縣北元二

圖馬醫科巷

乾隆七年壬戌三歲

乾隆八年癸亥四歲

乾隆九年甲子五歲

二月弟奕藻生後字畏堂

乾隆十年乙丑六歲

八月弟奕基生後字雲浦

乾隆十一年丙寅七歲

乾隆十二年丁卯八歲

余始入家塾余祖既業儒不治生產屢困棘闈家
日落不能延師至是歲始延嘉興譚東來先生

字

尹至家命余受業先生爲前明譚貞默公後人年

已艾方嚴古樸督課甚密自上元至館殘臘歸家

歲以爲常余因得於六年之閒卒業五經左傳

乾隆十三年戊辰九歲

貢湖公命余習柳誠懸書日課百字心甚樂之十
月讀四子書畢讀書經午後日課唐人五七言絕

句一章

乾隆十四年己巳十歲

讀書經午後讀詩經數行弟畏堂入塾

乾隆十五年庚午十一歲

讀書詩畢讀禮記午後讀易經數行弟雲浦入塾

乾隆十六年辛未十二歲

讀易經禮記畢讀左傳貢湖公熟於左氏暇卽爲
之講解頗有悟會

乾隆十七年壬申十三歲

選讀國語公穀史漢韓柳文暇選讀離騷文選學
爲對偶是年冬譚先生謂貢湖公曰郎君讀詩書

易禮三傳畢將從事於制義余非所習也明年宜更延師遂於十二月辭歸樵李臨別示奕雋詩曰六載相資友惟君最妙才他時應刮目再見阿蒙來余兄弟送至河干而別

乾隆十八年癸酉十四歲

從浙江杭州府錢唐縣學生吳筠竹先生青翰學

為時文先生日選明文一篇命余手錄為之評點課之見所錄文喜曰腕力圓勁如老成人他日當以書名三月先生病歸薦同學宋櫟齋先生永浩字沛蒼杭州府學生也先生精於楷法余始得縱

觀晉唐碑刻及前人論書諸說先生授以右軍筆陣圖令習懸腕書弟畏堂同榻於惜陰書屋讀書每至夜分

乾隆十九年甲戌十五歲

祖閒齋公以前明小題文及國初虛縮枯寂題文屬師命題每一藝畢卽以前輩文示之以爲楷式先是高祖其蔚公會祖敷九公皆以先世業鏗試商籍補杭州博士弟子員是冬學使按試杭郡貢湖公命隨櫟齋先生從堂兄仁和庠生奕騰字振高赴浙試寓湧金門內荷花池頭丁卯科孝廉

李次金先生情家卽以制藝請益於先生先生爲
陳星齋先生高弟子讀書砥行制義尤擅名於時

乾隆二十年乙亥十六歲

春赴吳縣試縣令周公

隆謙

山西鳳臺縣孝廉覆

試日親自評閱余繳卷呼至案前命手書字數行
評卷首日首藝議論精卓次亦澹逸有致書法獨
踴晉人此童試中之大有造者拔取第五名赴崑
山院試不售歸十二月試商籍首題直哉史魚至
君子哉蘧伯玉次題他日由鄒之任見季子二句
案發撥入錢唐縣學第七名學使者汀州雷翠庭

副憲鋞是年四月中陰雨連番至六月下田俱在
水中秋冬之交民有剝榆皮充食者

乾隆二十一年丙子十七歲

大疫死者盈路沈歸愚先生詩故鬼連新鬼招魂
不返魂蓋紀實也四五月間亢旱郡守張公親禱
穹窿山觸暑而殂趙太守酉接任設局元妙觀延

醫診視每日親到施藥醫祁正明亦染時疾死六
月大雨四郊沾足禾苗勃興七月閒齋公挈余赴
杭鄉試寓城隍山之準提閣時閒齋公年六十七
赴秋試者先後十三科矣年雖邁而志不衰禱於

庵左武廟得籤有白馬渡江雖日暮虎頭城裏看
巍峩之句皆不售歸後奕雋以壬午浙江鄉榜中
式閒齋公尙及見之蓋白馬渡江二語神先示兆
矣

乾隆二十二年丁丑十八歲

歲試學使者諸城竇東皋先生

光胤

首題殷因於

夏禮二句案發二等

乾隆二十三年戊寅十九歲

四月史宜人來歸爲湖州歸安學生名

世樞

字性

存公孫女太學生名

明炯

字見山公女冬赴杭科

試題亦可以勝殘去殺矣取詩古正案仍列二等

乾隆二十四年己卯二十歲

七月赴杭借堂兄振高讀書句兒山鄉試不售歸

乾隆二十五年庚辰二十一歲

五月赴杭歲試學使者雲南李鶴峰先生題蓋曰
天之所以爲天也三句案發二等六月祖妣戴太
夫人卒女好姑生七月弟畏堂補吳縣學博士弟
子八月 恩科鄉試不售

乾隆二十六年辛巳二十二歲

家居課徒與同里顧元鼈周贊顧葵爲詩古文之

會以時藝就正於陸澹明先生 桂森 辛酉孝廉王

戊進士前廣東上林縣知縣以時文為吳下祭酒

一時從遊之士如沈 世晉 錢 榮 曹 澄 周 光鏞 顧 禮

琥 先後取科第者數十人先生選取天崇文令誦

之

乾隆二十七年壬午二十三歲

二月同弟畏堂赴杭州讀書運使河下吳氏之深

柳書堂仍以文就正於吳筠竹先生六月科試一

等八月鄉試中式首題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次

題必因其材而篤焉故裁者培之三題魯之春秋

一也至其文則史詩題涉江采芙蓉座主吏部侍

郎長洲彭芝庭先生 啟豐 翰林院編修閩縣李璞

庵先生 宗寶 房師富陽縣知縣常熟翁逸巢先生

續祖 十月由餘杭陸路赴原籍安徽歙縣祭祠上

豕居博鄉堂一月仍由陸歸

乾隆二十八年癸未二十四歲

正月偕同里丙子孝廉凌 景黃 應超 癸酉孝廉劉

慧遠 周宗珩 同年胡竹巖 士震 吳蠡濤 俊 至臺莊

登車入都與胡君賃屋同寓大吉巷同年戴東原

震 龔深甫 視身 陳昌圖 時時過從時陳星齋先生

官太僕卿居虎坊橋以試文就正先生頗爲許可

榜發薦而不售房師爲御史揚州秦序唐先生鬻

四月至張家灣由水路歸同舟者同年錢鷺灘襄

曹練江澄庚辰孝廉顧聲雷水程紆滯行五十餘

日舟行無事日溫禮記數頁六月抵家

乾隆二十九年甲申二十五歲

十二月子世璜生閒齋公夢人送雲漢天章四字

額取名世章後赴試易今名是年與舅氏汪愛廬

先生紹彭允初紹升晨夕過從允初余座師芝庭

先生季子訪濂先生曾孫也以所刊儒門法語等

書見贈讀之嚮往之心油然而生是年弟雲浦補
杭州府學博士弟子

乾隆三十年乙酉二十六歲

秋弟畏堂中式本省鄉試舉人十二月偕赴公車

同年陸蔬圃

錫嘉

曹練江同行舟泊界首度歲至

臺莊登車

乾隆三十一年丙戌二十七歲

正月到京與畏堂弟曹練江寓正陽門外之打磨
廠頭條胡同榜發不售從陸路歸同行者邱醒蘭

庭澍

孫道恩

五月抵家女好姑以痘殤秋瑞金羅

臺山 有高 至蘇主彭允初家臺山才高而志曠與

允初銳意講求身心性命之學余亦慨然有志數
月別去臺山有毘陵話別詩和之其三章有忠告
感君誼精嚴懍四非何須參定亂只是慎樞機郵
筒應不惜視我是和非之句

乾隆三十二年丁亥二十八歲

養病閉關永定禪院暇與翟子厚 大坤 講習六法

乾隆三十三年戊子二十九歲

下帷專事科舉文字兼讀賈董韓歐蘇王諸大家

文

乾隆三十四年己丑三十歲

正月同畏堂弟曹練江由黃家營登車北上二月

至都同畏堂賃寓大吉巷試畢邀羅臺山移寓爛

麩胡同之水月庵同年戴東原陳伯思本忠祝簡

田堃邵二雲晉涵時時過從暇與臺山校射於後

圃榜發中式座師為吏部尚書武進劉文定公綸

吏部左侍郎長白德文莊公保房師為翰林院編

修廣昌饒霽南先生學曙四月

殿試進 呈十卷奕雋名列第七以引 見遲誤禮部

奏請與第十名不到之季學錦革去進士奉

旨降附三甲禮部堂司官交部議處五月初六日

御試 保和殿

欽定第十一名引

見 乾清宮奉

旨以內閣中書用八月告假從水路回籍同行者仁和龔

匏伯 敬身

龔深甫同舟者陸亢孫 邁祖 弟畏堂九

月抵家

乾隆三十五年庚寅三十一歲

五月病寒疾幾殆適南潯眼科董掌衡至蘇延診
視用逍遙散服之漸愈吾母汪太夫人以奕雋所

生惟一子又史宜人多病命納妾徐氏八月攜眷
偕弟畏堂與同年金二雅學正學詩並舟北上九
月抵京寓果子巷四眼井

乾隆三十六年辛卯三十二歲

移寓七井胡同在漢票簽處行走同直者許春巖

祖京

張瘦銅

填

張柟皋

亦棧

范叔度

鑿

金蘭畦

光

悌

奏充方畧館總校官恭逢

聖母皇太后八旬萬壽

覃恩加一級 馳封祖父父皆文林郎祖母戴母汪皆孺

人五月病嗽醫家誤投燥熱升提之劑咯血甚殆

同鄉程聘三先生

景伊

以爲患此不可服藥從之

血漸止九月下澣夜夢至一所板屋三間檻外澄
波如鏡彌望無際忽有方船數十飛棹集於檻外
舟中皆蓮花回顧屋中見一白髮叟相揖而坐詢
其姓氏曰余香光主人也余肅然起敬詢以向在
何處曰予不憶阿彌陀經所稱青色青光白色白
光乎此余所居也回顧坐次橫一棊几上設素綾
長幅余因求書叟隨入坐振筆書七絕一首擲筆
出位墨光騰照几上余又求書小楷叟仰而笑化
爲白鶴拂檻而逝檻外蓮舟隨之四散余攀船急

索蓮子舟子授以一握青圓可愛遽然而醒荷香
滿鼻良久乃散自是病亦漸愈繪水雲圖記之彭
允初爲之敘余因自號水雲漫士十月協辦侍讀
事時尚未補中書缺也畏堂弟會試薦而不售畱
寓退直之暇晨夕聚首吳蠡濤少甫樹萱昆仲亦
時時過從不減里居之樂云

乾隆三十七年壬辰三十三歲

五月補授內閣撰文中書

乾隆三十八年癸巳三十四歲

充四庫全書館分校官與王蓬心宸爲西園之游

濟南朱青雷

文震

錢唐張虞琴

時風

時時唱和時

上以五月

幸避暑山莊中秋後

幸木蘭內閣扈

蹕

者分兩班御史兼辦侍讀事陳

朝礎

為前班奕雋

為後班七月出古北口至熱河換班寓虞家溝八

月扈

蹕至木蘭有扈

輦隨筆一卷九月歸自

熱河冬十二月閒齋公卒於家享壽八十有四

乾隆三十九年甲午三十五歲

四月

御試考官於

正大光明殿首題不憤不啟不悱不發詩

題惟善為寶得良字秋弟雲浦來京應京兆試不

雋九月歸余送至彰儀門有湖天欲雪念衣單之

句同年汪竹香元亮和詩最佳

乾隆四十年乙未三十六歲

四月吏宜人卒於京邸宜人性端靜善持家政薄
宦羈畱賴爲內助一朝永訣時命之蹇劣可知時
弟畏堂會試下第歸卽命子世璜隨侍扶櫬歸里
遵例奉

盲入城治喪安厝於橫山丙舍

乾隆四十一年丙申三十七歲

平定金川

覃恩加一級五月病九月乞假歸十月抵里就醫徽州之

富場汪問舟遂游黃山至湯口宿程介山家僱健

步號海馬者同行遂由茅蓬至文殊院徧覽諸勝

歷丞相源而歸還止西湖養病昭慶寺與李一峰

山人談養生之術頗有所得十二月病痊歸

乾隆四十二年丁酉三十八歲

九月沈宜人來歸太學生承宗一帆公女也攜眷

入都寓南柳巷候補中書仍協辦侍讀事

乾隆四十三年戊戌三十九歲

二月隨輦易州歸驚聞汪太夫人訃由陸星奔

於三月至家同弟畏堂入山相地青烏家言人人
殊內舅許鼎文故精其術遂從其言於雅宜山得
地七畝又於張家橋得地四畝時功令鄉會試文
不得逾七百字坊人以近科墨卷請爲選擇刻成
名曰新科墨準頗行於時

乾隆四十四年己亥四十歲

掌教玉峰書院

世璜

應童子試同至玉峰六月偕

弟畏堂堂兄月池

奕正

至東洞庭山觀荷夜宿龍

頭山僧舍月池攜琴彈瀟湘水雲之曲

乾隆四十五年庚子四十一歲

正月安厝先慈汪太夫人於雅宜山厝史宜人於

張家橋

聖駕南巡二月偕王光祿

鳴盛

錢詹事

大昕

莊侍講

承錢

迎

變於直隸厰八月服闋余以貢湖公年逾花甲雖有弟二

人不忍遠離將畱家侍養貢湖公促之行東裝攜

眷入都水程遲滯十月到京十一月驚聞貢湖公

諱由陸星奔

乾隆四十六年辛丑四十二歲

十二月安厝貢湖公於雅宜山

乾隆四十七年壬寅四十三歲

子世璜補吳庠博士弟子學使者為南昌彭芸楣

先生元瑞

乾隆四十八年癸卯四十四歲

秋八月鄉試攜世璜偕史杏田元京史春巖觀宸

赴金陵與陸默齋敬同寓鈔庫街李宅晤安徽學

使同年徐鐵甫立綱張侍讀亦棧黃明府應超歸

游棲霞九月服闋為世璜娶婦陸氏乾隆庚子孝

廉名恭女

乾隆四十九年甲辰四十五歲

三月入都四月補授中書仍協辦侍讀事弟畏堂
中式進士以庶常用同寓長元吳會館九月弟假

歸余移寓麻線胡同姪世榮世恩同游於庠

乾隆五十年乙巳四十六歲

梅村族叔自四川來下榻靜春軒晨夕談心頗忘

客邸岑寂內閣侍讀缺出擬陪引

見懋勤殿

乾隆五十一年丙午四十七歲

正月升任典籍京察一等引

見乾清宮奉

旨准其一等加一級二月奏充 文淵閣檢閱

上御經筵侍班 文華殿三月隨 輦五臺山有與嵩撫

棠閣學貴倡和詩卷四月

御試考官於 正大光明殿首題誠者自成也次題人能

無以飢渴之害為心害詩題賦得麥浪得難字五

月偕蕭碧畦檢討九成奉

命典試貴州有駢征隨筆一卷得士高廷瑤等四十人副

榜黃暄等八人十一月復

命 召見於 養心殿之西暖閣問家世籍貫及途次晴

雨闈中試事移晷乃退

天顏甚霽

乾隆五十二年丁未四十八歲

四庫書告成議敘加一級四月沈宜人來都

世璜

餼於庠秋畏堂弟攜眷入都

乾隆五十三年戊申四十九歲

四月內閣侍讀缺出首揆阿文成公以余俸深京
察一等又曾擬陪卽以擬正而亞相某創爲拈鬪
之說代爲拈鬪某中書遂陞侍讀而以余推陞戶
部貴州司主事

御試考官首題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次題而獨於富貴

之中二句詩題賦得棲鳳難為條得年字翌日引

見

勤政殿十月乞假同年江西劉光祿

紹錦

並舟南下

至京口晤馬太守

慧裕

十一月抵家

乾隆五十四年己酉五十歲

是歲特開

萬壽恩科

子世璜

赴江甯鄉試榜發

中式座主閣學胡豫堂

高望

吏部主事賀虛齋

賢

志

乾隆五十五年庚戌五十一歲

正月

世璜

赴都會試送至錫山同年王西園

寬

招

飲同游錫山觀

御賜王孟端漁隱圖長卷門人

陳鍾麟來受業十二月買屋城東之西花橋巷

乾隆五十六年辛亥五十二歲

是歲與袁簡齋明府枚王西泚光祿鳴盛王夢樓

太守文治錢竹汀少詹大昕時為文酒之讌袁春

圃方伯來蘇會飲白公祠蔣立厓司馬業晉香洲

明府耀宗邀游復園同集者李芸圃繩金二雅錢

竹汀蔣謙齋曾所陸默齋是集投壺校射以詩紀

事皆有和作頗極一時之盛

乾隆五十七年壬子五十三歲

姪世恩本省鄉試中式

乾隆五十八年癸丑五十四歲

正月陶鳧鄉秀才樑介其婦翁徐復堂應階來受

業四月姪世恩會試中式

殿試一甲一名授職修撰七月移居花橋巷內室門樓

有錢鸞灘同年書資忠履信四字用潘安仁閒居

賦中語蓋先為余移居之兆矣

乾隆五十九年甲寅五十五歲

娶妾陳氏姪世榮本省鄉試中式

乾隆六十年乙卯五十六歲

子世璜會試中式

殿試一甲三名授職編修座師為總憲竇東皋先生光

齋少宗伯劉青垣躍雲閣學瑚和庵圖禮本房為

編修張蘭渚師誠

嘉慶元年丙辰五十七歲

散館子世潢改戶部主事二月挈子婦由陸入都

至揚州游九峰園晤同年王葑亭漕使友亮招飲

齋中同席者李松雲太守堯棟周載軒侍御厚載

遇王蘭泉侍郎昶於舟次談至夜分而別過泰安

府登泰山謁碧霞元君廟三月至都寓香鑪營魯

南畹蘭枝羅九峰國俊馮玉圃培章桐門煦韓桂

船封顧星橋宗泰吳槐江熊光吳少甫樹萱邱醒

蘭芷房庭滙時相過從星橋南畹槐江少甫招飲

齋中蓋不相見者九年矣擬游西山不果五月出

都知魯國妹卒十一月弟畏堂乞假歸同居花橋

巷

嘉慶二年丁巳五十八歲

三月與陸默齋范芝巖來宗游西泠寓孫景高寶

石山莊同年龔匏伯來晤秦小峴觀察招游瑪瑙

寺飲於湖舫同席者張虞琴華秋槎瑞潢秋槎以

北山旅館圖索題十月借畏堂至東洞庭山錢竹

汀亦至邀游西山之林屋余以未帶寒衣不果行

瞿萇生 中浴 索題林屋夜游圖

嘉慶三年戊午五十九歲

五月子 世璜 隨 變赴熱河沈宜人以余年屆花

甲尚未得孫為 世璜 娶妾袁氏送之京八月沈宜

人卒 世璜 丁憂十月平陽姊氏卒

嘉慶四年己未六十歲

正月

太上皇帝賓天偕在籍臣工哭臨於永定禪院三月初七

日余生辰謝客攜子 世璜 偕朱澗東 成 袁壽階 廷

橋至天平山夜宿兼山閣有六十述懷詩四章

嘉慶五年庚申六十一歲

訪杲堂上人於海會寺畏堂移居任蔣橋

嘉慶六年辛酉六十二歲

六月就醫松江之北幹山舟過崑山訪吳搗齋比

部九月偕門人蔣雲簪泰階陶鳧薌游虎阜晤程

愛廬侍御維岳爲題其母夫人雙松圖卷

嘉慶七年壬戌六十三歲

二月游穹窿山同曹恂愚李補樵訪甯邦鳴酌鳴

珠泉逾中茅峰憩茅蓬遂造拈花寺上竹竿嶺歸

宿上真觀有詩紀游是歲十月偕范芝巖游虞山

同游者三峰寺一峰長老午飯於吳竹橋儀部蔚

光齋中夜飲於張息園侍御敦培家自寫虞山秋

眺圖卷錢獻之站為題卷首獻之已病偏廢蓋左

手書也

嘉慶八年癸亥六十四歲

歙縣族人書來訂於來歲至新安省墓

嘉慶九年甲子六十五歲

三月十三日偕紅珊弟奕璵冠英弟奕才赴徽州

過杭寓錢唐門外之陸家湖樓溯江而上四月朔

抵里初三日上冢次日入城寓傍溪寺晤珠太守

莽伊

程也園吏部

振甲

紫陽山長吳白厂

照

江西

孝廉也贈所畫蘭竹二幀訪方藝蘭侍御

大川於

巖祠鎮不值畱詩一首翌日藝蘭枉答又不得晤

是月十二日挂帆歸至西湖晤華秋槎

嘉慶十年乙丑六十六歲

貴陽門生吳集川刺史

大勳

自閩來蘇訪余三松

堂畱飲齋中時素心蘭正放八年前集川所贈也

以詩紀之是歲秋揚州太守伊墨卿

秉綬

過訪同

年伊雲林光祿

朝棟

子也

嘉慶十一年丙寅六十七歲

長孫女生命名

敬之

虎邱海湧峰建倉聖祠落成

蔣于野

莘

邀同韓旭亭

是升

致祭得五古一章于

野繪圖紀事額約齋侍郎

勒布

督理兩淮鹽政寄

書敘舊廿年前戶部同事也以詩答之

嘉慶十二年丁卯六十八歲

段懋堂明府

玉裁

書來邀往龍樹庵觀古梅虬枝

天矯蓋宋元閒物也庵外篠簜夏天頗極幽致路

僻冠蓋稀到吟賞竟日日昃乃歸

嘉慶十三年戊辰六十九歲

五月長孫生適讀左傳至祁奚請老一段因命名
遵祁闢西圃數弓題曰許閒聚土爲小山植叢桂
玉蘭海棠於其上葺須靜齋三楹爲憩息之所冬
十月復患咯血不服藥而止

嘉慶十四年己巳七十歲

賦述懷五言詩六章常熟女弟子歸佩珊懋儀和

作爲冠十二月次孫女生命名靜之

嘉慶十五年庚午七十一歲

元旦立春有詩紀事

嘉慶十六年辛未七十二歲

二月偕族弟春波游天平山寓李涪江 秉德毓秀

山房四月次孫生命名 希甫

嘉慶十七年壬申七十三歲

秋七月復患咯血靜養月餘而愈孫 遵祁入家塾

姪孫 曾沂舉秀才

嘉慶十八年癸酉七十四歲

九月偕王康民孝廉 北辰至珠街里圓津庵訪慧

照長老畱宿漕溪草堂晤王菱溪蘭泉司寇子也

清晨放舟至青浦晤沈妃雲信宿古倪園改七薌

琦 徐漁莊年 沈十峰來晤

嘉慶十九年甲戌七十五歲

三月三日錢梅溪詠招飲息園同集者吳蠡濤及

余兄弟三人憶康熙甲戌尤西堂檢討伺徐健庵

司寇乾學果亭侍郎秉義共十餘人脩禊遂園禹

鴻臚之鼎為作遂園禊飲圖今茲雅集不異當年

獨無好畫手作圖以傳韻事殊可惜也七月姪世

思奔母喪歸

嘉慶二十年乙亥七十六歲

重游泮宮得七律四章一時和者甚眾次孫希甫

入家塾九月弟畏堂卒哭之有楹帖云荆樹分榮

記小疾短筇曩猶我過雁行中斷痛餘年老淚今
為君枯姪 世榮 彙聽雨樓詩請余為序刻之

嘉慶二十一年丙子七十七歲

春游天平山夏長孫女 敬之 感時疾而歿女讀書

聰慧四書詩傳皆能成誦尤喜少陵詩五七言近

體背誦者十之六七余以詩悼之有為語人間知

命者莫將鬼伯作長桑之句嘆無醫也七月商邱

陳伯恭 崇本 攜示所藏宋搨聖教序王石谷太行

山色圖卷董香光長卷索題香光卷高竹窗舊物

也又示張東海草書詩卷因畱案頭臨一過歸之

姪孫 曾沂 鄉試中式

嘉慶二十二年丁丑七十八歲

正月至光福登行素堂探梅鄧尉山歸宿橫山草

堂胡果泉中丞 克家 貽所刻翻宋本資治通鑑校

訂考證俱極精詳得一湖石於王氏之歸田園移

置擷芳亭側題曰米友改七薌布衣從青浦來訪

爲余寫小像姪孫 曾彥 曾琦 同游於庠大除夕雪

霽過善慶庵晤觀心借雲兩上人頗有翛然物外

之趣得五古十四韻門生王椒畦孝廉 學浩 爲寫

圖藏庵中

嘉慶二十三年戊寅七十九歲

隔歲子舍筵室袁氏感時疾爲庸醫所誤至正月
二十七日卒兩孫皆所出也四月涇縣包慎伯世

臣丹徒張舸齋鉉來晤借舸齋至龍壽山房觀三

世血經先是乙卯壬申甲戌來菴中獲觀三次今
復題數字以識歲月五月發肝疾吐血不能飲食
目力亦大減謝絕醫藥掩關靜坐偶令琴友林明
齋及族姪世瑞彈宮聲數弄或課兩孫投壺咏詩
以消長晝六月下旬疾愈十一月入山看紅葉游
穹窿山宿一粟居翼日至西山宿吾與庵得詩三

首十二月初四日婺源胡黃海翔雲過訪邀游惠

山晤秦小峴齊梅麓彥槐初六日小峴招飲寄暢

園次日歸有梁谿游草一卷

嘉慶二十四年己卯八十歲

有八十自述詩四章同人和者數十家二月臺灣

鎮總戎武駿亭隆阿入覲過吳以望雲圖索題三

月初二日世璜以余生辰先期開筵宴客諸弟姪

親友各為余演劇數日查愴餘比部世倓秦小峴

司寇龔闇齋觀察麗正先後來祝同年余秋室學

士集僑居蘇城過訪談讌頗樂十二月攜孫遵祁

登天慶觀閣進香俗所云彌羅寶閣也

嘉慶二十五年庚辰八十一歲

宋悅研少寇

銘

告歸至里余贈詩有勞生同物役

誰與寄當歸之句正月小峴司寇自錫山來晤坐
談移晷小飲而別三月初十日上冢至光福夜宿

查氏山莊二十五日與族姪

世瑞

同舟出澣關作

焦山之游酉刻過無錫時齊梅麓僑寓于此遂招
以同行二十七日抵京口訪張舸齋不值偕鎮江
馮仲霖吉渡江至焦山舸齋令郎晴初已在山相
候遂同游諸招提夜宿水晶庵晤住持僧卓然次

日與梅麓晴初仲霖世瑞上觀音崖詣關帝閣夜
仍宿庵中四月一日放舟至象山肩輿入甘露寺
有唐時鐵堦觀吳雲壑書天下第一江山六字登
北固山憩於山房茶罷肩輿止江干飲於馮氏書
堂梅麓沂江至金陵余亦辭別晴初仲霖而歸舟
過無錫秦小峴招同斌笠畊觀察良集寄暢園笠
畊出趙松雪書仇公神道碑墨蹟見示夜微雨放
舟歸八月驚聞

睿皇帝龍馭上賓在籍臣工哭臨於永定寺

道光元年辛巳八十二歲

正月側室徐氏病卒

道光二年壬午八十三歲

重遇賓興大吏入 奏奉

旨魏元煜奏耆紳重遇賓興一摺江蘇原任戶部主事

潘奕雋年踰八袞再遇鄉科本年尙在停止筵宴期

內除與新科舉人一體給與袍帽靴帶外著加恩賞

給員外郎銜以示朕嘉惠耆儒至意欽此九月初一

日攜子世璜赴金陵舟發齊門適黃蕘圃主政丕

烈欲往省墓並舟而行抵省寓鈔庫街初十日揭

曉十三日謝

恩卽放船出水西門阻風燕子磯游宏濟寺二十日抵
家有紀

恩詩七律白門秋興詩各四章十二月家婦陸恭人病
卒

道光三年癸未八十四歲

春寒不出戶心緒惡劣衰老之年觸景傷懷殊難
自遣終日冥心靜坐而已四月初雨後入山飯於
吾與庵肩輿至無隱僧舍遇雨卽歸是年自六月
霖雨至八月不止安徽及浙江湖州等處出蛟震
澤水溢江海驟漲蘇松兩府低田皆沒民居坍塌

城外坊巷幾不通往來橋梁皆在水下大吏入告
奉

旨蠲賑並施九月始晴霽先是城內外竊賊甚多民夜

卧不安來去無蹤或以為即水災之兆至雨甚水

大即止亦異聞也廣州太守高廷璠自京師赴任

過訪係貴州貴陽人丙午科所得士也王簣山觀

察賡言以所刻後痊鶴銘索題

道光四年甲申八十五歲

春寒風雨連日不能出門以筆墨自遣丹陽令王

觀來晤以其尊甫河陝汝道王復齋所著詩集求

序王諱鑿歸安人余壬午同年也三月姪世恩爲

雲浦弟預舉八十觴演劇畱餘堂數日擷芳亭裝

羅花盛開花出於天台山華頂迥異凡卉西冷王

松泉司馬文鏊所贈也招女弟子陳友菊秀生吳

香輪規臣顧晚芳蕙陳琳簫筠湘並賞之屬外姪

孫女李定之慧生爲花寫影定之乃黃蕘圃孫婦

晚芳亦以所畫見貽十月弟雲浦卒哭之以詩有

楹帖云鄂韡連枝夢覺池塘悲剩我聲淒歸雁聽

同風雨更何年自是兄弟之樂不可得矣姪孫會

沂以弟辛未年鳳池園題壁詩求爲和章並出臨

頓新居圖請題

道光五年乙酉八十六歲

錢梅溪以其先世宋秦魯國大長公主仁宗及駙

馬都尉贈太師會稽郡王景臻武肅王曾孫像并所書墓

志壙志二通索題梅溪為駙馬二十四世孫也三

月攜子世璜孫遵祁希甫偕梅溪泛舟山塘飲於

錢豫堂秀來家有山人徐君同坐門外紫藤一株

橫亘數百步花開如纓絡香氣襲人薄暮游西山

廟憩坐片時乃返

道光六年丙戌八十七歲

正月姪

世榮

病卒十月孫

遵祚希甫

姪孫

曾瑩

同

入吳庠學使為江西辛筠谷侍郎

從益

道光七年丁亥八十八歲

孫女

靜之

于歸平陽四月姪

世恩

挈眷入都十二

月十九日桂船司寇招飲還讀齋為坡公壽同集

者石竹堂

韞玉

彭葦閒

希鄭

尤春樊

興詩

吳鑑庵

廷瓚

棣華

廷琛

張蒔塘

吉安

朱蘭友

琦

錢梅溪余

先成詩二章索同人和

道光八年戊子八十九歲

三月游西山吾與庵新雨初霽山色甚佳余新製

籃輿一乘攜以游山頗適山僧心誠鑿放生池得

一古井有泉湧出清冽可鑑整石作闌余名之曰

天眼以泉在太平山下也并為書二字勒於井闌

詩以紀焉六月十九日遵禱生男以是日為菩薩

誕命名曰觀保八月兩孫赴省鄉試希甫薦而不

售十月希甫生男命名介繁長孫遵禱餼於庠十

二月率兩孫登彌羅寶閣進香歲例也

道光九年己丑九十歲

西陲底定恭遇

覃恩姪世恩以所得一品封典 馳封是歲余重遇

恩榮大吏入 奏奉

旨蔣攸銛等奏耆紳重與恩榮宴一摺江蘇原任戶部
主事潘奕雋年躋九表前於壬午科重遇鹿鳴賞給
員外郎銜茲值己丑科會試蕊榜再逢洵屬藝林盛
事著加恩賞加四品卿銜准其重赴恩榮筵宴以示
朕嘉惠耆儒至意欽此謹卽繕呈中丞據情代 奏

恭謝

天恩並懇屆期赴京恭襄

盛典旋奉

上諭江蘇原任戶部主事潘奕雋前經降旨加恩賞加

四品卿銜准其重赴恩榮筵宴茲據蔣攸銛等據情
代奏謝恩並懇屆期赴京恭襄盛典潘奕雋蕊榜再
逢固應來京與宴但念伊年躋九秩長途跋涉維艱
著加恩免其前來以示體恤其應得賞件仍著該部
照例賞給欽此

鴻施逾格感愧交并時姪

世恩

以總憲兼權宗伯親奉

溫綸並寄到 頒賞表裏二端祇領之餘五中銘泐仍

由中丞處具呈代 奏謝

恩後接京中書知

世恩

召對時蒙

詢近狀

聖諭屢稱難得並 諭以臣奕雋年老不慣長途跋涉

體恤備至

聖慈高厚感極涕零三月初七日余九千生辰子 世瑣

先期稱觴張樂敏慎堂數日有九十紀 恩詩七

律六章和者甚衆五月陶雲汀中丞 謝 以滄浪五

老圖索題圖中五人吳玉松侍御石竹堂編修韓

桂舫司寇中丞及余也各題一詩余並爲題幀首

數字屬虞山胡芑香別摹一本命女弟子願 蕙 補

圖以識一時文讌之樂云

先大父光祿公自訂年譜一卷始乾隆五年庚申一歲至道光九年己丑夏五月止時 公年

九十動履康彊惟目力日耗筆墨漸廢因授

先君子手校一過將付剞劂是歲冬猝遭 先

君子之變越百有六日而 公復棄養遺研宛

然慟心愴目撫今追昔尚忍言哉勉承先志謹

以是冊覆加校錄刊行用垂家乘 遵 卹 等亦得

以時省覽無忘祖德云道光十年庚寅二月朔

孫男 遵 卹 希 甫 百拜謹識



翠微山房自訂年譜 曹定軒先生作也昔程
子言著書不宜太早謂入理未精不敢勇於自
信朱文公年六十而後大學中庸章句成夫儒
先為學講明切究研窮乎道德性命之原自
少而壯而老未嘗一息離也及蒼華羣言勤成
一書則必羽翼經傳洵足信於當時傳於後世



烏定軒前輩汾陽望族三世居館職昆季成
進士文學科第萃於一門先生幼奉宗丞

公庭訓讀書敦品既壯通籍觀摩中祕文章

經濟皆有可觀曾聞良知之說於紀文達公與一

時賢流講性命之學生平不騫博雅晚乃著周

易集粹學庸語孟集粹曾以示蒲披讀累月

思一贊識簡末而未暇也憶昔先生選詞館

宗丞公以心學立訓謂容人化人為生物之體用先生謹服膺無稍違則知先生之學雖賴師友講求抑家學淵源有自來矣今年登古希猶考

訂手著年譜為自省之助蒲於先生為館後學

先司空與宗丞公論文亦最篤爰不揣固陋敬題

數言以誌夫彌高彌幼之學云爾

元度侍蔣子蒲拜題

年譜多成於後人之手唐之
昌黎少陵香山宋之坡台金
之遺山元之道園後人讀書
論世景仰遺行以附於史家年
表之例其自為敘述蓋亦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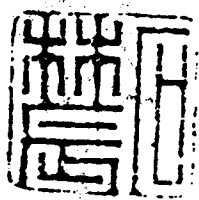
矣。空軒先生稟承家學成進
士入詞館改諫垣聞諤世
寒蟬結習晚歲邃於易理著
易之暇以事繫月以月繫年
年訂年譜一古玄問

君臣之遇，合庭訓之淳嚴，師
友之切磋，以及研窮理道，陶
鑄性靈，流覽山水，靡不網舉
目張，瞭以五指，掌夫後人之考
覈，未必如子孫之紀載，賅且備。

也子孫之紀我之或有所遺漏
甚且撫拾諛為厚誣吾先人
而不之覺未必如自言之親切有
味也先生醇泊寡營為士林模
楷季譜之化其迪前光昭哲

嗣在不待後人讀其書而後知者
人論其世也。擊室少時，餓驅走
四方三十後，服官中外，錄無以
表見，且以罪譴。荷戈萬里，以自
玉門。生入息，已五十餘人，而其子

思欲綜括生平彙為一帙而表
玉健忘手顫目眇苦半墨者廢
讀先生年譜又突然失矣
嘉慶上幸敦牂病月既望
靜樂侍李燕賓謹序



嘉慶十三年戊辰會試余監試事寓至公堂
餘閒因追憶生平著年譜出闈後重加校訂
時年六十有八

定軒曹姓名錫齡字受之號定軒世居山西汾州府汾陽縣泰和里又六甲太平村晚移寓金井新堡又號新堡主人先世肇自振鐸望曰譙郡餘詳家乘

乾隆五十年庚申十二月二十一日亥時生

是年十二月十八日立春日者例以次年正月起算今將

四柱開列 辛酉 庚寅 丁巳 辛亥



六年辛酉一歲

先宗丞以附生中式本省鄉試第十一名昆仲四人先

君行居第三

七年壬戌二歲

八年癸亥三歲

九年甲子四歲

十年乙丑五歲

十一年丙寅六歲

數年中隨母任太淑人時住小相東外祖任諱宗讚丁

酉武舉人庭懸細柳先聲匾額舅氏恒指以教余宅後有園
中棗甚佳外祖母古太恭人時以相啖

十二年丁卯七歲

九月弟祝齡生

十三年戊辰八歲

同邑王公名佩之謝公名承琬延先宗丞設教陽城里
錫齡隨讀一日讀蘓老泉始發憤先君語錫齡云昔蘓
老泉之子東坡八歲入鄉校有自京師來者以石守道慶
歷聖德詩示鄉先生東坡從旁竊窺問十一人何人也先

生曰童子何用知之東坡曰此天人也耶則不敢知若亦人耳何為其不可東坡八歲如此汝今日齒尚不清奈何因以箸撥齒口授指示音始了了余時不知東坡為何如人然心竊誌之陽城離太平二十里往來率以步行後能強步亦自幼習勞之故也

東陽城王兆公先生名廷槐為正心誠意之學嘗云書齋讀罷遊後園歸慈桐三弄隨意讀左國史漢不知天壤間復有何樂至今思之想見其人後以乙酉選拔終先生有手鈔格致編余戊申年曾為跋語原本歸其子田收藏

孫心竊誌之曰然字可州

仙逝
中堂二字應酌改
二字應酌改

十四年己巳九歲

十五年庚午十歲

十六年辛未十一歲

祖母王太淑人棄世見

先宗丞哭泣之哀怛怛心動

十七年壬申十二歲

十八年癸酉十三歲

是年先宗丞計偕赴京時常先生經設教本里潘宅余往從學

十九年甲戌十四歲

先宗承會試成進士改庶吉士冬月告假回籍

適文水成氏妹生

二十年乙亥十五歲

四月奉 母任太淑人隨 先君赴京寓珠市口

二十一年丙子十六歲

是年移寓西河沿鐵廠

二十二年丁丑十七歲

是年 先君為延安邑 王緩齋先生 名宦至寓受業

二十三年戊寅十八歲

吾書行紀表文達公記中

或在紀文達公。

二十四年己卯十九歲

是年以例監生應本省鄉試報罷十月從大伯父省三公
就婚於襄陵縣訓導外舅耿名毓孝署中

二十五年庚辰二十歲

二月偕耿宜人赴京

四月 先君散館授職檢討辦院事有軼事詳紀文達記
中

二十六年辛巳二十一歲

弔望齡生

從秀水朱梓友先生名休度學

二十七年壬午二十二歲

問學於河南衛蘭町先生有學須免俗作文須得間而入
無中生有之訓 又問學於周山茨先生先生曰文於整
鍊之中須有散行一段以疏其氣方不呆板

二十八年癸未二十三歲

五月適卞氏女生

是年同弟祝齡從學於大興朱筭河先生擬英書屋有大
心胸廣識見之訓嘗言詩禮注疏不可不讀且作制藝則

玉作制藝

玉字似可刪去

○

諸名稿擇其性之所近者專心致志如蔡子嘉則從章大力入手范叔度則從陳卧子入手批予桃之夭夭四句文則云可與讀太乙山房之文余時專攻舉業未遑也故石君世叔評余以為時文手一日讀先生歲寒一節文有一日出山而舉世驚其奇品則千秋之事已成當時動物而後世庇其良材則平生之志在是等句駭其言大而夸今思文以載道亦以見性情始悔當日枉用工夫

二十九年甲申二十四歲

四月 先君改河南道監察御史

八月^世去伯父省三公棄世奉先君命回籍營葬於村西

祖塋

十月叔父敬如公棄世無子先君命以弟望齡為嗣

三十年乙酉二十五歲

七月同弟祝齡應本省鄉試予中式第四十五名座師為江南上海陸耳山先生名錫熊長白雨齋先生名阿肅房師榆社縣知縣華亭廖羨行先生名景班四書題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二節陳其宗器一句盡信書一節詩題鯤化為鵬得程字

丙申年者地賜世父之話

此亦名世父於其父行狀又有所

前如了言世

去子以弟中

冬十月弟祝齡就婚宋氏留詩予奉外祖母任太恭人到京臨別贈弟詩有堂前遙念汝勿負慎旃詩之句

三十一年丙戌二十六歲

會試報罷 先君子誨之曰科名有數立志在我讀書數

品乃士子之常功於閒中得之尤貴於忙中得之處忙若

閒無忙非閒矣王文端因為書深源定自閒中得妙用選

從樂處生之句時王兆公先生以選拔來京亦交相勸勉

云學問不長進只為看得眼前沒趣其實樂處無往而不

有也

冬許字文水成氏妹卒弟望齡亦卒 先君以弟祝齡為

叔父敬如公後

三十二年丁亥二十七歲

四月初八日子汝溥生

三十三年戊子二十八歲

耿宜人歸寧汾陽

同弟祝齡從嘉定錢辛楣先生學為手批漁洋詩選並開
示古今應讀應看書籍經史外如史通文心雕龍杜詩蘓
詩瀛奎律髓皆從紀曉嵐先生手批本借鈔然後知荀河

師所謂大心胸廣識見者有入手處錢先生嘗言大學嚴
義利之辨講家以理財用人並言非也孟子戒言利言利
則雖背義亦不顧矣貧苦之家子弟多相愛富豪之家子
弟多相妬皆利中於心也又曰父子不和由於有嫡庶若
無妾媵安有愛憎之偏

與同學吳亦山李鼎北梁九山間日作文會

三十四年己丑二十九歲

先君轉刑科給事中充會試同考官遵例迴避
六月回汾陽耿宜人卒冬月携子女到京

三十五年庚寅三十歲

四月 先君為聘刑部郎中馮君弼先生名廷丞公之女

八月二十一日馮宜人來歸

先君與宜人同遊西湖六月三日成婚

九月弟祝齡中式順天恩科鄉試第五十名

先君轉吏科掌印給事中暇日與明性先生名圖鞞布為

西山之遊嘗謂戒壇松石之勝甲於天下余兄弟侍從見

諸僧持齋 先君曰我輩食肉享福須有留法不敢享盡

謂之留不忍享盡謂之留不敢則有敬心不忍則有愛心

處世而刻刻有敬心見物而時時有愛心如此則無褻人

無暴物非特積福之道實為道法之所歸又曰居心以忠厚兩字為寶居官以清儉兩字為寶儉而清此為萬物留其有餘即為子孫綿其福澤也

三十六年辛卯三十一歲

恩科會試以外舅馮君弼先生入闈迴避

三十七年壬辰三十二歲

正月十四日適馬氏女生

三月會試報罷先君曰文之佳者切理饜心只是題中應有之義見得到說得出耳有意求高便無是處

三十八年癸巳三十三歲

外舅馮君弼先生觀察浙江余代攝檔書籍得窺手批本另有書目
所書冊頁未完者寄札請補

八月初二日子汝淵生

晤張白菴山人同人贈詩頗富余有句云自結幻輿岩壑
契可徒着屐羨東山

三十九年甲午三十四歲

是歲先君陞太僕寺少卿充順天鄉試同考官與諸同
鄉重修三忠祠三晉會館刻石紀事又增置南新門義田

四十年乙未三十五歲

二月移寓宣南坊半截胡同 先君座師錢文敏公舊第也

四月會試揭曉之前一日同人候榜 先君命隨口說一字余說見字 先君曰目下必有一魁脚蓋見從目从儿也及榜發果中式第十八名 殿試二甲四十一名改庶吉士 先君誨之曰科名是定教即是 君恩吾今父子同朝尤當圖報真學問從心上做起即立心之地常使之寬厚有餘便可容人容人者生物之體也起念之間常使

之通達無礙便可化人化人者生物之用也容人化人所
以展經濟而圖報者在是矣 是科總裁嵇文恭公名璜
王文端公名杰雨齋副憲名阿肅房師查映山先生名瑩
大教習文成公名阿桂程文恭公名景伊小教習王貽堂
先生名燕緒四書題苟日新三句仲叔圉治賓客三句敢
問何謂浩然之氣一節詩題燈右觀書得風字
子汝淦生堂兄延鑿官平谷縣尉遣嫂成氏來京求嗣
先君命以汝淦為之後

四十一年丙申三十六歲

充四庫全書分校官

問詩於紀文達公公曰先去理障事障書障三障去而後
可以言詩此非淺人之病乃通人之病也因言李義山籌
筆驛詩首二句將武侯一揚次二句忽然一抑然後以第
五句申明揚之之故以第六句申明抑之之故結處騰身
題外以配通篇跳躑之勢庚辰集中錢香樹先生春從何
處來詩即從此奪胎奪胎與摹擬不同摹擬是仿其格局
如法帖之雙鉤奪胎則因此得悟門如佛氏之法謂換一
身體仍是此魂靈也又問良知之說先生曰朱王入手原

有不同其實合天下國家身心意知以為物不外乎平治
修齊誠止以為格也

恭遇 覃恩 先君命錫濟本身妻室應得封典馳贈

世父省三公承德郎翰林院庶吉士加二級世母姜妣贈
安人

四十二年丁酉三十七歲

是年 先君命校刊元房祺所輯河汾諸老詩計八卷並
為補傳 暇日與同年陳厚堂徐春帆何雙溪為詩會

四十三年戊戌三十八歲

四月散館名列二等授職編修賦題天形如車蓋以題為韻詩題玉壺冰得消字有品以清為貴人之意也消之句九月先君在太僕寺任內以覆奏會試舉人徑由州縣起文奉旨交部議降三級調用

十二月為先君六十壽辰親友稱觴筭河先生作序錢辛楣先生詩云青山亭午遊黃庭中夜守翁章溪先生云漸於平淡求詩味不假詞華飾外觀朱石君先生云寸田尺宅耕逾熟神水華池汲自肥蔣心餘先生云他日功名文彥博少時風軌郭林宗皆紀實也孝感問孝子貞作

家慶圖錫齡謹作記

四十四年己亥三十九歲

翰林遵例輪班引

見時掌院于文襄公招集南園賦

詩一日題係千章夏木清余有境澈一潭空之句文襄極
賞之為其願首句百頃風潭上也充 函史館協修官

四十五年庚子四十歲

五月移寓楊梅竹斜街

後字應酌

適何氏女生

四月充 殿試收掌官

先君復補鴻臚寺少卿

正陽門外火延及比隣荷天祐獨全人以為先君厚德之報云

五月奉

命充四川鄉試正考官副為李滄雲先生

名蔡先期告假試竣便道回籍省墓九月母任太淑人

因外祖母八十壽辰并送孫女于歸卅日回汴十月余由

四川旋里歡聚一旬有使蜀紀程二卷同李滄雲先生唱

和詩一卷十一月回京復

命是科得冠賚言鄒伊

寧周宗泰楊泰起田灝王者瑞等六十人壬午已七十次
年來京與先君談甚洽嘗云太極一動而生陰陽龔梧

生先生亦同此說

移寓李鉄拐斜街有古藤一架 先君因名紫雲山房翁

覃溪先生隸書適有扁蝠來巢又名來福堂

先君得趙文敏公所書義田記真蹟因命訂定家譜併補
作伯父季父誌略

恭遇 覃恩馳贈仲父述先公承德郎翰林編修加二
級仲母賈馳封安人

四十六年辛丑四十一歲

元四庫全書奮要覆校官蒙

書成

恩賜宴

頒賞內府

文房綺殼等有差

與嚴愛亭吳穀人汪鹿園于健園作詩賦會

十一月二十五日

寅時

子汝藻生

先君問李鼎北曰吾二子之性盍言之李曰長方次圓

先君曰內欲方而外欲圓智欲圓而行欲方魚之其庶乎
余退而思方圓之義後讀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及柳子厚
說車贈楊誨之尤信

四十七年壬寅四十二歲

是年保送御史記名 先君扈

蹕灤陽有恭和

御製詩命錫齡同和

從先君詣靜一齋與章鹿茸章登之范芝山等講性命之學闡忠字之義以守忠為字忠為儒者大經濟得尺寸之柄寧使報之出乎尺寸之外所以求忠臣於孝子之門其源有自也人之稟者曰命而性亦賦之性之所由即天地清寧之性命者合精氣神而言之由性而入則寂然不動之時即有感而遂通之妙由命而入則神完氣足之時即在渾淪無際之中先將自己兩眼看進兩耳聽進一心安然常定靈機吞吐無盡由內看出有三關

一天目二
左三右

由外看進有五臟由通體看未則五官百竅皆能為惡煞

亦皆可作用神分性分命者即是無為有為由無為而有
為此則性之即有命也由有為而返無為此則命之統于
性也離性言命則滯離命言性則虛是故兩合而後全其
善也有恒者天地之體默運者天地之氣人身一小天地
其因時消長固有定候惟有道之士為能知其消而避之
知其長而存之此非逆天乃順天生生之意耳

四十八年癸卯四十三歲

三月 先君轉內閣侍讀學士

八月奉

命視學雲南赴熱河請

訓回京

先君誨之曰汝受

特恩勤慎教士外前容人化人

二語尤當見諸實事弟申之亦以選真才恤孤寒六字相贈旋同家屬赴滇留汝淳侍養至襄陽馮宜人歸寧湖北臬司外舅馮君弼先生任所同表兄賈晉封及子汝淵於十二月初三日抵滇前任學政王蘭圃先生交代任事有便滇紀程二卷

四十九年甲辰四十四歲

延張酉山何

王

入幕二月考徵江臨安廣西曲

靖四府州屬文武生童由臨安至廣西遊阿盧燕子兩洞

滇南勝境也有詩文紀遊 四庫全書館有校正通俗文

馮外學全考

同表兌賈。 迺諸生童得楊慈段時恒談有本等

下應添等字

六月回省城馮宜人從湖北至滇

七月考雲南府屬文武生童迺東歲試畢具奏一次得張

鵬升官鑑桂尹佩紳等十月考景東大理府屬文武生童

得李鍾璧李維新楊名揚等

五十年乙巳四十五歲

正月考永昌府屬永昌與緬甸接壤有珍珠泉諸勝俗號

小江南相傳明初遷江南金陵人到永昌也三月考楚雄

府屬四月回省城

先君與任名大椿李名翮及詣同人重修宣武門外楊忠
愍公祠以新立規條寄示

正月先君叨預 乾清宮千叟宴 恩賜

御製詩壽杖朝珠如意豐貂文綺筆硯二十餘種

四月初三日子汝淳生

迤西歲試畢具奏第二次九月赴迤東科試有懷師友詩
百首寄京師又滇南雜詠二卷

先君為汝淳娶同邑王君名恒萃之女

是歲 先君與章登之諸公設永定門外馬回店關帝廟
掩骼之會立石紀事

五十一年丙午四十六歲

迺西科試畢兩迺科試具奏第三次得平志嚴煥等
六月病

八月考道考優得樂恒王國旭等

是年

特旨建立辟雍以 先君任御史日曾經陳

奏奉

旨嘉獎陞宗人府丞謝摺有小臣十數年前

章奏猶在

聖主記憶之中等語紀

恩詩有

大雅詩隆周制度西京人憶漢封章之句
十二月新任學政吳君名俊至交代起程

五十二年丁未四十七歲

三月十八日到圓明園復

命蒙

恩覓

上問巡撫為

誰對曰先是劉秉恬現在譚尚忠

上曰兩人何如

對曰好問如何好對曰劉秉恬才情敏捷譚尚忠老成練

達上曰兩人到底誰可靠正欲措對

上曰到底老

成可靠是否對曰

皇上聖明

復

命後拜見

父母始知長子汝淳及媳王氏已

歿

奉

命重校文淵閣四庫全書

是時先君因痰嗽之症先一年已告假奉

旨着

原品休致漳浦蔡葛山先生嘗書放眼乾坤小藏身泰未
寬一聯以贈

五月汝溥靈柩回汾

六月先君僦居道院汝瀾汝淵侍從錫齡間日省視一
夕侍寢有華胥界上夢魂涼醒未欲問先天事之句因示
性命圭旨參同契大義又曰萬事惟心善乎羅惟德之言

曰聖人者常人而安心者也常人者聖人而不安心者也
李延平曰為學不在多言默坐澄心體認天理二語乃用
功之要潔淨灑脫尋一安身立命歸元結果之處此即此
中一念之炯炯者亦即一念萬年之真面目也從此推而
致之即中庸致曲致中和之旨

八月 先君遣弟祝齡回汾經營故宅十一月 先君回
寓疾嗽加劇即寄札祝齡從汾至京日夜侍疾延至十二
月初八日端坐而逝 翁覃溪先生挽句云東觀西臺三
十年官職聲名故事尚留館下藥鑪經卷八萬偈趺跏歸

宿神光猶在人間紀曉嵐先生云望重螭頭家緋光芒沉
晉野德垂燕翼箕裘衣紹徧朝端劉雪樵先生云處已謹
執事勤與人信古之君子立朝忠待民忠居鄉扣今之完
人張壽雪先生云交情猶見古人風廿載以來好我常如
一日定論允推君子度七旬未屈慟公已隔重泉

五十三年戊申四十八歲

正月朱石君先生作墓誌錢辛楣先生作神道碑翁覃溪
邵二雲兩先生立傳紀曉嵐先生作軼事記

二月 母任太恭人率家屬回汾三月同弟祝齡扶柩歸

里十月十二日安葬陳家庄新塋先數日破土知係遠年
舊穴有形迹而無棺族人及陰陽家皆以為不可用竊思
陰陽一理陽宅易姓而居陰宅當亦如之因跪卜靈前得
吉議乃定蓋此地離太平村十餘里在高岡之上後枕卜
山前有羅星水口先宗丞在籍時與閩中童先生所相
度也遷歿宜人穴汝淳及元聘孟氏愆配王氏附側作
汝淳行畧

五十四年己酉四十九歲

正月弟祝齡以降服子服闋會試中式授戶部主事

秋為姪汝瀾娶妻賈氏

五十五年庚戌五十歲

二月服闋

三月二十五日為母任太恭人七十壽辰親友致祝後

奉養京師

九月授江南道監察御史

十月為汝淵娶妻范氏

五十六年辛亥五十一歲

九月與邵二雲劉澄齋洪稚存張水屋遊潭柘宿戒壇水

屋繪圖有唱和詩

十二月具奏鄉試年考職之例應改歸鄉會試聞中選取以次年士子科鄉試年例不准條陳科場事也奉

硃批大學士九卿議奏旋議以考職注選人多暫行停止惟各館謄錄改歸鄉會試薦卷落卷內挑取奉
依議
旨

五十七年壬子五十二歲

四月因雨澤愆期現值禱祀奏立決人犯暫停題奏奉
旨着於齋戒日停止題奏欽此

七月近京增設飯斂五處余與給事中書敬同派蘆溝橋
飯斂任太淑人諷之曰汝職監察其何以使虛不虛糜
澤必下究與住宿興隆寺公事之餘手鈔菜根譚格言摘
錄十二經同函暇日輒遊西山諸勝併與弟祝齡捐柿園
地十五畝於戒壇奉先宗丞神主於戒壇寂心殿旁與
明性先生名圃鞞布同祀劉岸淮前輩刻石為記劍亭先
生作贊汝漆從學寺中併從書公學畫

從兄延齡來京師議修葺宗祠任太淑人以為舊祠太
隘力贊成之祠歸於公費出於一期年告竣又曰勤儉為

治家之本勤者敏於德義儉者淡於貨利汝曹識之母偕
勤以濟其貧借儉以節其吝

五十八年癸丑五十三歲

四月賑畢同書捐修興隆寺東禪房三楹有碑文紀事五
月回京有簡發道府之
旨總憲列名保薦以親老

具呈力辭

十月署街道廳事

與朱滄湄昆仲奈竹西朱砥齋諸公相會予覺還精舍聞
聞字之義有聞善則喜聞惡則懼聞於無聞是為聞聞等

語因以聞海為字又預吉祥會有惟吉祥兮止止寶晝夜
以行行之句 作金剛經條辨
竹西為余作踏雪訪梅小照相

五十九年甲寅五十四歲

五月卸銜道廳事題轉京畿道監察御史

六月姪汝瀾卒為作紀畧

八月監放豐益倉米

母任太淑人患病疾醫藥罔效延至九月二十六日見背
太淑人數十年來每夕焚香禮斗余兄弟敬問所禱曰吾

願天下太平人壽年豐耳卒之前三日語余兄弟曰頃恍
惚中覺魂從頂出云十一月扶柩回籍敬作 太淑人行
述病時適馬氏三女到股求代詳行述中

六十年乙卯五十五歲

四月奉 任太淑人靈柩與 先宗丞合葬陳家庄新塋
五月與李果亭司右湯及申之佑之兩弟有文湖之行作

文湖記

九月與李文石及申之訪縣山諸勝有詩紀事

嘉慶元年丙辰五十六歲

靈樞靈字應刪

五月廿七日似可刪

似可刪

村西俗名一隻靴相傳曹氏遠祖墳也與族叔世傑公等
公議立石作文紀事

得唐子畏祝枝山真蹟 又沈石田赤壁畫卷

冬月服闋至京

許字何氏女子歸

恭遇

覃恩本身妻室應得封典馳封旋兄延齡為中

憲大夫京畿道監察御史加二級嫂成氏為恭人

輓部二雲先生有品高徵士上書擬茂陵求學術經魚火
人師黃與劉之句

二年丁巳五十七歲

二月因食指日繁住屋不能容與弟祝齡分店

四月補湖廣道監察御史 充考繙譯外場監試官

校刻 先宗丞紫雲山房詩集并彙刻諸名公所作志傳

傅青主詩畫冊凡仙畫卷藏於家又宗榻聖教序五松圖

申之珍藏

九月充武會試監試官外場余在張字圍內場點名畢門
已就封有一生奔至余破格收入後其人採花及第安徽
人其姓名偶忘之矣 查徐龍友智會試二名殿試一甲三

一月以倉指日無屋不可容此第初斷折兵

似仍舊為好

三年戊午五十八歲

正月奉

命抽查大通橋五間漕糧公餘諸同人來會

有詩文紀事羅聘陳詩庭繪圖伊墨卿題曰平津雨汎

轉掌貴州道監察御史

九月汝淵中式順天鄉試

十一月為汝藻娶妻馬氏

四年己未五十九歲

正月封奏五件

留中

四月汝淵會試中式

殿試二甲改庶吉士是科三代

翰林者高郵王名引之秀水錢名昌齡翁覃溪先生作詩
紀事表軸藏于家併贈句云書倉世業傳詩話萊子新衣
續披言九月恭送
高宗純皇帝梓宮蒙
恩隨
帶加一級

同李衛多何蘭士及弟申之登盤山有詩

十月初八日巳時孫樹藩生二十四亥時樹竇生二十五
日辰^時樹本生

恭遇
覃恩本身妻室封典馳贈外祖任譽夫公為中
憲大夫掌貴州道監察御史加二級外祖母古為恭人汝

淵本身妻室封典馳贈外祖取順之公為文林郎翰林院庶吉士外祖母李為安人

五年庚申六十歲

奉命巡視東城有老父訟子不孝者杖其子而今老父旁觀察其有憐恤之意諭云以父訟子例有明條如果不孝即送刑部治罪老父再三懇寬諭以下次聽審至明日告以慈孝之道父子如初又同事密約搜拿舖戶屯積問以何據荅云吏實言之余曰此事必須確訪隔日乃息

孫樹松生

六年辛酉六十一歲

京察一等加一級五月奉

命督理街道廳事六月京

師大雨有增五城飯廠散樓流所棉衣之奏另

旨允

行

汝塗選後貢來京

是年弟祝齡充順天鄉試同考官

七年壬戌六十二歲

四月弟祝齡告假回籍送別詩有君今逐初志我尚滯京

華之句

五月轉戶科給事中

孫樹寶生

六月傷寒大病至八月方愈

其奏軍營事宜奉

旨原摺交還

九月奏請修理國子監南學奉

旨交總理工程處查

辦

為汝淳娶妻楊氏

十月同汝淵汝淦等到戒壇謁

先宗承祠附汝淳神主

於側以樹寶為之後

汝塗送馬氏女及外孫回汾

八年癸亥六十三歲

奉 命稽察南新倉

同法梧門郭可之朱野雲趙象卷謝鄉泉何蘭士張雨舟及子汝藻等出廣寧
門宿次樓村劉潛夫寓次日同遊上方山有詩紀事 又謁
戒壇 先祠船山野雲左田繪圖諸同人賦詩裱黃成冊
九年甲子六十四歲

二月 駕幸翰林院宴翰詹諸臣錫齡以曾任編修侍
宴聯句蒙 賜御製味餘書室詩文全集九家注杜詩

移門可詩字上俱應添姓

表裏文綺紙研等物硯仿八卦上有

御製銘謹印紙

張袞恭跋以志榮遇

作翠微山房說梧門蘭士作翠微山房試帖序梓行

十二月十九日坡公生日偕陳玉方法梧門周載軒李石

農諸先生集何氏方雪齋用集中李委吹笛詩分韻余拈

得載字下字二首併囑朱野雲馮坡公及山谷小像回憶

八歲已識公名今始辨香敬奉至立朝大節詩文炳煥彌

深嚮往考公年譜僅六十有六又加警惕云

是年為任畏齋軍門立傳並與載軒先生校刊二我草堂

遺詩

十年乙丑六十五歲

六月轉補吏科掌印給事中具奏匿名揭帖宜照例不辦
以省拖累奉 旨中飭 吏科專司月選官憑限自滿

臬以至佐貳對月畫憑起限又六月十二月兩次具題摘
叅本違限不及一月者免一月以上者叅奉 旨剗三

月以下者免三月以上者交部分別議處又每月註銷吏
部事件二十日為截缺之期

十一年丙寅六十六歲

玩易 玩字酌改

考 考列、字、考、考。

十數年來讀易至是始成周易集粹四冊與申南邨謝香

泉商訂康仲耕先生作序

具奏會典館謄錄與

寶錄館通融補用奉 旨

不可行欵此

十二年丁卯六十七歲

是年手鈔初盛中晚唐詩并序

八月充順天鄉試內薦監試官有與主考同考唱和詩

七月孫樹榮生十二日辰時

十月馬回店增置義田十畝同人公捐

十三年戊辰六十八歲

會試充至公堂監試官

四月廿四日孫樹楷生

五月十七日吏部郭可之查明文科掌印曹仍隨帶加一級紀錄十次十二年三月

實錄告成紀錄二次

又五月汝濬送媳馬氏回汾就應本省鄉試汝濬移住金井新堡作汾陽新堡主人銅章太平邨祖宅歸併弟申之作為本業

八月順天鄉試奉

命巡視棘牆

馮氏媳病故厝陳家庄塋十月汝藩率孫樹榮來京
與梁九山同年校正毛西河所刊大學古本證文作證文
序

閱大學中庸會萃諸家自注疏以下如崔氏溫知錄張氏
翼注任氏約旨取其愜心者著於篇十二月大學中庸成

孫樹坊生

十四年己巳六十九歲

正月元旦

萬壽恩詔加一級

本家公議汝塗歸宗

讀論語 張船山為作靜一覺逆圖像裱潢成軸

三月署巡視東城因馬林家被殺二命承緝正犯未獲罰俸一年銷紀錄二次又因失察史料二十日截缺之期發抄遲延罰俸三個月注於紀錄統算抵銷

四月聞馬氏女病歿有孝心自矢一載之中隨姑於泉壤苦節可貞卅年而近教子以辛勤之句併寄書馬親家宜請建兩世貞節坊以旌貞祀 馬氏女生於乾隆三十七年壬辰正月十四日卯時卒於嘉慶十四年己巳三月初三日午時五十三年正月歸馬名翔墀五十六年守節

六月讀論語畢題詩云明善復初學始真心心相印只求
仁知言知禮知君子位育中和萬古春

讀孟子

七月 先宗丞原搨墓志銘碑傳及戒壇記贊袞演成冊
又檢篋中所存 父師手澤及同人書札彙存成卷又檢

舊存楷書張演成冊 為汝藻續聘史名積珩之女

八月孫女許字介林張名清政次子 二十六日史氏

媳未歸 九月初十日子未丑初孫樹桐生 二十五

日汝塗送美印兩孫女未京 讀孟子畢 年來詳校

先宗丞文集今成定本付梓 又松筠菴楊忠愍公碑文
上石 又彰義門外三晉廟碑文因已剝落照前從新上
石 十月廿二日汝淦回汾 廿六日署巡視南城十一月
十七日卸任 讀詩經孔子刪詩卜商作序秦火後漢時
傳詩者有四家魯詩傳自申公齊詩傳自轅固韓詩傳
自韓嬰毛詩傳自毛亨自小毛公萇以毛詩作傳厥後
三家廢而毛詩獨存鄭康成因之作箋及唐而孔穎達
正義出至宋而朱子集傳成元明及 本朝纂述彌
備李安溪詩所大抵宗朱而不同者亦多如關雎則從

子貢詩傳以為后妃自作求賢於內也吳亦山詩傳以雅
頌得所為主而異論特出如周南則以為周公作召南則
以為召公作今雜取諸家未歸畫一姑守無邪之旨玩詞
審音以養心而已竊謂善觀詩者當推詩外之意如孔子
子思善論詩者當達詩中之理如子貢子夏善學詩者當
取一二言為立身之本如南容子路善引詩者不必分別
所作之人所採之詩如諸經所舉之詩可也十二月廿六日識
萬壽恩詔得本身及妻室
 誥軸並汝淵
 貽贈其
兄嫂
 誥軸附錄於後

奉

天承運

皇帝制曰職司獻納先資耳目之

官表裏銓衡九重省垣之任爾吏科掌印給事中加二級
曹錫齡丰稜砥節直亮抒謨黃門掌封駁之司朝常正色
白簡勵糾彈之氣察察承風茲以覃恩授爾為中憲大夫
錫之誥命於戲用酬納牘之誠賁茲章服尚副懸鞞之望
荷厥絲綸 制曰臣心恪慎著懋績於周行婦職修明
樹令儀於中壺爰頒慶典特荷榮褒爾吏科掌印給事中
加二級曹錫齡之妻耿氏茂族含芳名門作儷素風自矢
克敦圖史之型清節相規無改縞綦之度茲以覃恩贈爾

恭人於戲表從夫之大義翟蕝承恩沛逮下之深仁魚軒
被寵祇承休命用賁幽貞 制曰匡贊賴乎嘉猷特褒臣
節疏榮及乎繼室咸沐恩光爾吏科掌印給事中加二級
曹錫齡之繼妻馮氏幼嫻內則少習壺儀慶卜鳳皇叶和
鳴於初吉聲調琴瑟傳靜好於同心茲以覃恩封爾為恭
人於戲應地含貞允紹前徽而罔間從天沛澤尚揚淑問
於無窮

奉

天承運

皇帝制曰委贄策名榮既膺夫簪

紱克家績緒光必逮乎門閭爾曹汝淳乃刑部浙江司主

事加一級曹汝淵之胞兄道足持躬情殷訓弟經傳詩禮
青緹揚雁序之輝慶篤芝蘭丹綉煥龍章之麗芳徽允懋
新典宜頒茲以覃恩賜爾為奉直大夫刑部浙江司主
事加一級錫之誥命於戲被章服以增榮聿顯友恭之義
承絲綸而無忝彌彰善慶之風 制曰教佐義方內則
允彰夫懿範榮敷閨闈朝恩宜體乎私情爾孟氏乃刑部
浙江司主事加一級曹汝淵之嫂貞淑性成徽柔道協身
嫻姆訓聿儲卓犖之材志稟慈徽用行熾昌之緒丕昭淑
慎特賁絲綸茲以覃恩賜爾為宜人於戲龍章式煥令

禮軸

酌言應恭錄於族譜之前年譜中似亦入

節疏榮及乎繼室咸沐恩光爾吏科掌印給

是二級

曹錫齡之繼妻馮氏幼嫻內則少習壺儀慶卜鳳皇叶和

鳴於初吉聲調琴瑟傳靜好於同心茲以覃恩封爾為恭

人於戲應地含貞允紹前徽而罔間從天沛澤尚揚淑問

於無窮

奉

天承運

皇帝制曰委贄策名榮既膺夫簪

紱克家績緒光必逮乎門閭爾曹汝淳乃刑部浙江司主

事加一級曹汝淵之胞兄道足持躬情殷訓弟經傳許禮
青緇揚雁序之輝慶篤芝蘭丹絳煥龍章之麗芳徽允懋
新典宜頒茲以覃恩貶贈爾為奉直大夫刑部浙江司主
事加一級錫之詰命於戲被章服以增榮聿顯友恭之義
承絲綸而無忝彌彰善慶之風 制曰教佐義方內則
允彰夫懿範榮敷閨闈朝恩宜體乎私情爾孟氏乃刑部
浙江司主事加一級曹汝淵之嫂貞淑性成徽柔道協身
嫺姆訓聿儲卓犖之材志稟慈徽用行熾昌之緒丕昭淑
慎特賁絲綸茲以覃恩貶贈爾為宜人於戲龍章式煥令

儀著美於當時象服欽承名德益彰於奕葉 制曰教

佐義方內則允彰夫懿範榮敷閨闈朝恩宜體乎私情爾
王氏乃刑部浙江司主事加一級曹汝淵之繼嫂貞淑性
成徽柔道協身嫻姆訓聿儲卓犖之材志稟慈徽用衍熾
昌之緒丕昭淑慎特賁絲綸茲以覃恩貶贈爾為宜人於
戲龍章式煥令儀著美於當時象服欽承名德益彰於奕

葉

除夕詩云霜髻明朝是古稀三冬文史只毛詩就中常棣
猶堪詠蓼蓼者莪何處追

十五年庚午七十歲

正月元旦朝賀以瑞雪時晴奉

恩旨紀錄二次

二月具有請

旨一疏時有書吏王書常盜印冒領庫

項一案因思軍機處為樞務要地每日發交一廷寄全以

辦理軍機處印封為憑此項關防安放大內遇有鈐用

卦套始行請出應據實奏明請

旨敕下軍機大臣嗣

後請用印封不得假手供事應責成大臣督同章京在軍

機堂次第鈐用並專設號簿如一次用印若干套簿內註

明總數及遇發交

廷寄再將用過細數逐日登記初三

日具奏奉

旨交軍機大臣議奏初六日議照所請行

奉

旨依議欽此

本年係三載考績之期二月初九日同滿掌印給事中經
祿住宿吏垣封門查覈各衙冊一等添註稱職二等勤職
三等供職其有老病者休致十四日開門會同京畿道赴
吏部面議十八十九兩日吏部過堂二十三四五日吏部
帶領一等人員引見或問吏垣首重叅劾條奏余曰
昔魏敏果公云叅劾當論平日之賢否如素稱賢者偶有
微愆不必苛也條陳當計後日之利害如目前有利後日

有害不宜言也至京察賢否係各衙門所定今查其合例
與否矢以公慎而已

讀魏果公諱象樞年譜有夢 關帝語以吾道一貫孔子

曰一以貫之何也對曰大人有擴充推致工夫也 帝曰
赤子知能原是一貫按赤子知能誠也孔子之所謂一誠
而已矣中庸誠者即聖人之一誠之者即學者之忠本忠
而行之以恕忠恕做到純處即是一貫曾子悟一之無窮
欲為學者指其入手工夫以為在天為誠在聖人為一而
在學者則為忠因隨舉忠以釋之其兼及夫恕者恕即忠

之所形天人物我統貫於一誠無事之中而隨在皆有鳶飛
魚躍之趣亦若是而已矣此事淺言之則以一貫萬人人
易知深言之則擴充推致正須細心體會 敬果公又
夢 先師召入趨拜殿下復謁四賢旁坐者謂曰范祖禹
說你有好處你勉勵着按誠心所感幽明一理因憶乾隆
壬午 先宗承為翰林時傷寒病後語錫齡曰我病危時
覺神魂飄蕩忽至半天遇汝祖曰汝且回去從此漸痊清
虛之極覺耳邊有人告云欲知日後事看牆上便知余曰
知之反莫趣不願知也轉念終身結果何妨知之因開目

看末後一城城上豎旗有桂林桂宮字樣以為將來或作
廣西官也已而竟無證驗至嘉慶七年余亦傷寒大病午
後忽見亡兒汝淳來余驚問曰汝從何來荅曰從祖父在
文昌宮見父親名登仙錄特來探望余曰我病有救否荅
曰有須節飲食善自願養急虔禱 孚佑帝君余因如其
言翌日又來曰 文昌接見 孚佑帝君已有救矣因問
汝 祖在 文昌宮何為荅曰與明性先生同職上一層
寇萊公白香山等八坐其第八坐則虛位也問係何人荅
以不敢說再三究詰乃曰關係朱石君先生位也又問汝

在文昌宮何如荅曰兒不過寄生耳又問祠堂家祭來
否荅曰祖父神光一照兒則自來又憶乾隆丙午余視
學雲南科試迤西迴省城適得瘡疾綿延數月醫者術窮
忽夜半燈影朦朧見大士在旁與余所供吳道子永北廳
石刻觀音畫像相似笑而言曰汝篋笥吾已檢點勿慮也
又須臾傳呂純陽真人至謂余曰玉鞭當見還余恍惚探
牀中與之臨出門曰玉鞭入楚矣從此疾遂痊然玉鞭入
楚之語終不能解至京師遇扶乩者適真人至余即點叩
玉鞭事批曰到彼時即知至今莫明其所以然夫神怪聖

人所不語余蓄此心未敢告人因閱敏果公之事非妄語者故類誌之

三月三日為適馬氏女週年之期率汝淵等赴壽佛寺禮識為文以祭並作誌畧附後

誌畧云女幼聰穎讀書識大義先宗丞暨任太淑人皆鍾愛焉年十七適浙江杭州府同知介休馬名樞之孫名心繹之子翔墀隨任杭州年十九而翔墀歿女誓不欲生時姑范宜人已孀居數年多方勸慰之乃相與立志守節得堂上歡有子曰幹撫以成人乾隆五十九年余官御

史歸寧京邸侍吾母 任太淑人齋居一室顏曰修養一
心及 太淑人病痢醫藥罔效考終之前三日女潛割股
和藥以進家人皆不知是日 太淑人神氣頓爽語不孝
等曰吾魂已從頂門出今獲以望八之年從汝父於地下
夫後何恨惟三孫女青年苦節汝輩善視之女有小姑極
賢女請於余以妻叔弟汝藻壬戌余官戶科給事中女復
歸寧時余感傷寒自夏至秋方痊女殫心侍養備極勞瘁
十月歸介休余送至廣寧門外揮涕而別嗚呼孰意從此
竟成永訣耶前年春范宜人病念女情切因遣汝藻送媳

回涿省視未及半月而范宜人逝媳亦隨逝女經紀兩喪

心力交憊未一年而歿余輓句云孝心自矢一載之中隨

令弟中之神曰云風令漸庭悲柳絮雲法綿領長蘭枝

姑於泉壤苦節可貞廿年而近教子以辛勤嗚呼數十年

事姑撫子持家備嘗辛苦一旦偕亡豈不悲哉女生於乾

隆三十年壬辰正月十四日卯時卒於嘉慶十四年己巳

三月初三日午時年三十八以子幹主事職銜 誥封

宜人女一末字

祭文云嗚呼憶女之逝倏已周年汝母在病未敢告言汝
弟汝妹涕泣漣漣汝姪汝嫂含痛淒然下及婢僕皆頌汝

賢事姑撫子守節不遷到股盡孝誠格於天雖古關範何
多讓焉我為誌傳略究其端建坊立表卓卓可傳神通於
一程隔以千薦此樽俎魂其來旃尚饗

三月二十三日同李石農言畢雲王新齋及子汝淳謁戒壇
先祠數年^{以來}同人所作詩畫裝成二冊一存家中一留壇
並將紫雲山房詩文鈔三晉廟松筠菴石刻家傳等亦
各印搨一本藏壇泉雲^{即日}有作書冊中時戒壇方丈悟
照字臨遠外出代方丈者清月也

四月初八日同言畢雲及子汝藻等出廣寧門謁三晉廟

廟 關帝前獻額曰剛健輝光詩文鈔碑刻裝潢成冊
交住持祖月收存

十三日同李廉訪石農朱太僕習之諸同人出永定門馬四
店 關帝廟舉行掩骼之會紫雲山房詩文鈔家傳石
刻等交住持志朗收存

五月十七日謁松筠菴拜楊忠愍公生日 先宗丞詩文
鈔暨石刻裝潢成冊交住持際杲了塵收存

八月初八日奉 派鄉試巡牆余同經祿祥文吳光悅在
東邊分一更二更三更四更五更亮鐘與西邊四科道週

而復始十六日試畢十七日考宗室十八日出城

九月初六日為馮恭人週甲之期余亦年屆古稀兒輩延親友

作詩文舉雙慶五六兩日在浙紹鄉祠燕客余留寓靜坐

因成句云七十老翁何所求所求殊點易與天游却憐故舊殷

勤意未及身親話旅酬 陳伯恭宗丞贈句云傳經新著

老泉易舞綵載賡東哲詩陳玉方比部云十載從公似

飲醇忘年厚意豈前因 宗丞文集昭家刻 曾以家集見示

石蓋交賓筵壽主人 東坡題歐陽公會老堂詩有堂中延 聯坐

典型風益舊溫經記纂語還新相看七十光浮頰晚荊煌煌

酒百巡涂后山禮部長歌有神仙至術不可學者三念踪陰
陰與貪慾聖賢雖不講道引无妄无助即其的等語餘序
文許句另錄成冊

九月初十日順天鄉試放榜十二日翻譯鄉試仍與經錄果
良額吳光悅巡棘場十四日出城開山西鄉試題名
錄知姪汝洵中式周易集粹餘編成

十一月讀書經至年底虞夏書及洪範金縢集粹成
汝滄來京以拔貢生遵土方例捐教諭候選

十六年辛未七十一歲

正月至二月讀四書溫故不能知新良用自愧志於道一章
竊願終身誦之 正月廿日戌時孫樹樵生

校刊紀文達公詩文集內有題于名宗琰畫詩云不知偶爾
似 山山上一字模糊莫辨張船山以為何法悟門以為
秋字梁九山持以問余余曰必房字也蓋于氏墳在房山同
人一時稱快

阿兩齋先生乙未座師也棄世後家業艱苦大世兄垂危後
事全無所出二世兄來告哀余曰現有會同年公項與其宴會
莫若濟貧李衛多梁九山汪東序諸同人皆以為然乃公送

四十金喜同人之樂為善也故記之二月廿九日申時孫樹梓生

三月汝塗回汴姪汝洵來京會試余仍奉命巡視棘塙

廿六日姪汝洵會試報罷回汴

四月廿四日京師雨澤愆期

皇上親祭

天神壇余陪

祀因神祇門外車馬擁擠科道有稽查之責交部議處罰俸
三月以後皆由北街門步入

五月初六日

皇上御門有應侍班之講官詹事庶善未經到

班據實奏奉

旨知道了

五月初十日仍素服陪祀

天神壇求雨十七八九日連

丙 廿四日仍陪祀

天神壇謝降

五月廿七八九日續土方例掣籤奉

派赴吏部監掣

汝淦以拔貢捐教諭名次第五山西共七人

七月初七日卯時馮恭人身故為作行畧附家采中八月

遣子汝淵汝藻汝濤送柩回里十月十五日從先人之兆內

室宿三度外盤坐翼宿四度壬山丙向辛巳辛亥分經十二月

十五日滿等來京申之及滿等公議云棺槨之制聖人所定

不知古人葬法乃是掘地為坎是以槨周於棺土周於槨俗

平地用碑窆高地用土窆若用槨則穴須寬大寬大則不能

堅久自然之勢也。奠之次第男左女右若一男二女則男居中元
配左繼室右汾俗有兩陰不夾陽及兩陰不並穴之說尤屬不經
無足深辨。按奠之次序自以男東為是女之多寡以次而排
質之江西李名鴻賓云男東亦是但江西亦有男居中者且
穴已定將來亦不必改蓋兩陰一陽乃坎卦也坎得中和之氣
未為不可。

十七年壬申七十二歲

正月初一日朝賀以除夕瑞雪蒙

恩加一級有詩恭紀

二月初一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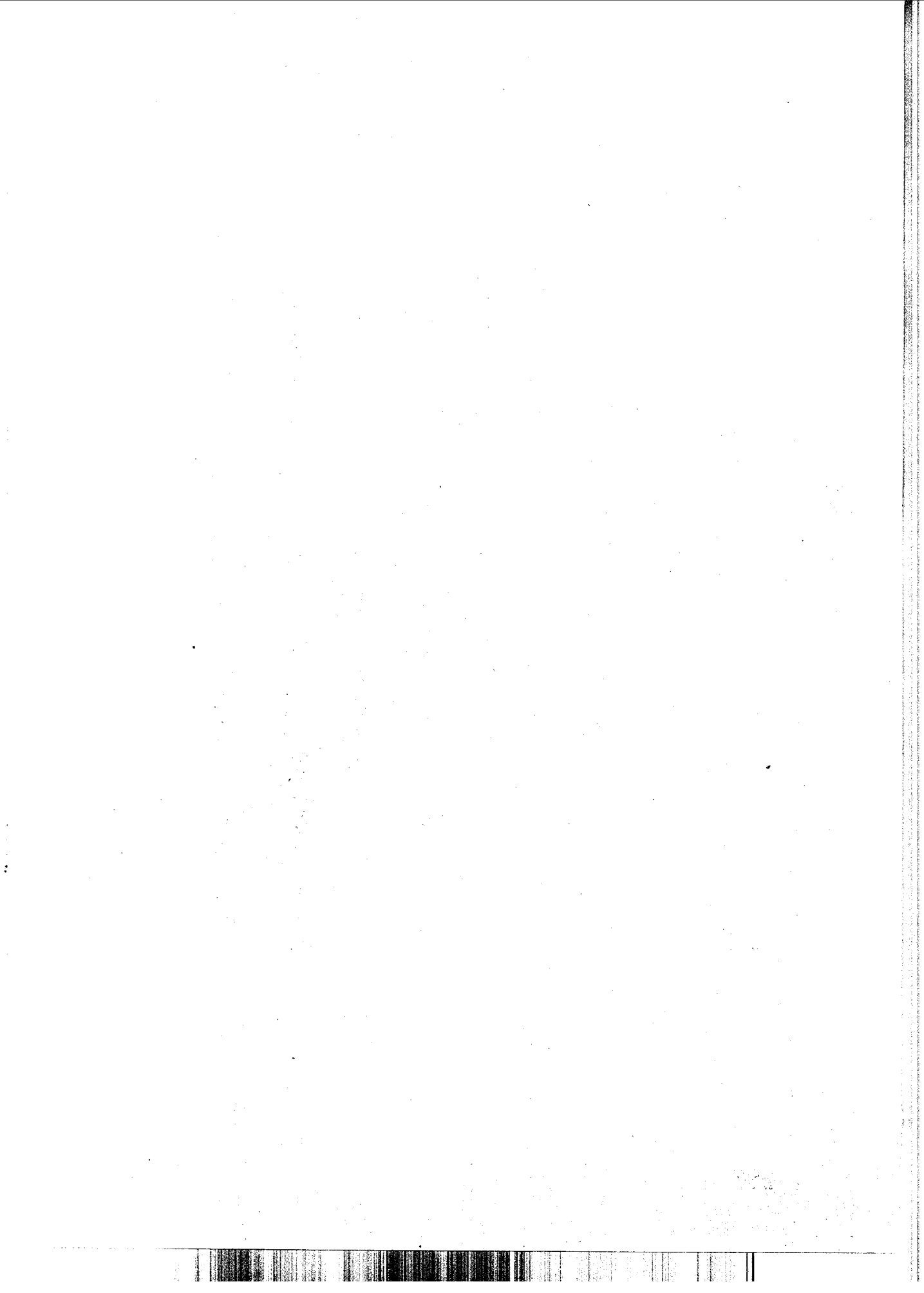
文華殿

經筵侍儀有詩恭紀

二十四日清明謁明李文正公東陽墓有詩并序

三月望日翠繳山房詩集編成有序

四月初一日翠繳山房文集編成有序



是齋公編年

乾隆七年壬戌三月二十三日辰時祖父生時曾祖耕硯公
年四十繼曾祖母趙恭人年三十九大伯祖紫瀾公年十
五二伯祖早朝公年四十四伯祖誦芬公年十一六伯祖
錫疇公年六歲俱係趙恭人出三伯祖梧軒公年十三五
伯祖升九公年九歲係曾庶祖母吳孺人出

八年癸亥吾祖父二歲三月趙恭人病血崩無乳僱乳母吾
祖父不食卽斷乳是以幼時多病

九年甲子吾祖父三歲聘居住青陽徽籍候補主政芝亭公

諱元鏘長女洪太孺人

十一年丙寅吾祖父五歲上學丁卯戊辰均從雲亭吳彩章先生己巳庚午從常州蔣陽谷先生辛未從瞿二如太姨公

十七年壬申吾祖父十一歲從瞿幼村四姑公卽二如公次子家事中落典歸洪氏曾祖父蘇州行醫

二十年乙亥吾祖父十四歲應試丙子就學青暘太外祖家從車去非先生是年大荒丁丑太外祖回徽先生同去吾祖父往蘇州金是齋太姑公家就學從瞿二如太姨公紫

十一月現耕公自甘肅回家補慶六十

二十七年壬午吾祖父二十一歲二月大姑母生癸未吾祖父二十二歲三月太伯父鄂堂公生曾祖母慶六十

二十九年甲申吾祖父二十三歲紫瀾公陞山西吉州正月升九公到家知紫瀾公辦理軍需倉庫俱有虧空於是硯耕公變產得四千金偕吾祖父送往甘肅山丹縣任所正月十八日自家起身浦口旱道由河南進潼關過陝省西安府至蘭州四月抵山丹計程五千餘里至署始知虧缺二萬餘金非杯水所能了事八月新任甘明府到任遷居

公館交代十分作難剔下號馬不少山丹有三驛七塘其
缺馬九十四匹五月吾祖父一人出口買補足額九月硯
耕公得黃膽病服藥罔效相勸回家不勝跋涉之勞又不
忍舍紫瀾公十月命吾祖父回家再措銀兩吾祖父領命
與陳啟周包程趕回將所剩田產典屋盡行變價又向各
親友家借貸得三千三百金吾祖父又將祖母首飾琬錫
疇公赴蘇當銀二百五十金以作路費

三十年乙酉吾祖父二十四歲正月初六日起身趕至山丹
巳二月二十七矣硯耕公臥床不起見吾祖父惟問曾祖

母及諸姑伯好否再無片言流淚數行而已此時吾祖父痛心疾首恨不能以身代百計醫禱終無一驗延至閏二月初六日長逝草草殯殮苦不忍言時公館用度全無遊擊柴公會借紫瀾公銀一千兩現奉督憲委在巴里坤牧牲紫瀾公囑吾祖父往口外去索彼時家丁星散惟陳啟周獨存六月初四日與陳啟周僱驢兩頭出嘉峪關過戈壁旱海渡黑水河二十六日而至巴里坤遍訪竟無一人知柴公下落後問至糧食店始知柴公牧牲並無一定之處有水草處即可安營草盡又遷別處近聞在烏魯木齊

境內到彼再訪便知下落與陳啟周又行十一日而至烏魯木齊一路無店夜宿車廠中吾祖父感受暑熱頭重神昏並無醫藥自問必爲異鄉之鬼陳啟周做來葱椒麵條一碗臭味難聞吾祖父以爲受暑發熱斷無吃麵之理陳啟周以爲非此不可不得已勉強食之須臾睡着明晨起來遍體清涼已霍然矣地土不同飲食各別真不解也隨即探問至馬納斯始與柴公會晤據稱知硯耕公仙逝五中如裂前差阿守備上省領口糧經費已囑其路過山丹畱下一千兩並有薄儀一函計此時已達令兄矣請速回

去吾祖父以爲此非推託毋庸再候阿守備回音竟空手
回覆紫瀾公大以爲不然非凡申飭吾祖父只得忍氣吞
聲而退不出十日阿守備送到柴公還項一千兩莫分五
十金紫瀾公始信柴公之言非謬吾祖父並未受人愚也
九月移眷進省紫瀾公交代未清扣畱在甘吾祖父一人
扶曾祖父硯耕公靈柩並帶眷屬至車道嶺遇地震山裂
房倒幾爲所壓盤纏短缺一路饑荒十月至浦口送柩至
常熟鷺山墳堂屋內擇於十二月安葬是年八月二伯父

禮園公生

三十一年丙戌吾祖父二十五歲奉會祖母命分舉丁亥紫
瀾公與陶姓結訟七月三伯父生

三十三年戊子吾祖父二十七歲大伯父聘王協祥公季女
王孺人已丑紫瀾公被譏革職所控陶姓銀一萬二千兩
入官庚寅二月十五日吾父湖鏡公生

三十六年辛卯吾祖父三十歲六月紫瀾公囑往徐州蕭縣
向徐解時索欠十月紫瀾公入都是年七月二姑母生庶
祖母王孺人出壬辰紫瀾公奉 旨給還原官卽選山

西大同府應州知州癸巳吾祖父三十二歲大病幾死百

日方痊

三十九年甲午吾祖父三十三歲五月至廣東潮州府回至江西蓮花廳一鴻杜公處十一月與象坤先生同回是年六月五叔父生

四十年乙未吾祖父三十四歲大房大伯雪堂公分發雲南六月初到家移眷同行曾祖母最愛長孫命吾祖父送伊家眷明知路遠不敢罔命卽於六月十九日起程由浙江坐江山船至常山過玉山換刁子船至江西省換官板船至萃邨過山羅溪換船名倒把子至湖南常德府換麻陽

船至貴州鎮遠府起早過貴州省城一路高山峻嶺道之
險阻苗之奇形難以筆狀九月二十四日抵雲南省城十
一月大伯委署新平縣在新平度歲丙申吾祖父三十五
歲二月下鄉盤社穀竟染瘴氣雖則醫好而常便膿血日
就瘦削大伯母錢孺人因吾祖父攙逐伊心腹家人張發
遞回原籍竟與吾祖父不睦飲食等等全不照應自己備
菜連油鹽作料一概不與在彼度日如年十月有奉
旨發回緬甸國稱官猛一名過境欽差并本省伴送大
員須備供應大伯請吾祖父上省探聽一路辦差章程只

得帶病而行至昆明武進揚公名奎係吾祖父之表弟其
叔香谷善醫請其調理三日而血止卽回新平送過差使
明年紫瀾公五十大伯欲專人至山西送禮趁此機會辭
別與趙國旺同行十二月二十四日自新平上省在馬龍
州過年

四十二年丁酉吾祖父三十六歲正月瀘州渡江由四川出
劍關過陝西從潼關過河入山西境是時紫瀾公署汾州
二府三月二十四日到張良鎮共行八十八日疲困已極
四月祝紫瀾公壽五月祝陶恭人壽滿擬秋涼可以騎款

段而回不意十七日夜紫瀾公親到房中云適有要事須
代我回南一走必得八月回晉我於九月可得府缺尙須
入都引見眷口須你照應你已出門三載母親懸望甚
切若選在北五省你又不得回家何不趁此一行其說甚
是有理只得冒暑包程而回事畢誦芬公要同至壽陽而
王家二祖姑丈又欲作伴遲至九月初一日起身十月初
九日到太原府紫瀾公已選福建建寧府知府束裝候吾
祖父已經數日到卽起身一路人口衆多車輛沈重甚覺
心苦十一月抵家

四十三年戊戌吾祖父三十七歲正月紫瀾公引

見回

家迎趙太恭人赴任二月起身過浙省撫軍王旦望糧道
陸允鎮首府邵齊然太姑公畱住遊西湖金沙灘花神廟
小方壺俱備戲雜耍六日方得動身至江山縣過仙霞嶺
三月初八日到建寧任四月府試六月調紫瀾公上省審
海洋盜案七月署福州府篆制軍發銀一萬八千兩交紫
瀾公張朝晉二人採辦貢物紫瀾公卽托吾祖父及謝老
七赴廣東自福州起身由興化漳州至廣州府住洋
市街九月辦齊十月到福州卽在建寧迎趙太恭人慶壽

其時紫瀾公署糧驛道篆趙太恭人與吾祖父住廟巷公館是年六叔父生

四十四年己亥吾祖父三十八歲就同安王公聘管理石潯六場鹽務二月到館禁止各場漏私清理各店積欠嚴拿私販公平出入於是鹽斤暢銷肩販悅服十一月上省祝趙太恭人壽鹽務託無錫王睽士先生代理十二月紫瀾公囑送南巡供應銀兩及陳設物件卽於十五日起程在龍遊過除夕

四十五年庚子吾祖父三十九歲正月初四日到浙省將銀

兩物件赴閩浙督憲行轅交納蔣公元區福公昌畱住三日
日上元到家二月中三月底連接紫瀾公信催吾祖父赴
閩因思同安鹽務現有代庖福州府署並無經手事件何
故催促之速或者趙太恭人欠安乏人侍奉卽於四月起
身五月初三日到閩進署見趙太恭人安坐中堂用飯方
始放心卽問太恭人有何要事連接公信太恭人云焦公
長發調任臺灣漳化聘爾過臺管總歲修一千元關書已
經送來所以追爾來閩到館焦公約同過臺灣吾祖父稟
恭太人云母親年高不忍遠離膝下現有石潯館鹽可以

養家何必多此一舉正說着紫瀾公回署云焦公相候已久可往閩縣一會吾祖父告以不願過臺之故紫瀾公云同安王公要填大計無可挽回石潯館地已屬無着我亦不久調臺你自然與我同去現代焦公挪銀二萬餘金你不過去此項銀兩如何能來必須你先過去爲我打算吾祖父只得應允於六月初八日拜辭趙太恭人就道趙太恭人曰臺灣錢臺灣用爾切不可如此再拜受訓所以在臺灣五年不敢狹邪六月十五日到廈門是時王子亮在大關張朝進爲防廳不在廳內聽戲卽在關上飲酒代管

同安館事之王驥士等又來送行是以渡臺頗不寂寞一日進署見張公有憂容問有何心事伊云前日營兵拿獲鴉片四擔要詐洋一千元未遂其慾已經通稟制憲若辦起來失察須降二級調用昨已有信至省未識能脫然否吾祖父回寓想起在關上曾見則例內有鴉片每擔稅銀二錢四分似非禁物卽着陳元到關取則例查看果載入藥材類中明日去見張公問營兵搶烟去否彼云未曾有烟僅拿鴉片吾祖云無足慮也鴉片非違禁之物現有則例可憑如紙牌犯禁紙不犯禁色子犯禁象牙牛骨不犯

禁也照此一稟可以瓦解張公深以爲然一稟之後營員
大受申飭而張公脫然無累深爲悅服送煙壺表等稍畱
一二色餘皆璧還七月十三日上船開駕十五日在黑水
洋萬里無雲清光一片風恬浪靜洋面如鏡視水色如墨
水取起如慧泉舟人曰此處無底若取水一桶潑入白海
中則萬點火光所謂陰極陽生也驗之果然十六日過澎
湖十七日早見天際烏雲一抹舟人曰此臺灣山也未幾
鹿耳門在望矣下午入城住漳化館內二十日下漳化縣
派司倉總並鹿仔港口務

四十六年辛丑吾祖父四十歲八月巡臺御史戶科掌印給事中塞岱刑科掌印給事中雷輪請吾祖父辦銀錢一切卽辭焦公上府進察院署十二月紫瀾公調任臺灣十六日接印是年娶大伯母

四十七年壬寅吾祖父四十一歲管理六場鹽務兼辦巡臺御史署中事理二月紫瀾公署臺澎兵備道印三月巡臺御史回京覆命吾祖父回臺灣府署管理鹽務八月漳泉械鬪紫瀾公與金鎮臺帶兵下漳化縣吾祖父同往至諸羅縣之斗六門見百姓扶老攜幼紛紛逃竄到虎尾溪

邊遙望漳化烽烟四起喊殺連天號哭之聲慘不忍聞溪
澗里許水從內山冲出又無渡船男女涉溪者多半冲入
大海紫瀾公見此光景對吾祖父云此去過溪凶多吉少
我有守土之責自然前去適有不測 國家自有卹典眷
口須你照應何必冒險同行吾祖父云我在漳化倉上二
年頭家里長認識者多此番爲首之人如有相熟者可以
代爲傳諭較差衙役似覺有益生死有命到此要緊地步
斷不願舍兄而回於是相伴過溪先到漳莊見人數萬竹
鎗如林頭人林笑等帶衆跪迎哭訴泉人將漳莊二十三

所焚燒男婦大小數千名口目今併莊在此與泉人勢不
兩立遞呈百十餘紙指名告泉人諭以光天化日之下須
守國法不許糊爲本府自去曉諭泉人不許滋事殺人者
死自然拿爲首泉人正法示衆爾等亦不許出莊再鬥俟
本府曉諭遍了再來集各莊頭人於公所諭話取具不敢
再出莊滋事甘結然後再到泉莊泉莊頭人楊震文等哭
訴曉諭如前取結附卷五日而曉諭週遍將兩造頭人傳
至鹿仔港賞以酒食令其講和彼此罷鬥令其將首惡送
案各莊共呈出十三名卽請 王命梟首示衆民已安

業不料臬司楊廷華過臺與紫瀾公素來不睦一到卽要
借洋銀萬元業經措送後紫瀾公與成履泰酒後失言履
泰往訴楊廷華卽將借項會票發還從此吹毛求疵竟干
大咎十二月奉 旨革職拿交刑部治罪

國十八年癸卯吾祖父四十二歲二月紫瀾公解京畱吾祖
父在臺辦理交代送至鹿耳門而返孑然一身並無僕從
是時淒慘難以言狀其缺倉穀七萬餘石家內寄到番蚨
二萬元銀六千兩趙太恭人八旬大慶不能回家望家遙
祝淚落而已十二月將庫項算清取結束裝爲西渡計是

年誦芬公作古

四十九年甲辰吾祖父四十三歲正月初四日領批過臺至
澎湖遇暴風許願得安初八日抵廈門敬戲還願到省中
適江浙辦南巡差路上難走由邵武五福杉關從江西建
昌撫州出大姑塘關安慶長江到家不料趙太恭人於今
年正月二十八日仙逝痛哭成服百日後同二伯父進京
省視紫瀾公告訴交代之難費盡心力紫瀾公不獎一語
反有許多怪話忍氣吞聲不敢強辯同居刑部獄中悲風
細雨之淒涼提鈴喝號之慘聽吾祖父伴紫瀾公兩月八

月間開封張公遣人來請吾祖父幫辦睢州引河卽往汴
京紫瀾公本欲囑吾祖父赴豫向張朝縉借銀九月到開
封見張公云我曾收令兄番餅萬元還過紋銀萬兩今滿
擬也借銀一萬與令兄無奈一時不能如願業經付過三
千兩亦不爲薄情不料令兄在我家人面前將我痛罵是
何道理借令兄銀者非我一人何人還過分文有如我者
不可多得何太不相量也待引河挑畢我當措銀送回京
寓於是在工徹夜不睡三十日而引河告竣十一月回開
封府署送吾祖父脩金一百二十兩送紫瀾公銀又四百

兩並云日後有銀再送總要有一萬之數正在起身之際
紫瀾公有信來催促回京一到即囑帶五伯母回南十二
月二十日到家

五十年乙巳吾祖父四十四歲大旱運河亦斷學臺起旱考
蘇松十月娶二伯母六叔去世

五十一年丙午吾祖父四十五歲三月大姑母出閣年伯虔
公禮寶督理九江關吾祖父與早朝公在山西曾經其事
同去相投正在需人吾祖父派司大關早朝公派司大姑
塘不十日陞山西臬臺館散回家

五十二年丁未吾祖父四十六歲舊居停雷公授湖州府邀
辦刑錢稿總兼硃墨事件是年正月文虎大哥生

五十三年戊申吾祖父四十七歲仍館湖州府冬間烏程收
漕己酉仍館湖州府十月歸安收漕大姑丈羽宜公去世
庚戌仍在湖州七月往吉安代德公名英辦交代辛亥吾
祖父五十歲仍在湖州府東家卓異進京在烏程收漕王
子仍在湖州雷公墓中是年春帆三哥生

五十八年癸丑吾祖父五十二歲三月紫瀾公仙逝率秋圃
三伯西翰五伯進京六月到京將眷口所住之屋變價清

理賬目僱船由水路扶柩並帶同家眷回南王儕嶠先生
贈吾祖父詩云鵲鶴原上草同根淚洒西堂夢有痕賣屋
買舟存弱弟更無人謁翟公門蓋有感而言也七月起身
九月到家十月烏程陳公聘請收漕四川鄧公辦理倉總
衆糧戶反倉斃役七命吾祖父派司頭厥幾乎不免撫藩
俱到湖州釀成大案刁民蔡七柳棟等梟示七名充軍流
徒三十餘名陳公畱辦兌糧并聘定明年管理烏程稿總
五十九年甲寅吾祖父五十三歲陳公被議仍館湖州府雷
公幕中雷公卓異進京德清張公名士楹聘請是年吾母

親來歸

六十年乙卯就李公名賡耘聘仍在德清嘉慶元年丙辰在家王東田先生作古丁巳在家雲川大伯祖去世

三年戊午吾祖父五十七歲八月送少峰叔父南京鄉試場後渡江往河南到亳州爲黃河水困幾乎不免路被斷由劉家口過乾黃河車從河底走過曹單至舊考城蘭陽再過河到汴梁又至清化鎮不得意而返九月太外祖去世守仁四哥與燕俱於是年十一月生

四年己未吾祖父五十八歲與洪亞占舅祖結訟因借去本

元銀一千兩本利全無並有許多言語以致成訟親友議還錢五百千文說明後仍分文未付無言可託避至廣西而舅祖率領三女一子一媳一孫使女三名工人一名來家坐吵四十餘日息訟方休親友議還三百千文而已

五年庚申吾祖父五十九歲是年娶五嬪母辛酉吾祖父六十歲同振坤五太叔祖入都八月就鄆城縣聘

此曾祖是齋公紀年一冊乃雲槎先伯父所述第至嘉慶辛酉六十歲而止此後無載公歿於嘉慶二十五年庚辰七月二十日未時享壽七十有九自六十三歲出

東歸家杜門不出種竹栽花怡情適性間與二三知交
焚香品茗賦詩飲酒涵養天真者十六年絕足不入公
庭絕口不言外事恂恂然訥訥然若一無所長者蓋仁
厚溫和孟子所云性本善也夫公一生足迹幾遍天下
歷就當道聘辦刑名錢穀者四十餘年舉凡人情變幻
當世利弊何一不洞悉於胸憶家居時緊鄰章姓慶豐
典失慎住宅亦延燒數間邑中之虎視眈眈者絡繹於
門多慙慙公進稟於縣已可爲賠屋地人可爲賠物地
實爲兩便公堅執不允不意章姓思欲少賠銀兩反以

公宅起火延及伊典捏公名稟報邑尊於是人俱為公不平勸公自明誣捏摘釋公亦不承至有叙明起火原委寫好稟揭欲公僉押即代送進公堅不允許甚至被人唾罵指打公不得已避入戚家十餘日不出

宗振自

幼習聞祖父述公軼事甚夥略述一端以誌盛德以勗

後人庚子八月出嗣曾孫

宗振謹誌

自經粵匪之亂紫瀾公弟兄以及大年公所有壽序傳誌文詩蕩然無存故附刻此編於譜庶後人可畧知各

公之端倪焉

宗振又誌



二十一年七月攝者攝影

二龔先生墓在餘姚鳳亭鄉虞公祠側載
 餘姚縣志卷十五古蹟門築於嘉慶六年
 非經神學海四字則紀曉嵐氏所題也

此書自永樂大典中錄出，不若撰人姓氏，蓋宗
 清民所著述也。中間有與程史相同者，只為
 鈔撮而致，抑各紀不同，其紀史稱述者，為
 之凶險，有步於程家紀載之，亦有當時東南
 老病心程稱述者，經者深矣。辛丑夏，勉美
 別本，永善因留之，辛丑年病初起，校閱一過。
 此字不與盡已，係本別本，正之。通記。

二雲先生跋鈔本東南紀聞遺墨

攝自江蘇省立國學圖書館

二雲先生跋鈔本五代春秋選舉
攝自江蘇省立國學圖書館

五代集供卷十

丁亥冬十一月初九日黃守純得馮已翁

印口揮東海三下錄完

林宗上

薛氏五代史敘事詳核而帝紀未究沈頌尹師魯
五代集私志謹嚴歎此亦能開仿也瑞者
多沈其太簡然於十國雖廢大事亦看視歐陽

史之不載於他者為得史法者傳寫多脫誤

杜以文以諸石君抄本見示因取價格考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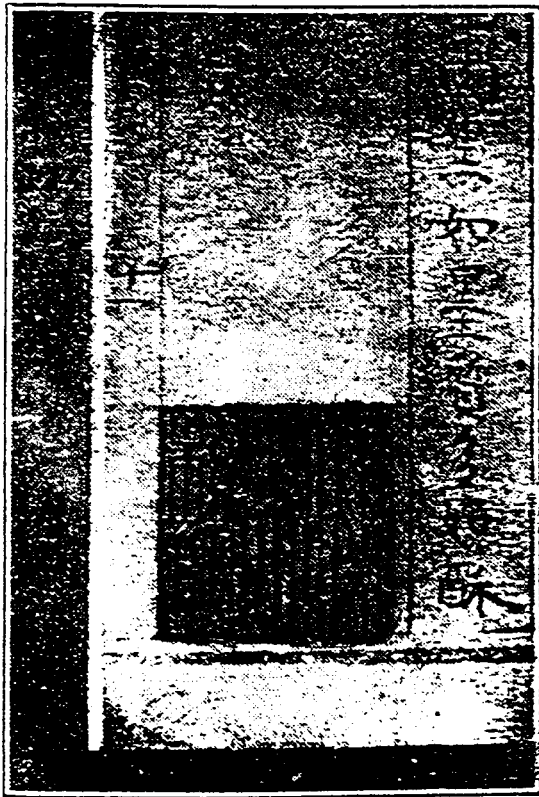
物率對勘余以楊時既具年為檢已四十一字

張類伯頭漢谷作舉薛歐三史存有異同

今仍其舊云郊野滿識

乾隆壬子項從知不意漸以因失其後字蓋

二雲先生校書印記攝自江蘇省立國學圖書館



目錄

頁數

乾隆八年

公曆一七四三

先生生

三

九年

一七四四

二歲

三四

十一年

一七四六

四歲

四

十二年

一七四七

五歲

四

十四年

一七四九

七歲

四五

十六年

一七五一

九歲

五

十八年

一七五三

十一歲

五八

十九年

一七五四

十二歲

八九

二十二年

一七五七

十五歲

九一〇

二十四年

一七五九

十七歲

一〇

| | | | |
|------|------|------|------|
| 三十年 | 一七六五 | 二十三歲 | 一〇一一 |
| 三十一年 | 一七六六 | 二十四歲 | 一一一三 |
| 三十二年 | 一七六七 | 二十五歲 | 一二一五 |
| 三十三年 | 一七六八 | 二十六歲 | 一三一七 |
| 三十四年 | 一七六九 | 二十七歲 | 一四一七 |
| 三十五年 | 一七七〇 | 二十八歲 | 一七 |
| 三十六年 | 一七七二 | 二十九歲 | 一七一 |
| 三十七年 | 一七七三 | 三十歲 | 二一一 |
| 三十八年 | 一七七四 | 三十一歲 | 二二一 |
| 三十九年 | 一七七五 | 三十二歲 | 二三一 |
| 四十年 | 一七七六 | 三十三歲 | 二四一 |
| 四十一年 | 一七七七 | 三十四歲 | 二五一 |
| 四十二年 | 一七七八 | 三十五歲 | 二六一 |

| | | | |
|------|------|------|-------|
| 四十四年 | 一七七八 | 三十六歲 | 五六—五九 |
| 四十四年 | 一七七九 | 三十七歲 | 六〇 |
| 四十五年 | 一七八〇 | 三十八歲 | 六〇—六一 |
| 四十六年 | 一七八一 | 三十九歲 | 六一 |
| 四十七年 | 一七八二 | 四十歲 | 六一 |
| 四十八年 | 一七八三 | 四十一歲 | 六一—六六 |
| 四十九年 | 一七八四 | 四十二歲 | 六六—七一 |
| 五十年 | 一七八五 | 四十三歲 | 七一—八三 |
| 五十一年 | 一七八六 | 四十四歲 | 八三—八八 |
| 五十二年 | 一七八七 | 四十五歲 | 八八—九二 |
| 五十三年 | 一七八八 | 四十六歲 | 九二—九四 |
| 五十四年 | 一七八九 | 四十七歲 | 九四—九五 |

| | | | |
|------|------|------|----------|
| 五十五年 | 一七九〇 | 四十八歲 | 九五—一〇七 |
| 五十六年 | 一七九一 | 四十九歲 | 一〇七—一二五 |
| 五十七年 | 一七九二 | 五十歲 | 一二五—一二〇 |
| 五十八年 | 一七九三 | 五十一歲 | 一二〇—一二一 |
| 嘉慶元年 | 一七九六 | 五十四歲 | 一二一—一二三四 |

自序

鄉前輩朱久香先生蘭曾撰邵二雲先生年譜四卷，今其稿已無存者。

二雲先生經經緯史，習聞陽明南雷蕺山三先生之緒論，家藏宋元遺書甚富，數百年浙東文獻萃於一身。章實齋氏知之最深，故當先生之歿，太息語人口，「自斯人不祿，浙東之文獻盡矣！」然自先生之歿，去今僅百餘年，而其姓名事蹟，乃不爲學術界所熟聞，其著述亦幾與浙東文獻同歸漸沒。使章氏而在，其太息又何如也。雲眉惜朱譜之不傳，懼鄉獻之莫徵，爰採諸家文集筆記所載與先生有關涉者，分年繫綴，輯爲是譜，不能分年者，則別其性質，依類附載。雖爲例駁雜不純，而補苴之難，畧有可言。

先生著述散佚，除爾雅正義外，惟遺詩文鈔及札記等二三種，而文鈔又不載書牘贈序之文，僅有贈張義年汪碑祖兩序。無以見先生學術思想之所寄，友好遊從之蹤

跡，此一難也。

先生廻翔清署二十餘年，不以升降得失撓其夢寐，雖久居輦轂之下，而聲華闇淡，無顯顯矯激可喜之行，足以聳動耳目，播爲逸事，此二難也。

先生居鄉時短，鄉之士夫，罕接風采，故梓桑口耳之傳，但誇仕宦衣錦之焜耀，不誦在官力學之清芬，此三難也。

先生子秉衡秉華，猶能勉續家學，並樹令譽，後此則舊家喬木，漸就蕭疎，手澤俱供覆瓿，遺裔淪爲微業，廬舍猶是，咨詢無由，此四難也。

取材之途旣隘，裁削之功斯寡，故是譜之輯，舉凡先生所作所言，及朋儕之書牘贈詩，不擇長篇短語，但可資先生學術之闡發，存先生行誼之梗概者，往往連類而錄，靳於割愛，此則冗複瑣碎之病所由難免也。

蓋區區之意，惟期拾吉光之殘羽，彙爲一編，俾學術界對此聲華銷歇之大師，畧能髣髴於百餘年前而接其馨歎，譜例之謹嚴，所未遑顧。著述浮沉，良不可知，日月逝

於上，他時欲於塵封蠹蝕之中，尋此若隱若現之墜業，吾知其難又不啻倍蓰矣。國中鴻達，進而教之，爲之增所未備，俾他時得據以刪定，則又區區之所切望者。中華民國二十一年六月餘姚黃雲眉。

是譜本由研究所與商務印書館訂約於去年年內出版，不意該館遭一二八之變，是譜原稿與之同成灰燼。茲經雲眉搜覓篋中殘紙，重加排印，悉心釐正。復隨時增采資料，充實內容。是以濡滯周歲，始克付印。又先生墓影及書跋手蹟等，皆爲原稿所無，別製版卷首，以申景仰。

二十一年七月雲眉附識。

邵二雲先生年譜

黃雲眉編

先生姓邵氏，名晉涵，字與桐，一字二雲。浙江餘姚人。以禹貢三江，其南江從餘姚入海，遂自號南江。

高祖琳，明進士，官山西洪洞知縣。

曾祖炳，縣學生。

曾祖母張氏。

祖向榮，字東葵，號餘山。康熙壬辰進士。以書劣覆試被黜。由中書改授定海縣教諭。晚補鎮海縣教諭。

祖母陳氏、蔣氏。

叔祖坡，字兼山，號良菴。康熙壬午舉人。以辛卯解元查某文出於坡，牽連除名。康熙六十一年被召入京，旋罷歸。

父佳銳，字藉安，號洽南。增廣生。自幼爲祖母張所鍾愛。比就傅，不程以所業。少長，會季父坡自京師歸，教里中，試之文，振筆立就，家人咸訝其何遽能是。自是從季父學，學日進。繼隨教諭君於鎮海，鎮海之士咸推服焉。其文不隨俗好，識者以爲在明江右五家中，與章羅酷相似。中年以後，獨喜讀易，博覽衆說，期於自得。見盧

文昭封儒林郎翰林院編修邵君墓誌銘及錢大昕贈邵洽南序。

母袁氏。慈谿縣學生蘇升女。歸藉安先生時，家故寒素，藉安先生甚嗜書，嘗得春秋國語古刻本，費無所償，夫人爲脫簪珥售之。尤喜聞洛誦聲，當人事稍閒，一釘夜圍，藉安先生擁書端坐，諸子弟前後挾策，問難質疑，藉安先生各爲指畫陳說，夫人亦欣然領會，自謂不能盡解，正如不善飲者得酒意耳。夫人外祖呂章成，明魯王時官待詔，嘗錯綜梁周興嗣千字文，紀明一代事實訓初學。夫人幼受章句

於母氏，益以家學聞見，故頗熟於明史。見章學誠邵室袁孺人墓志銘。又藉安先生以隨侍教諭君，往返明越間。事無大小，悉聽夫人區畫。故教諭君嘗曰：「吾居蛟門久，家中歲時蒸嘗祭祀，賓客親故，往還問遺，無憂或失墜者，賴有四孀子耳。」見

張義年邵母袁太夫人六十壽序。

乾隆八年癸亥公歷一七四三先生生

是年，戴震二十歲，錢大昕十六歲，朱筠十五歲，汪輝祖十四歲，周永年十四歲，章學誠六歲，同里張義年七歲。

乾隆九年甲子一七四四先生二歲

四月先生叔祖坡卒。年六十有九。

方苞盛稱坡文爲金陳而後，未見其偶。坡以查某事被繫，時苞亦在獄，相見則大喜曰：「我識君久，今之見何晚也！在獄中，又何奇也！」對酒誦坡文。又詢近作，奏

一篇，輒浮一白。又縱論古今成敗得失，爲性命交。坡前後主叢山書院，多所獎進。所著有稽古錄五十卷，詩文稿若干卷，並焚失。見張義年嗽蔗集邵坡傳。

乾隆十一年丙寅 一七四六 先生四歲

是年，洪亮吉生。

乾隆十二年丁卯 一七四七 先生五歲

先生生有異稟，左目微眇，而獨善讀書，數行俱下。爲祖教諭君所鍾愛，親課讀於鎮海學署。四五歲即知六義四聲，稍長，益涉獵博聞強識，見者驚猶鬼神。見章學

誠邵與桐別傳洪亮吉邵學士家傳錢大昕邵君墓誌銘

乾隆十四年己巳 一七四九 先生七歲

代父藉安先生賦贈人續婚排律五十韻。同里朱文治詩云：

隻眼觀書喜獨明，先生智慧自天生。七齡早已工長律，花燭詞成老輩驚。繞竹

山房詩稿卷十一邵丈二雲學士江南詩鈔題詞注

乾隆十六年辛未一七五一先生九歲

鎮海大饑，教諭君率諸生爲粥於路，自冬初至春末，全活無算。紹興府志。

乾隆十八年癸酉一七五三先生十一歲

是年，教諭君以老告歸。

教諭君以講學爲事，所至輒履滿戶外。嘗立學規四條：曰立志，曰誦經，曰考史，曰敦倫。

論立志曰：

人性同而志殊焉，志富貴則歸於富貴矣，志孝弟則歸於孝弟矣，豈視孝弟不若富貴哉，由於弗辨也。志既辨，在於立，立之在於誠。

論誦經曰：

學者始於誦經，蘭陵之訓也。古者三十而五經立，今有白首而不通一經者矣。窮經致用，必旁推諸經而能通一經。名物象數，至理存焉，孔賈鄭王之學，不可不尋繹也。

論考史曰：

史學熟則名臣出，先正之論也。考之不精，則靜修所謂無邊受屈者，恐不在載筆而在論世者矣。考證異同，參稽身世，方可持論。三史言制度尤詳，更宜精覈。
論敦倫曰：

三代之學，皆以明人倫。良知良能，具於赤子，物引而遷，遂亡本體。誦經式訓，考史爲鑑，皆不外乎盡倫。特恐悠悠忽忽，其志不立耳。

至是年已八十，定海鎮海二邑之士，尙有裹糧來受業者。

按此據邵氏宗譜邵大業撰傳。然大業兼受堂集卷十四族兄外翰餘山公徵君良菴公合傳則云生平以講學爲事，嘗立學規四條，曰存誠，曰敦倫，曰立品，曰精業。論存誠曰：『誠者聖人之本，先儒所謂主靜不越一敬，主敬乃所以明誠。學者果能從爲己之心，鞭辟近裏，靜存動察，息息無妄，庶幾此心一太極矣。』論敦倫曰：『學以明倫，首重孝弟，如築室有基，植苗有根。學者根基不立，覩然人面，坐擁書史，豈不內媿。』論立品曰：『約之以禮，名講學之地爲證人社，言如此爲人，不如此爲獸。畏之慎之！』論精業曰：『先儒說，是徹上徹下工夫。循規蹈矩，檢束身心，絕不向分外希望，自然情慢不生。』論存誠曰：『先儒說心喜，自覺宿習未除，此等痼疾，惟真實用功無間，始能推勘。』論立品曰：『先儒說書，分經史古文：按月以課，三年可一週。無因循，無凌雜，虛心涵泳，熟讀精思，下筆自然法不掩才，昌黎所謂沉潛醞郁，含英咀華者此也。』標目既異，文字亦殊，豈大業留稿時自爲改作歟？

是年，先生從族兄陞陞受經。先生自云：

晉涵與先生比屋以居，年十四五，以多病漸習些情，夜過半，聞先生誦授聲，琅然徹戶牖，亦知力疾強起，執卷就鑿。

據邵氏宗譜先生撰愈太安人家傳。按陞，字景載。丙子舉人。瑛父。長於經學。如釋周禮樂師舞，引春秋初獻六羽，駁鄭注宗廟以人之說。據學記三王祭川，先河後海，公羊傳三望祭泰山河海，駁大宗伯賈疏禮無祭海之說。據周禮夏官羊人凡蠶積共其羊牲，牛人無其文，證孟子蠶鐘本用羊不用牛之義。貫串而折其中，其大略也。見朱珪知足齋文集卷四封儒林郎邵翁墓誌銘。

先生有兄履涵，甚愛先生。嘗冬寒讀書，先生體弱，夜中手足皆僵，履涵引先生就爨蘇沸水，煮乾補，舖先生，令先生溫，促就寢。維有高等聞居士集卷六餘姚邵伯子墓表

乾隆十九年甲戌一七五四先生十二歲

先生時有神童之目。會縣試，知縣李化楠呼至案前，命背五經，一字不失。復試以詩，有「小鳥解依人」句，語本說文。化楠深器之，謂藉安先生曰：「此君家千里駒也。」按謝實書姚江詩錄引兩詩話。

乾隆二十二年丁丑二七五七先生十五歲

是年，教諭君卒。年八十有四。定鎮二邑之士，匍匐來弔者相望；其不得來者，則相聚而哭於社。教諭君臨卒，但勉其子敦本力學，不及他事。所著有冬餘經說十卷，四書章句偶融三十卷，冬餘筆記八卷，冬餘文畧六卷，詩略四卷。

按邵大業撰傳。按紹興府志冬餘經說作十二卷。冬餘文畧作四卷。

教諭君嘗從從兄念魯先生廷采問古文法及念魯先生卒，嘆曰：

紹興自文成講學傳授，矩矱代有。四明所在多遺獻。若張岱呂章成，撰著卓然。先生實兼承其業。自先生歿，而紹興之師法與史學絕矣。簡河文鈔邵念魯先生墓

表

先生實能承念魯先生之業者，惜是時教諭君猶未能知之耳。

乾隆二十四年己卯一七五九先生十七歲

補縣學附生。屢試優等食餼。邵學士家傳

乾隆三十年乙酉一七六五先生二十三歲

鄉試中式。時正考官爲祭酒曹秀先，副考官爲少詹錢大昕。入闈後，秀先忽病，
臥床一月，校閱之事，皆大昕一人任之。見錢大昕竹汀居士年譜。大昕斷取奇士不
爲俗學者。先生名在第四，五策博洽冠場，謂非老宿不辦。及先生往謁，年裁逾冠，
叩其學，淵乎不竭。大昕拊掌曰：「不負此行矣！」錢大昕邵君墓誌銘

黃崇蘭朝貢舉考畧·乙酉科浙江鄉試：試題·其事上也二句·吾學周禮·大而化之之

謂神，八月其獲得登字。解元陸飛。

是年，章學誠已三至京師，應順天鄉試不中。胡適章實齋先生年譜

乾隆二十一年丙戌一七六六先生二十四歲

是年，與張羲年同遊京師。羲年以三十自序示先生，先生書其後云：

非徒濫雅，乃別見孝弟之性。南豐所以高出諸家者，以其經術深也。天傭諸子，不求諸經術而求諸權邀，失之遠矣。作者留心治經，能不爲靡麗所惑，後山一瓣香，庶可以有託也。見噉蔗集。

先生又有序贈羲年，中有云：

嘗與朋儕縱飲吳山酒樓，既醉皆引去，獨拉余共宿道院。時方夜雨將半，篝燈呼余起，命背誦國風，句櫛而字比之，以求其音義，復相與論其大旨，雜舉諸說異同，而出其槎觸者以參證，要主於從容尋繹，使自得之而後安。兩人擁被對

談，達曙乃止，其異時講他經亦然。南江文鈔卷四

義年長先生六歲，自少即以學相淬厲，故序言如此。

是時先生兄履涵已前卒。年僅二十有八。義年序其遺稿云：

君父母年皆五十餘，斑白盈頭而哭子。其弟與桐篤于友恭。歲丙戌，與余抵足眠吳山客舍，中夜念君窮愁困躓，輒簌簌淚下不止。及同車北上，雖逆旅倥傯，未嘗不然。

君好學，刻苦爲文，而數奇，年二十餘，困於童子試。

少承祖父訓，謹飭自守；一旦忽縱於酒，壇旁客肆，遇一二販夫牧豎，尤酣嬉淋漓而不厭，人多以是尤之者，君亦不止也。

於詩不多作，皆和平中正，摹寫景物，絕無愁苦之言，豈知其有抑鬱不自得於中者而遂至於斯耶！抑命之窮也！噉蔗集邵禮耕詩序

謝寶書姚江詩錄錄其歸燕一首云：

翠羽曾經翦絳紗，秋期已度紫雲車。湘波簾外三更月，春雨江南百種花。迢遞巴山愁杜宇，飄零邗上雜寒鴉。阿梁都尉無消息，好寄音書水一涯。

又羅有高邵伯子墓表云：

君卅角時，尙及事中書公，授以先賢格言，君退輒疏記之。王母病篤，君爲文露禱，願減己算，益壽王母，時年十四也。年十有七，總家政，區畫中理，父母宗黨交賢之。生平無誑言，亦未嘗疑人之誑言。

則履涵蓋一天性篤厚，繩墨自束士也。錄之並以存其人。

履涵字禮耕，一字雲亭。生卒年月不可考。冬，先生南歸。

乾隆二十二年丁亥一七六七先生二十五歲

是年冬十一月二十六日，爲先生母袁太夫人週甲之辰。張養年有序。見歐蘆集

十二月，先生復遊京師。

按義年序云，歲丁亥，冬十月，吾友邵君與桐自若水返武林，將於臘月束裝遊京師，寓書作別。』又云，『獨念客春與桐與余同遊齊魯燕趙，每念二親，輒屏酒食弗御。中夜輾轉不能成寐；今纔匝一歲耳，復因人北上，長塗雨雪，經歷舊遊，得毋有怆然心動者乎！』知先生於是年季冬又北上也。謂其去客春北遊歸後，纔匝一歲，故又知先生南歸在丙戌之冬也。

此數歲中，先生自北遊外，其蹤跡率不離吳山西湖間，與義年常以詩相唱和。見南江詩鈔及噉蔗集。

義年又有書與先生云：

省下爲人文所聚，足下經義紛綸，雖老師宿儒，定當屈服。但消渴著書，長卿善病，嘔心覓句，昌谷損年，足下可無念此哉！

又文士相輕，自古而然，武林士習，大率如此。筆墨不宜輕出示人；如不獲已爲

之，雖搏兔亦須用全力也。徵蔗集

是年，汪輝祖始交先生。病榻夢痕錄卷上

輝祖自云：

余自友二雲，始得知天下士，羅臺山魯挈非其最也。二雲每握手，必以道義相勗。常戒余抗直太過，恐處事易迂。書來亦然。余敬佩不忘。夢痕錄餘

乾隆三十四年己丑一七六九先生二十七歲

李文藻以謁選客京師，鈔校紀昀所藏惠棟古文尚書考。先生亦參校其書。卷末並有先生是年重陽後二日之手跋云：

惠氏古文尚書考，余最愛其辨正義四條，證孔氏逸書九條，議論精當，爲竹垞亭林所未逮；至下卷所述，則本前人而推廣之者也。

鄭曉謂姚方輿二十八字，曰若句襲諸篇首，重華句襲諸史記，濬哲掠詩長發，

文明掠乾文言，溫恭掠頌那，允塞掠雅常武，立德掠淮南子鴻烈，乃試以位掠史伯夷傳，其言與惠氏近。

又旌德梅薦撰讀書譜四卷，尙書考翼一卷，余未之見。據陳第所引，如謂禹謨克艱，本諸論語，人心道心，本諸荀子，咸有一德之觀政觀德，取諸呂氏春秋，說命建邦設都，取墨子尙同篇，罔命交修不逮，取諸楚語，此皆辨論之最有關係者，惠氏之書，與之符合，而不言其出於梅氏，祇別載梅說九條何歟！

梅氏之外，聞又有姚際恒古文尙書通論別偽例十卷，錢煌壁書辨疑六卷，與閻氏古文尙書疏證後先并出，當備購其書，互相參考。見山東省立圖書館季刊一

集一期王瑄本南澗之藏書及其他。

文藻又借鈔吳縝新唐書糾謬二十卷畢，會得缺出都，乃屬先生爲手校一過。見同上。

段玉裁成詩經韻譜羣經韻譜後改名爲六書音均表。各一帙，以其書簡畧，無注釋，

不可讀，是年冬，寓都中法源寺側之蓮華菴，鍵戶燒石炭，從先生借書，爲之注釋。每一部畢，先生輒取寫其福。至次年二月書成。錢大昕以爲鑿破混沌，爲作序。見段玉裁乙未十月寄戴東原先生書。

乾隆三十五年庚寅一七七〇先生二十八歲

盧文弨訪先生，錄得岑安卿栲栳山人詩集三卷。

抱經堂文集卷十二題張氏所刻栲栳山人詩集後云：「乾隆庚寅，見今太史邵二雲於京師，訪鄉前輩遺書，得元岑靜能先生詩集三卷，錄而藏之。」安卿，餘姚人。所居近栲栳峯，故以自號。志行高潔，窮厄以終。文弨本籍餘姚，故謂爲鄉前輩遺書云。

乾隆三十六年辛卯一七七一年先生二十九歲

禮部會試第一，榜出，海內有識者咸曰：「數十科來無此才矣！」錢大昕贈邵治南序

黃崇蘭國朝貢舉考略，辛卯恩科會試：總裁觀保劉統勳莊存與。試題若臧武仲四句，明乎郊社二句，今日性善二句，下重泣罪得慙字。中式一百六十一人。

王增魯仕驥周永年孔繼涵錢澧孔廣森等亦同時登第。

故事，南省第一人，當在詞館之選，而先生獨罷歸。黃景仁有題先生姚江歸棹圖沁園春詞云：

有客朝來興發，滄州飄然一航。問四明業業，故山無恙，姚江森森，此水何長。古有狂奴，後來狂客，揖讓其間總不妨。君休笑，算幾人到此，斂費思量。鳳池奪我庸傷，有浦上秋風舊草堂。所居地名秋風浦。况傳家易在，繙而再注，故侯瓜好，熟矣堪嘗。其果行耶，樂甯有是，只惜蒼生望一場。披圖羨，羨名山歲月，到手差強。兩當軒集卷十八

時藉安先生年六十矣。先生過錢大昕乞文爲壽。大昕因有贈邵治南序。

先生少從童鈺遊。江藩國朝漢學師承記時鈺寓蘇州龍興寺，先生過之，相與盤桓月

餘。寺中有梅六本，忽發五花，人傳以爲異。二樹山人寫梅歌注 鈺善畫梅，有二樹山人寫梅歌，每首皆佳絕。其中一首，乃寄先生者。題爲寫梅寄邵二雲三十五疊前韻。其辭云：

五葉尊，七莖鬚，純陽獨萃梅全株。不藉梅檀馥，自有香風濡。吁嗟我友絕相類，
榦爲骨兮花爲膚。往者歲辛卯，走也客姑蘇。君歸千里特相訪，讀書同借禪房
居。簷前老梅忽微笑，晨夕宛對二人居。快析疑義愜清賞，聯床中夜聞歌呼。君
眞博物復勤學，蘇如濤評云：邵君足當此語。丹鉛不數楊新都。一從視草明光殿，
人間舊樂難再圖。清宵入夢常相憶，猶疑月照梅梢虛。不增不改任寒暖，與君
相保榮不枯。每念古人重芳訊，一枝寄贈誠非誣。寫成驛使苦難覩，道遠何由
致區區。

按袁枚隨園詩話卷六，『二樹畫梅，題七古一篇，疊韻字韻八十餘首，神工鬼斧，愈出愈奇；』又文集卷二十八童二樹詩序，『作七古題畫，疊韻字韻百餘首，藻思空湧，與

古梅槎枒，同銘風雲」云云，即指此。故自謂銜少許可，獨傾倒枚，語不盡實；章學誠嘗辨其謬罔，見章氏遺書卷一書坊刻詩話後。然其評銜此詩則甚確。

是年冬，先生與章學誠、洪亮吉、黃景仁等同客太平使院。學使朱筠，先生會試房師也。十二月二十六日，與先生及學誠、亮吉、景仁、張鳳翔、徐瀚、莫與儔等同遊采石，有記。見簡河文集卷七。筠又有懷衾樓雪用禁體和先生韻詩，中有一「我題采石勝，尙溯青蓮烈，清興子猷發，長律退之設，歐公禁體冷，蘇老犯刼熱」等句。簡河詩集卷八

學誠學古文詞於筠，苦無藉手，先生輒舉前朝遺事，俾筠與學誠各試爲傳記以質文心。其有涉史事者，若表志記注世系年月地理職官之屬，凡非文義所關，覆按皆無爽失。由是與學誠論史，契合隱微。見邵與桐別傳。

按朱筠與章學誠各試爲傳記事，學誠丙辰劄記亦記及之云：「余於乾隆辛卯之冬，與故學士邵二雲聚於太平之使院。邵出介三文鈔，有明季遭亂婦女之死節者數通，俾余與朱

先生據宋氏文而改爲之。蓋宋君所叙，事多可采，而文不稱也。余雖有改撰，而自嫌未善，旋棄其稿。朱先生集，尙有江都羅仁美繼室李氏，歙人洪志達妻葉氏二傳，皆本宋介三文而改撰者也。」

亮吉既交先生及學誠等，識解益進，始從事諸經正義，及說文玉篇，每夕至三鼓方寢。見呂培洪北江先生年譜。

乾隆三十七年壬辰一七七二先生三十歲

正月十七日，朱筠因先生言，書餘姚景烈婦事。

箚河文集卷十五書烈婦景事，「烈婦景者，故明中書舍人徐姚沈之秦妻也。順治四年七月，王師破浙江之舟山，魯王走閩海中，之秦被執，不降，斬於杭州。景聞之自經」云云。月日據箚河文鈔卷一。

二月朔日，又爲先生從祖念魯先生作墓表，亦從先生請也。見箚河文集卷十一，月

日據文鈔卷一。

三月初五日，筠與先生及章學誠、洪亮吉、黃景仁、張鳳翔等遊青山，留宿保和菴，雨聲入耳，寂坐密聽。筠與先生等縱談，念人生若浮，歎息此會之不易，他日當思青山今夕雨也。初六日返。見笥河文集卷七遊青山記。

四月，筠又與先生、洪亮吉等遊黃山、齊雲、九華諸勝。自慈光寺抵文殊院，看雲海畢，即留宿山頂。夜半，亮吉曳杖獨行，先陟天都之半，道梗塞不得上，復回從間道至蓮花絕頂，久憩乃下。先生等不能待，已從文殊院下山，亮吉凡一日半夕不食，方追及於雲谷寺，履已穿，衣爲荆棘所刺盡裂。筠及先生正色規曰：「君遊山亡命至此，獨不爲太夫人地耶！」亮吉悚然，自此不敢冒險獨行矣。洪亮吉更生齋文

乙集平生遊歷圖第五本末

六月，亮吉歸里，與先生於懷甯城下相別，各爲詩八百字以贈。亮吉詩云：

伊余少遭疾，廓焉昧趨承，聞言善可師，百里欣擔簦，夫子謂朱筠導前路，饑翅

摩秋鷹，陳編始相習，衆義恣欒較，迷津不逢沮，浩海愁難溯，夫子謂我言，師友善者登，予時學括囊，賢勸惡則懲，所欣君子交，循階竟堪升，窮冬遇霜雪，百物志已凝，君乎遠唯唯，賤子慙僂僂，專家愧墨守，昧理吝疑丞，沿流築卑堤，引梯導初層，談言偶微中，譬若矢射弮，貫珠何纍纍，古義若引繩，頗感四座中，百問亦百應，我懷其如何，易炭更置冰。

自從熹平來，經史毒霧蒸，新燕暨陳莽，誰糴千畝芳，鄙愚竟闕魯，薛恥欲長騰，秦氛更臨晉，宋虐竟用鄧，推之興廢源，楚失齊亦曾，觚亡不存醴，鼎廢空留香，尋源味先河，識小矜于登，堆匈富陳言，得一即自矜，爲儒競綿蕞，守官味糞蒸，不審涓滴微，遽謂滄溟增，如聽十五絃，小絕由大捩，殊軌偶相值，遭此震電馮，嗟嗟百年餘，其道若土崩，列宿爭天躔，蟲飛更營營，餘姚暨四明，月晦置一燈，作論偶抵牾，歷今無殊稱，志乖理則合，千穗彙一脛，後來羣師儒，卮言競鈔贖，私爲一家說，遑辨淄與澠，宗規旣守株，勦義若裂繒，不逢朱絃彈，瓦鼓還鑿鑿。

逮今遇吾子，匪伊異人勝，乾坤師儒席，位置理亦應。

憶余甫成童，授書契顏曾，平生師友誼，誨語常兢兢，因端更推委，所苦常無徵，如星列諸說，誰能旭日昇，惟茲兩夫子，平時亟聲稱，欲恃意氣隆，作論擬關僧，蘆蒲及菰蔣，妒此獸角凌，終嫌毅力薄，十載少所憑。抑聞爲山卑，道在如月恆，寒蟲晒陽雁，晦羽悲羣蠅，啾啾覩百鳥，斥此垂天鵬，君子審所自，不懼世俗憎，岱宗從東來，羣山失峻嶒，途長有如年，詎敢跬步凌，我裹一篋土，欲補邱與陵，使彼後世言，淮水支分凌。

逢君記前時，遐若無一能，汪汪千頃波，久之不改澄，人言大羅天，羨子健筆凌，君時一回首，引領瞻觚稜，回帆擬著書，鈔殘剡溪藤，枝條千百年，貫之以巨楸，有時一傾吐，譬若火上騰，童牯競癡黠，俱欲磨以肱，聞言舌不下，几在詎敢凭，回知誘誠善，連少間可乘，謂宜藏名山，後有作者興，我欲書緒言，愧乏一束縵，不然別君時，置之在行滕。

藜蕪日以深，見此觸石鯨，炎熈日以酷，見此鳴秋蟪，風裁此吾師，敢云誼則朋，相期事黽勉，道統開雲仍。

我觀古師儒，好修嘗受初，後來成醜正，規員競磨稜，含沙既沉骨，切膚詎知癢，引獸俾決籬，貪魚致亡罾，終道憂迷途，曷不大道陞，我欲家置喙，苦懷誰共悽，一綫苟有在，誓當廓之宏，君子有贈言，鄙人謹服膺。

洪亮吉附錄軒詩卷三

先生詩云：

亶安月在塞，辰輪三角承，我初來姑熟，夜解雙繡箆，是時月生霸，霜氣搏羣鷹，見君廣座中，風蠶奔車轍，詞源沛溟漲，洊卻海可溯，探懷出歌詩，古樂三階登，用核棧以間，克壯鼓得懲，異才獨挺出，軒鶴從朝升，因緣比舍居，朽著占合凝，予方病些窳，旅魂愁僂僂，縱有鐸鏗音，不得喧聾丞，君持五色筆，解贈二花層，引綸貫史事，往若矢決弮，纏微準經義，古訓相糾繩，聞言自跡屑，瞪目不敢磨，徐觀謙謙懷，舒卷一幅冰，矯然秀楚質，不遺薪與蒸。

吁嗟瓜園後，大道埋榛莽，火燎勢中裂，川沸氣上騰，淹中述游夏，棘下保杞鄆，
枕膝授芟滋，祕義得未曾，栗階不泄事，誰辯菹醢胾，張圖味東西，木豆雜瓦登，
秦延廣師說，煩言亦可矜，敷陳若稽古，志豈邀祠蒸，高密彙羣言，屹若堂牆增，
中聲定律呂，候氣得互摭，誰傳聖證論，異義相削馮，清言繼魘起，防涖俄奮崩，
冥心從臆決，蠶語終曹曹，蠟老自纏繭，蛾昧欲撲燈，班生譏祿利，揚子噉名稱，
變本彌加厲，一決頽溝塍，陳言強皮傅，百手爭鈔謄，汲古資深源，曷不泝淮滙，
飢必戎菽稷，寒賴裘葛綰，六經出土苴，絲竹綿清鑿，百心挽之東，獨力健者勝，
束身絃誦間，搗折理亦應，遂躔正味朔，圭藥傳高曾，且亡利犒脫，夕惕懷冰兢，
不逢澹雅才，微言誰與徵。

問闔春風來，朝日丹霞昇，江南山水窟，烟蘿被盤脩，青山破風雨，暝色延枯僧，
西峯屬東阜，分簇尖尖菱，跣足踏流泉，蟠木曲作馮，嶺窮蹊轉仄，石仆徑絕恆，
長松落鳥嘯，草潔無棲蠅，援樛跨長脊，巨趾拔海鵬，歸携素石一，獨愛人所憎，

去作黃山游，氣欲超峻嶒，黑雲壓素練，深澗一木菱，山花大如拱，俯引松拔陵，
縣霄穿青崖，別竇通陰凌，躑空隻手易，縋險一躍能，夕陽開天都，灑氣浮蒼澄，
諸峯梳合沓，爬剔瘦骨凌，別尋蓮華邃，華應峭出稜，敲枝下勾曲，絆足疑羸藤，
急雨侵回巒，瀑卷版斷絙，沿溝下雲谷，迅甚快馬騰，悔不老巖岫，枕石拳其肱，
逝將游十嶽，志在力可凭。

知君乘人勇，果決超先乘，願以嗜學心，望古道然興，與君結綢繆，投紵報以綾，
今君賦歸省，殘暑收絲膝，吟篇溢篋衍，光彩輝文綾，江蘆繞紅芰，岸柳嘶涼蟬，
秋風已可懷，矧此別友朋，川衢慎起居，執袂語頻仍，恭聞哲人言，好學爲祉仍，
山川豈云遠，吳越一葉棧，伊余疎檢律，結體多疚癢，遺文思網羅，滲漏張缺罅，
期子事箴規，引我從善陞，在遠誼日竺，內鑒同祇悽，泰岑積土埤，基壘業自宏，
物恆垂典訓，君其縷厥膺。見同上。

兩詩皆以關俗學之汨真，爲自勗勗人之鶴，非尋常贈別語，故全錄之。前輩成學，

多資師友夾持，於此等詩可見。至亮吉黃山之遊，本屬快舉，經先生險韻刻畫，尤覺奇情躍如，又其餘事矣。

黃景仁與先生遊黃山，尋益然和尚塔不得，有詩。

見南嶺軒集卷五。按益然和尚，歛之西石岡人，故孝廉汪沐日也。明亡後，祝髮於閩之

吳山。梨洲先生有吳山益然大師塔銘。

先生旋亦歸里，景仁以詩送之云：

去年紅藥翻塔時，誦君曲江新賦詩，文人海內手加額，我曹讀書宜勉之。景星祥鳳一燦爛，幾日聞君已投散，生平絕少御李緣，亦向空山佇長歎。江南山水天下聞，君昨來看山中雲，山因君至出生面，我亦因山得識君。六經泥蟠久丁厄，奇書二酉不可覓，鱷魚躍出秦灰來，一髮千鈞著書責。遊山讀書歲月寬，天意待君殊未慳，玉堂回首付餘子，我爲扼腕君開顏。蓬累經風未能住，日夕同馳陌頭路，籃輿前後苦哦聲，道上兒童笑相覷。爲言昔別春明門，道旁送者無

一人朗吟襪被上車去，衣上薄污長安城。歸來浣向姚江浦，江水一清猶似許，
四明濃翠撲人來，從此攤書作山主。未能無別送將行，此去名山信有靈，下風
傾耳聽消息，倘爲蒼生一動情。見同上。

按景仁於乙未夏主壽州正陽書院講席，北上時有留別正陽書院諸生并懷邵
二雲編修詩四首，其第一首云：

往歲青門客，曾爲此地師，斯人真世表，而我亦心儀。暫釋上丁菜，仍然太乙藜，
諸君應悵惜，未得久追隨。兩當軒集卷十一

似先生是年亦曾主講正陽書院也。

按正陽書院，壽州志卷九學校志作壽陽書院。

乾隆三十八年癸巳二七七三先生三十一歲

春正月，章學誠至餘姚訪先生，留數日。

先是學誠在太平使院時，盛推念魯先生所著思復堂文集，正色謂先生曰：

班馬韓歐程朱陸王，其學其文，如五金，貢自九牧，各有地產，不相合也。洪鐘鼓，鑄自成一家，更無金品州界之分，談何容易！文以集名，而按其旨趣義理，乃在子史之間，五百年來，誰能辨此！

先生未深然也。至是謂學誠曰：

近憶子言，熟復先念魯文，信哉如子所言。乃知前人之書，竟不易讀，子乃早辨及此，至今未經第二人道過，即道及，亦無人信也。先念魯得此身後，桓譚，無恨於九原矣。

以原刻未能盡善，屬學誠校定其書，將重刻以行世。然學誠以有所慎重，未果校，先生卒後，學誠索其書不能得，旋目廢不能校矣。以上俱見邵與桐別傳，章貽選按語。

是年，四庫館開，紀昀為總裁，先生以大學士劉統勳薦，特旨改庶吉士，充纂修官，與戴震、周永年、余集、楊昌霖等同入館編校，士林榮之，稱五徵君。高文照有詩寄

先生等曰：

屈指浮生幾甲寅，孤身天地一微塵。魏收木榻經穿久，劉勰雕龍自寫頻。正派百川歸學海，空山四壁有逋臣。大官廚味甯多羨，珍重青藜照讀人。戴璠蔭雜

記

蓋傷其不預斯選也。

先生所職爲史部。凡史部諸書，多由先生訂其畧，其提要亦多出先生之手。阮元

南江邵氏遺書序

蓋浙東儒哲，講性命者多攻史學，歷有師承，其間文獻之徵，所見

所聞所傳聞，容有中原耆宿不克與聞者，先生自其家傳鄉習，聞見迥異於人；既入館，肆窺中秘，遂如海涵川匯，不可津涯。見邵與桐別傳。環境之有助於學人類如此。

惟考先生文鈔中，所載史記史記集解史記正義漢書後漢書晉書宋書南齊書梁書陳書魏書北齊書周書隋書南史北史舊唐書新唐書五代史記宋史遼史

金史元史明史及兩朝綱目備要通鑑前編通鑑綱目前編等各提要，與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所載，字句頗多異同。若史記提要，後漢書提要，新唐書提要，則面目迥殊。大抵文鈔所載多議論語，而彼則多辨證語。五代史記提要一篇，亦小同而大異。譚獻復堂日記云：

閱邵二雲先生集諸史提要，語見淵源，深識立解，因檢官本互勘，多所刪改矣。言下似甚惋惜。茲錄此四篇以資參稽。史記提要云：

史記一百三十卷，漢司馬遷撰。

遷自序凡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爲太史公書。漢書藝文志作太史公百三十篇，附於春秋家；東平思王傳亦作太史公書。自漢以後，乃稱史記焉。遷自言繼春秋而論次其文，後之學者，疑辨相屬。以今考之：

其敘事多本左氏春秋，所謂古文也。秦漢以來故事，次第增叙焉。

其義則取諸公羊春秋，辨文家質家之同異，論定人物，多厲文與而實不與之。

意皆公羊氏之法也。遷嘗問春秋於董仲舒，仲舒故善公羊之學者，遷能伸明其義例，雖未必盡得聖經之傳，要可見漢人經學，各有師承矣。

其文章體例，則參諸呂氏春秋而稍爲通變。呂氏春秋爲十二紀八覽六論，此書爲十二本紀十表，八書三十世家七十列傳，篇帙之離合先後，不必盡同，要其立綱分目，節次相成，首尾通貫，指歸則一而已。

世嘗譏史遷義法背經訓，而稱其文章爲創古獨製，豈得爲通論哉！

史記注傳於後者三家，裴駰集解司馬貞索隱張守節正義。其初各爲一書，後人併附分註，以便檢覽，明監本史記，亦三家並列也。

遷引六經之文，間易以訓詁，皆本西漢諸儒之舊說。裴駰引徐廣音義，多識古文奇字，復取經傳訓釋以爲集解，扶微學而闡隱義，賴以不墜。是遷能述經典之遺文，而駟能存先儒之軼說，考諸經古義者必歸焉。不僅史法爲後人所遵守也。

貞守節復推廣集解所未備，而申以辨論，如謂夏本紀失載有窮后羿之事，衛世家宜考武公受命之年，陳佗五父，一人而分爲二，闕止宰我，二事而合爲一，互引衆說，以折衷其是非，視顏師古之注漢書，專宗班氏者爲一變焉。

三家注間有脫落，明震澤王氏刻本較爲完善，監本取以校定字句，並存三家之註，惟索隱有單行本云。

後漢書提要云：

後漢書一百二十卷，宋范蔚宗撰，唐章懷太子賢注。其志三十卷，則取諸司馬彪續漢書而梁劉昭爲之注者也。

酈道元水經注嘗引司馬彪州郡志，疑彪之諸志，在六朝已有單行之本，故昭獨爲之注。杜佑通典述科舉之制，以後漢書續漢志連類而舉，則知以司馬志附見范書，實始於唐人。陳振孫書錄解題謂宋乾興初判國子監孫奭始建議校勘合爲一書者，考之不審也。

東漢尙氣節，此書創爲獨行黨錮逸民三傳，表彰幽隱，搜羅殆盡。然史家多分門類，實濫觴於此。

夫史以紀實，綜其人之顛末，是非得失，灼然自見，多立名目奚爲乎！名目旣分，則士有經緯萬端，不名一節者，斷難以二字之品題，舉其全體，而其人若有隱慝與叢惡者，二字之貶，轉不足以蔽其辜。宋人論史者不量其事之虛實，而輕言褒貶，又不顧其傳文之美刺，而爭此一二字之名目爲升降，輾轉相遁，出入無憑，執簡互爭，腐毫莫斷，胥范氏階之厲也。

然范氏所增文苑列女諸傳，諸史相沿，莫能刊削，蓋時風衆勢，日趨於文，而闡門爲風教所繫，常備書於簡策，故有創而不廢也。

儒林考傳經源流，能補前書所未備，范氏承其祖寧之緒論，深有慨於漢學之興衰，關於教化，推言終始，三致意焉。豈獨賈逵鄭康成諸傳爲能闡其微意哉！李賢注參用裴駟裴松之之體，於音義則省其異同，於事實則去其駢拇，徵引

之廣博，訓釋之簡當，爲史注之善者。劉攽刊誤，譏其末數卷援引多誤，當以分曹授簡，各有疎密，又急於成書，無暇覆檢耳。

范書爲紀十，列傳八十，共九十卷。舊唐書經籍志又有范氏後漢書論贊五卷，殆以范氏文體高於六朝諸人，而愛其文辭者，遂摘取其論贊，別爲一書歟？

司馬彪志詳述制度，較史漢諸志爲稍變其體，後來晉隋諸志實倣其例。

劉昭注尤諳悉於累朝掌故，蒼萃羣說，爲之折衷，蓋能承六朝諸儒羣經義疏之學，而通之於史，以求其實用，亦可見其學之條貫矣。

新唐書提要云：

新唐書二百二十五卷，宋歐陽修宋祁撰。

曾公亮表進其書，謂其事則增於前，其文則省於舊，語似誇詡；陳振孫又謂事增文省，正新書之失；以今考之，皆不明史法者也。

夫後人重修前史，使不省其文，則累幅難盡，使不增其事，又何取乎重修，故事

增文省，自班固至李延壽莫不皆然，不得以此爲誇詡，亦不得轉以此爲詆譏，
新書之失，在增所不當增，省所不當省爾。

夫唐大誥唐六典爲一代典章所係，今紀傳旣盡去制誥之辭，而諸志又不能
囊括六典之制度，徒刺取卮言小說以爲新奇，於史例奚當乎！芟除字句，或至
失其本事，不獨文義之蹇躓也。

然自吳縝爲新書糾謬，學者師其餘論，吹毛索疵，莫不以新書爲詬厲，甚至引
幽怪之書，無稽之說，證新書爲失實，是豈足以服修祁之心哉！
平情論之：

新書刪定舊史，廢傳六十一篇，如薛伾李佑等之事宜附見，韋元甫李若祁等
之行事不著，元奘神秀之事多屬荒渺，此刪併之善也。

新添傳三百一十篇，后妃傳增載郭賢妃王賢妃，創業功臣傳增載史大奈韓
門弟子增載皇甫湜賈島，忠義傳增載雷萬春南霽雲，循吏傳增載韋丹何易

于儒學傳增載張齊賢啖助，文執傳增載呂向張旭，方技傳增載邢和璞羅思遠，列女傳增載高愍女楊烈婦，此搜羅遺佚而有裨於舊史者也。

且舊史於咸通以後，紀傳疎畧，新書則於韓偓之納忠，高仁厚之平賊，與夫雷滿趙匡凝楊行密李罕之之僭割，具書於傳，一代興廢之蹟備焉。豈得謂其無補於舊史歟！

即其刪存舊文諸傳，如姚崇則畧載其初見十事，韓愈則載其出使王庭湊，皆合史裁，非漫然損益也。

宰相世系表雖多附會華胄，難盡徵信，要足備唐人之譜學。

藝文志略存撰人出處，較舊史經籍志爲稍優。

綜其大畧，刪煩補闕，亦所謂後起者易爲功耳。

使修祁修史時，能溯累代史官相傳之法，討論其是非，決擇其輕重，載事務實而不輕褒貶，立言扶質而不尙撓撻，何至爲後世譏議，謂史法之敗壞自新書

始哉！

今新舊唐書並列學官，集長去短，各有取裁，學者亦無庸過分軒輕矣。

五代史記提要云：

五代史記七十五卷，宋歐陽修撰。

修以文章名，爲此書，自謂得春秋遺意，當時推重其書，比諸劉向班固。

然朱子已譏其張居翰爲失實，陳師道譏其李思恭思敬爲失攷；又如王彥章則過事推崇，元行欽烏震則過爲詆毀，褒貶之不平，復爲李心傳諸人所譏議；至年月之參差，紀傳之複外，吳縝纂誤已詳言之矣。

以今考之，則前人所指摘，尙有未盡者。

夫史家以網羅放失爲事，故曰「其軼時時見於他說」，又曰「整齊舊聞」，李延壽南北史於舊史外時有增益，斯其爲可貴也。修則不然，取舊史任意芟除，不顧其發言次第，而於舊史之外所取資者，王禹偁之闕文，陶岳之史補，路

振之九國志三書而已。所恨於修者，取材之不富也。

修與尹洙同學古文，法春秋之嚴謹。洙撰五代春秋，雖行文過隘，而大事不遺。修所撰帝紀，較五代春秋已爲詳悉矣。然於外蕃之朝貢必書，而於十國之事，俱不書於帝紀，豈十國之或奉朝貢或通使命者，而反不得同域外之觀乎！所恨於修者，書法之不審也。

法度之損益，累代相承，五代雖干戈相繼，而制度典章，上沿唐而下開宋者，要不可沒。修極譏五代文章之陋，祇述司天職方二考，而於禮樂職官食貨之沿革，削而不書，攷古者茫然於五代之成迹，即職方攷於十國之建置，亦多疎漏。所恨於修者，掌故之不備也。

舊史但據實錄，排纂事蹟，無波瀾意度之可觀，而修則筆墨排騁，推論興亡之迹，故讀之感慨有餘情，此其所由掩舊史而出其上歟！

徐無黨注發明義例，疑親得於修所口授者，然但有解詁而不詳故實與音義，

是亦史注之別體也。

按四庫總目提要於史記但辨其文字有散佚竄易處；於後漢書但辨其論贊之離併，及確定八志爲司馬彪之作；於新唐書但辨宋祁之刊除詔令爲非得已；於五代史記則但責其僅述司天職方二考爲其書最大之失。故茲所錄，其足資發明之處頗多，不特語氣之輕重抑揚異也。

考提要所言，重在釐訂於史例本無所發明，然如後漢書提要謂史以紀實，綜其人之顛末，是非得失，灼然自見，而以范蔚宗之多立名目爲非；新唐書提要謂累代史官相傳之法，在討論其是非，決擇其輕重，載事務實而不輕褒貶，立言扶質而不尚擗捨，而以修祁之增省爲未當。皆據文鈔。則先生對於修史之態度，亦可於此略見其端。惟載事立言二語，固爲史家必須遵循之極軌，而以此律累代之史編，雖馬班不能無議，況在修祁！蓋數千年史學界之榛蕪，不能掃而清之者，即此輕褒貶而尚擗捨之習障之也。

先生就書論書，不苟附和，於提要中能持公允之論。如魏書世號穢史，先生則力爲開脫。魏書提要云：

收以修史爲世所詬厲，號爲穢史，今以收傳考之，則當時投訴，或不盡屬公論，千載而下，可以情測也。

議者云，「收受爾朱榮金，故減其惡。」夫榮之凶悖，惡著而不可掩，收未嘗不書於冊；至論云，「若修德義之風，則韓彭伊霍，夫何足數！」反言見意，史家微辭，乃轉以是爲美譽，其亦不達於文義矣。

又云，「楊愔高德正勢傾朝野，收遂爲其家作傳；其預修國史，得陽休之助，因爲休之父固作佳傳。」夫愔之先世爲楊椿楊津，德正之先世爲高允高祐，椿津之孝友亮節，允之名德，祐之好學，實爲魏之聞人，如議者之言，將因其子孫之顯貴，不爲椿津允祐立傳而後快於心乎！北史陽固傳，固以譏切聚斂，爲王顯所嫉，因奏固剩請米麥免固官。從征峽石，李平奇固勇敢，軍中大事，悉與謀

之，是固未嘗以貪虐先爲李平所彈也。固他事可傳者甚夥，不因有子休之而始得傳。况崔暹嘗薦收修史矣，而收列崔暹於酷吏，其不徇私惠如此，而謂得休之之助，遂曲筆以報德乎！

議者又云，「盧同位至儀同，功業顯著，不爲立傳，崔綽位止功曹，本無事迹，乃爲首傳。」夫盧同希元父之旨，多所誅戮，後以父黨罷官，不得云功業顯著。綽以卑秩見重於高允，稱其道德，固當爲傳。獨行者所不遺。觀盧斐訴辭，徒以父位儀同，綽僅功曹，較量官秩之崇卑，爭專傳附傳之榮辱，自注，魏書初定本，盧同附見盧元傳，崔綽自有傳。後奉勅更審，同立同傳，綽改入附傳。是烏足與之論史法哉！

自崔浩以修史被謗獲禍，後遂釀爲風氣，故李庶訴於楊愔，謂魏收合誅，其一時譴訟之狀，猶可槩見，收之得免幸也。

然李延壽以唐臣修北史，多見館中墜簡，參校異同，多以收書爲據。其爲收傳

論云，「勒成魏籍，婉而有章，繁而不蕪，志存實錄。」於是穢史之謗，可以一雪矣。

收叙事詳贍而條例未密，多爲魏澹所駁正，北史不取魏澹之書，而於澹傳存其叙例，亦史家言外之意也。澹等之書俱亡，而收書終列於正史，然則著作之業，固不係乎一時之好惡哉。據文鈔。

魏收恃才輕薄，有驚蚋蝶之稱，矯誣處或不能盡免。當時謗史旣成風氣，收以德望不足服人，益予人以抨擊之資，一呼百應，投訴紛紜，羣衆無謂，往往如此。而李百藥撰北齊書，竟據以詆譏魏氏，豈得謂平。先生逐事駁正，爲收雪千載之謗，固非有意翻案。王鳴盛亦云魏收手筆雖不高，亦未見必出諸史之下。十七史商榷與先生有同情焉。李延壽修北史，不本魏澹書而本收書，要非漫無所見。而趙翼深以爲疑，不能自解，則云「魏收修史在北齊時，凡魏朝記載，如鄧淵崔浩高允所作編年書，李彪崔光所作紀傳表志，邢巒崔鴻王遵業所作高祖起居注，溫子昇

所作莊帝紀，元暉業所作辨宗室錄，卷帙具在，足資採輯，故其書較爲詳備。及書成則盡焚崔李等舊書，而收書獨存，是知澹書已悉本收書，延壽又在澹後，自不得不以收書爲本。『見廿二史劄記卷十三。以審訂諸史曲直，不揜其失，而亦樂道其長之趙翼，語見廿二史劄記錢大昕序。其強辭加罪猶如此，則益知先生此論爲不容已矣。』

先生於元人三史，深致不滿，而以宋史爲尤甚。其宋史提要云：向來論宋史者，俱譏其繁蕪，而尠所舉正。

柯維騏僅引容齋五筆辨正向敏中李宗諤數事，未能旁及。其後沈世泊撰宋史就正編，綜覈前後，多所匡糾，約舉數端：

如高宗紀紹興十二年八月戊戌，洪皓至自燕，而洪皓傳作七月見於內殿；朱倬傳宣和五年登進士第，據徽宗紀則宣和六年第進士，是爲甲辰科，並非五年。此紀傳之互異也。

宋準傳云，李昉知貢舉，擢準甲科，會貢士徐士廉擊登聞鼓，訴昉取舍非當，太宗怒，召準覆試，後遂行殿試，據選舉志，開寶六年，御殿給紙筆，別賜殿試，遂爲常制，是太祖時事，誤作太宗；蘇舜欽傳云，康定中，河東地震，舜欽詣匭通疏，據五行志，地震在寶元元年，康定止一年，無地震事，此志傳之互異也。

杜太后傳云，母范氏，生五子三女，太后居長，而杜審琦傳則云，審琦昭憲皇太后之兄，太后昆仲五人，審琦居長；又太后傳云，生太祖太宗秦王廷美，據廷美傳，則其母爲陳國夫人耿氏；張浚傳云，浚擢殿中侍御史，駕幸東南，後軍統制韓世忠所部逼逐，諫臣墜水死，浚奏奪世忠觀察使，據韓世忠傳，世忠乃左軍統制而非後軍統制，又滕康傳，韓世忠以不能戢所部，坐贖金，康復論世忠無赫赫功，詔降世忠一官，是奏奪世忠觀察使者，乃滕康而非張浚，此傳文前後之互異也。

譏宋史者，謂諸傳載祖父之名而無事實，似誌銘之體，詳官階之遷除而無所

刪節，似申狀之文；然好之者或以爲世系官資，轉可藉以有考。及證以他書，則宋史諸傳，多不足憑。

如晁補之傳云，太子少傅迥五世孫，宗慤之曾孫也。父端友。據黃庭堅爲補之父端友撰誌銘云，晁氏世載遠矣，有諱迥者，以太子少保致仕，諡文元，君之曾王父諱廸，贈刑部侍郎，王父諱宗簡，贈吏部尙書，父諱仲偃，庫部員外郎。刑部視文元母弟也。是補之實非迥五世孫。又晁迥傳云，迥子宗慤。據曾鞏南豐集，宗慤父名覲，是補之實非宗慤曾孫。謝絳傳云，祖懿文，父濤。據范仲淹撰謝濤誌銘，懿文生崇禮，崇禮生濤，濤生絳，是謝絳實爲懿文曾孫。然則宋史所述世系，豈足盡信哉！

洪邁傳云，乾道二年知吉州，六年知贛州，辛卯歲飢，十一年知婺州，十三年拜翰林學士，淳熙改元，進煥章閣學士。據本紀，淳熙十四年，有翰林學士洪邁言，則淳熙改元，當作紹熙改元。乾道無十三年，傳云辛卯歲飢，爲乾道七年，則十

一年上宜加淳熙二字。又邁以淳熙十年，知太平州，有惠政，今瑞麻讚姑熟帖尚在太平，而傳文闕載。然則宋史所叙官資，又豈可盡信哉！

至於宋師伐遼，高鳳以易州來歸，見北盟會編，而宋史誤作郭藥師；紹興中，趙鼎以奉國軍節度使出知紹興府，見宰輔編年錄，而宋史誤作忠武軍；汴京之破，失載王履之奉使盡節，南宋之末，失載王堅之守城不降，是其於忠義之士，立功之臣，尙多闕落，尤爲疎漏之大者矣。

世泊所匡糾者，皆切中宋史之弊；然其前後之複沓牴牾，不一而足，世泊亦不能悉舉也。

當時修宋史，大率以宋人所修國史爲稿本，匆遽成編，無暇參攷。宋人好述東都之事，故史文較詳；建炎以後稍畧，理度兩朝，宋人罕所紀載，史傳亦不具首尾。遂至文苑傳止詳北宋，而南宋僅載周邦彥等寥寥數人，循吏傳則南宋無一人。豈竟無可考哉！抑亦姑仍東都書之舊而不爲續纂也。

然如南唐劉仁贍之死節，歐陽修五代史記司馬光通鑑俱爲證明，而宋史仍作以城降；李澣終於遼，未嘗入宋，見遼史本傳，而宋史仍附傳於李濤傳後。此其於通行學官之書，同修之史，尙不及引證，其參差之蹟，闕遺之事，又豈可枚舉乎！

惟諸論尙無甚偏駁，創立周三臣傳，亦可爲後來修史之法，姑取以備一代之史而已。

據此，則先生之不滿宋史何如哉！而先生南江札記中所駁正者又數十事，蓋幾於敲剝無完膚矣。

以上述先生提要大概。徐友蘭評之云：

先生爲念魯先生族孫，而友章實齋先生。念魯實齋皆長於史，著書成一家言。章先生尤爲譚史大宗。以故先生之論，推闡義法，鍼藥膏肓，多積古所未道。而間與章先生相出入。如史記本名太史公書，宋書諸志，追述前代，史法應爾，其

明較者也。謂南史以宛陵女子等入孝義傳，爲男女無別，則太史公貨殖傳有巴蜀寡婦清，漢書藝文志有李夫人幸貴人歌詩，以及古今人表華陽國志士女總讀士女目錄，斯比頗多，非我作古，雖例違北史，未爲巨謬。至謂太史公守公羊家法，論定人物，多文與而實不與，與章先生言體圓用神爲尙書之嗣，皆證歸絕學，而體裁史法，說相左右者焉。紹興先正遺書四庫提要分纂稿跋

其說亦當。

乾隆二十九年甲午一七七四先生三十二歲

授翰林院編修。仍纂校四庫全書。兼輯續三通。見文鈔卷四廣西鄉試錄序。按孫星衍寰宇訪碑錄序云：

昔邵學士晉涵纂書三通館，檄取海內石刻，進之內廷，編書以續鄭樵金石畧，錄其副本，舉以相贈。

則續通志金石畧，當爲先生所編無疑。鄭樵金石畧所錄，原本歐陽修趙明誠諸家著錄，粗具撰人姓氏，而多未詳碑碣所在。續畧則依鄭志圖譜之例，以今有今無分載。取唐以前鄭志所未錄者爲一卷，五代以下爲二卷。分綴撰人姓氏，及建立之年，與現存之地，並詳加考覈。其散佚難稽者，另爲一卷。大抵補唐以前者十之三，記有者十之五，記無者十之二，而前人著錄之誤，兼爲辨證焉。續通志凡例是年，魯仕驥有答先生書云：

比承手書，知自衛河別後，三年中所得山水讀書之益，至富極宏。

爾雅一書，爲六經階梯，通於此者，其於諸經縱橫左右，無不貫串。往爲高郵任君領從序，其爾雅箋補，曾謬論及此。足下今奮然撰正義，旁羅廣搜，義期諦當，此書一出，其有功於學者匪淺，願條理早成，僕得早讀爲快也。

宋史浩煩謬誤頗多，足下考異，其中亦稍有駁正否？

溫公通鑑之成，當時能讀者已不多覩，其書選擇精詳，法戒備具，錫名資治，良

不虛也。明方山薛氏，采宋元兩朝事蹟爲續通鑑，頗不愜於鄙衷，顧粗疏未敢輕置議論耳。足下因讀宋史而欲續其書，殆亦有見於薛書之未當與願勉之慎之焉。山木居士文集答邵二雲書

如此書言，可知先生後日爲畢沅覆審續通鑑，固先生之素志；而先生撰爾雅正義，自序謂始稿於乙未歲者，實始稿於是年也。

乾隆四十年乙未一七七五先生二十三歲

是年，編校舊五代史成。

自歐陽修五代史記出，而薛居正舊五代史廢，元明以來，罕有援引其書者。傳本亦漸就湮沒，惟明內府有之，見文淵閣書目，故永樂大典多載其文。

按南雷文定附錄吳任臣與梨洲先生書，有『拙著十國春秋，專矣薛居正舊五代史略爲校讐，遂爾卒業，前已承允借，今因仇洽兄之便，希慨寄敵齋』等語，是梨洲先生亦曾有

其書。惟先生身後一火，所收書失去大半，鄭性埋而出之，雖尙得三萬卷，而是書已渺不可得矣。見結綺亭集外編二老閣藏書記。

然割裂淆亂，已非其舊。先生乃會粹編次，得十之八九，復采冊府元龜太平御覽通鑑考異五代會要契丹國志北夢瑣言諸書以補其缺。並參考新舊唐書東都事畧宋史遼史續通鑑長編五代春秋九國志十國春秋及宋人說部文集，與五代碑碣尙存者，以資辨證。卷帙悉符原書。書成，館臣請仿劉煦舊唐書之例，列於廿三史，刊布學官，詔從之，並製七言八韻詩題其首。然先生輯此書時，原注有大典卷數，及采補書名卷數，俾讀者於薛史面目仍可據以尋究，而武英殿刊本乃盡刪之，豈先生之意哉！

按彭元瑞知聖道齋讀書跋卷一鈔本舊五代史謂『永樂大典散篇輯成之書，以此爲最，以其注明大典卷數及採補書名卷數，具知存闕章句，不沒其實也。四庫全書本如此，後武英殿鐫本遂盡刪之。曾歷爭之總裁，不見聽。於是薛氏真面目，不可尋究，後人引用多

致誤矣」云云，則知當時已有反對刪注者矣。

又按神州日報載近人汪德淵謂彼所得金承安四年南京路轉運司刊本薛氏五代史一百五十卷，較今舊五代史，不特篇第異同甚多，即文字亦十增三四，至梁太祖紀一篇，今舊五代史與薛史全然不同云云，則薛氏原書，固尙在人間也。又按德淵貨書記，是書於民國四年三月貨於粵估，不知此粵估又貨於何人耳。

先生母袁太夫人卒年六十有八。章學誠邵室袁婦人墓誌銘同鄉公祭於邸舍。沈叔撰撰祭文。

顧綵堂文集卷十六同鄉公祭邵母袁太孺人文中有云，「念吾黨之得益友兮，古稱行秘書者，庶幾屬之斯人。」先生真不愧此語也。

先生南歸。

留所輯路振九國志稿於孔繼涵處。此書散見於永樂大典中，雖卷帙殘缺，而所存諸傳，俱首尾完善，可補五代正史之遺。故先生編校舊五代史時，嘗採用之。次

年，繼涵屬周夢棠重爲編次，得列傳一百三十六篇，釐爲十二卷。見守山閣叢書九

國志周夢棠序。

訪洪亮吉於里第，不值。見洪亮吉送邵秘校晉涵人都補官詩注。

乾隆四十一年丙申一七七六先生三十四歲

三月望日，爲張廷枚撰姚江詩存序，中有云：

余考南宋詩人，若汝社月泉吟社，見於人間，屢數篇爾。余從永樂大典哀其散見者，而後高恥堂連百正諸君子方成專集。迺知古人文章，忠孝精神，固有歷久不可湮滅者。要由其名氏紀乎記載，而後後之人始知措意而訪求其書。非然者，即鄉鄰且不復曉其姓氏，無論著述矣。

乾隆四十二年丁酉一七七七先生三十五歲

是年，先生修杭州府志。按杭州府志前志原委卷一百七十八，謂府志創修於四
十三年，杭州府知府邵齊然總修者為錢唐汪沆會稽王增及先生，而先生序汪
沆槐塘遺集云：「歲丁酉，杭州有修志之役，晉涵得隨先生後，同事編纂，寒暑無
間者，一年有餘。」文鈔卷四則府志乃始事於四十二年也。

又先生家居時，甘泉令曾延修志書，先生以甘泉自雍正間始分，志書宜從此起，
而未分縣以前，皆入江都縣，時有不合其議者，遂未果。見李斗揚州畫舫錄卷十。

是年，戴震卒於官。年五十有五。

章學誠應順天鄉試中式。

乾隆四十二年戊戌 一七七八 先生三十六歲

正月三十日，錢大昕為紹興守招遊紹興，道出杭州，訪先生等，因留宿宗陽宮。次
日同遊吳山及七寶山三茅觀。

藕香岑拾本竹汀日記云，正月三十日，早入城，泊段河頭，往拜彭學使芸楣，邵太守陶谷，邵編修二雲，與王編修方川，俱以修志寓宗陽宮，要余留宿，因移行李至宗陽宮，談至夜分方寢。並晤汪進士輝祖。二月初一日，金拱辰來，與二雲方川同登吳山。陸孝廉筱欽聞余至，來候蹤跡，遂同行至七寶山三茅觀。

先生與同遊諸人俱有詩紀遊。下山後，大昕即渡江東去。三月十二日，大昕自紹興返，再至宗陽宮訪先生，先生適不在寓。大昕又接人札，延主鍾山書院講席，遂離杭。四月十九日，寄訊先生。二十二日，至蘇州，得先生杭州書，見同書。

餘姚知縣唐若瀛修餘姚縣志，聘先生爲協纂。先生回里修縣志，其學校官田考，即先生所作也。

光緒本除姚縣志卷十，載先生是年八月望日所撰之學校官田考云：『今年邑人請修志書，余不敏，承乏志事，因爲鈎稽學田，案之前明陳冢宰碑記，及今現存檔冊，實有學田學租名色，鑿鑿可據者，悉登載志書，以杜欺隱，而昭覈實。』

是年秋，先生入都補官。

過杭州別汪沆，沆送以詩云：

結交不厭晚，所貴在知心。君不棄窮老，渡江勞相尋。坐無寒暄語，縱論徹古今，依依不肯去，樹陰移堂襟。宛如平生歡，異苔本同岑。

古杭稱首郡，圖經曠失修，文獻日就湮，邦人抱私憂。召父今太守，續纂急爲謀，關局集羣彥，琳宮敞且幽。謂宗陽宮。裁成兩史材，其一即指王增。椽筆班馬儔，八十七年事，洪纖勤訂求，補遺訂誤舛，腕脫不厭休，慚予蹇劣質，驚馬附驂騶。君今還朝去，高步白玉堂，恭聞崇儒代，天府維文昌，宏開四庫館，萬軸富琳琅，羣集兼秘冊，大吏進四方，存汰慎所擇，庶副延閣藏。

故人有陸二，飛遺榮狎釣艫，幽棲翟教授，讎家食忘其貧，二子我石交，語默見天真，今獲托末契，南村得三人。忽來告我別，孤懷鬱不伸，近別長相憶，遠別傷我神。男兒結主知，乘時合致身，望雲牽鄉思，祿養足慰親，勳名期早樹，來結漁

樵隣。槐塘詩稿卷十五送邵二雲編修入都

至蘇州，遇羅有高，有高出周永年貽汪輝祖書，軸長尺有奇，厚幾三寸，授先生轉寄。見汪輝祖書金樓子後。

時王昶總纂重修一統志，先生及孔廣森等常以談藝過從焉。見吳巖榮述菴先生年譜。

是年，章學誠成進士。

張義年報罷，用特奏名，得一體殿試。俄義年疾作，不獲與試而卒。見章學誠贈徵仕

郎國子監助教張公墓誌銘。年四十有二，著有詩文集十六卷，及周官隨筆喪禮詳考等書。其稿皆存先生家。先生擬爲刊刻，未果。至光緒十九年，始由其曾孫錫恩勉力付印，然喪禮周官原稿，已殘缺不全矣。據噉蔗集跋。

義年於四庫館行走八年，校勘書籍，不下數百種，大約史集兩門序錄簽檔，多出其手。
見噉蔗集章學誠附誌。

乾隆四十四年己亥一七七九 先生二十七歲

是年仲冬，朱文藻客京師，從先生得見四庫館裏集永樂大典中所載張鉉詩詞，編定爲南湖集十卷，因傳鈔副本攜歸。見朱文藻書南湖集後。

乾隆四十五年庚子一七八〇 先生三十八歲

是年，先生充恩科廣西鄉試正考官。檢討錢澧爲之副。中式者四十五人。先生言：凡夫恢張以襲聲華者，樸塞而無實得者，擯勿錄。舍短取長，求其留心經訓，與不悖先民矩矱者，慎而錄之。雖所造深淺不同，因文徵行，望其爲讀書敦本之士，於設科取士之意，庶幾無負。廣西鄉試錄序

黃崇蘭朝貢舉考略·庚子科廣西鄉試：試題，敢問其次至鄉黨稱弟焉，文武之政二句

，孫叔敖舉二句，南中榮橘柚得時字；解元梁世詰。

後錢澧有詩寄懷先生云：

地經三宿時宿遂平。豈忘情，伏枕牕鷄正亂鳴。候雜秋冬霜未苦，境交申許路仍平。酬恩萬一知何日，失學空疏已半生。可得頻呼將伯助，風流如在桂林城。

錢南園遺集卷二

乾隆四十六年辛丑二七八一先生三十九歲

是年六月戊戌，朱筠卒於都城。年五十有二。章學誠朱先生墓誌

乾隆四十七年壬寅二七八二先生四十歲

是年，編纂四庫全書告成。

乾隆四十八年癸卯二七八三先生四十一歲

春，章學誠臥病京旅，先生載學誠至其家，延醫治之。病中常與先生論學，每至夜分。因與先生論宋史之蕪爛，先生慨然以重修自任。學誠謂俟先生書成後，當別作一書，畧如後漢晉史之各自爲家，聽決擇於後人。先生詢學誠方略，學誠謂當取名數事實，先作比類長編，卷帙盈千可也。至撰集爲書，不過五十萬言，視始之百倍其書者，大義當更顯也。先生曰：『如君所約，則吾不能；然亦不過參倍於君，不至驚博而失專家之體也。』學誠因請先生立言宗旨，先生曰：

宋人門戶之習，語錄庸陋之風，誠可鄙也。然其立身制行，出於倫常日用，何可廢耶！士大夫博學工文，雄出當世，而於辭受取予出處進退之間，不能無筆豆萬鍾之擇，本心旣失，其他又何議焉！此著宋史之宗旨也。見邵與桐別傳。

先生以宋史自南渡以後，尤爲荒謬，東都有王儉事畧故也。說見宋史提要。因取熊克李燾李心傳陳均劉時舉所撰之書，及宋人筆記，先輯南都事畧，欲使前後條貫粗具，然後出其心裁，更撰趙宋一代全書。其標題則稱宋志而不稱宋史，亦

見先生有微意焉。邵與桐別傳章貽選按語

此二書，章貽選皆謂未卒業。按李詳疏記稱「南都事畧，王益吾言馬端敏督兩江日，有人持此稿以獻，將付局刊行，會端敏遽卒，未果，稿亦不知爲何人所得，今聞藏洪琴西後人所。」李慈銘越縵堂日記稱「邵二雲南都事畧，日記都作渡，又作宋。戊辰同治七年以前，已在江甯書局，曾文正將刻之，以移督直隸而止。」是先生南都事畧雖未刊行，稿固尙存。又據譚獻復堂日記云：

海甯唐端甫錢警石先生之弟子也。熟精目錄，刻志校讐，爲余言邵二雲南都事畧，曾見活字印本，有闕卷耳。似人間必有傳本，志之以俟。則其稿又似刊行矣。

又此書，錢大昕謂篇目悉依王氏之例，詞簡事增，過正史遠甚。見錢大昕邵君墓誌銘及十駕齋養新餘錄。意大昕必見其書。其儒學文藝隱逸三傳目錄，即大昕所擬定。先生卒後，大昕索其稿不能得，因載三傳目錄於養新餘錄，致其痛惜。茲轉錄於

此以見先生此書之一斑。

儒學一

楊時

尹惇

胡安國寅宏寧

朱震

范冲

羅從彥

李侗

朱熹

黃榦

李燔

張洽

陳澧

李方子

黃顥

蔡元定沈

張栻

呂祖謙

真德秀

魏了翁

儒學二

邵伯溫

喻樗

洪興祖

高閌

林之奇

林光朝

楊萬里

陸九齡九韶九淵

陳溥良

薛季宣

葉適

戴溪

楊簡

袁燮甫

李舜臣道傳心傳性傳

蔡幼學

廖德明

葉味道

文藝

汪藻

曾幾

徐俯

范成大

徐夢莘

隱逸

徐庭筠

劉勉之

楊泰之

湯漢

王應麟

陳與義

張嶠

葛勝仲

鄭樵

劉克莊

蘇雲卿

胡憲

程迥

何基

黃震

葉夢得

韓駒

熊克

尤袤

張即之

譙定

郭雍

劉清之

王柏

程俱

朱敦儒

陸游

陳亮

王忠民

劉愚

魏揆之

安世通

九月，先生父藉安先生卒。年七十有二。盧文弨邵君墓志銘
先生南歸。

按洪亮吉送先生入都補官詩注云，「丙申夏，君奉諱南歸，訪余於里門不值。是年冬，余亦遭太孺人憂。及甲辰春，入都訪君，又於三日前奉太公諱南下，不及見矣。」較章盧二氏所載，各遲一年。

乾隆四十九年甲辰一七八四先生四十二歲

洪亮吉著漢魏音四卷成。其書鉤貫羣籍，刺取漢魏古音，如讀若音近者，多至數千百條，以說文舊部類聚區分。其止於魏者，以反語之作，始於孫炎，而古音之亡，亦由於是，故以此爲斷焉。先生序之云：

聲音宣而文字著焉。字日滋而聲亦漸轉，得其聲始，則屢轉而不離其宗。由是

審音以定義，昭於制字之原，則互訓反訓，輾轉相訓，亦屢變而不失其指。去古日遠，襲舛承譌，私智鑿空，詁訓茫昧，班孟堅云：古文應讀爾雅，曾謂鄙別之音，讀三代古文，而能通其義，識其指歸哉！

古音至漢而一變。鄭康成注詩禮，多述古文古音，言古者正以見當時之異讀。推之於孟喜京房易章句，齊魯韓三家詩傳，春秋三傳，後先著竹帛，文字異同，皆音之遞轉。不僅如劉熹韋昭所釋，辨車聲之如居近舍，爲從漢以來之聲轉也。

漢人治經有師法，長言短句，開脣合脣，音相轉而不爲一定，要不離乎聲始，故義相貫通。至孫叔然制反語，則音有所拘，馴至義有所窒。薛綜注張平子賦，已有反語，則知叔然之說，在當時已屬盛行，不復推求古訓。沿至六朝，遂分四聲之韻，迭相祖述。韻書日益日歧，而古音微矣。

陽湖洪君稚存，服習故訓，精覈六書之學，哀集遺經舊注，釐以說文部分，撰漢

魏音四卷。其言曰：「求漢魏人之訓詁，而不先求其聲音，是謂舍本事末。此書之作，欲爲守漢魏諸儒訓詁之學者設也。」余嘗病夫後儒說經昧於古音，而使古人之訓詁不明，讀洪君撰集之書，畧爲申釋其義焉。

佳部引文選注云，雉夷聲相近，服虔之說也。考左傳正義引服虔樊光曰，雉夷也，是聲相近者即其義。證以康成儀禮注，夷之言尸也。禮記，尸，陳也，明乎雉夷尸之聲相轉，則可曉然於爾雅「雉陳也」之訓矣。

又爾雅，剪，勤也。郭注未詳。陸農師新義以「劑剪之勤」爲說，近人又引詩「實始剪商」以釋之，皆強事皮傅，非其正義。足部引康成書序注云，踐讀爲剪，證以禮記玉藻弗身踐也。鄭注亦云踐當爲剪，是剪踐古字相通。左傳踐修舊好，正指勤修其禮而言。非古音末由通雅訓矣。

說文諧聲之字，徐楚金諭，近從俗疑爲非聲，徐鼎臣校定說文，輒刪聲字。即如卷端元字，从一兀聲，今本作从一从兀，蓋疑元之不可以就兀得聲也。此書引

高誘淮南注曰，元讀常山人謂伯爲穴之穴，則說文作兀聲，確有依據，俗儒之大惑不解者，亦當憬然而悟。其他互相證明，未易更僕而數也。

韓子曰，「沈潛乎訓詁，反覆乎句讀。」訓詁者，文字之本，音聲者，訓詁之原。學者由漢魏之音，求聲始以窮其轉，斯能知三百篇之比音協句，本於自然。後世襲舛承譌，亦有所由致。匡後世之舛譌，通古人之訓詁，則六藝九家之傳，皆文從字順，而無詘屈之言。成學治古文，其亦有取乎此也。

讀此序，可畧見先生對於古音學之研究。自顧炎武著音學五論後，諸經師多知重視此學，往往以考證古音之故，而得卓絕之創獲。先生雖無音學專書，然其著爾雅正義，謂古音漸失，則古義漸湮，因取聲近之字，旁推交通，申明其說，以存古音。其云聲近之字，義存乎聲，正與此序聲相近者即其義之意同。爾雅緣音訓義者本少，先生能應用此法以治爾雅，則固非深有得於此學者不能矣。

是年，續修杭州志，先生復司其事。杭州志自乾隆四十二年，據槐塘遺集序。由知

府邵齊然聘先生等編纂，稿本畧具。時巡撫王直望以貪贖著，知府王燧覲覲杭守，黃緣直望，乃黜齊然而任王燧。聘錢獻之王文治校定。四十四年十二月付梓。冒爲己輯，並不述邵之始事，及助纂諸人姓名。又不盡從王錢二氏校定之本。至是知府鄭灑乃復以邵稿續請先生修正。先生依據原本，詳加考覈，增所未備。十一月付梓。篇帙旣富，體例尤精，世稱善本。而王刻板片，往往屢入其中。然鄭志出而王志廢，印本亦僅有存者矣。杭州府志前志原委

是時汪沆年逾八十，病目不能作書，常招先生燕坐，商榷今古，至日晡猶不聽去。
槐塘遺集序

以張廷枚所刻栲栳山人詩集貽盧文弨。

抱經堂文集卷十二題鈔本栲栳山人詩集後云：『此本予鈔之邵二雲氏。乾隆甲辰，二雲

復貽余以羅山張氏所刻本，因取以校此本，補正十餘字。』

都中重修浙紹鄉祠。先生作記云：

紹興居浙江上游，重巖鉅澤所鬱積，氣厚而質重。秀出之民，挾材藝以走四方者，所在多有。自其少時習見孝弟禮讓之風，而父老之教訓其子弟，亦必以惇睦爲首務。濡染既久，習與性成，即或久羈異地，或數世不克歸，及其聞鄉語，見鄉人，輒喟然興水源木本之思，握手款洽，藹然其相親。故當世稱鄉黨之誼，惟紹興爲最篤。凡夫省會之地，水陸交匯之區，多有所謂紹興會館者，而都城之鄉祠，其首及也。

此確爲紹興人之特性，且可見紹興會館之設，在先生時已極盛矣。紹興人以擅律稱，州縣禮聘幕賓，必首及紹興師爺，先生所謂挾材藝以走四方者，殆即指此等人也。

乾隆五十年乙巳一七八五先生四十三歲

著爾雅正義二十卷成。

先生於經深三傳及爾雅。朱筠謂先生曰：

經訓之義荒久矣。雅疏尤蕪陋不治。以君之奧博，宜與郭景純氏先後發明，庶幾嘉惠後學。邵與桐別傳

先生由是殫思十年，著爲此書。一字未定，必反覆講求，不歸於至當不止。邵學士家傳舟車南北，恒用自隨，意有省會，便加點竄。正義自序稿凡三四易始定。先生自謂此書苦心，不難博證，而難於別擇之中，能割所愛。邵與桐別傳章貽選按語。因於序中詳述其體例及要點云：

晉涵少蒙義方，獲受雅訓。長涉諸經，益知爾雅爲五經之鎡轄。而世所傳本文字異同，不免譌舛。郭注亦多脫落。俗說流行，古義浸晦。爰據唐石經暨宋槧本，及諸書所徵引者，審定經文，增校郭註，仿唐人正義，繹其義蘊，彰其隱頤。

竊以釋經之體，事必擇善而從，義非一端可盡。漢人治爾雅，若舍人劉歆、樊光、李巡、孫炎之註，遺文佚句，散見羣籍。梁有沈旋集註，陳有顧野王音義，唐有裴

璦註，徵引所及，僅存數語。或與郭註符合，或與郭義乖違。同者宜得其會通，異者可博其旨趣。今以郭氏爲主，無妨兼采諸家，分疏於下，用俟辯章。譬川流而匯其支瀆，非木落而離其本根也。

郭註體崇矜慎，義有幽隱，或云未詳。今考齊魯韓詩，馬融鄭康成之易註書註，以及諸經舊說，會粹羣書，尙存梗槩，取證雅訓，辭意瞭然。其迹涉疑似，仍闕而不論，確有據者，補所未備。附尺牘於崇邱，勉千慮之一得，所以存古義也。

郭氏多引詩文爲證，陋儒不察，遂謂爾雅專用釋詩。今據易書周官儀禮春秋三傳大小戴記，與夫周秦諸子，漢人撰著之書，遐稽約取，用與郭註相證明。俾知訓詞近正，原於制字之初，成於明備之世，久而不墜，遠有端緒。六義之文，曾無隔閡，所以廣古訓也。

聲音遞轉，文字日孳，聲近之字，義存乎聲。自隸體變更，韻書割裂，古音漸失，因致古義漸湮。今取聲近之字，旁推交通，申明其說，因是以闡揚古訓，辨識古文。

遠可依類以推，近可舉隅而反，所以存古音也。

草木蟲魚鳥獸之名，古今異稱，後人輯爲專書，語多皮傅。今就灼知副實者，詳其形狀之殊，辨其沿襲之誤。其未得實驗者，擇從舊說，以近古爲徵，不敢爲億必之說，猶郭氏志也。

試舉例以證之：

如釋地第九九府，南方之美者，有梁山之犀象焉。

郭注：

犀牛皮角象牙骨。

先生正義云：

職方荊州，其山鎮曰衡山，其利丹銀齒革。

爾雅作梁山者，淮南主術訓，橋直植立而不動，高誘註，橋，桔槔上衡也。太平御覽引符子云，合衡官橋而量之，折十橋。衡謂之橋，橋亦謂之梁，是衡與梁義相

通也。

衡與橫通，強梁語轉作強橫，是衡與梁聲相近也。

鄭康成周禮注云，衡山在湘南，高誘淮南注云，梁山在會稽長沙湘南，會稽二字，承上文而衍，云在長沙湘南，是梁山即衡山之明證矣。

下疏郭注不錄。

又如釋山第十一，霍山爲南嶽

郭注：

在衡陽湘南縣南。今在廬江灤縣西。即天柱山灤水所出也。漢武帝以衡山遼曠，因讖緯皆以霍山爲南嶽，故移其神於此。今其土俗人皆呼之爲南嶽。本自以兩山得名，非從近也。而學者多以霍山不得爲南嶽。又言從漢武帝始乃名之。如此言，爲漢武在爾雅前乎！斯不然矣。

先生正義云：

郭云在衡陽湘南縣者，

漢書地理志，長沙國湘南縣，禹貢，衡山在東南荊州山。晉書地理志，衡陽郡湘南縣，縣名仍漢舊，衡陽郡爲長沙郡所分置也。衡山在縣南，古今所謂南嶽也。今衡山在衡州府衡山縣西。

郭云今在廬江潯縣西者，

漢書地理志，廬江郡潯縣，天柱山在南有祠。晉仍漢制。今潯山在安慶府潯山縣西北。

郭云即天柱山潯水所出者，

廣雅云，霍山謂之天柱，今謂之皖公山，皖水出焉，別流曰潯水，合流入於江。郭云漢武帝移其神於此者，

史記封禪書云，上巡南郡至江陵，而東登禮潯之天柱山，號曰南嶽。太史公意以天柱山本非南嶽，武帝強號曰南嶽爾。太平御覽引徐靈期南嶽記云，衡山

者，五嶽之南嶽也。其來尙矣。至於軒轅，乃以濶霍之山爲副焉。故爾雅曰：霍山爲南嶽，蓋因其副焉。至漢武南巡，又以衡山遼遠，道隔江漢，於是乃徙南嶽之祭於廬江濶山，亦承軒轅副義也。案軒轅以濶霍爲副，於古籍無徵。此海上怪迂之士，妄引黃帝，不足爲信。漢武所據讖緯，大率類此矣。

郭云：南嶽本自以兩山爲名，非從近者，郭意以衡霍爲一山也。

尙書大傳有中祀霍山及奠南方霍山之文，大傳爲後人哀集，不盡可據。應劭謂衡一名霍，傳會漢制，實則衡之與霍，自爲兩山。通典引三禮義宗云：唐虞以衡山爲南嶽，周氏以霍山爲南嶽，此見爾雅前後異文，求其故而不得，強爲之詞。然未嘗不以衡山霍山爲二山也。水經釋禹貢山水澤地云：霍山爲南嶽，在廬江濶縣西南，衡山在長沙湘南縣南，是亦以霍山衡山爲二山也。

以爾雅前後數之，釋地所云梁山，即爲衡山，此由於聲之轉也。釋山上云：江南

衡，下云霍山爲南嶽，即使衡山別名霍山，不得一篇之中，互舉其名。

況夫霍之爲義，由於大山宮小山也。今天柱山中峯小，而四圍有大山以宮繞之。衡州之衡山，則中峯獨高，而前後左右諸山，皆在其下。揆諸雅訓，則天柱可名之曰霍，衡山不得名之曰霍。此可以目驗而知也。

然則爾雅此文，何以云霍山爲南嶽？蓋漢武以後，諸儒所竄易也。

漢初儒者，增益五嶽之名於釋山篇末，與封禪書同。武帝以後，復改衡爲霍，以附合時制。郭氏不悟其爲竄別，遂遷就而爲之詞曰：學者以霍山爲嶽，始於漢武，將漢武在爾雅前乎！夫爾雅固在漢武以前，但郭氏所據之本，果即漢武以前相傳之爾雅乎！斯不得過信今本，轉疑古訓也。

合經傳而總核之：冀州之霍山與泰衡華恒，唐虞之五嶽也。華嶽泰恒，衡周之五嶽也。泰衡華恒嵩高，漢初相傳之五嶽也。泰華霍恒嵩高，武帝所定之五嶽也。知漢以前五嶽無定名，則不惑於羣說之膠臆矣。

或謂世所傳本，定爲漢儒增易，得毋勇於疑經乎？斯又不然。禮記或素或青，雜以秦語；左傳其處者爲劉氏，明爲漢儒竄入。則知漢儒增益經文，正不必爲之掩護。信古善述者，斷不以一端之失而疑及全經爾。

讀此二條，一定梁山爲即今衡山，一定霍山爲南嶽，爲漢儒所竄易，援引博而斷制明，知先生治經，在實事求是，不膠執，不盲從，故能會通古義古音，擷取諸說菁華，而自抒新解。

洪亮吉極歎先生梁山即衡山之說爲絕識。惟於爾雅釋地「漢南曰荊州」條下，先生正義謂殷時荊州以漢水爲界，自大別以東，江南之地屬於揚州，大別以西，漢東之地屬於豫州；亮吉則據鄭康成班固京相璠諸說，確定大別山在廬江安豐縣西南。痛斥李吉甫元和郡縣志之附會，謂吉甫之附會，成於杜預之致疑，因取左氏定公四年，吳師伐郢，楚子常濟漢而陳，自小別至於大別一段傳文中之地名，一一考覈，成釋大別山一篇寄先生，凡十四證，長數千言。又以先生漢水

以南皆屬荆州之說，亦似誤以西漢水爲漢水，別陳漢水釋一篇。其與先生辯爾雅斥山一書，援引亦博。皆見卷施閣甲集卷七。惜不見先生復書，無從對核。然亮吉實甚推服先生此書，故有贈先生詩云：

君疏爾雅篇，訂正五大儒，使我心上疑，一日頓掃除。君師錢少詹，精識世所無，

吳門及錢塘，復有王鳴盛與盧文弨，皆言此書傳，遠勝唐義疏。卷施閣詩卷八

孫星衍亦謂此書

經經自相勘，所失無毫釐，徵信漢魏儒，闕疑不自欺。中州送邵晉涵入都詩

經經自相勘一語，最能道出先生治此書要訣。

是時汪中亦以詩書左氏正義說文釋文廣韻史記後漢書宋書隋書山海經齊民要術李善文選注，考校郭注異同，多於先生者四十六事。欲刊行而先生書已出，因藏其稿於家。又王念孫從戴震受聲音文字訓詁，通爾雅說文，皆有撰述矣。嗣見先生爲爾雅疏，段玉裁爲說文注，遂不復爲。惟郝懿行繼先生後，著爾雅義

疏二十卷，近人多謂出先生所著上。蓋郝氏嘗曰：

爾雅邵氏正義，蒐輯較廣，然聲音訓詁之原，尙多壅閼，故鮮發明。今余作義疏，於字借聲轉處，詞繁不殺，殆欲明其所以。

又曰：

余田居多載，遇草木蟲魚有弗知者，必詢其名，詳察其形，考之古書以徵其然否。今茲疏中，其異於舊說者，皆經目驗，非憑胸臆。此余書所以別乎邵氏也。見

胡培崑研六室文鈔卷十郝蘭皋先生墓表

然如其言，則郝書於體例既無新發明，而其蒐輯時注意之要點，與先生序中所述，亦無不同。稍有異說，何妨附見，別撰一書，斯爲贅矣。李慈銘曰：

爾雅釋山，首曰河南華，河西嶽，河東岱，河北恒，江南衡，末又云泰山爲東嶽，華山爲西嶽，霍山爲南嶽，恒山爲北嶽，嵩高爲中嶽。鄭君注周禮，於大司樂用前說，於大宗伯用後說，固疑未能定而兩存之。

邵氏正義主前說，以後說爲漢世之儒所附益，謂以霍當衡，多言始於漢武，而嵩高之爲中嶽，亦始於漢初。郝氏義疏駁之，以爲爾雅前標五山，後列五嶽，其河南華云云，未嘗系以嶽稱。

案堯典言四岳，周禮職方言九鎮，而大司樂則曰四鎮五嶽，明九州九山，其五相承稱嶽，其四無嶽名則稱鎮，與職方山鎮九之稱，互文見義，何得又別稱五山！古今經典未有此說，此郝氏之臆決，不如邵說爲長。見桃花聖解日記己集。

又按陳立疏白虎通五嶽，亦以先生所言爲得其實，見白虎通疏證六。

然則郝書蓋嘗欲強翻先生之案，而實不能勝之者也。

案林昌彝有爾雅邵郝說折衷一書，未見。

又案先生同時有周春者，嘗著十三經音畧一書，書後附錄與人書五通，其一通即與先生者，設十不解以指摘先生此書。春於音學自負甚高，其與盧文弨書，歷詆顧炎武閻若璩戴震諸人，不遺餘力，可謂太不自量。盧書中並譏及先生云，『近又見注爾雅者，論及

雙聲，望一瀟萬，兼多差謬。」蓋即與先生書中之大意。今不錄。

乾隆五十一年丙午一七八六先生四十四歲

二月，洪亮吉自里中借錢維喬等買舟至浙江省從舅。間日遊龍井天竺靈隱淨慈諸名勝，與先生及楊夢符蔣承曾崔景侃等吟咏常至徹夜。洪北江年譜

是年夏，先生入都補官，亮吉時在開封，以詩送之云：

君行不得行，一尺大梁雨，流潦衝夷門，街泥積如許。大梁雨足欣有秋，君雖不行我夷猶，廿年三度與君別，被酒歷歷追前遊。逢君乃研經，逢君乃註史。當時苦說兩少年，只惜黃郎已前死。謂黃景仁。騎龍弄鳳戲里閭，斬蛟射虎節不拘，性情至此忽一束，細校科斗牋蟲魚。讀書識字居然異，長句猶能矯奇氣，大龍山下別君時，千六百言君倘記。壬辰三月上巳筵，江水一樓詩一篇。我歌白紵方詠月，君著宮錦行朝天。長安米貴居偏易，蓬觀爲君著書地，宣南坊外三斗

塵，一客人門驚故人。故人久別儀容野，日倚陳編與傾瀉，已看貴紙寫南都，尙少築臺名爾雅。十年哀樂事亦同，往往相左紅塵中，梁園握手亦意外，濁浪飽吸餐炎風。河流拍枕朝難醒，官燭燒殘夜忘永，蠹魚窺客客不知，雙鬢都垂二毛影。盤盤萬卷縱堆牕，只覺逢君氣早降，禮堂若寫羣經定，君署南江我北江。

卷八 旅閣詩卷八

亮吉以三月赴開封節署，洪北江年譜據此詩，似先生是年亦曾客開封。

八月，汪輝祖籤掣湖南永州府甯遠縣知縣。先生贈序云：

法家以輔禮制律者法也。審察於禮與法之相貫通，而後能明律，而後能養人。余讀唐律疏義，其傳義予比，實依於仁慈，而參合必以唐六典爲依據，何其明於禮意也。明律改用重典，峻文苛法，欲以齊民，惡觀所謂禮以養人者乎！後之治律者，能銓度於世輕世重以劑於平，仁者之用心也。刻者爲之，則傷恩而薄厚，昧者則坐視人之生死疾痛而不自省。州縣之長，盛服坐堂皇，吏抱文

書伍伯左右立，哆口叱訶，問以律，則懵然莫能知，憫然以爲不足知。其援律以定讞者，則爲幕賓，引成案以上下其手者，則爲吏胥，居其間頤指而氣使者，則爲奴僕。甚至奴僕吏胥與幕賓連合爲一心，鉅文破律，戕虐民生，流弊靡究。嗚呼，是曷能望其知律意以養人乎哉！

吾友汪君煥，曾嫻習經訓，以家貧謀養，治法家言，議論依於仁慈。佐州縣治，引三禮以斷疑獄，遠近稱平允。性廉介，嚴取予，異乎俗所云幕賓者。今以進士謁銓，得湖南之甯遠縣。夫以煥曾之明律而通於禮，本之以仁，持之以廉，吾見煥曾之道之行，而豫爲甯遠之人賀也。

雖然，煥曾佐治有年矣，於律文信能通其意而劑於平矣，自恃其能以事上官必傲，以待同列必驕，其御下也必愎，傲也驕也愎也，吾未見其道之得行也。書曰：欽哉欽哉！惟刑之謚哉！欽以言乎敬也，謚以言乎靜也。能敬以靜，則不敢自恃，而可免於傲與驕與愎，養民之道庶有幾乎！

余與煥曾交，屢以文字相切磋，茲行也，同學之士，多爲歌詩以送之，余屬括爲序以贈其行，何以處我，煥曾獨無意哉！文鈔卷四

此序寫州縣情弊如畫，先生曾云，

今之吏治，三種人爲之，官擁虛名而已。三種人者，幕賓書吏長隨也。汪輝祖學治

臆說

此序即闡發此意。

先生送輝祖彰義門外，輝祖曰：『此行幸邀封典，即作歸計。未必再入此門。脫不幸，銘幽之文，責在吾子。』泫然分手。夢痕錄餘

輝祖既至縣，鄙塞之俗，翕然不變，政聲大播。見阮元學經室二集循吏汪輝祖傳。未及

四年，以告病獲魯輝祖友人爲輝祖惋惜，先生曰：『諸君弗爾，龍莊富泰然也。』

因誦輝祖留別詩：『最好官箴雙節錄，無多宦味五年心。』歎爲素志不欺。見夢

痕錄餘。其後輝祖有答兒子繼坊書云：

古來端人傑士，無不從困頓中磨鍊出來。無暇遠引，即吾契好如邵二雲學士，孫遲舟太史，沈青齋觀察，皆備歷艱難而後成學問。得有遇合，立身樹品，處處站得穩處。見同書。

可證其相知之深。

十一月，阮元入都。謁先生，時有請問。見阮元南江邵氏遺書序及張鑑雪塘卷主弟子記卷一。是年爲周廣業意林註撰序云：

近時嗜古者表彰子書，悉心校勘，其意誠善。然或過有偏主，務伸其說，幾幾乎欲引諸子與六經相詰難，斯非好奇之過歟！

夫子書有蔽短，正更不必爲之掩諱，舍短取長，掇其精要，迺可羽翼乎六經。然則馬氏之爲是書，庶幾其善讀諸子者，而周君之扶微闡隱，又豈特爲馬氏之功臣而已哉！文鈔卷四

是序所言，卽班固『合其要歸，亦六經之支與流裔』之意。南宋以還，子學不絕

如線，至是始有董理之者。然亦僅視爲經學附庸，以餘力從事校勘，未暇爲學說上之研究。其表彰子書，如先生所謂幾幾乎欲引諸子與六經相詰難者，正未易多覲。然諸子頭角，由是稍露矣。

乾隆五十一年丁未一七八七先生四十五歲

教習庶吉士。別傳章貽選注

是年冬，招辛卯同年爲銷寒之會。先生言：

同年銷寒之會，始於程魚門，是爲癸巳之冬。戊戌入都，則集於王方川所。丙午

秋復入都，則王瑤峯仍舉前會。文鈔卷四銷寒疊韻詩序

至是則由先生舉之，蓋已第四次矣。

是年，錢大昕撰次古今文人生卒年壽可考者，始鄭玄訖戴震，凡四卷。取左氏有與疑年使之年語，名之曰疑年錄。後又續錄蔣士銓至先生六人。大抵取古今文

人之有功經史者始錄之，所以志景行也。見竹汀居士年譜及其曾孫慶曾按語。

先生中表翁元圻始從事註困學紀聞。

自序，丁未之冬，棟發雲南，從此移紆移楚，未嘗不携此書自隨，偶有所得，即細書於簡端。

輯閱若璩何焯全祖望諸家之說，而益以己所心得者，爲文凡八十五萬言。

凡厚齋所引之書與其人，靡不觸類引伸，核其本文，詳其貫履。於書之已佚，姓氏之就湮者，則博采墜簡零篇，力索冥搜，期於必獲，於諸說之不全不備，踳駁抵牾者，則下己意補之正之。胡敬翁註困學紀聞序

其用力至勤且久，乃最有功於王書者。錢泰吉謂得此一書，則諸家之精蘊皆備，

曝書雜記卷中非虛言也。然元圻自謂註此書之動機，實由先生發之。其自序云：

元圻幼嗜此書，通籍後，備官禮曹，嘗質疑於中表邵二雲先生。先生教之曰：「閻何全之評註，畧舉大意，引而不發，子盍詳註之，使覽者不必細閱四庫書，而

瞭然於胸中乎？余對曰：「此非盡讀厚齋所讀之書者不能也。以元圻之淺陋，曷足以任此！」先生曰：「子姑詳其所可詳；其未詳者，安知不有好學者更詳之乎！」

惜其書遲至道光五年始脫稿付刻，先生已不及見，故自序又云：

惜二雲先生墓木已拱，不及刪其繁而補其缺，以至於無遺憾也。

同里黃稚圭先生辟刻大俞山房詩稿十卷成。稚圭先生篤志經學，曾補輯宋元

學案，於先生爲尊輩。詩稿中附有先生便札三通，因節錄其涉及彼此著述者：

奉到大集，雒誦再四，掉臂清新，而不涉江西宗派，要非洗伐功深者，無從道其

隻字也。第一札

晉涵近刻爾雅正義，畧仿唐人體裁，而學術不逮古人遠甚，刻成覆覈，自愧疎漏。今寄呈一部，伏祈大加誨削，俾不至終身不聞大道，幸甚幸甚！孟子正義粗具稿本，尚須刪改，道遠未由就正，時用悵然耳。第二札

宋元學案，貫澈古今學術源流，不僅備兩朝掌故，雙非續纂未竟，今乃得觀厥成，異時流布通都，洵四方學人之幸也。第三札

章學誠歲暮至河南見畢沅。丁巳歲暮書懷詩注。即任編輯史籍考事。其書包經而兼採子集，嘗與先生商訂體例，且令先生弟子章宗源別輯佚史一書，以輔史考，如經解鉤沈與經義考之同功異用也。

章氏遺書卷四與邵二雲書云：『自到河南，三度致書，想俱邀鑒矣。所商史籍考事，亦有所以教正之耶？』又書云：『逢之寄來逸史，甚得所用，至云摭逸之多，有百餘紙不止者，難以附入史考，但須載其考證，此說亦有理。然弟意以為蒐羅逸史，爲功亦自不小，書既成，當與余仲林經解鉤沈可以對峙，理宜別爲一書，另刻以附史考之後。史考以敵朱氏經考，逸史以敵余氏鉤沈，亦一時天生瑜亮，洵稱藝林之盛事也。』又報孫淵如書云：『承詢史籍考事，取多用宏，包經而兼採子集，不特如所問地理之類已也。前有條例與邵二雲，求其相助。如足下從事校讐，其於古今載籍，耳目所及，幸有以指示之。』

也。至義例所定有應採者，邵君處已有大凡，可就詢之。

宗源字逢之，會稽人。以宛平籍中式乾隆丙午科舉人。爲清代有數之輯佚家。所輯甚夥。今所傳有隋書經籍志考證十三卷，凡隋以前乙部諸佚書，采摭畧盡，蓋即與學誠史籍考最有關係之書。餘書不傳，傳者亦經孫星衍、嚴可均、洪頤煊等之補訂，非復章輯之舊。先生於輯佚既多致力，宗源則承先生之教，而畢生從事於此等工作者。阮元茄輯十種古逸書序稱「昔元二十歲外，入京謁邵二雲先生。先生門徒甚多，各授以業。有會稽章孝廉逢源，源當作之。者，元見先生教以輯古書，開目令輯，至今猶記其目中有三輔決錄、萬畢術等書。章孝廉力其業，不數年成書盈尺。惜孝廉病卒，書不知零落何處」云云，可知其淵源所自矣。

乾隆五十二年戊申（一七八八）先生四十六歲

是年三月，先生爲錢大昭撰補續漢書藝文志序云：

班孟堅漢書，因劉子駿七畧作藝文志，西京書籍畧見其梗概矣。後代史家，遞相祖述，隋書舊唐書文獻通考作經籍，宋孝王關東風俗傳作墳籍，其名不同，其書一也。

范氏後漢書本未及撰志，司馬彪續漢書有律歷禮儀祭祀天文五行郡國百官輿服八志，而不及藝文，東京諸儒撰述，泯焉無聞，良可深惜！

嘉定錢可慮先生精通經史，其說經之書，實事求是，得未曾有。其於兩漢三國，有辨疑一書，王光祿稱賞不止，以爲突過三劉。今復有補續漢書藝文志二卷，余受而讀之，蓋取蔚宗本史所載及書之見存於今代，引證於古書，著錄於別史，暨藏書家所錄者，輯爲此編，以補司馬氏之闕漏。部分條析，悉依前書。於一代著述，固已搜采無遺，洋洋美備矣。

不登上古之書者，依劉知幾之說，斷代爲史，例不當載古人；且東漢時古書之存亡，亦非幾千百年以下所能審知也。

乾隆五十四年己酉一七八九 先生四十七歲

章學誠在太平，著文史通義內外二十三篇。其十二篇附存舊稿一篇，合十三篇，皆推原道術，以爲文史緣起者，統題爲姑孰夏課甲編。自序云：

余僅能議文史耳，非知道者。然議文史而自拒文史於道外，則文史亦不成其爲文史矣。

先生因論其原道篇云：

是篇初出，傳稿京師，同人素愛章氏文者，皆不滿意，謂蹈宋人語錄習氣，不免陳腐取憎，與其平日爲文不類，至有移書相規戒者。余諦審之，謂朱少白日：「此乃明其通義所著，一切創言別論，皆出自然，無矯強耳。語雖渾成，意多精湛，未可議也。」文史通義原道篇按語

朱文治入都謁先生，時畢沅以瓦當圖寄先生，先生即屬文治題之。故文治詩有

「圖懸四壁皆秦漢，促我篝燈咏瓦當」之句。南江詩鈔題詞及注

文治又有感恩知己詩云：

我作諸生時，一寒常徹骨，每念三世交，勸學示津筏。己酉上公車，邸寓初晉謁，公爲解行李，延留逾兩月。長安不易居，志之敢忘忽！

見繞竹山房詩稿卷九。文治字詩南，久香先生闈之父也。繞竹山房詩餘又有即席奉酬邵

丈二雲招飲雙藤窠蘇模遮詞云。『紫烟籠，紅玉鑊。篠隔藤開，藤繞窠邊走。仙客裁霞

常被覆。詩夢驚回，忽訝雙龍鬪。坐花陰，還酌酒。瓔珞低垂，未許春風逗。細嚼餛飩

香滿口。人咲花時，記得看花否？』

乾隆五十五年庚戌一七九〇先生四十八歲

高宗八旬誕辰，先生撰徵符一篇上之。見文鈔卷二。錢大昕人都祝壽，寓先生邸舍。行禮後即出都。見竹汀居士年譜。

是年三月，章學誠有與先生書云：

足下爾雅正義，功該而力勤，識清而裁密，僕謂是亦足不朽矣。抑性命休戚之故，亦有可喻者乎？爾雅字義，猶云近正，近正之義，猶世俗云官常說話，使人易解。足下既疏爾雅，則於古今言語能通達矣；以足下之學，豈特解釋人言，竟無自得於言者乎！

君家念魯先生有言，文章有關世道，不可不作，文采未極，亦不妨作。僕非能文者也，服膺先生遺言，不敢無所撰著，足下亦許以爲且可矣。足下於文漫不留意，立言宗旨，未見有所發明，此非足下有疏於學，恐於聞道之日又有待也。足下博綜十倍於僕，用力之勤，亦十倍於僕，而聞見之擇執，博綜之要領，尙未見其一言蔽而萬緒該，足下於斯，豈得無意乎！

宋史之願，大車塵冥，僕亦有志，而內顧枵然，將資於足下而爲之耳。足下如能自成一史，僕則當如二謝司馬諸家之後漢，王隱虞預諸家之晉書，亦備一家

之學。如其未能，則願與足下共功，其中立言宗旨，不侔而合，亦較歐宋新唐，必有差勝者矣。

此書蓋學誠始抵武昌時所發。同時段玉裁亦客武昌，有書致先生云：

段玉裁頓首上二雲先生座右。客冬得晤，數年契闊，得以稍暢。飫聞妙論，深叨雅誼，大快事也。惠賜爾雅正義，元元本本，既瞻且確，什百邢氏，何待言矣。裁自客冬歸，匆擾多端，未能詳讀一過，深以爲歉。近者索居無俚，乃泝江至秋帆先生所一行，月內常即歸，不能久滯也。拙著尚書考讀將成，詳於古文今文之別，及衛包之妄，行且梓政。先生邃於史學，聞實齋先生云，有宋史之舉，但此事非先生莫能爲，則日中必昃，尙勿遲緩。實齋神交已久，今始得見，其史學可謂得其本源。抑實齋先生云，甲辰乙巳間，先生歎門舍下無應者，聞甚駭異，去冬何未談及？甲辰一年，舍間多故，裁必出門開罪也。裁自回壇，種種不得意，近者覓館地坐之。倘其不得，當入都請業耳。蘭泉先生向所仰望，去年承諭，本欲叩見，

而未暇，今輒具稟，伏冀轉達。說文蕭字下曰，五行之數二十分爲一辰，此語未詳，求示之。每以獨學無友爲苦，故有人都請業之志也。秋帆先生云，相屬纂宋元明通鑑，此事亦天地間不可少之事，何日成之？敬請近安！不戢。 四月十六日 武昌森中。

蘭泉先生處稟竟未繕，惟祈晤時道及玉裁卅年仰慕之忱是感！又啟。

其後玉裁又有與先生書云：

愚弟段玉裁頓首上二雲大兄先生閣下：上年舍親史名瑾者入都，曾奉書并戴東原集，曾否收到？邇來想新社便蕃，起居萬安。著述之閑富，玉裁愧不能親炙細讀也。聞以宋史自任，不知何日可成？令郎於宋史之學亦深，想必相得益彰。將來刪削繁蕪，繼蹤馬班，能令鄙人尙及見否？玉裁前年八月，跌壞右足，至今成廢疾，加之以瘡，學問荒落，去冬始悉力於說文解字，刪繁就簡，正其譌字，通其例，搜轉注假借之微言，備故訓之大義，三年必可有成，亦左氏失明，孫子

臆足之意也。小婿龔麗正者，岷懷之子，考據之學，生而精通，大兄年家子也。更得大兄教誨之，庶可成良玉。蘇州有博而且精之顧廣圻，字千里，欲得尊著爾雅疏一部，望乞之爲禱，即交小婿郵寄可也。東原集三部附上。丁小山兄去冬於杭城乃得相識。抱經先生已歸道山，可歎可歎！梁伯子著人表考史記質疑二書，該洽之至，想已看過矣。肅候近安！諸惟丙鑒不一。玉裁頓首。

周書昌先生無恙否？朱少伯兄乞叱致。章實齋亦不得其消息。正月九日。

此二書俱自李慈銘荀學齋日記已集中錄出。日記尙有王念孫李堯棟二書，并錄於後。

王書：

知不足齋叢書一套繳上。

曩注廣雅，葆本也，而不解其義。又讀詩傳，苞本也，亦不解其義。竊疑浸彼苞稂，如竹苞矣，實方實苞，苞有二葉，皆不當訓爲本。昨閱玉篇艸部尊字注云，本尊

草叢生，字或作莽，西京賦菜葍蓬茸。始知傳訓苞爲本者，乃叢生之義，非根本之義也。斯干箋云。言時民殷衆，如竹之本生。本生猶言叢生，故以比民之殷衆。故孫炎云，物叢生日苞，非根本之義明矣。生民箋云，豐苞亦茂也，長發箋云，苞豐也，皆足增成傳義，而正義以爲易傳，失其旨矣。廣雅云，葆科本也，又云，科叢也，菽葆也，說文葆草盛貌，菽細草叢生也。則葆苞古蓋通用。未知有當與否？唯先生裁之。

示。又李氏周易集解繫于苞桑下所列古訓，必有與爾雅毛詩相發明者，并祈錄

餘不一年侍王念孫頓首。

李書：

別來一載，曾於去冬附人寬夫信中寄奉懷之作。比到都而寬夫已旋里，竟持此信而歸，以致不得呈左右，至今耿耿，刻于役淮陰，又未携此稿來，暇時當補

錄呈教也。

冬間一接手書，以尊紀相委屬，已爲轉薦屬邑，較弟冷泊衙中，或畧生色。

此月內，又接劉孝廉携來書，隔年始到。然館事極難。此時書院，焉有空缺？劉本敝門人，況重以台命，甯不爲留意耶！

春殿宣毫，詞曹文戰，後來居上，自古積薪，豈必飛騰屬諸前輩，不謂拔幟亦有康節，奪經神之席，亦登詞客之壇，除日傳來，喜生望外，坊塔迅轉，行到頭廳，不特士論翕然，亦且一破省例，使伏處江湖，遠觀壁上者，若老馬聞擊鼓之聲，自忘駑鈍也。

弟自知荒落，甘作蠹材，但到江南，又存舊習。自甘淡泊，空處脂膏，毘陵七月，艱鉅難肩。乃新參忘其迂拙，不以爲不才，返量移白下。四月到此，已及數旬。幸民俗稍淳，案牘稍簡，而上游孤介，酬應都捐，或堪藏拙。第麋鹿之性，不能奔走馬牛，閣下視僕，豈治繁理劇才耶！終朝牽率，事與性違，空負江山，無情遊攬，其意

緒可知矣。

范士恆名爽，上虞人，辛卯探花，與先生同年。三兄，貧態可念。頃以舟次無物携來，未能多寄，下遇便再當寄意，煩爲致聲。昨見邱鈔，南昌事內，其令郎名字相同者，豈亦牽涉耶？

數行寄意，恭賀新除。并問近安。不一。愚弟李堯棟頓首。

二雲先生閣下 六月十三日 淮陰舟次。

案慈銘曾見乾隆諸老致先生尺牘一册，上四書即錄自此尺牘者。今未得見。幸慈銘曾摘記其大概於日記云：

凡段茂堂書三通，

周書倉書三通，

盧抱經王石渠李南澗邵楚帆自昌曹地山王爾烈書各二通，

姚姬傳劉端臨紀文達朱文正金海住名下鈐一印云：住金剛堅固海。魯山木平

餘山家松雲先生邵海圖洪書各一通。

又一書失去尾葉，似是翁覃谿。

一書僅署花間堂手札，似是成哲親王。

一書只署太平使院字，似是朱笥河。其書云，「初九日晚五百里文從道臺處奉聞足下與戴東垣周舒蒼同調取入四庫全書館，須此間給咨即行，連日盼望，何以未至？沿途見此字，驅輿放帆，毋太遲留也。切切！」下署十六日。此乾隆三十八年笥河任安徽學政時事。

又羅臺山一紙，只末葉。

又一紙，無稱謂姓名，只鈐一小印曰西霞手書，吾鄉王方川先生也。書云，「稗存札中，皆泛文畏衝，只淡淡一語，其實緊要，恐將來得罪人，若前任交代語亦不露，恐稗存爲我心急也，至禱至切！」蓋是書之別紙所云，乃西霞由翰林出爲河南知縣時事。洪稗存是西霞辛丑會試分房所薦士也。

茂堂兩書，見上端臨書，山木書，松雲書，皆長牘。

楚帆總憲兩書，一言邵氏修譜事，一言博西齋所著偶得四卷，屬二雲校定及作序事，皆呼二雲爲姪。

海圖侍郎呼爲五哥而不字，又於二雲尊人稱伯父大人萬福，是於二雲爲近支。其書言「金壇相國致屬王撫軍，以五哥爲言，相國爲朝廷培植善士之義，可謂深篤，王撫軍兩浙福星，非不知好士者，其所以相待之處，宜於相國安帖中委悉言之，五哥違都門久，而竟若憎怕不存於心。本房李老師關注殷切，而五哥嗣後無安帖來，似覺太濶，此不可也」云云。王撫軍者王直望，而兩王字後皆磨去其中直，改作三字，蓋王獲罪後，邵氏諱之，遂移之文敬公三寶，以王於丁酉歲代三公撫浙也。

書倉兩書，言文安陳氏時文稿事，極推重之。

抱經一札，言玉藻形容楊揚，釋文音傷，今小版秦刻誤作楊，以二雲所著爾雅

正義爲其所誤。案今正義釋訓，抵抵惕惕下，並不引玉藻文，則二雲後已改正矣。又一札言，「捧讀改本爾雅正義，精而益精，中間刪節處，亦更簡當。」

南澗一札，言爲斜川集，望而知其非真，然不知即龍洲詩也。

石渠一札，是借開元占經，一札言廣雅葆本也云云。見上。

端臨書言爾雅釋山，山左右有岸，屈，廣韻作厓，玉篇有厓字，古文法，說文，正，古文正，是金从正，厓从金得聲，金厓二字，雖不見於說文，而由古文正字孳生，即不可謂非六書之正體。案今邵氏正義仍不用其說，劉氏所著經傳小記中亦無之。

按先生嘗稱劉台拱云，「予遊京師，交友中淵通靜遠，造次必儒者，端臨一人而已。」

見阮元劉端臨先生墓表。

朱文正札，是問明史洪武初，遣文原吉詹同魏觀吳輔道趙壽等訪求遺文，詹魏自有傳，文原吉官侍御史，不知其字與里，吳趙二君官職字里，俱無考。

紀文達札，是借沈冠雲左傳小疏。

金海住札，言舍姪質孚文滙易解一種，曾懇帶赴書局，公酌去取，如不足米，即求擲付小聳汪雲倬日章寄還。

覃溪書，是託代訪童君二樹所藏古泉古碑，懇借其數事，爲之考索題識。時二雲已由翰林丁父憂歸矣。

茂堂一書，言章實齋所撰史集考，不知已成若干？又言爾雅正義，高於邢氏萬萬，此有目所共見，汪容夫最佩服此書，近得其信否？案實齋未聞著史集考，蓋即文史通義之初名也。

按章學誠著史籍考事，詳上五十二年。其時慈銘未見章氏遺書，故誤以爲即文史通義之初名耳。

尋繹諸書，想見一時儒林份額往還，商榷古義，行間字裏，古色照人。其稱謂款式，謹而不侈，約而不率，雖或亦潦草不經意，而言無俗塵，皆是見先輩典刑，存

爲掌故。

吾家松雲中丞及平寬夫侍郎兩書，皆賀二雲初入翰林，年書見上中丞時以中允出守常州，調江甯，侍郎時以少詹事憂歸，札中言李太守延修郡志事，兩公手迹，向藏余家頗多。

慈銘又有一跋，日記不錄，亦未得見。

乾隆五十六年辛亥二七九一先生四十九歲

二月，御試翰詹，先生名列二等，遷左春坊左中允。

七月，周永年卒。年六十有二。章學誠爲作傳。其末段云：

余與書昌交，終始於與桐。居京師，嘗困躓少歡，遇二君，輒忘患苦，能作竟日談宴。憶書昌方欲僦田治生，有老農爲述田家樂事，娓娓入人，余聞之意移，亦欲共書昌效徹田遺意。獨與桐謂未可信。余詢其故，與桐曰：「農田之必有利，猶

讀書之必有益也。農子聞大儒言讀書之功，而舍其耒耜，以求佔畢可乎？余曰：「我輩歸老故山，得有田園林泉之勝，三數知契，衡宇相望，絃誦之餘，因而課耕問蒔，朝夕過從，人在士農之間，不亦可乎！」與桐書昌皆色然有慕。斯言猶在耳也，不知感慨係之矣。章氏遺書卷九周書昌別傳

永年自與先生被徵後，海內學人集輦下，皆欲納交，投刺踵門，然深相知者，先生及程晉芳丁杰數人而已。於經史百氏之言，覽括畧盡，觀其大義，不譬章句。自謂文拙，不存稿，故歿後無傳焉。據桂馥晚學集卷七周先生傳。

十一月，詔刊十三經於太學，依開成石經，據諸本訂其得失。先生職春秋三傳，所正字體，較他經獨多。邵學士家傳

明年，高宗巡幸五臺，先生集十三經語十三章，爲五臺集福頌，其序辭盛稱此次校刻石經之美善，中有云：

臣謹案石經之刻，自漢鴻都勒石以後，魏晉後魏孟蜀諸刻，久無傳本，學者所

觀，惟有唐宋石經。

臣前承恩命，填撫陝西，見唐石經尚存西安府學。開成校刻，祇十二經，當時已譏其字乖師法，旋以乾符修改，後梁補闕，北宋人旁注，益滋混淆。及奉命移撫河南，訪北宋二體石經，僅得周禮殘碑，存陳留縣學。

彭元瑞知聖道齋讀書跋卷二，北宋石經，向來記石刻者不之及，即河南志古蹟，有翟母碑而無宋石經，亦可慨也。近始出土中，邵學士晉涵搨以貽余。

至於南宋石經，繕寫既非全篇，刻石復多零散，雖在杭州府學，好古之儒，莫之宗尚。

是則石經之刻，綜前代所留貽，襲舛承誤，徒滋譏議，別黑白以定圭臬，至今日而始臻其美善。

况夫周易正王弼之參連，禮記釐開元之篇第，洪範訂其頗陂，笙詩存其義悒，儀禮存授綏之詞命，爾雅刪桑扈之重文，盛世惇經，以攷文彰同文之上治，斯

固非前代之刻石經可得而比擬也。文鈔卷一

此文先生自云代作，而不注所代之人，玩其辭意，似爲代畢沅作者。是年，章學誠有與先生論文書云：

君家念魯先生嘗言，文貴謹嚴雄健。夫謹嚴存乎法度，雄健存乎氣勢。氣勢必由書卷充積，不可貌襲而強爲也。法度資乎講習。疎於文者則謂不過方圓規矩，人人皆可與知。不知法度猶律令耳。文境變化，非顯然之法度所能該，亦猶獄情變化，非一定之律令所能盡。故深於文法者，必有無形與聲，而又復至當不易之法，所謂文心是也。精於治獄者，必有非典非故而自協天理人情之勸，所謂律意是也。文心律意，非作家老吏不能神明，非方圓規矩所能盡也。然用功純熟，可以旦暮遇之。

學誠好與先生論文，故其後又與先生書云：

古文之與制義，猶試律之與古詩也。近體之與古風，猶駢麗之與散行也。學者

各有擅長，不能易地，則誠然矣。苟於所得既深，而謂其中甘苦，不能相喻，則無是理也。

夫執業雖有高卑，而萬物之情，各有其至，苟能心知其意，則體製雖殊，其中曲折，無不可共喻也。每見工時文者則曰不解古文，擅古文者則曰不解時文，如曰不能爲此，無足怪耳；若其所爲之理而不能解，則其所謂工與擅者，亦未必其得之深也。

僕於時文甚淺近，因改古文而轉有窺於時文之奧，乃知天下理固通也。俱見

章氏遺書卷四。

學誠論文有精識獨到處，其論時文古文一書，語亦透闢。先生雖厭薄時文，

周永年時藝類編序云：「同年邵二雲，世所推四駿君子之一也，其厭薄時文也尤甚。」

而亦不主張古文有一定之方式。故曰：

胸有奇偶雙單之見者，豈可與論古文。見章學誠論文辨僞。

學誠推爲知言。先生亦頗愛學誠之文，謂其根深實茂，重自愛惜，從無徇人牽率之作。見夢痕錄除。

先生論文之語，既不多見，論詩者亦甚少。惟霍尊彙遺詩序云：

余嘗謂詩之原出於天籟，天懷有獨摯，其詩皆有可傳。惟性情糅雜以塵垢者，縱終身學之無益。文鈔卷四

又寶嚴堂詩鈔序云：

郇卿子曰：詩者中聲所止也。情動於中而宣之爲聲，聲之所感不同，胥能類其小大，比其始終，俾宮商相應，若畫采成文，繩其德以協於中。後世之言詩者，競爲新聲，以投一時之嗜好。或襲於外以爲恢張，或陷其中以爲幽渺，或柔曼以取姿，或奔放以作勢，或奇譎以見巧。是無異乎侈聲之迫窄也，龔聲之鬱勃也，薄聲之甄掉也，陂聲之離散也，險聲之抑歛也。惡知所謂中聲乎哉！見同上。

先生謂詩之原出於天籟而止於中聲，故主張詩貴摠寫純潔之性情，其發聲當

在不抗不墜之間，讀先生所爲詩，委婉近人而含蘊無窮，可知其非苟言也。時人多謂先生不長於詩，殊不足信。法式善云：

邵二雲學士經術湛深，詩其餘事。近見題張水屋遊西山圖云，「西風振客衣，西山落襟袖。窄徑穿盤陀，石與車輪鬥。滑笏鋪層溪，始自何年溜。縈旋百褶雲，破衲紛刻鏤。前林轉忽開，數畝闢廣袤。紺葉蒸斜陽，杖影露鴻臚。古屋撐懸崖，暮靄不能覆。鎌月割半稜，藉草稍停留。直上躡空梯，虛坎松根湊。僕本山中人，新到境如舊。」余甚愛之。梧門詩話

郭麐亦云：

邵二雲學士經學湛深，古詩多深思古意。然其和童一樹梅花詩，其中一絕云，「折枝贈別曉江寒，好句長留畫壁看。二載魂銷梅嶺雨，黃柳根苦荔枝酸。」注謂懷羅二嶺南。言情婉婉，深得風人之旨。秋草云，「長驛露寒人獨立，橫塘水落雁初過。」落葉云，「從遣深山徵月冷，是誰中夜讀離騷。」皆有遠韻。見

樞園消夏錄卷下。

葉德輝卽園讀書志因謂先生於詩功力至深，詩鈔所存多此類，而人不甚稱頌者，爲他著述所掩爾。其言誠確。而先生子秉華跋先生詩鈔云：

先大夫幼侍曾大父東葵先生於蛟川學舍，即受詩法，矢口成音，協於天籟。博覽古作者，自漢魏六朝迄唐宋元明大家名輩，皆涉其堂奧，而別其指歸。與里中諸子唱和，操筆立成，名章秀句，領袖一時。洎領鄉薦，舟車南北，見聞日擴，問學益充，發爲歌詩，與山川名勝相輝映。比成進士，研精經史，不欲以詩人見長，登覽餘閒，抒寫性情，不事摹擬，而自合於古作者。嘗謂荀子詩者中聲所止，得作詩指。於唐取少陵昌黎義山牧之諸家。性不喜觀黃涪翁詩，故所作多出入於韓杜間，而無江西派生硬及四靈派瑣碎之弊。嘗手批杜集韓集一過，可以見先大夫性情之所近矣。據姚江詩錄引。

家學淵源，言之尤爲親切。茲更錄先生萬柳堂一律以概其餘。

橫雲池館已荒涼，衰柳今依選佛場。細路獨來尋曲澗，孤亭無主對斜陽。蘆搖
霜氣飛千點，雁過風稜併一行。惟有西山留過客，溼嵐欲墮石橋旁。

似聞春露濯靈姿，上客先拈白鳳詞。花氣撲筵香是霧，歌聲吹夢雨如絲。我生
已晚悲前度，樹豈能言感昔時。日暮陂塘迴瘦馬，碧雲黃葉去何之。詩鈔卷二

又朱文治題先生詩鈔云，「白俗元輕都掃除，摘詞卓犖又紆餘。」亦當。南江詩鈔

題詞

乾隆五十七年壬子一七九二先生五十歲

是年，畢沅續通鑑修成。沅嘗以二十年功屬某氏續宋元通鑑，大率就徐氏本稍
爲損益，無大殊異。沅未愜心，屬先生爲之覆審，其書即大改觀。時沅方用兵，書寄
軍營，讀之大悅服。手書報謝，謂沅出諸家續鑑上也。其義例詳章學誠爲畢沅與
錢大昕論續通鑑書中。大抵宋事據丹稜井研二李氏書而推廣之，又據旁籍以

補其遺。元事多引文集，而說部則慎擇其可徵信者。仍用司馬氏例，折衷諸說異同，明其去取之故，以爲考異。惟不別爲書，注於本文之下，以便省覽。涑水之書，中有評論，是書則付缺如，以爲史文評論，苟無卓見特識，發前人所未發，而漫爲頌堯非桀，殆無異釋氏說法，語盡而繼之以偈，文士撰碑，事具而韻之以銘，斯爲贅矣。見章學誠邵與桐別傳及爲畢制軍與錢辛捐論續鑑書。

按學誠於嘉慶五年爲先生作別傳，謂畢公卒於軍，其家所刻續鑑，殺青未竟，家旋籍沒，君之所寄，不可訪矣。其言似未可信。畢沅卒於嘉慶二年，其家籍沒於嘉慶四年，是時續鑑刻至百三卷而止，後一年，馮集梧購得畢氏原稿及不全板片，爲補刻百十七卷，次年三月刻成，共二百二十卷。據嘉慶六年三月馮集梧續通鑑序。馮氏謂係畢氏定本，而學誠則謂先生所寄，已不可訪，此一可疑。學誠爲畢沅致錢氏書中，有「全書並錄副本呈上，幸爲檢點舛誤」之語，則先生較訂之本，已成於是年，不應其家於嘉慶四年刻書時，猶用某氏初定之本，豈畢沅卒時，先生

之稿隨亡耶？此二可疑。錢氏於嘉慶二年爲畢沅覆勘是書，增補考異，未藏事而沅卒，以其本歸沅子，據錢慶曾竹汀居士譜續。先生之所寄或不可訪，錢氏之所歸，亦并亡之耶？此三可疑。又是書學誠致錢氏書中但云二百卷，而錢氏爲畢沅作墓誌銘稱二百二十卷，與馮刻本同。錢氏旣爲參校是書者，其言當非無據。然則是年以後，又增補二十卷耶？抑二百二十卷固爲先生改定本耶？此事胡適於章氏年譜中言之頗詳，可參閱。

是年，章學誠有與先生論修宋史書云：

足下今生五十年矣。中間得過日多，約畧前後自記生平所欲爲者，度其精神血氣，尙可爲者有幾。蓋前此少壯，或身可有爲，未可遽思空言以垂後世；後此精力衰頹，又恐人事有不可知，是以約計吾徒著述之事，多在五十六十之年，且閱涉至是不爲不多，中見亦宜有所卓也。足下宋史之願，大車塵冥，恐爲之未必遽成；就使成書，亦必足下自出一家之指，僕亦無從過而問矣。

近撰書教之篇，所見較前似有進境，與方志三書之議，同出新著，前已附致其文於足下矣。其以圓神方智，定史學之兩大宗門，而撰述之書，不可律以記注一成之法。又遷書所創紀傳之法，本自圓神，後世襲用紀傳成法，不知變通，而史才史識史學，轉爲史例拘牽，愈襲愈舛，以致圓不可神，方不可智。如宋元二史之潰敗決裂，不可救挽，實爲史學之河淮洪澤，逆河入海之會，於此而不爲迴狂障墮之功，則滔滔者何所底止！夫通鑑爲史節之最粗，而紀事本末又爲通鑑之綱紀奴僕，僕嘗以爲此不足爲史學，而止可爲史纂史鈔者也。然神奇可化臭腐，臭腐亦復化爲神奇，紀事本末本無深意，而因事命題，不爲成法，則引而伸之，擴而充之，遂覺體圓用神，尙書神聖制作，數千年來可仰望而不可接者，至此可以仰追。豈非窮變通久，自有其會，紀傳流弊，至於極盡，而天誘僕衷，爲從此百千年後史學開蠶叢乎！今仍紀傳之體，而參本末之法，增圖譜之例，而刪書志之名。發凡起例，別具圓通之篇。推論甚精，造次難盡，須俟脫稿，便

常續上奉郢質也。

但古人云，載之空言，不如見諸實事，僕思自以義例撰述一書，以明所著之非虛語。因擇諸史之所宜致功者，莫如趙宋一代之書，而體既與班馬殊科，則於足下之所欲爲者，不嫌同工異曲。惟是經綸一代，思慮難周，惟於南北三百餘年，挈要提綱，足下於夙所究心者，指示一二，畧如袁樞紀事之有題目，雖不必盡似之，亦貴得其概而有以變通之也。

書教篇爲章氏晚年精到之作，此書所論，足相證發。先生曾評之云：

紀傳史裁，參仿袁樞，是貌同心異。以之上接尙書家言，是貌異心同。是篇所推，於六藝爲支子，於史學爲大宗，於前史爲中流砥柱，於後學爲蠶叢開山。

其圓通篇似未撰成。章氏與先生相約撰宋史，其學其識，又皆足以副其志，而皆不克成書。先生雖輯南都，其稿又浮沈不可知，此實史學界一大恨事也。

是年十月，大學士和坤兼翰林院掌院學士，莅任，屬官見者皆降禮。先生弟子戴

聯奎時在翰林，獨長揖。坤訪時望爲額餉師，或薦先生及聯奎，先生辭不就，利以爲愧，欲延聯奎，聯奎亦堅辭。

見姚瑩東溪外集卷三光祿大夫兵部尚書戴公墓誌銘。按其文又云，「邵先生語公曰，「吾老矣，行移病去，子宜爲後計！」公曰，「吾師行，弟子從之矣。」邵果乞休。和曰，「吾非必相強，邵君何爲此悻悻！」此雖足見先生風力之高，然先生實卒於官，未乞休也。

聯奎字紫垣，如臯人。卒於道光二年二月。

乾隆五十八年癸丑一七九三先生五十一歲

是年五月，病初起，校閱舊鈔本東南紀聞一過。

先生跋云，「此書從永樂大典中錄出，不著撰人姓氏，蓋宋遺民所纂述也。中間有與程史相同者，其爲鈔撮而成歟？抑各紀所聞歟？其紀史彌遠嵩之凶險，有出於諸家記載之

外者。當時東南遺老。痛心於編遠叔姪者深矣。辛丑夏。館吏歐副本求售。因留之。癸丑五月病初起。校閱一過。訛字不可盡乙。俟求別本正之。見江蘇省立國學圖書館藏三年刊館藏善本書題跋輯錄。

嘉慶元年丙辰一七九六先生五十四歲

高宗紀元週甲授受禮成。先生撰迎日推策記一篇上之。見文鈔卷二。

先生選中允後。旋擢侍講侍讀左庶子。至是自左庶子擢翰林院侍講學士。日講起居注官。兼文淵閣直閣事。歷充咸安宮總裁。萬壽盛典八旗通志國史館三通館纂修官。又為國史館提調。兼掌進擬文字。

先生在史館十餘年。人以爲魏愴韋述之比。數十年來名卿列傳。皆出其手。據實直書。未嘗依阿瞻徇。每有進御。高宗爲之嘉獎。故大臣相倚如左右手。見王兩春聽堂集翰林院侍講充國史館提調官邵君墓表及蒲楊山房詩話。館中收貯先朝史冊。以數千

計，總裁問以某事，答在某冊第幾頁中，百不失一。江藩國朝漢學師承記

法式善在館中校勘諸功臣傳稿，見傳中有載入從逆之臣，而反失載殉難大員者，有殉難於前朝，而載入本朝忠臣者，有年月舛誤者，有姓名舛誤者，因條列其事，而與先生書云：

比在館中勘校諸功臣傳稿，并付到諸冊籍，其中舛誤遺闕，尙復不少。良由外省之咨報非一時，中秘之前後纂修非一手，加以歲月之久，疑誤相仍，莫能指正。伏惟閣下以網羅一代之才，識卓而文茂，職掌所存，自宜及時釐定，以爲傳史。謹就管窺所及，條列其事，願先生亮察而審正之。存素堂集卷三與邵二雲前錄論

史事書

先生體素羸弱，又兼諸館，晨入暮出。復以其暇授徒自給，執經者嘗林立以待，先生隨問曲諭，人人皆得其意。前後著錄弟子至數百人。由是體益不支。是年三月感寒疾，醫者誤投藥，遂劇。以六月十五日，此據錢大昕墓志銘，洪傳誤。卒於邸第。

卒之日，語笑如平時。人有乞爲志傳未及成者，檢篋中稿付次子乘華，遂整容就席而瞑。是時長子秉衡不在京，以先生於去歲遺歸，爲營其兄履涵家穴也。見邵

學士家傳邵君墓誌銘。

章學誠聞先生卒，哀悼甚切。與胡維君書有云：

昨聞邵二雲學士逝世，哀悼累日，非盡爲友誼也。浙東史學，自宋元數百年來，歷有淵源，自斯人不祿，而浙東文獻盡矣。鄙宿勸其授高第學子，彼云未得其人，勸其著書，又云未暇，而今長已矣，哀哉！

前在楚中，與鄙有修宋史之約，又有私輯府志之訂，今皆成虛願矣。章氏遺書卷五

云：府志之訂，未見他記，姑不具論。若宋史之不成，實學誠所視爲無窮之恨者。別傳

識者知君筆削成書，必有隨刊疏鑿之功，蔚爲藝林鉅觀。詎知竟坐才高嗜博，

官程私課，分功固多；晚年日月益促，又體羸善病，人事蹉跎其間，遂致美志不就，淹忽下世。以數百年聞叢見集，若將有待以大其成者，一旦失散不得復聚，不特君之不幸，亦斯文之厄也。

又云：

昊天生百才士，不能得一史才，生十史才，不能得一史識，有才有識如此，而又不佑其成，若有物忌者然，豈不重可惜哉！

學誠自謂知先生之深，與人異者有三：先生以博洽見稱，而不知其難在能守約；以經訓行世，不知其長乃在史裁，以漢詁推尊，不知宗主乃在宋學。見別傳章廷楓

按語。而已所蘊蓄，亦惟先生知之最深。故云：

余著文史通義，不無別識獨裁，不知者或相譏議。君每見余書，輒謂如探其胸中之所欲言。間有乍聞錯愕，俄轉爲驚喜者，亦不一而足。以余所知解，視君之學，不啻如稊米之在太倉，而君乃深契如是，古人所稱昌歆之嗜，殆有天性不

可解耶！
別傳

學誠自負，所學有別識獨裁，不爲人知，獨先生能契合隱微。前後二十餘年，南北離合，愛若弟兄，得志未嘗不相慰悅，風塵潦倒，又強半以先生爲依附。別傳知己之感，不能自己，故其言往復悱惻，讀之悽咽。

訃至吳下，錢大昕爲位哭之慟，謂「君生長浙東，習聞蕺山南雷諸先生緒論，於明季朋黨奄寺亂政，及唐魯二王起兵本末，口講手畫，往往出正史之外，自君謝世，而南江文獻無可徵矣。」又云，「予比歲衰病，嘗預戒兒輩必求二雲銘我，執意天實祝予，轉以才盡之筆，納君穿中也。」
邵君墓誌銘

後五年辛巳，章學誠卒，年六十有四。
又三年甲子，錢大昕卒，年七十有七。
又三年丁卯，汪輝祖卒，年七十有八。
又二年己巳，洪亮吉卒，年六十有四。

先生兩子秉衡秉華，皆能世先生學。阮元云：

浙東西兄弟皆才者，二洪之外，則有丁小雅杰之二子，邵二雲學士之二子，秉衡秉華，並傳家法，兼通經史。定香亭筆談卷一

則先生爲有後矣。

先生著述，強半散佚。洪亮吉稱先生有孟子述義穀梁古注韓詩內傳考，並足正趙歧范寧及王應麟之失。家傳錢大昕則稱先生有穀梁正義。邵君墓誌銘章貽選亦僅稱穀梁正義而不言穀梁古注。按阮元南江邵氏遺書序云：

先生曾語元云，孟子疏僞而陋，今再爲之。宋史列傳多譌，欲刪傳若干。願皆未見其書。今先生久卒於官，惟爾雅正義先已刊行。今令子秉華等復刊南江札記四卷，南江文鈔若干卷，次第皆成。尙有南江詩鈔十卷，韓詩內傳考一卷，舊五代史考異宋元事鑑考異大臣謚迹錄方輿金石編目若干卷，未刊。據別傳章貽選注，尙有輟軒日錄。將次第刊之以貽學者。

此序作於嘉慶九年，距先生之卒僅八年，而孟子述義先生與家稚圭先生書，作孟子正義已稱未見，穀梁古注穀梁正義皆未稱及，殆皆為先生未成之稿歟？又此序未將文鈔卷數確定，且刊在南江札記之首，大抵南江札記最先刊，次文鈔，次詩鈔，餘則未刊。

今按嘉慶刻本文鈔四卷，凡百有一篇：

卷一卷二，

賦八篇。高宗巡幸萬壽紀元週甲等應制經進文二十篇。

卷三，

四庫提要二十七篇。

卷四，

祠廟碑記七篇。

序二十九篇。

廣西鄉試錄序，

爾雅正義序，

漢魏音序，

校正神農本草序，

周耕厓意林註序，

周易辨畫序，

餘姚史氏宗譜序，

勞氏家譜序，

涑水方氏家譜序，

雙節堂贈言集序，

越女表微錄序，

張氏垂範集序，

節門詩錄序，
國朝姚江詩存序，
槐塘遺集序，
霍尊彝遺詩序，
樸庭先生文稿序，
寶巖堂詩鈔序，
全浙詩話序，
沈匏尊詩序，
徐薜堂時藝叙，
姜星六時文序，
銷寒疊韻詩序，
傅素餘時文序，

曹寅谷四書樵說題詞

李氏蒙求補註序

宸垣織畧序

贈張淳初序

送汪煥曾之官甯遠序

葉德輝郎園讀書志文鈔作十二卷，詩鈔十卷作四卷，則爲道光壬辰刻本。德輝並注爲門人胡敬所刻。余未見其書。然道光壬辰刻本，乃先生門人孫爾準寄贊屬胡敬校刊者。敬與爾準爲同年，而與先生則絕無關係，不知德輝何據而以敬爲先生門人乎？按光緒本餘姚縣志所錄文鈔詩鈔卷數，與葉志同。並載有胡敬序云：

辛卯夏，余友文靖孫公，寄其師邵二雲先生集并贊，屬爲校刊。多病遠巡，踰歲讎刊始畢。首應制文，次雜著，次詩，分卷十有六。以札記四卷附焉。梓成而文靖

歸道山已十閱月矣。

昔文靖與余值詞館，編纂全唐文，共晨夕者凡六年。每值夜深談藝，稱述其師之學之才，謂作文則操筆立成，誨人則更僕忘倦，未嘗不歎先生之得天獨優，文靖之所得於師承者有自也。

文靖得師經史之學，數爲章奏，得師文藝，作爲詩歌，得師立品之超，見事之明，以莅官行軍，卓然媲古大臣風烈。是先生之業，文靖爲盡得其傳，先生可以無憾。獨惜斯集編排之成，文靖不及一見，相與札商去取之得失也。

至其集之奧衍綜博，足資考鏡，與闡明姚江學術之宗派者，有章傳陳叙已備言云。

則葉且未讀胡序歟？然據葉志胡序，文鈔由四卷增至十二卷，詩鈔由十卷減至四卷，是道光本視嘉慶本固大有增減。其增減之故則不可知。余所見詩鈔乃殘本，僅有首二卷，亦不能斷其爲四卷本與十卷本也。

札記四卷：

春秋左氏傳一卷，

儀禮正誤禮記三禮合一卷，

孟子一卷，

史記漢書後漢書三國志按論三國志四十九條，皆直錄何焯義門讀書記，蓋先生過錄於所閱書上，編者不檢而誤入之耳。五代史宋史合一卷。

短者或僅校正字句，長者考覈至六七百言。王昶湖海文存卷九，有先生燔柴秦壇解一篇，即由此錄出者。李慈銘甚稱其孟子札記，謂中如

芒芒然歸，引方言云，茫，遠也。吳楊曰茫。

地醜德齊，引方言云，醜，同也。東齊曰醜。

於予心獨無校乎！引方言云，校，快也。東齊海岱之間曰校。

夏畦，引說文云，田五十畝曰畦。文選注稱劉熙注云，今俗以二十五畝爲小畦。

又云，今俗以五十畝爲大畦。

沛澤，引公羊僖四年傳，大陷於沛澤之中，何休注，草棘曰沛，漸洳曰澤。後漢書

注述劉熙注云，沛，水草相半。

其麗不億，引說文云，麗，數也。

源泉混混，引說文云，混，豐流也。

西子蒙不潔，引淮南修務訓云，毛嫱西施，天下之美人，若使之銜腐鼠，蒙蝟皮，

衣豹裘，帶死蛇，則布衣韋帶之人，過者莫不左右睥睨而掩鼻。

爲不若是慙，引說文作忛云，忛，忽也。呼介切。

變變齊栗，謂變變猶躬躬也。引史記魯世家躬躬如畏狀，徐廣曰，躬躬，謹敬貌，

一文作變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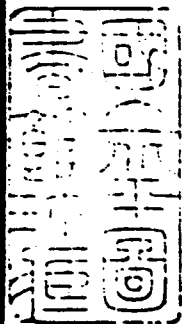
丹朱之不肖，引史記索隱述鄭立曰，肖，似也。不似，言不如人也。

富歲子弟多賴，引說文云，賴，贏也。呂氏春秋注云，賴，利也。一曰善也。

版築，引文選注稱郭璞二蒼解詁云，版，牆上下版；築，杵頭鐵杵也。其志膠膠然，引說文云，膠，誇語也。

皆古義湛然。孟學齋日記甲集上此亦可畧見札記內容矣。

上述文鈔詩鈔札記三種，雖皆刊行，存者蓋寡。詩鈔尤爲僅見，畧存篇目卷數於此，俟他日得道光本更參校焉。



清翰林院編修安徽歙縣豐溪三十二世吳

蘇公諱紹潔年譜

玄孫保琳謹編

公吳氏諱紹潔字澍楚一字蘇泉行二先

世唐左臺監察御史少微公居新安

為新安吳氏始祖由少微公傳八世為

唐宣議郎光公光公遷居歙縣豐

溪為豐溪吳氏始祖由光公再傳十

九世為清貢生之驎公...後為三

十世邦佩公三三之後為三十一世錫公

乾隆九年甲子六月初十日午時公生

十一年乙丑二歲

十二年丙寅三歲

十三年丁卯四歲

十四年三年戊辰五歲

十五年四己巳六歲

十六年五庚午七歲

十七年六辛未八歲

十八年壬申九歲

十九年癸酉十歲

二十年甲戌十一歲

二十一年乙亥十二歲

二十二年丙子十三歲

二十三年^{丁丑}丁丑十四歲

二十四年^{戊寅}戊寅十五歲

二十五年^{己卯}己卯十六歲

二十六年^{庚辰}庚辰十七歲

二十六年辛巳十八歲

二十七年壬午十九歲

二十八年癸未二十歲

二十九

三十年甲申二十一歲

三十一年乙酉二十二歲

三十二年丙戌二十三歲

公子嘉樹公於八月二十一日生出繼紹滂公

三十三年丁亥二十四歲

公子樂公於七月初一日生

三十四年戊子二十五歲

三十五年己丑二十六歲

三十五年庚寅二十七歲

公於是年恩科中式舉人鉅公亦於是科中式舉人紹浣公亦中式本科副榜

○公又與同邑程易田廣文瑤田初名易為

廣寧同科舉人程有與吳激楚論

某人言清江書見通藝錄(文長从

者)可見公當時亦頗研究然學子惜

散佚不傳

三十七年^六辛卯二十八歲

三十八年^七壬辰二十九歲

三十九年^八癸巳三十歲

四十年^九甲午三十一歲

四十一年乙未三十二歲

是年公舉進士以內閣中書奏函武

英殿行走公與吳穀人各酒錫麟為

同年進士在北京同商舊學精研經

史游覽山水飲酒賦詩頗為相得

四十二年丙申三十三歲

公是年充四庫全書薈要處總校官

欽賜翰林院庶吉士

四十二年丁酉三十四歲

公父錫公卒於是年十一月十八日子時

公以憂去官

四十四年戊戌三十五歲

公生母洪太夫人卒生卒年月待攷曆

歙縣西溪南村鋪後屋山向係坤艮

加未丑

四十四^四年己亥三十六歲

四十五^五年庚子三十七歲

四十六^六年辛丑三十八歲

四十七^七年壬寅三十九歲

四十八^八年癸卯四十歲

公服闋旋京散館授職編修充三

通館曾纂修

四十九^九年甲辰四十一歲

五十一年乙巳四十二歲

吳穀人先生謂公精鑒賞尤工隸
書琳家藏有隸書條幅錄其所
書之文於左

呂正獻公教諸子事事循規矩
寒暑而終日侍立不倦不命之坐不
敢坐日必冠帶見長者天暑不敢
去中服市井鄭魏之音不經耳不正
之書非禮之色不經目乙巳暮春

蘇泉居士書

五十一年丙午四十三歲
五十二年丁未四十四歲

五十三年戊申四十五歲

公繼母盛太夫人卒公以夏去官回

揚州

五十四年己酉四十六歲

五十五年庚戌四十七歲

五十六年辛亥四十八歲

五十七年壬子四十九歲

五十八歲癸丑辛酉九歲

五十九年甲寅五十一歲

六十年乙卯五十二歲

公是年選輯歷代詩鈔成書因

卷帙浩繁刪為金薤集僅列三卷三十二卷

紹浣公續刊適揚州兵燹遂

散佚

五十一年丙辰五十二歲

嘉慶元年丙辰五十三歲

二年戊_{丁巳}年五十四歲

公曾索聲調譜說刊行于世原刊
係圖字本在堂邑先伯集生公
處失落今僅存集生公翻刻本
三年己_{戊午}東五十五歲

公於五月因患足疾旋愈詎料
六月初一日戌時暴卒葬儀徵
北洋山吳穀人先生是年正主講
維揚耒弔哭為之痛著有家

附錄

編修蘇泉傳見有正味三集中
先是吳穀人先生主講維揚與公
同處一隅研究學術琴酒每以公
為知己誠非虛語云

公元配鄭太宜人 生於〇〇年四月十一
日〇時 歿於〇〇年五月初六日〇時 繼配
蔣太宜人 生於〇〇年九月二十七日〇時
歿於〇〇年十一月二十日〇時 碩太宜人
生於〇〇年十一月初三日〇時 歿於〇〇

年八月二十日△時。



年譜

天津沈峻存圃氏手訂

男兆灃輯注

余作字吟詩外無他嗜遊跡半天下計歸田
已越廿載今年七旬有五矣循省生平愧無
足述惟淡泊寡營廉隅自飭不貪不刻不妄
交不隨俗差不負先君庭訓暇仿古人自

作年譜之例信手追錄并詳敘世系詮次歲月以留示子孫

七世祖雁山公諱堯孚明官溧陽縣丞贈南京吏部尙書

六世祖中霖公諱譜明嘉靖癸卯舉人贈南京吏部尙書

五世祖雷門公諱應文明隆慶戊辰進士累官

南京吏部尙書贈太子太保謚莊敏

高祖鴻儀公諱景怡明崇禎己卯舉人

曾祖子重公諱宏嗣太學生

祖允齊太學生 贈廣東吳川縣知縣

父德三公諱世華增廣生官江西廣豐縣巡檢

贈廣東吳川縣知縣

母氏周 封孺人

三韓徐壽保填諱

乾隆九年甲子

正月二十四日卯時余生於天津時 先君

年三十一歲 先妣年三十歲兄嶧長余二

歲 原注弟崐 余初名曰名揮更名峻字丹厓

號荃浦一號存圃

十年乙丑二歲

十一年丙寅三歲

十二年丁卯四歲

十三年戊辰五歲

隨先君之江西南豐縣龍池巡檢任

十四年己巳六歲

始八塾受業於明經杜夫子文明書齋前方

池一畝廣植花木頗具幽雅之致在廣豐有懷杜夫子

句人離十載情如舊
路隔千山夢亦難

十五年庚午七歲

十六年辛未八歲

先君調廣豐縣洋口巡檢公餘自課嘗訓峻
曰吾家先世懿行不可殫述 六世祖雁山
公浙江通志載同舍某被逮甚急公百計脫
之某自分無可報而陰使其妻夕焉公驚起

趨戶外叱曰吾以義脫汝而汝以不義汙我
何遽引避昆季五人當析箸取其瘠者羣從
子弟悉授室成立之里有緩急各厭其意而
去官溧陽縣丞有築堤功 高祖莊敏公明
史載萬曆三十九年方大暑省刑而熱審矜
疑疏未下公以獄囚久滯乞暫豁矜釋者未
報明日盡按囚籍軍徒杖罪未結者五十三

人發大興宛平二縣監候乃以疏聞神宗亦
不罪也行水金鑑載公署工部時通惠河決
嚙陵梗運委曲協濟河臣得以奏功獻徵錄
載公爲刑部侍郎時御史曹學程諫日本封
事繫獄十年公疏請得改戍咸甯知縣滿朝
薦忤稅奄梁永被逮公疏救之 伯祖魯瞻
公諱之泰紹興府志載公弱冠通諸史推官

陳子龍亟稱之魯王授中書舍人從入海遣
至甯波使招兵爲里人所白執繫會城不屈
死 莊敏公著有奏議十二卷順天府志六

卷 採入 四
庫全書

曾伯祖君復公諱景初著有

萬蘭堂集十卷載餘姚縣志峻謹識之不敢

忘

十七年壬申九歲

十八年癸酉十歲

十九年甲戌十一歲

二十年乙亥十二歲

受業於文學鄭夫子

二十一年丙子十三歲

二十二年丁丑十四歲

受業於文學俞夫子
映漣

二十三年戊寅十五歲

始學爲詩與伯兄倡和者十年

二十四年己卯十六歲

夢中得句千峯月色窺吟筆一片江聲送酒

船

二十五年庚辰十七歲

肄業豐溪書院

二十六 年 辛巳 十八 歲

仍肄業書院

二十七 年 壬午 十九 歲

受業於孝廉蔣夫子
光祖

二十八 年 癸未 二十 歲

彙錄先正格言二卷名曰資鏡錄

二十九 年 甲申 二十一 歲

與諸暨陳月泉先生 法乾 遊先生工詩著有

丹棘園稿風格在元和大厯間朝夕談藝頗承指授於其歸也詩以送之曰白髮蕭然雪

滿梳扁舟東下落潮初吟過釣渚山皆秀夢入漁莊柳半疏卜宅應延三徑客教兒還讀五車書青鞵布襪他年事自愧飛揚興不如

月泉先生與劉鳳岡鳴玉童二樹鈺齊名有越中三子詩行世

三十年乙酉二十二歲

山陰余芝巖先生

洪起

工詩善畫與余篤忘

年交高石舟鄭宗周翼周兄弟日夕過從極

一時倡和之樂九月隨侍先君解餉貴州

因得縱觀山川風物之美欣喜激昂得詩甚

夥

三十一年丙戌二十三歲

二月自貴州回

黔中書所見詩可憐霜足步
蹣跚裙袂深深覆曉寒記得

玉珂依若過笑呼女伴看流官晴日山城霧

影低呀嚶山鳥踏枝啼共言此日罷歌舞小

市筠籃買刺梨竹郎祠畔水潺潺短笛相逢

棘樹間連臂踏歌何處去大家乘月上空山

生計樵蘇力不違短衣椎髻耐風威

日斜負弩拈雙箭賭射南山乳虎歸

著黔行

草一卷

得詩百餘首

編壬午至丙戌所作詩二百

餘首爲東屋集四卷

三十三年丁亥二十四歲

著竹香亭稿一卷

得詩數十首嗣併入研北集

三十三年戊子二十五歲

八月隨侍先君赴南昌尋回九月從姪以

顯舉於鄉著研北集一卷

得詩數十首

三十四年己丑二十六歲

選唐詩四卷名曰唐詩宗

三十五年庚寅二十七歲

八月隨侍 先君赴南昌偶步裴黃家見壁
間橫看書絕句三首谷口橋邊日未斜先尋
宿處近梅花分明聽得吹長笛祇隔紅闌第
一家四簷春雨夜浪浪記得吹笙近竹房三
十五年江海夢又隨飛雁過瀟湘曳杖來尋
處士家迢迢空翠隔煙霞山童揖客松間坐
笑背春風掃落花詩格在宋元間紙尾署閩

中葉芬或卽手作歟尋回

三十六年辛卯二十八歲

時先君將六旬頗倦於仕欲乞休 太孺

人曰作宦二紀無寸椽尺土之資歸將奚恃

不若遣次兒先歸就試俟有成立徐圖解組

未晚也 先君趨之飭具裝回籍二月附糧

艘北旋七月始抵津不及與試

三十七年壬辰二十九歲

讀書徐飛山先生浩家

三十八年癸巳三十歲

應邑試邑侯南昌彭公良騫拔取第一受知

於學使安溪李延彬先生宗文入縣學第一

四書題行天下之達道得志與民由之

三十九年甲午三十一歲

應鄉試中副榜第二十八名座師吏部侍郎

後官禮部尙書新建曹文恪公

秀先

內閣學

士蒙古嵩撫棠先生

貴

房師大理少卿嶠峩

周立堂先生

於禮

四書題子謂伯魚曰女爲

周南召南矣乎大德川流小德敦化由君子

觀之則人之所以求富貴利達者其妻妾不

羞也而不相泣者幾希矣詩題相馬九方歎

四十年乙未三十二歲

二月考取八旗教習第三名閱卷官爲刑部

侍郎後官大學士王文端公杰工部侍郎後

官尙書彭文勤公元瑞嵩撫棠先生四書題

以兄之室則弗居詩題方珪圓璧三月補鑲

白旗官學四月先君解組歸十月娶曹孺

人通州前湖南保靖知縣履平先生雲昇季

女徐飛山先生執柯也

四十一年丙申三十三歲

東巖兄補縣學生

四十二年丁酉三十四歲

吏部考職余名列一等一名授職州同 應

鄉試檢討昭文季綱齋先生

學錦

力薦不售

挑取四庫館謄錄

四十三年戊戌三十五歲

二月教習期滿引

見以知縣用 官學生蘇保丁酉拔貢中庚子舉
入仕至知府亮保登辛丑進士刑部主事充
甲寅廣西副考官仕至少詹事

四十四年己亥三十六歲

應鄉試爲刑部主事鉛山熊謙山先生 枚所

薦仍不售

四十五年庚子三十七歲

館於張嘯崖中書

虎拜

家城東錦衣衛橋畔

思源莊張氏別業也南杓先生

映斗

有句云

須栽綠竹看新筍更種黃花待晚香卽其地

拱之別駕

映辰

邀寓數月得詩數十首余

以疾未與鄉試東巖兄中副榜第二十八名

先是余與伯兄邑試入學皆第一至是中式
名次亦適合津門傳爲佳話

四十六年辛丑三十八歲

與吳念湖

人驥

徐朗齋

疥

東巖兄時相倡和

編己丑至辛丑所作詩三百餘首爲蠡軒集

四卷

四十七年壬寅三十九歲

八月十四日

先君棄養

享壽六十有九

四十八年癸卯四十歲

守制家居

四十九年甲辰四十一歲

守制家居十一月服闋入都

五十年乙巳四十二歲

讀書都中

五十一年丙午四十三歲

余雖以知縣注銓猶屢應鄉試是年東巖兄
中舉人第十四名余卷爲編修於潛黃稼堂
先生瀛元所薦以額滿被遺丁酉至是凡三
薦終不售乃謁選人十二月選廣東吳川知

縣

五十二年丁未四十四歲

二月攜眷赴粵泝潯陽度庾嶺嶺有碑昔人

題曰雁同人遠唐蝸寄先生英為粵海權使

北旋改題曰人回雁遠閱之愴然不勝天末

之感五月抵廣州六月蒞吳川任吳川竹枝詞槩船腳

艇網門長趁曉招呼采海忙贏得年年生意

好蘆笙銅鼓賽康王尺帛蒙頭懶著裙縵絲

辛苦夜初分閨中織得黃麻布嫁筍何勞錦

繡文贛紫蕉黃未足誇金盤三月薦西瓜新

年方說菘心美屋角齊開福豆花幾曾夜試

海南香蒟葉檳榔與客嘗斗大一洲通費舶

不須重話舊龍翔
限門飛雪延華月
八景詩成畫壁多
何似老農歡樂歲
古榕樹下唱山歌
潮田多種長毛穀
海岸時牽巨口鱗
徭役全無官吏好
此中真可避秦人
吳川

蕞爾區實濱海重地
在高州府治南百三十
里城周四里許境轄
三百餘里南二十里曰
限門門廣盈丈雙磧對峙
當風濤搏激雪浪
山擁聲聞遠邇望瓊雷
僅隔衣帶水風勁一
瞬可至東南百四十里
曰硃洲宋末翔龍縣

故址也縱橫可四十餘里環以大海東怪石

浮沈數十里西無石通舟楫南北多石皆有

港可泊舟時海氛未靖余亟與遊擊高君瑞

鳳

守備陳君

煇

巡檢吳君

廷成

熟籌防禦章

程幸獲無虞乃日延接紳士陳躍池孝廉張

元

林慶章明經

泰雯

輩詢閭閻疾苦稔知地

瘠民貧日形凋敝思有以休養生息之一切

裁革惟便民是務嘗輕騎入鄉催徵不假手

胥吏俗健訟余剴切曉諭毋爲刀筆簧鼓傾

產失業

責躬詩云不恃鞭扑威所願風俗厚
又云孤城頗荒瘠積困難補救庶幾

閭閻肥何妨長官瘦又云小邑歎捐瘠撫綏
使性馴叱咤已不忍矧敢鞭扑頻蚩氓頗見

諒訟牘罕跪陳突報流泗岸有械鬥者使吏往覘則

甲與乙爲爭古祠地甲糾子弟百餘人乙應

之持梃將發矣吏愆余速往擒余曰是必有

故當不難以一言解往擒則徒多傷人甚或
激成巨案亟檢卷見乙名與在京某似屬弟
兄曰得之矣乃牌示曰案控多年久未勘訊
本官初莅茲土毫無成見候詳委賢員會勘
公斷毋逞兇干咎命一白頭役持往懸祠壁
兩姓數百人頓散嗣詢紳耆果甲疑乙預行
重賄官將偏袒忿極思逞見示大悟遽解去

終余任無鬥者

五十三年戊申四十五歲

三月以久晴祈雨中丞札詢得雨否夜適雨

責躬詩云臥聞茶鼎沸失喜響

簷溜起視青天高芒刺儼在負

六月赴碭洲

巡視海洋作防海議畧曰高郡東南距海以

電白吳川爲要害電白外有大小放雞吳川

外有碭洲其地下鄰雷州白鶴錦囊南至海

安自電白放雞而南硃洲懸其中暗礁暗沙
難悉數非熟諳者莫敢入實足爲高郡之護
然鄰境洋面未靖則吳邑防範宜嚴余以爲
防海之策外洋利哨探內洋利攻擊善攻擊
者在勤操演設團練夫船猶馬也水師之船
若久泊內港絕不行使則人船不相習不知
風水之性不歷波濤之險臨敵方傾覆是懼

烏能制勝故首勤操演兵以衛民不若使民
自衛編查各村壯丁分領以團長統領以團
總俾老成紳耆充之官予軍火以時操練無
事則守望有事則出戰旣可補汛兵之不足
而居民亦藉以保護其身家故次設團練而
其要則尤在絕盜需蓋盜船必資料糧愚民
趨利若鶩透漏交通事所不免應嚴查濱海

漁船祇許單桅平底朝出暮歸不許雙桅尖
底經旬不返凡損料硝磺之類悉厲禁接濟
內斷盜自立散至堵禦之法宜合而不宜分
惟有固海岸防港口專致力於盜所從入之
途而已 訟庭無事子衿愛余書恒以冊索
臨欣然應之 感懷句獄訟稀少民氣
樸衙舍如寺無關防 作聽訟
說畧曰聽訟宜公宜明尤宜速倘訟不卽訊

訊不卽結則良懦將甘心隱忍惟曠時失業
是懼不敢赴訴公庭奸宄愈縱恣而無所畏
余宰吳邑始至每期投詞者數十人爲立斷
不辭勞久之十數人余疑曰得毋冤抑有不
能自達者乎密訪無有也久之僅數人余又
疑曰得毋胥役有藉端勒索者乎嚴察無有
也恍然曰是立斷之故也請託路絕也刁唆

技窮也余因是亦稍逸焉夫喜清靜者必自
憂勤始蓋人爲一事專心致志畢力經營歲
事而後卽安及其成也輒有餘閒可以漸及
於其他而庶事自無叢脞之慮余嘗謂天下
惟勞者能逸益信

五十四年己酉四十六歲

七月颶風作壞商艘溺死無算慘不忍覩余

有詩紀事曰聲鏗旬勢飄忽自東西自南北
屋瓦飛大木折江海立捲崩雪心穀鯨目昏
炫不得食坐達旦妻兒啼當奈何君勿啼苦
者多率僚吏察比戶悲蕩析淚如雨巨艦碎
尸蔽江幸不死護還鄉颶風息閭胥來雞犬
走云禳災天降怒人則那風猶可公殺我未
語蓋示戒也考南越志曰颶風者具四方之

風也常以五月發嶺表錄異曰嶺嶠夏秋雄
風曰颶裨海紀遊曰颶之尤者曰颶又風四
面皆至曰颶不知颶雖暴無四方齊至理譬
如北風颶必轉而東而南而西不四面傳徧
不止是四面遞至非四面並至也颶驟而禍
輕颶緩而禍久且烈又非常之風常在七月
縣志載颶風作亦多在夏秋間先是四十八

年六月颶風大作城牆爲圯至是益壞余率
紳耆捐修完固作築城引曰孤城臨海隅女
牆何巖嶮颶風一震撼唇亡齒亦缺登登築
千夫言言排萬堞重關患豫防走險外有截
牡鑰畀戎師慎爾旌旗列漆光蕩蕩不可上
曾聞杞婦能度紡將軍解甲臥貔貅太平時
節鏡歌響勸君休築城有城無利兵試看城

垣堅似鐵門軍醉臥清宵月亦示戒也 吳
邑無歉歲客偶詢救荒之策余曰救荒無上
策備荒無下策客曰何謂也余曰備荒莫先
於重農事重農事莫先於籌水利凡爲司牧
者下車之始卽詳問境內山溪若何有無陂
塘溝澮壞者修之廢者復之虞泛溢爲患則
築隄以捍衛之水利旣興多備穀種如地恒

慮水則以不忌水者種之地恒慮旱則以不
畏旱者種之凡舍旁田畔以及荒山不可耕
之處相土所宜廣植果樹亦足以濟五穀之
缺乏若煙草之類悉厲禁或農家涉訟速爲
訊結俾不致曠廢時日如此則農事舉矣其
次莫要於立義倉義倉之穀不勸捐於凶歲
而勸捐於豐年法爲最善當師朱子社倉意

而損益之聽民自議自行以出入之數歸民
以賞罰之權歸官官民相制事可經久此皆
備荒之策也至於救荒之策則勸分也抑價
也遏糴也行粥也然皆不能無弊魯仕驥謂
勸分不若開渠抑價不若通商遏糴不若廣
糴行粥不若釐戶語極切當明林希元云救
荒有二難得人難審戶難有三便極貧民便

賑米次貧民便賑錢稍貧民便賑貸有六急
垂死貧民急餽粥疾病貧民急醫藥病起貧
民急湯米旣死貧民急募瘞遺棄之兒急收
養輕重繫囚急寬恤有三權借官錢以糶糴
興工作以助賑貸牛種以通變有六禁禁侵
漁禁攘盜禁遏糶禁抑價禁宰牛禁度僧有
三戒戒遲緩戒拘文戒遣使此皆救荒之策

也大抵災民宜分不宜聚勘災宜親不宜委
報災宜實不宜隱恤災宜徧不宜漏然必先
有備荒之法而後可行救荒之事亦惟先有
備荒之法庶不至有救荒之事范忠宣在襄
城時歲旱度來春必乏食遂盡藉境內客舟
召其主諭之曰民將無食爾惟販五穀貯佛
寺候缺食時吾爲爾主糶眾賈樂從所蓄無

慮數十萬諸縣饑而襄城之民不知是亦備
荒之一道也嗚呼以實心行實政尤存乎其
人十月乞休不果遣眷屬歸侍 太孺人

五十五年庚戌四十七歲

正月恭逢

恩詔加一級

勅贈 父文林郎

勅封 母太孺人並以本身妻室封典

貤贈 祖父母如例

縣學明倫堂久圯余捐俸重建書聖經刻於
屏風並建東西廊各三間五旬落成作記勒
碑於廊壁 硃洲地險阻大吏慮盜艇易出
沒督緝嚴厲將弁懼日久不獲盜干咎遂妄
拘海濱細民黃金印等十七人誣指邀功余

廉知其枉力請於大吏會同化州電白石城
諸牧令公鞫以事無左證得省釋 作折獄
論畧曰折獄以平矜釋躁從容詳細爲主呂
刑曰非佞折獄言佞人不可以折獄也倘恣
其才辨以口給禦人致愚民應對失措遂謂
能窮其說塞其口炫聽斷之長爲同寮所莫
及是直謂之佞不可謂之折獄又或好用刑

求無辜必將誣服路溫舒曰人情安則樂生
痛則思死捶楚之下何求不得凡折獄凶人
多用刑求而吉人不用也無才者多用刑求
而有才者不用也初入官者多用刑求而歷
練久者不用也不佞不酷然後可與言折獄
易賁象山火火雖明而在山下明不及遠故
曰明庶政無敢折獄旅象火山火至明而又

在山上明無不照故曰明慎用刑而不留獄
惟本之以公明處之以審慎無枉無縱而一
歸於平允仁恕庶祥刑之遺意歟十一月修
縣志志舊修於雍正初閱六十餘年多所闕
畧延林明經式中輩詳加纂緝書成作序捐
俸付梓 余顏堂曰安拙自跋云昔李孝基
所治郡邑雖甚劇至午卽卻掃隱几庭無人

全言
三
跡有問者曰吾治無他省事而已夫省事在
安靜安靜在不煩擾煩擾之弊有數端條教
煩則惑民聽徵索煩則傷民財興作煩則勞
民力改革煩則驅民以所不習政事煩則強
民以所難堪官多一事民多一擾知其爲擾
而已之而民已不勝其病余宰吳四載矣事
省繁苛訟庭闐寂自安其拙而民亦安余之

拙也因以名堂云

五十六年辛亥四十八歲

二月慶章明經爲校刻粵遊詩二卷

丁未至
辛亥得

詩二百

餘首

七月接家信知東巖兄於五月病卒

輓詩有句云羨君福分原
非薄消受清閒五十年今年兄五十壽余

作序寄祝未及達而已歿 太孺人春秋高

不知若何悲慟懸念不能釋八月以齏案去

官去之日士民泣送數十里

陳躍池孝廉張元句低眉自有

平反術強項猶留伉直風陳方流孝廉璋潤
句惋惜千秋存士論慈祥五載愜民心林慶
章明經泰雯句難得如君廉靜吏五年官瘦
萬民肥李若蘭茂才馥句去後纔知公政善
催科拙處活民多陳行一茂才式經句囊橐
千篇詩卷富香花百里淚痕多房御環茂才
貴綬句民因字好時求判官似僧閒日詠詩
林達品茂才鴉腫句海險籌長策田荒勸早
耕庭無鞭扑響野有誦絃聲令豈容強項民
偏悵別情錦囊貯佳什粟主奉長生畫師林
邦棟句繪圖尸祝家家
徧難繪冰壺一片心

吳俗淳良五年僅勘

一緩決罪人是月急足至驚聞 太孺人於

六月二十日棄養

享壽七十有七

一慟幾絕憶丁未

之官吳川 太孺人年高憚遠行誨之曰汝

此行良遠我不以爲慮但當作好官時寄薄

俸以資甘旨我在家看諸婦紡績聽童孫讀

書差自遣也已酉乞歸養會事格不果未及

五載竟成永訣抱恨終天曷其有極 作授

經圖

韓樂餘先生是升題曰沈侯身著三升布匍匐庭階聲不吐飲泣新遭慈母喪

投劾因逢長官怒是時羊城十月天籬菊正
綻霜華鮮披君行卷三歎息宰官那得如君
賢一行作吏烏可說計及肥家恣饕餮攜琴
載鶴師前賢轉笑經生太迂拙吳川治行元
道州春陵同調堪千秋催科不聞鞭扑響退
食時關旱滂憂妻孥先遣津門去正恐慈親
動憂慮一官早視浮雲輕賓從閒來嘯冰署
偶圖面目紀歲時落落懷抱無人知人生有
子萬事足一經代授真鉉基沈侯宦情澹如
水沈侯歸裝薄如紙再出應焚誓墓文庶幾
不愧爲人子蔣香杜先生棠句我初識君面
慷慨軒鬚眉繼得讀君詩磊落攄肝脾因之

稔君政大遠俗吏爲先民保赤訓同體無畛
畦善教始門內道在善所推始知眾人母無
改慈
惠師

五十七年壬子四十九歲

寓廣州讀東坡詞云時見幽人獨往來縹緲
孤鴻影因以鴻影名寓齋偶午睡夢至山寺
盤紆雅潔旁有書室則先兄坐其中絕不問
家事案頭硬黃紙寫選體賦清麗可誦少頃

傳謁上座忽覺身無冠履倩沙彌取之率不

應乃自詣兄所兄已他出但見題濁化堂三

字於壁而已悵然賦之曰五濁塵中祇自煎

何時化去到諸天琳宮梵宇無緣住強種人

間作孽田 與宗芥颿司馬 聖垣 余慵樓明

府 作沛 戴小阮孝廉 咸亨 蔣香杜茂才 棠 寄

塵和尙 湘麓 偕遊勺芳園 滋圃協 長壽寺白 揆別業

雲粵秀諸山登鎮海樓相得甚歎

皆有詩

張松

園廉訪

朝縉

吳曇繡觀察

俊

見余詩好之松

園先生以贈公南坪詩稿屬校勘曇繡先生

以彭竹林司馬

荔

小穀山房集屬校定暇輒

以菩提葉寫經排悶八月被議効力新疆松

園曇繡兩先生韓桂舫觀察

對

及同官吳邑

士民咸釀金餽贐可感也瀕行乞小阮畫口

占句他年四海重相見更補天山霽雪圖小
阮和韻他日風煙歸萬里爲君更寫尙平圖
慵樓送別詩序云沈君存圃少負雋才數奇
屢躋場屋念太夫人春秋高亟思祿養俛就
一官來爲吳川令非其志也吳故瘠區君能
耐官職儉約如寒素五年未嘗至省門當路
罕識其面卒以細過被劾莫有爲緩頰者至

是來省愛君者相見恨晚而張廉訪吳觀察
憐才如命見其詩尤重之君獲戾甚微大吏
從嚴定擬二公爭之不得遂有西域之行人
甚爲扼腕君初不介意患難中不廢吟咏無
一怨尤語吾不知其胸中視榮落升沈爲何
事蓋其所得於心者多矣余曩承乏電白君
謬以余爲識途老馬有疑事輒以書來詢余

必竭其愚君亦多所採納故意氣尤相洽乃
者部檄敦迫君行且有日爰賦二章以誌遠
別之感云祿養何如菽水歡蕭然風味等無
官當年早說還家樂今日誰憐行路難信是
多窮詩律細卻因善病酒腸寬青鞵布襪從
軍去猶自狂吟興未闌吟得新詩手自編西
征直是賦歸田窮通有命當如是曲直憑人

或未然臣罪敢辭行萬里 君恩且去住三
年玉關迢遞勞相憶雙鯉何因取次傳二詩
能道余心曲非泛泛者比番禺周潤公古樸
不見客獨來訪余陳瑗齋都閩休官閒居素
不相識慷慨論交臨別以紫藤杖爲贈寄塵
和尚主大通寺方丈招飲賦詩別後致書數
千里慰問殆相知半在風塵外耶九月自廣

州買舟北上重度庾嶺瞻人回雁遠碑題不
禁惘然贛江放灘臨江舍舟登陸歷皖豫陝
甘除夕宿安定編二月至八月所作詩百餘
首爲羊城集二卷

五十八年癸丑五十歲

二月出玉門關過安西德協戎

成額

粵中舊

好也盤桓數日贈句平生結客多知己西出

陽關有故人三月過哈密哈密爲關外第一

要衝商賈雲集百貨俱備產瓜極甘脆四月

抵迪化

輪臺竹枝詞一水中分兩座城碧油幢擁殿前兵鞞甯直接徠甯路祇

隔伊江十八程擁髻仙人下玉京萬峯晴雪倚天明祁連秀峙三千里哈密遙連迪化城馬牛量谷地分工沃壤清渠到處通校尉不須誇戊己金穰歲歲兆年豐斗印朱文照眼光分明蟲繆列三行朝廷法物齊中外也使蕃兒識典章瓜期幾載入重關不用鏡歌唱凱還好語寒衣休寄遠暫教少婦損紅顏一拳紅石小於螺解報雙歧麥穗多料得

西池常獻壽年年持伴玉山禾懸薄人家晝
掩扉隔牆輒語聽依稀箇中幻出桃源路賺
得漁郎不忍歸柳條慣折他人手笑煞尋芳
逐斧柯那及秦宮花底活送迎懶唱渡江歌
遙連草地雅蘇臺上谷漁陽插羽回西北地
形天下脊斗杓明處五雲開梨園小部按涼
州也有科諱可散愁莫問當
年回鶻舞饒他幾幅錦纏頭

迪化州境在哈

密北千餘里有奇準噶爾故地也負雪山之
陰沃野千里水甘草肥額魯特之所遊牧伊
犁平定後寂無人煙乃於紅山嘴築城設烏

魯木齊辦事大臣乾隆三十年設都統去紅
山嘴八里別建城文職設道員一同知一其
地當四達之衝人民輻輳繁華甲關外四十
年改同知爲直隸州建學校歲取數人入州

學彬彬乎 文教覃敷矣 宜都護綿延入

署爲公子授經十月得家書知次兒兆溁讀

書甚慧爲之喜而不寐 有句云老夫已愧承
先志稚子猶能讀父

書

與王九亭司馬

篤祐

龍雨樵

鐸

馬敬堂

殿

翼

孟茗浦

昺

王懋齋

光陞

王南林

楠

諸明府

定交著巾車集一卷

壬子九月至癸丑三月得詩百餘首 幻雲

集一卷

癸丑四月至十二月得詩數十首

五十九年甲寅五十一歲

正月元旦隨都統望

闕一體行禮歲以爲例二月送九亭還全椒是月

從兄藻庭刺史 名揆 卒貧不能歸余經紀其

喪遣姪以承扶櫬北旋十月送敬堂還長汀

築問花草堂

有句云乞取後來知此
意問花聊比浣花人

友朋

款洽殆無虛日余有句稱詩塞外惟龍沈縱

酒尊前有孟王

茗浦
南林

紀實也是年著瓠餘集

一卷

得詩數
十首

六十年乙卯五十二歲

三月集同人問花草堂余卽席成七古一首

同人爭以紙索書醉墨淋漓興復不淺

詩曰
七人

四百三十四我最年少五十二入筵雜坐忘
尊卑此時尙齒不以位絕少豐膳非故慳咄
嗟立辦等游戲窮荒尋樂烏能拘免卻獻酬
各自醉我來差晚更有人但願同歸偶然遂
兩年目送四喪還老去韶華益浮脆如何不
飲令心哀放浪形骸天所賜黃昏月出雪山
白光照斗室炭初熾燈前笑
舞且高歌眾賓旣散吾亦睡

四月都統授陝

甘總督余出署旋入書節使

麟

幕充記室七

月塞外燕社前卽歸余戲語同人曰此不待
社者時方望赦不覺絕倒是年著倦遊集一

卷

得詩百
餘首

嘉慶元年丙辰五十三歲

二月赴庫爾喀喇烏蘇

俗名
庫屯

時奇麗川先生

豐額

爲領隊大臣招寓挹璫山館倡和甚樂

先生善談論凡天地山川仙佛鬼怪靡不博

極古今淋漓盡致偶及仕進曰昔有人題盧
公祠云半生卻少功名分願與先生借枕頭
又有云我能借得先生枕睡到功名得意時
先生句竈頭尙有黃梁爨何事勞勞役夢魂
余亦擬句世間得失須臾事不及先生一枕
長八月麗川先生調葉爾羌余回迪化 雨
樵爲余作詩序有云元戎下土書記雍容都

護憐才館餐稠疊悵天涯之淪落不相識而
相逢念交分之纏緜亦有神而有道同游汗
漫情往興來獨立蒼茫唱子和汝起秋笳之
陣陣腸斷霜鐘眄歸雁之行行魂銷雪笠雖
淋漓盡致詎忍涉於怨尤卽慷慨當歌總不
離乎忠厚余亦有贈言云罷軍中之劍舞驅
筆如風坐幕下以論文清談似雪分牋擊鉢

豈讓飛卿響搗雙鉤居然張旭度花晨兮月
夕何暇言愁問潼酒兮駝羹且能加飯蓋幸
寄斯文於我輩遂巧成遇合於窮途文字交
深爲平生第一樂事 芝巖老友別三十年
矣作詩憶之曰兩世交情萬里身舊時青鬢
更如銀勞君對月愁相憶知我無書懶是真
老去醉吟多旅况夢中談笑半陳人相逢預

訂來生約往事模糊莫愴神 余作還山圖

已數載以北旋有日徵同人題詠雨樵句同

行我亦歸田里自愧輸君又遠遊秦斗庵 杓

句往事休論瘴海行殘年合有藏身地林廉

泉 雨化 句有酒直須連日醉餘年且把舊詩

編皆有真意是年著閱耕集二卷 得詩二百餘首

二年丁巳五十四歲

全言
三月
正月與雨樵茗浦懋齋同蒙

恩賜環二月自迪化啟行歷戈壁雪山入玉門關

四月至蘭州時軍興路梗淹留匝月余作醉

吟圖雨樵作聽泉圖茗浦作歸鞭圖懋齋作

納涼圖逆旅中互相題詠尋取道甯夏延綏

邊境入汾州達正定六月抵保定寓蓮池書

院水東樓與陳蒨浹先生

庭學

唱和時徐漑

餘觀察烜

索觀余紀行詩至一夜離愁生白

髮滿天風雨渡黃河馬前得句三邊月酒後
懷人兩鬢霜朗吟再三以爲盛唐音節七月
還天津展謁先塋後親朋沓至歡然道故憶
丁未至是離鄉十一載行三萬餘里得詩千
餘首九月得桂舫先生寄余詩曰三載爲廉
吏卑棲百粵東深文心轉白噩夢我甘同地

冷哀鵲淚天迴退鷁風何當重把酒筵吹問
詩筒往先生仕高廉觀察爲余齟案墨誤改
補主事茲喜余歸轉用慰藉情見乎詞古誼
可感是年著獨笑集一卷

正月至六月
得詩百餘首

三年戊午五十五歲

正月長子兆霑入邑庠

韓聽秋孝廉

崧桂

齡先生兄也主講問津書院投詩過訪倡和

無間徐鏡堂封翁 壽保 廿年前舊交也互以

詩稿相商定一日余造訪有童子出應曰得

毋詩人沈君耶因得句傲骨家人怪詩名稚

子知 署齋額曰游經滄海修到梅花

四年己未五十六歲

查憩亭明府 彬 亦舊交也出所作小息舫詩

稿屬商定余偶得句飲酒恰逢文社讌買花

不是宦囊錢憩亭亟稱之十月次兒兆澐入

邑庠

五年庚申五十七歲

館於莊栗堂運同

士寬

署與憩亭丁仙槎

知事

步瀛

倡和七月送兩兒秋試入都尋回

九月喜故人蔣香杜

棠

登北榜

後更名廷恩

六年辛酉五十八歲

與憩亭唐雪懷明府 奕恩 倡和五月吳川孝

廉李君 元琳 陳君 璋潤 過訪津門流連不忍

去六月大雨渾河決畿輔被水數十縣津城

不沒者三版沿堤官柳盡伐作薪憩亭作憶

柳詩慨然和之九月病時兩兒入都應試 是年

試期改 九月 適華室女來侍疾余有句佳兒好去

排金闕嬌女親來侍藥鑪旋愈編丁巳秋至

辛酉所作詩二百餘首爲瀋餘集二卷

七年壬戌五十九歲

二月夢中得句春雨著地香泥溫鶯鶯燕燕
桃花村醒續成之九月灑兒以歲試一等一
名食餼重陽雨不得登高憶自丁未後九日
常在客中已酉句漫插茱萸頻望遠北堂萱
草願親栽壬子句久客不知節重陽且放舟

癸丑句醉裏不知身是客踏歌攜得夕陽還
甲寅句登高不載酒恐觸故鄉情乙卯句撫
景休懷古思鄉只倚欄丙辰句且罷登高會
聊爲送酒人丁巳歸里閱數載不乏眺覽之
興今雖爲雨阻然酌酒看花優游三徑不爲
形役致足樂也詩曰喜無租吏攪幽齋畧有
黃花綴小階娛老甕頭村釀熟送寒天際雁

行排雨來暫罷登高會金盡難酬濟物懷笑
對茱萸憐汝健尋秋歲歲伴青鞵十二月東
坡先生生日譚子受山長

光祐

招同人拜先

生像問津書院分韻賦詩余卽席云紗縠行
中人已去問津院裏燭猶紅而今願乞三千
歲廡下都稱孺子鴻 余家居六稔雨樵茗
浦仍作客除夕余有句爆竹聲中知樂歲梅

花驛裏歎征人
縈懷舊雨黯然魂銷

八年癸亥六十歲

正月六十初度前數日次孫維鈺生喜得句
浮生忘甲子娛老得諸孫歸里後婚嫁粗畢
課子抱孫家庭聚順快然自得因名齋曰欣

遇

九年甲子六十一歲

全言
三
數載來聽秋歸江南仙槎病歿雪懷歸山東
憩亭之任河南詩友落落老懷增感

十年乙丑六十二歲

余嘗謂詩道性情亦須論法然所謂法者行
乎其所以不得行止乎其所以不得不止而起
伏照應承接轉換自神明變化於其中試看
天地間水流雲在月到風來何嘗著得死法

詩貴妙悟然空靈出自性府沈酣資於學力
若杜之北征韓之南山豈是一味妙悟詩語
欲洗去故常然當求新於理不當求新於徑
譬諸日月終古不易而光景常新詩不宜作
理語然亦非爲豔情發也詞或託諸男女義
實關乎君父香奩體形容褻嫚失國風不淫
之旨此旨一差卽遠名教曾有論詩絕句云

淑世不妨勤學步吟詩未許苦隨人掃除依
傍存生趣杜老香山見識真春水浮船力挽
弓文章蓄極始能通瓦盆種樹階攢石可有
擎天氣概雄新聲柔渥亦堪謳雞跣終難列
庶饒漫道國風原好色先從雅正辨溫柔亦
此意也九月學使陳荔峯先生嵩慶以塞下
曲試闈郡古學濶兒句征人六月據征鞍無

定河邊曉尙寒馬上不須回首望如今冀北
是長安余嘉其得體果爲荔峯先生所賞取
冠一郡 從姪前蓬萊令以顯客死饒州以
懋被戕於宿州署中余爲設法歸其柩

十一年丙寅六十三歲

正月續修家譜

莊敏公修於明萬曆四十二年甲寅至是歷一百九十三年

年 從姪以承聘宋氏女以無家未娶客江南

將十年矣爲招寓余家俾入贅於宋氏十二月
月愚齋弟卒

十二年丁卯六十四歲

十月葬 考妣於城西雷莊新阡兄嫂祔焉
霑兒以歲試一等食餼

十三年戊辰六十五歲

五月病旋愈鏡堂老友數數過從時鏡堂以

子鐵崖司馬 錯 卒於貴州將往挈其眷北歸

萬里崎嶇衰年跋涉余哀之贈以句幾日夜
郎勞跋涉亂山荒箐倩人扶鏡堂爲泣下

栗堂作宦三十年慷慨揮霍迨解組幾不能
治裝津人士咸惜其去余贈句囊空方信平
時潔用儉何愁遠道難先生歎爲知己語

朱春泉司馬 鉅 三十年前同榜也過訪話舊

全言
老友重逢不勝欣喜

十四年己巳六十六歲

四月得栗堂湖南書余與栗堂交最久知最深書來云無家可歸就養猶子永順署因感賦曰嗟君似我倏升沈老去窮愁恐不禁八九年來知己淚四千里外故人心去思爭說官聲好分祿無妨酒量深回首湘江舊遊地

杜鵑啼斷覓楓林

十五年庚午六十七歲

九月霑兒挑取膳錄澧兒登鄉榜

十六年辛未六十八歲

輯先正格言一卷訓兒輩曰竈嫗解余閱歷
所得亦附焉

十七年壬申六十九歲

正月桂孫

維鈺小字雙桂

十歲質頗敏喜得句云汝

幼卻能勤嚮學吾衰還望早成名勉之也編

壬戌至壬申所作詩八百餘首為鴻影集八

卷余十一年來惟藉詩酒消遣信手塗抹不

復如向時之推敲盡致矣

十八年癸酉七十歲

正月七十初度徐鞠圃孝廉

通復

祝以詩余

依韻和之有句云七秩光陰如過客四方遊
跡卻存詩九月編生平所作詩手錄成帖名
曰欣遇齋集自序待梓 余家自 曾祖以
後三世單傳十月孫維敬生余有句一綫傳
三代兩兒得六孫追思先澤不勝慰幸是年

著味外編一卷

得詩數十首

十九年甲戌七十一歲

兩樵下世逾十年偶檢所書詩冊感慨係之
題曰玉關垂老竟生還一卷新詩淚點斑天
遣知音同倡和醉看幕外雪漫山牖下何如
塞下雄纔拋盾墨又彎弓誰知頭白風塵裏
忘卻家山在夢中腸斷君家雪笠編原注雨樵詩集
名雪笠吟於今宿草慘風煙當時墨妙藏懷袖回
首輪臺已廿年豈是題襟寫勝遊炎州被逐

又庭州宦囊羞澀詩囊富只恐傍人笑未休
東鄰有樹葱鬱可愛因顏小廨曰借樹書
楹帖曰責已切莫過寬存心甯可過厚作人
必須喫苦處世不妨喫虧用勗兒輩

二十年乙亥七十二歲

曩在江右官署與東巖兄植卉論文垂二十
稔兄亡已逾廿載常夢見如平生歡感賦曰

我夢衙齋好聯牀聽雨時幾株池畔樹數卷
篋中詩調膳高堂樂看山蠟屐隨遐思眞隔
世猶剩鬢邊絲目昏心倦戒不作詩時於
酒後口占韻語聊以志興

二十一年丙子七十三歲

三月得脾虛病數月始愈十二月喜故人林

慶章明經子

召棠

登鄉榜孝廉來書畧云先

生治吳時召棠始數歲及長家君數稱先生
德政學行交友以誠愛人以德旣檢篋中得
與家君簡帖詩章三復景慕以不克摳侍左
右爲恨及辛酉己巳兩讀寄家君書雅懷舊
雨在遠不遺家君亦兩次奉書未審俱達記
室否召棠近承鶴樵先生邀至山左因晤周
明府詢悉先生優游杖履課子成名韓筆杜

詩與年俱劭私心慰藉卽馳報家君昨奉到
手諭命召棠親詣津沽躬請教誨祇以春試
伊邇未克取途試畢卽趨謁几席用展生平
嚮往之誠情致纏絲感歎不置且知老友健
在繼起有人何快如之

二十二年丁丑七十四歲

四月溥兒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吳川林

馨山孝廉

聯桂

贈詩有句云先是尊人官粵

東吳川作宰聲隆隆召父杜母歌吳儂先生

隨侍留泥鴻我亦竹馬之兒童今年相見京

衙衙泥金報捷圭從龍喜倒吳陽百歲翁歡

騰眾口言喁喁善人有後歸天工 往歲修

家譜余識曰 曾祖子重公以 曾伯祖玉

集公官庶常北上及至 庶常公歿且無後

徬徨未有歸計遂占籍天津迨吾祖吾

父俱單傳不絕如縷嗣先君生余兄弟三

人皆有子子復有孫方繩繩未艾嗚呼孰知

其始之危若此哉他日有繼庶常公而起

者當祀諸宗祐以無忘本源茲溘兒叨入翰

林其敬念先澤世益滋培以紹我莊敏公

之遺緒

庶常公忌日失考謹於
每年四月初十日致祭

喜故人王

九亭司馬子 鑄 成進士入翰林曩余作還山

圖九亭題以騷體絕佳藏篋衍中幾三十年

余老矣猶及見兩家兒子作同年而九亭墓

已宿草重讀舊作能無愴然九月澣兒假歸

有得第原期娛白髮歸期那敢負黃花句余

最賞之

原注丙子九月初九生日

十月促澣兒入都

二十三年戊寅七十五歲

三月爲甥女潘虛白夫人續刻不櫛吟作序
霑兒以史館書成議敘府經歷 歸里後索
書者衆二十餘年應之無倦色編甲戌至戊
寅所作詩百首爲味外續編一卷 詮次生
平自作年譜一卷

嗚呼此 府君自訂年譜也手澤依然而
府君竟絕筆於斯矣痛哉 府君生而

穎異讀書過目不忘爲文工且敏以隨

先大父官江西不得與試嗣北旋登副榜
充教習筮仕廣東潔已愛民治理井井尋
以失察私鹽案罣吏議効力新疆無論識
與不識皆爲 府君扼腕 府君初不介
意至則築問花草堂集同人觴詠其中與
前吳江令龍雨樵先生倡和尤相得不作

一怨尤語當道識 府君賢爭延入幕禮

遇優異歸田後自守堅確絕跡不入公門

惟以課不孝等讀書爲務兆灃幸成進士

入翰林方計迎養 府君京邸乃愆尤山

積禍及庭闈變生不測驟膺大故 府君

於嘉慶二十三年戊寅五月十二日卯時

卒於里第春秋七十有五痛哉 府君性

伉直胸無城府交友以誠不作翕翕熱雖
處困見義必爲宰吳川政尙寬簡不貪不
苛士民去思之念歷三十載如一日試南
宮歸者路過津門輒停舟造訪流連不忍
去生平甘澹泊於物無所嗜工書善詩出
塞後吟咏益富粵遊詩已梓行東屋黔行
研北蠡軒羊城幻雲瓠餘倦遊閱耕藩餘

獨笑鴻影味外諸集凡詩三千首待梓

府君體素健不多飲食而精神有餘不嗜
藥餌而寒暑不侵嘗謂習勞者必壽享奉
不可逾量當爲天地惜福皆至言也 府

君臨卒時

北雲

備官京師不及親視含殮

搶地呼天百身莫贖迨星奔歸里遺篋中
檢得此卷肝腸摧絕不忍卒讀擬取生平

著作及朋舊贈答詩章徧讀詳註用備家
乘祇以老母在堂無以爲養行將餬口
四方藉謀菽水驪駒在道披閱弗遑校付
梓人姑俟異日執筆嗚咽墨與淚俱神思
惘惘不知所云 不孝男兆澧 謹識

先中憲公自訂年譜藏篋中十八載矣茲
居曹太恭人憂讀禮之餘旣校刊詩集

復輯注年譜付梓求

當代大人先生賜鑒焉

道光十五年乙未十二月

男兆澐

又識

維璫

孫維鈺校字

維瑞

咸豐四年歲次甲寅仲春孫維璫重校刊

曾孫

恩益
恩闔
恩嘉

同校

第十五世岱玖公諱獻可字大久年譜

莊氏爲毘陵望族秀九公於明代自金壇遷常州是爲一世傳至第十四世自昭公諱燿號研塘配毛氏生子二長卽大久公諱獻可原名見可後改有可字大久號岱玖別號慕良郡增生家貧好讀著作等身在清代乾嘉間里中咸稱爲大久先生邑志有傳迄今越一百餘年謹輯所知次爲譜

清乾隆九年甲子九月初六日生於常州府武進縣城內

二十一年丙子十三歲始讀自昭公手錄周官全部

三十年乙酉二十三歲五月十五日丁外艱十二月初三日長子諡男生原名念祖字子鏡

三十八年癸巳三十歲以前尙應童子試（見答印山弟勸試書）

四十年乙未三十二歲七月廿六日次子閻男生原名杏男字子悅周官指掌始略定稿（見周官集說序）

四十三年戊戌三十五歲始從事於春秋之著述（見春秋小學序）

四十四年己亥三十六歲正月初十日三子誦男生字子振號厚安

四十七年壬寅三十九歲以前屢應鄉試不售（見答印山弟勸試書）

五十一年丙午四十三歲至北京館于內城方甄廠某氏與左仲甫張皋文惲子居

諸先生時相過從切磋學問

五十三年戊申四十五歲是年始從事于禮記集說（見序言）訂正周易原本一

卷成十一月既望作序於京寓周易集說七卷成嘉平下弦越日辛亥作序

五十四年己酉四十六歲有寄楊景僑左仲甫錢季重及印山弟兼呈錢魯思丈詩

二首又都中雪後詩二首

五十五年庚戌四十七歲周官指掌五卷成六月既望乙丑作序族祖侍郎養恬先

生見之大加嗟賞周官集說十二卷成六月辛酉作序

五十六年辛亥四十八歲至通州有自京赴通州及登通州城東南閣詩二首又五

月五日偕左仲甫桐城王賓鹿惲子居溧陽史受謙丹陽白亦文張皋文集水泚

寺詩一首又出山海關詩一首又松山道中四十韻

五十七年壬子四十九歲在奉天校文溯閣四庫全書有和湘潭劉雲房少宗伯偕

諸友校書詩一首又和劉少宗伯贈校書諸友詩一首左仲甫先生所作傳中有

爲侍讀孫鏡渠大學士劉雲房兩先生延校中祕考核精密并簽原書沿流傳習之誤若干條見者服其精博先生竊以爲學問中繼迹也云云又登巒巫閭遊玉泉寺謁北鎮寺各有詩一首

五十八年癸丑五十歲還北京有三月九日同人再集和左仲甫大令詩一首又哭張皋文編修詩一首

五十九年甲寅五十一歲今文尙書集注六卷成三月既望甲辰作序清嘉慶二年丁巳五十四歲時主講順德蓮城書院有中秋夜諸生移樽樂飲講堂成

之截句長孫吉孫殤春秋小學七卷成五月辛亥作序於順德府蓮城書院之滌硯齋各經傳記小學十四卷成嘉平月既望後二日立春之翼日甲寅作序于順德府署槐蔭孫枝之館西南偏室

三年戊午五十五歲春秋字義本四卷成七月望日丁卯作序於槐館東室春秋地名考一卷成九月既望丁丑作序考工記集說二卷成十月既望越十有一日丙辰作序尙書序說一卷成十有一月日南至後三日丁丑作序毛詩序說一卷成十有一月日南至越十有三日丙戌作序春秋人名考一卷成十二月十七日丁

未作序

四年己未五十六歲主講於卜里書院有卜里書院雜詠絕句二十六首

六年辛酉五十八歲應安徽合肥縣知縣左仲甫先生之聘修合肥縣志子誥男舉
京兆試禮箋駁正一卷成二月既望越六日丁卯作序于鳳陽官署春秋使帥義
一卷成仲秋既望越七日丁卯作序合肥縣署春秋刑法義一卷成嘉平月望丁
巳作序

七年壬戌五十九歲在合肥子誥男成進士官庶吉士充功臣館協修

八年癸亥六十歲二月十七日楊夫人卒有悼亡詩一首有無米爲炊四十年句

九年甲子六十一歲禮記集說四十九卷成七月既望越三日丙午作序內有始於
乾隆五十三年戊申成於甲子閱十七年始成語儀禮喪服經傳分釋一卷成十
月既望越六日丁丑作序

十年乙丑六十二歲易義條析一卷成二月乙卯朔越十三日丁卯作序

十一年丙寅六十三歲春秋字數義一百四卷成六月丁丑朔越二十日丙申作序
於河北古溫官署春秋經文僞異辨正一卷成十一月甲寅朔越十三日丙辰南

至作序于河北古溫官署春秋正文定本一卷成丙寅長至日作跋
十三年戊辰六十五歲毛詩說六卷成嘉平月下弦後二日作序詩蘊二卷同時成
十七年壬申六十九歲子誥男官河南南召縣知縣迎養署中有過孟津渡詩一首
內有老來更歷波濤險句當係此時所作

十八年癸酉七十歲遺著凡原稿有序跋而載明年月日者已分注於各年之下其
無序跋致成稿時期無可考者尚有三十餘種茲彙列於左

周易篆文四卷周易大傳十翼原本一卷周易文字異同考一卷周易異文一卷
卦序別隱一卷刪輯元清江張理張仲純氏易說一卷刪輯項江陵周易玩辭二
卷

毛詩字義五卷詩經異文一卷詩經異文篆字一卷毛詩篆文六卷

春秋注解十六卷春秋天道義九十四卷春秋地理義十五卷春秋人倫義五十
六卷春秋物類義六卷春秋禮事義三卷春秋慎終義四卷春秋慎行義二卷春
秋兵爭義二卷春秋人倫考義一卷春秋人倫義一卷春秋人事義二卷春秋爵
官考義一卷春秋爵官義三卷春秋異文小學一卷春秋篆文定本一卷春秋名

義二卷春秋人字考義一卷春秋諡公考義一卷春秋姓名考義一卷春秋族名考義一卷春秋氏義一卷

傳記不載說文餘字三卷許氏篆文二卷

慕良雜纂四卷慕良雜著四卷慕良詩存一卷窗稿選存一本

各稿惟周官指掌一種曾由蘇州官書局刊版又經武昌官書局列於正覺樓叢書中但原稿已佚春秋注解十六卷原稿亦佚慕良雜纂慕良雜著各四卷去年刊行其他均尙待梓原稿現保存者凡一百十五冊端楷膳正一字不苟

二十三年戊寅七十五歲子詵男充河南鄉試同考官

清道光二年壬午七十九歲九月十四日卒左杏莊先生挽聯曰念卅載忘年兄事之師事之風雨關河意氣兩人都不隔撫千秋絕業遺典在遺文在聲音笑貌夢魂五夜可相尋

謹按公幼承庭訓研讀羣經四十歲前雖困於科舉實志在樸學四十歲後雖糊口四方實專心著述兩客北京十餘年奉天校中祕二年合肥修縣志二年河北主講書院數年至六十五歲之頃已成書五百卷名噪一時文學不下於吾鄉洪

北江張皋文惲子居及吾族珍藝

諱述

印山

諱字

諸先生而歷百餘年來名不甚

著者以遺稿未刊布故也公之爲學思慮至周考核至精不持一見不泥一說竊自附於直道之民故周易文字異同考序曰大義以自古迄今人人共曉者爲宗正不必嗜奇矜博或轉於經義動多窒礙至漢以後諸儒有主某當讀爲某與宋儒以後擅將經文移置者概不詳言則經之原文終在故耳易義條析序曰夫學者載籍極博而不能理於義則雖善其詞章工其緣飾滋之鄣也又曰通其義者或分或合庶幾旦暮遇之否則膠擾糾紛支離破碎說愈多而愈無苟毛詩說序曰茲說直抒鄙見不敢專主一家之言庶可使全詩之脉絡貫通而一篇一章一句之意分而按之亦無不可成其解而後知其大指與春秋不必求合而自不相背乃正相與徵也禮記集說序曰苟記文有未盡者必爲之辨晰糾正不敢少存阿循至注家不一其說則直以己意擇善而從以絕專家主奴之弊凡此諸語可爲全體遺著之標準亦可見畢生研求述作之概要矣周官集說序曰童時日侍先子左右問難加詳然先子教之既詳戒之彌切嘗曰後生小子毋輕訾前人致長浮薄即有窺測亦俟人論定耳公服膺無違隨處可見春秋小學序曰予讀春

秋歷二十年每自喜得前人所未得然愈有得而高堅前後之致乃以之愈深春秋注解序曰是書歷歲四十餘稿凡屢易而義蘊彌覺無窮仍未敢輕云訂定左仲甫先生述公語曰諸經中春秋功力最摯又曰頻年究心春秋讀二千餘遍精義日出然則公之功益深而心益謙其道德固與學問俱高也惟對於許氏嘗議較多春秋小學序曰許氏不通六書本止見秦漢小篆牽合偏旁成字遂概以諧聲爲主而象形間見焉指事會意又間見焉至於轉注假借則又全不識焉蓋漢儒學力粗疏於斯可見矣各經傳記小學序曰許氏不知卦文……其所通者乃戰國以來之俗字僅取諧聲者耳宜乎其本之以爲說而於六書之所由作與末流之弊均普乎其不能辨也觀此則知公於小學具有卓見故論斷明決如此左仲甫先生於傳首卽曰先生恪守庭訓而所進輒過所期迨長益取諸經傳精研義理參考禮制句櫛字比求其異同損益之故使如軌轍之合浩然無滯於心然後核諸儒之書正其是非而爲之說云云可以概公之學術淵源及著述要略矣

中華民國二十年十月十九日玄孫俞編識於上海寓廬

昔王德甫撰四士說稱高郵王念孫及其子引之有蒼雅之學汪容甫論次當代通儒姓氏厘八人而王氏有二焦理堂贊廣雅疏證經義述聞曰高郵王氏鄭許之亞借張揖書示人大路經義述聞以子翼父阮伯元敍經傳釋詞則曰高郵王氏橋梓貫通經訓兼及詞氣今伯申侍郎刻成釋詞十卷元讀之恨不能起毛孔鄭諸儒共證此快論也又云王氏一家之學海內無匹願干里謂近代通儒程徵君經學錢少詹史學汪明經文章高郵王氏父子小學天下五人而已臧在東謂高郵王氏父子小學出六朝人之上陳恭甫謂當代通儒著述惟高郵王氏父子與讓堂老人爲最醇曾滌生圖聖哲

三十餘人遺象謂王氏父子集小學訓詁之大成復乎
不可幾已爾昌生長江都與高郵爲同郡壤相接也辛
丑壬寅又客高郵者二年聞兩先生之流風遺韻也稔
矣願以寡昧溺志詞章疲精道路於鄉賢聲音文字訓
詁精博淹通之學無能爲役閉門人海補過讀書乃取
兩先生事蹟鉤稽而排比之成年譜二卷藉寓仰止之
誠云爾上虞羅叔蘊嘗擬撰石臞年譜尙未之見憶周
保緒有陶詩譜丁儉卿病其未審別爲一編保緒卽自
毀所作它日羅書刊布吾固不辭爲保緒也中華民國
十六年三月三十一日閔爾昌記

王石臞先生年譜

鄉後學閔爾昌編

清高宗乾隆九年甲子三月十三日寅時先生生

先生姓王氏諱念孫字懷祖號石臞高郵州人先世居蘇州明初始遷高郵五世祖應祥高祖開運並明諸生曾祖式耜字聖野號宇泰康熙戊午副榜貢生著有四書詳說書經詳說時藝益壯堂集卒年七十二祖曾祿字西受號古堂雍正癸卯選拔貢生父安國字書城號春圃雍正甲辰一甲第二名進士歷官吏部尙書諡文肅文肅公元配車夫人繼配崑山徐夫人皆生子而殤再繼配錢塘徐夫人

江西吉安府知府亨時女

乃生先生先是文肅公父贈尚書公年逾七十望孫甚切豫為之名曰念孫謂文肅公曰有孫生則以是名之乾隆八年十二月贈尚書公卒迨先生生文肅公曰天佑吾父而予之孫其將使紹吾父之業乎遂如遺命以名之

十年乙丑二歲

十一月壬申文肅公授禮部尚書命俟服闋赴部辦

事

清國史王安國傳十年十二月授禮部尚書先生撰春圃府君行狀云十年夏遷禮部尚書此依長

沙王氏

東華錄

十一年丙寅三歲

丁母徐夫人憂

文肅公服闋遂攜先生入都文肅

公中年失耦不畜妾媵家鮮童僕父子相依同寢起者十餘年先生性聰敏過人在襁褓中已識二十餘字人皆謂有夙慧文肅公往往囊書挈先生治事堂上就案上以筆授句讀

十二年丁卯四歲

讀尚書矢口成誦皆文肅公口授百數十行俄頃皆

已爛熟一時都下有神童之目

此依子引之撰行狀阮元撰墓志銘則云

生四歲即能讀尚書六七歲文肅公口授諸經皆成誦云云

十三年戊辰五歲

十四年己巳六歲

十五年庚午七歲

文肅公蔽獄陪都攜先生東行時偕往之某公夜作
奏橐援據經傳恐有錯誤則詢之先生先生方睡熟
應聲誦之一字無謬乃相與驚歎以為異才

十六年辛未八歲

學為制義操觚即作全篇

十七年壬申九歲

十八年癸酉十歲

十三經誦畢旁涉史鑑

江陰繆氏儒學傳橐引阮元撰墓志云八歲讀十三經畢

旁涉史鑑案墓志實作八歲屬文十歲讀十三經畢云云與行狀同筱珊蓋誤流觀往事感

慨激昂嘗擬作秦檜論斷制森嚴章法完密文肅公
覽而喜之由是期望益厚勛之以忠信示之以勿欺

先生之持躬正直得於庭訓者甚蚤

十九年甲戌十一歲

二十年乙亥十二歲

五月辛卯文肅公調吏部尙書

二十一年丙子十三歲

休寧戴東原先生精於三禮六書九數聲音訓詁之

學文肅公延之家塾爲先生師先生稽古之學實基

於此

據東原年譜列此

文肅公兼管工部尙書 十一月

壬戌文肅公因病解任

二十二年丁丑十四歲

正月初八日文肅公卒

年六十四

先生扶柩旋里受業夏

嘯門先生之門名庭芝字茹紫雍正癸丑進士翰林院侍講篤志為學為

文根柢深厚理法精熟老師宿儒不能過也先生撰元配吳

恭人行略受業夏先生之門次補州學生員後

二十三年戊寅十五歲

二十四年己卯十六歲

二十五年庚辰十七歲

二十六年辛巳十八歲

補州學生員州試第二府院試皆第一府試題為先生數年前所作既出場嘯門先生問尚能記舊作否先生因援筆默寫原文及嘯門先生所改一字一句無不脗合嘯門先生大奇之學使劉文清公歎賞其

文以爲軼羣之彥旣而過揚州見都轉盧雅雨先生
乃知先生家世則大喜曰文肅公有子矣

二十七年壬午十九歲

吳恭人來歸同州增生贈翰林院編修鉉之女

二十八年癸未二十歲

二十九年甲申二十一歲

作護城橋祠田石梁墳田記

三十年乙酉二十二歲

高宗南巡先生以大臣之子迎鑾獻頌冊二月癸巳
賞舉人

三十一年丙戌二十三歲

試禮部不第 三月十一日長子引之生 得江氏

古韻標準始知顧氏所分十部猶有罅漏旋里後取
三百五篇反覆尋繹始知江氏之書仍未盡善重加
編次分古音為二十一部未敢示人

三十二年丁亥二十四歲

是年有詩二十首題曰丁亥詩鈔

錄目於下借任一

泛舟至芙蓉館一首同任子田夕步南郭一首空翠
亭一首裴公洞一首同任三石農登文峯塔一首河
闕道中遇雷雨作一首借任子田游東阿山中一首
寄呈李大司馬一首石佛閣放舟一首文游臺懷古
一首春耕詩擬陶一首登海陵泰山墩懷古一首晚
泊湖口一首晚次江口一首月夜游焦山作一首天
長道中晚晴一首冬日郊行晚歸山莊二首以河間
東阿諸詩觀之似先生丙戌下第後丁亥方南歸又
游蒜山二首淮海英靈集湖海詩傳江蘇詩徵並作
文肅公詩題無借任一子田五字詩中字句亦小異

晚晴詩詩匯亦作文肅詩蓋沿諸選之誤先生通籍
後不復爲詩後以詩法教子敬之日古體詩當以漢
魏六朝爲宗下逮有唐諸大家以正所趨近體則唐
稱極盛而中晚氣格漸弱已無足法有宋以後古近
體皆可涉獵當知其佳處得力於唐人而新其壁壘
不可轉襲宋人之貌世徒嗤明代七子規仿盛唐爲
優孟衣冠而不知去唐學宋又出七子之下至古
體用韻當依唐韻部分無若填詞家信筆出入也

三十三年戊子二十五歲

三十四年己丑二十六歲

試禮部不第 冬與李素伯遇於京師先生屬素伯

爲購毛刻北宋本說文適書賈老韋有之高其直先

生時下第囊空稱貸而買之歸而發明字學作書四

種以配亭林顧氏音學五書先生嘗宗說文之字而

書既而識解益超自謂所
見猶淺乃屏其橐而棄之李格非病先生偕友人

為延醫市葠具調治數日竟不起

三十五年庚寅二十七歲

三十六年辛卯二十八歲

試禮部不第

三十七年壬辰二十九歲

試禮部不第 在都始與劉端臨訂交 避禍天長

大興朱竹君先生時為安徽學政冬杪先生跋涉往

見竹君敬禮之時從問字質疑未嘗以前輩禮貌自

居為飛書當路護持其家盡力 先生後在京有與劉

勢難人居京邸決意於冬底告病明春南歸但舍閒

俗穴叢胜家難紛起不可一日居擬於鎮江覓一養
病之所以度餘年此書當是官科道時
始與汪容
作壬辰避禍天長大約亦因家難也

甫訂交以古經義小學相切劘容甫是時所校書多述先生說容甫撰李孝臣銘所謂古學大典江以北王念孫爲之唱而君和之中及劉台拱繼之是也容甫又嘗言高郵王懷祖神悟兩漢儒者所無

三十八年癸巳三十歲

在朱竹君幕中

汪容甫有大戴禮校本題云乾隆昭陽大荒落辜月大典朱筠高郵王念

孫江都汪中校於安徽學政署中

竹君病安徽士子不習音訓購得

汲古閣許氏說文初印本先生爲校正刊行

章實齋有答沈

根蟬論學云昔朱竹君先生善古文辭其於六書未嘗精研而心知其意王君懷祖固以六書之學專門名家者也朱先生序刻說文中間辨別六書要旨皆咨於懷祖而承用其言僕稱先生諸序此爲第一非不知此言本懷祖也而世或譏之此不可語於古人爲文之大體也未序末畧昭陽大荒落孟陬之月十日案之章語殆爲先生捉刀之作冬偕竹君入都下榻椒花吟舫

竹君家在日南坊李鐵拐斜街之北甲申移居街南
肇慶館之西中有椒花吟册見荀河文集編修蔣君
墓志銘

三十九年甲午三十一歲

九月十三日竹君約先生與史文量陳梅岑何數峯
及姪玉川為西山之游歸復時時為文酒之會

四十年乙未三十二歲

試禮部中式總裁為無錫嵇文恭公韓城王文端公
長白阿兩齋先生同考仁和黃葭塘先生殿試二甲

第七名改翰林院庶吉士碩學登科當世榮之

行狀云大

與朱荀河學士品隆望重凡新科後進投刺者皆不
容拜獨於府君往謁躬自答之曰是當代通儒正士
不可以後進視之也案竹君與先生既屬通家嘗所
敬禮彼來此往友道之常而以前輩答拜引為榮幸

亦當時一
種風氣也

與朱竹君程魚門曹慕堂法源寺避暑

冬乞假旋里

笥河詩集乙未送先生詩云昔我謁
文肅與中英物督抱持出塞門解愛

盤峯缺早知松柏根茯苓芽必中厥父典三禮子實
精其說乙酉子賜舉計借歲丙戌任幼植主我子來
晤姚媿春試丑連卯屢深門外蔽共子持酒樽識子
譚孔訥許君堂室奧表位施綿藁我南子留北辰春
罷去竭其年在太平冬杪子我渴開環游橫雲岡春
白龍龍華陽真逸隱龍錫穴泉冽更觀互浮沈燭讀
承昌禍還登府子城游蹤指曲折下有萬竿竹籟歷
小山雪我方敘說文資子口存舌辨體音必兼影響
窮蚊蚋聲五色亦五北鶴和南鷺要令江南士通經
字為揭春試子暫歸夏息我逃熱子又渡江來雨箇
軒坐設我承四庫令網書廣張罟大集異等生館倚
青山崑傳鈔千萬本唐禮子精閱晚暇入竹根窮筍
鴈盃蠶時交目飛鴻戲亦取其拙數當風月清握手
步高埒相呵七柏老古影千年逝江山六朝州它時
此憶絕煥寒幾何時我冬使節撤諸生送江邊忽與
采石別子待我邦溝蜀岡梅蕾裂覆孟城角船載子
朔風柁齊東竅正號趙北冰已渴近臘稅轂下下榻
子之媒掃滌椒花庭除啓碧桐闌我甘歸識字理董

仗子哲子言許氏書形意事契筋假借古說精諧聲
 流弊劣川居卽中州山增或大朔依聲心有羞託事
 禮司徹古今諧借殊始背終隔隄又有轉注一考老
 訓互綴要之形聲訓六書密而督父子許義昭兄弟
 徐音滅陽冰好大乖次立校徒列李燾韻補五一亥
 部遭蠶然死唐前灰伐餘漢初葉其閒小學家注疏
 一一撥法當收散失非一手足烈書成曰攷異計功
 竊稷尙我既奇子言鱗爪先痛泄半載卒二卷大樹
 臺敲鴛我亦時一鳴砌隙應蜻蛚飄飄玉堂夢送子
 風雨颯閣校雖要賢名山業恐輟乙夏遷城西香鑪
 巷蹙躡遲子三日見英華自愁癘矧茲蕁鱸思歸飛
 快蟬蛻良友之我退臨故心憊憊我有白玉瓊大酋
 治麴藥必也六物兼我心醉口啜亦嘗采黃山嘉蔬
 取名鼈何當烹肥荇膏薌奪蘅藹豈不嗜飲食不如
 子書臙乃知五味成在瓠薦酒況子別我我雷書成
 我則悅我之思子來成書子真傑昔易詩書分文字
 百遺子諸師路塞茅絕學誰探窞在禮敦贈處母曰
 懷安襲懷士豈日宜君子氣母茶今冬徂明秋兩九
 跳蹶踣良工治必爲子來旦旦誓雖傷亦聚在郡
 歡勿忘在執筆勛哉大其學世鼓傳魯薛
 城汪雪疆名大畚字中也新得馬秋玉家武梁石室畫象舊

拓本屬先生作跋先生為題數十字且言某氏以極
為稊之誤即翁閣學跋語內所云高郵王石臞說此
字凡數條者是也

四十一年丙申三十三歲

里居以著述為事常謝絕人事獨居湖濱精舍窮搜
博采者四載有餘 春至揚州 孟冬賈稻孫李成

裕同過先生湖西別業時先生正注說文稻孫贈先

生詩三首

稻孫又有雜詠詩云去訪王公子連岡策
蹇遙自注時懷祖讀書天長護城橋別墅

子敬之小言集有句云可飄亭陞菱花岸也有衣紅
相閒開自注先文肅別業在天長故潘氏可駭園也
中有可駭亭墓志云先生初從東原戴氏受聲音文
字訓詁遂通爾雅說文皆有撰述矣繼而餘姚邵學
士晉涵為爾雅疏金壇段進士王表為說文注先生
遂不再為之又先生嘗告汪孟慈云向注說文後見

段若膺說多與己同遂輟業先生亦為爾雅注因邵
 學士好是書遂盡棄其所學並見汪容甫年譜李慈
 銘越縵堂日記載先生與邵二雲書云知不足齋叢
 書一套繳上曩注廣雅葆本也而不解其義又讀詩
 傳苞本也亦不解其義竊疑浸彼苞稂如竹苞矣實
 方實苞苞有三槩皆不當訓為本昨偶閱玉篇艸部
 尊字注云本尊草叢生或本尊草西京始知傳訓苞
 為本者乃叢生之義非根本之義也斯干箋云言時
 民殷眾如竹之本生猶言叢生故以比民之殷
 眾故孫炎云物叢生日苞非根本之義明矣生民箋
 云豐苞亦茂也長發箋云苞豐也皆是增成傳義而
 正義以為易傳失其旨矣廣雅云葆科本也又云科
 叢也葆葆也類較韓詩盛饒則葆苞古蓋通用未知
 有當與否唯先生裁之又李氏周易集解繫于苞桑
 下所列古訓必有與爾雅毛詩相發明
 者並祈錄示餘不一年侍王念孫頓首

四十二年丁酉三十四歲

春日賈稻孫畱注容甫李孝臣暨先生草堂聚飲翼

日容甫北行爲詩以別

中有句云石臞又放湖干篷
自注將之石梁案先生祖古

堂公墳在天長石梁鎮南瓦屋莊稻孫孝臣及先生
三人皆善飲見容甫撰賈君銘是年五月稻孫卒於
秦州 五月十八日次子敬之生 翁正三復初齋詩

集丁酉送任子田南歸有句云無復雷塘豔舊游而

今實學在揚州翰林館課轅將返吏部家園夢未酬

翰林謂先生也 正三嘗贈先生楹帖云識過鉉錯
兩徐而上學居後先二鄭之間

是年戴東原先生歿

四十三年戊戌三十五歲

王德甫春融堂集戊戌有朱竹君翁振三暨孔農部
體生編修眾仲家虞部懷祖小集陶然亭詩案先生
乙未冬旋里後庚子始入都戊戌尚未散館亦不得
稱虞部春融堂集編年疑誤又辛丑先生甫改工部
而是年六月竹君歿德甫方
居憂集中無詩尤不可解矣

四十四年己亥三十六歲

四十五年庚子三十七歲

入都行狀墓志並云年三十七入都先生撰吳恭人

入都豈先生庚子入都後中間曾南歸邪書錄下尊

甫與念孫定交於河先生幕府在壬辰之冬賈稻

孫丙申之春念孫至揚州尊甫始言程易疇先生之

學甚精想訂交即在乙未丙申之間也念孫自辛丑

入都未曾南旋至辛亥年接尊甫札始言段若膺小

學甚精其訂交則不知在何時矣尊甫札尋檢尙未

得因往反山左書籍凌亂故也祇檢出請祀沈椒園

先生議一篇想有此稟因係尊甫手先生已亥有

書良可寶貴故先行奉上乞檢存

方言校本是年為丁小雅錄去先生有方言疏證補

言疏證補精核過人晚年猶是年盧召弓有與先
以精力衰頹不能卒業為憾
生論校正大戴禮記書翁正三復初齋文集書同人
送抱經文凡七首末谷魚門為記林汲為說小疋為
書後而石臞端林與予為之序者也又送盧抱經南

歸序云乾隆四十五年秋餘姚盧抱經學士祝釐北來其冬將南歸同人集方網詩境軒各爲文以贈其行案先生序文今遺文不載

四十六年辛丑三十八歲

補散館

行狀云年三十七入都次年散館山東公舉名宦事實云乾隆四十六年散館又程敦撰

文肅公行狀亦謂先生辛丑補散館友人代檢清高宗實錄云辛丑補散館是也日處君而盈度賦注作

庚子散館蓋誤賦題爲日處君而盈度賦同考者多不知所

出先生依衛恆四體書勢本指且以告於同考者同考者歸檢晉書乃信服考列一等第五名以部屬用簽掣工部治事於都水司都水司河工估銷總匯之所也先生素精熟於水經注禹貢雖指河防一覽諸書至是益講明治水之道爲導河議上下篇上篇導

河北流下篇建倉通運也漳浦蔡文恭公見而寤之

是年三月二十六日孔眾仲有與先生論音學書

四十七年壬寅三十九歲

充河源紀略纂修官議者或誤指河源所出之山先

生力辨其誣議乃定紀略中辨譌一門先生所撰也

四十九年七月書成先生充四庫全書篆隸分校官當亦在辛丑壬寅間

四十八年癸卯四十歲

程彝齋招先生及凌次仲小集

次仲詩云在昔東原氏曾將漢學論二君

能入室六藝得專門著述書盈笥諧談酒滿尊晴窗忘晝永重與溯淵源

南河有攔黃

壩工題銷本因原估浮多加入墊陷重修以符原估

銀數先生主橐議駁白長官入奏命工部尙書福康

安往勘先生隨往遂刪減如例其遇事明辨類如是

四十八年四月福康安署工部尚書四十九年閏三月擢兵部尚書姑繫於是年

四十九年甲辰四十一歲

補虞衡司主事 此依行狀墓志云
年四十補主事

五十年乙巳四十二歲

擢營繕司員外郎 記名御史

五十一年丙午四十三歲

擢製造庫郎中 阮文達以公車入京見先生隨事
請問捧手有所授焉文達于先生爲鄉後學嘗稱先
生之學精微廣博元之稍知聲音文字訓詁者得于
先生也

三不用全言
二
五十二年丁未四十四歲

十月從工部左侍郎德成查勘浙江海塘

五十三年戊申四十五歲

補陝西道監察御史

五十四年己酉四十六歲

轉掌山西道監察御史 尋轉掌京畿道監察御史

京畿道事繁任重京察之年無不列一等者先生獨

力辭不與 八月段若膺入都先生始與相晤商訂

古音

先生答江晉三書云與段君商訂古音從者二不從者三自段君而外則意多不合難望鍾期

之賞若膺答黃紹武書云深曉音均十七部細釋成書愚不如懷祖觀察阮文達與吳學博蘭修書云自陸法言等定四聲韻爲二百六韻之後古韻之分合近惟金壇段氏若膺六書音均表十七部爲善高郵

王懷祖先生精研六書音韻欲著古音一書因段氏成書遂即輟筆然其分廿一部甄極詩騷剖析豪芒不但密于段氏更有密于陸氏者願淵蒞刻釋拜敘云段君見謂音均表解人向爲王懷祖今乃得足下耳

五十五年庚戌四十七歲

五十六年辛亥四十八歲

作晉授奉政大夫福建邵武府同知沈公墓碑名之

曾培高郵人其季子業廣女爲是年八月段若膺

爲作廣雅注敘經韻樓集作廣雅注蓋疏證之初名

五十七年壬子四十九歲

歷俸已滿四年例當保送知府先生呈稱不勝外任

願供京職論者嘉其恬退有古人之風 十月孫壽

昌生 是年三月二十一日盧召弓有與先生書

五十八年癸丑五十歲

擢吏科給事中 此依行狀墓志列於年四十
五之明年則縮減數年矣 有與

汪容甫書 見容甫
年譜

五十九年甲寅五十一歲

正月作宋質夫印譜敘 孫彥和生

六十年乙卯五十二歲

四月派巡南城 是年子敬之補博士弟子 有與

劉端臨書 略云正月月底即聞容甫凶耗悲不能已二
十年性情學術之交遂成永訣痛哉武曹

兄曩曾一晤於清江再晤於寶應今為三聚矣省試
前未及縱談而約略數語已知其博聞強識而有卓

見它日吾見蔑之
面今吾見其心矣

仁宗嘉慶元年丙辰五十三歲

正月敍廣雅疏證

廣雅疏證刻本敍文不著年月遺文有之又敍文末音內字誤入正文者五十七句

遺文奪七字

先生官御史時治事之餘必注釋廣

雅日以三字為率寒暑無間十年而成書凡二十二

卷名曰廣雅疏證

廣雅疏證實十卷每卷分上下行狀作二十二卷墓志作二十三卷

江陰繆氏儒學傳稟又作三十二卷書目答問正作十卷又疏證刊成後先生又補正數百事書於刊本

或別載夾入書中光緒庚子淮安黃惠伯曾寫為一卷刊行民國六年海寧王靜安又印入廣倉學窘叢

書中學者比諸鄭道元之注水經注優於經云疏證校

訂甚精援引甚確斷制甚明尤善以古音求古義而

旁推交通闡先儒之閫奧作後學之津梁為自來訓

詒家所未有段若膺既為之敍且詒書云讀疏證如

入武陵桃源取徑幽深而其中曠朗蓋知之深也

文阮

達亦稱此書凡漢以前倉雅古訓皆搜括而通證之
乃藉張揖之書以納諸說實多張揖所未及知者而
亦惠氏定宇戴氏東原所未及

二年丁巳五十四歲

轉吏科掌印給事中先生自任科道其閒巡視東城
南城中城者各一年管理街道者一年批斷呈詞皆
秉公持正約理準情同事及屬官皆敬而愛之司坊
報案毋許片刻稽遲以免勒索罪止枷杖者皆不轉
送刑部以免拖累每遇秋審必詳閱招冊至再至三
力求可以從輕者而籤商之四川嘗有囚已議緩決
矣先生察其犯事之年尙在幼年乃以可矜籤商部

議從之

三年戊午五十五歲

四年己未五十六歲

正月高宗崩仁宗親政時教匪猖獗蔓延陝豫川楚四省已閱三年之久民生荼毒士卒暴露老師費財迄無成功而首輔和珅方黷貨攬權恣爲欺罔先生上疏陳勦賊六事一除內賊以肅朝宁一擇經略以專責成一扼險要以杜奔竄一廣召問以知實情一明賞罰以課實效一撫良民以孤賊勢並附陳龔景瀚堅壁清野議一篇疏入仁宗嘉納之丁丑令和珅自盡政府肅清後復以勒保爲統帥飭令疆臣力行

堅壁清野之法而教匪以平疏內所舉之四川知縣
劉清後擢至方面所劾之湖北道員胡齊崙亦以賊
貪伏法其疏人爭誦之以爲不媿古名臣奏議云

三月巡視淮安漕務

吳恭人行略云巡視瓜儀漕務
嚴絕餽遺及至高郵資用乏絕

乃稱貸
以繼之

四月子引之賜進士及第授翰林院編修

九月巡視濟寧漕務於巡漕陋規盡行裁汰人皆
服其廉潔道路所經凡吏治優劣民間疾苦無不悉
心陳奏仰荷聽納次第施行 十二月授直隸永定
河道

五年庚申五十七歲

抵永定河道任備料稽工皆核實經理浮冒之弊以

除河兵餉銀則躬泣堂皇驗而授之刻扣之風亦絕
防汛到工極蚤巡察極勤是歲水至一丈五尺晝夜
防護得報安瀾

六年辛酉五十八歲

有籌復滹沱故道說 五月以後淫雨而月晝夜不
休河水長至二丈有餘越隄而過南北岸同時漫溢
六月甲寅直隸總督姜晟及先生均革職拏問壬申
軍機大臣刑部請將姜晟發往軍臺先生發往烏魯
木齊效力贖罪奏上免姜晟等罪均發往永定河工
效力

七年壬戌五十九歲

三月直隸總督陳大文奏派先生督辦河閒高家口漫工 五月永定河大工全竣賞六品頂戴仍畱工次隨同那彥寶巴寧阿防汛 九月永定河道陳鳳翔給假省親先生暫署道篆 是年四月三日錢曉徵有與先生論廣雅書

八年癸亥六十歲

四月賞主事銜畱於直隸令周歷通省遇有關涉水利事宜悉心紀載先生遂上顏制軍檢一書臚舉畿輔水利章程六月顏據以入奏諭俟秋汛後令先生履勘應如何次第興工之處先生由是周行畿輔相度機宜 九月庚戌東河衡家樓河溢先生隨尙書

費淳赴山東臨清一帶查勘河道情形 十月奉命
偕費淳鐵保籌辦來年糧船北來事宜 是月履勘
楊家莊臺莊運河 十二月署山東運河道

九年甲子六十一歲

三月給予四品頂戴實授山東運河道運河冬挑最
爲弊藪前任收工以銅尺量之遇泥水無不深入驗
得一尺實纔數寸先生改造梅花樁以木篾橫列淺
深立辨屬吏無能掩飾河員積習相沿每於歲修之
外動稱某處工程損壞請帑興修以爲自便之地名
曰另案工程先生履任嚴禁虛浮非實有損壞不得
報修而另案之工始息計在任六年節省帑項至數

十萬 是月吳恭人至濟寧署以水土不習得腫脹

疾日以益甚七月二十九日吳恭人卒 年六十三段若膺劉端臨

並有書 十二月孫壽同生 引之第

四子

十年乙丑六十二歲

在山東任 是年八月二十日臧用中有與先生書

朱武曹有與先生書 略云彬來京忽忽半載回憶

先生喬梓朝夕過從質疑請益惘然如夢

十一年丙寅六十三歲

在山東任

十二年丁卯六十四歲

在山東任 正月十六日自濟寧起身赴臨清一帶

查驗挑工二十三日回至張秋二十六日回濟寧

先生以微山湖蓄水無多因上游牛頭河淤塞所致
力白河督奏請挑濬牛頭河以廣來源又以臨清閘
內兩岸勢卑蓄水易致旁泄乃請加高兩岸以爲蓄
汶之地每遇衛河盛漲卽閉閘蓄水使汶高於衛然
後開放刷沙以除捫口之患 劾署濟寧知州黃炳
任性濫刑酷以濟貧索取陋規各行罷市黃遂罷職
是年文肅公入祀鄉賢

十三年戊辰六十五歲

在山東任 五月作段若膺說文解字讀敘

經韻樓刻本作

說文解字注

十四年己巳六十六歲

巡視東漕御史趙佩湘奏參前任巡漕給事中英綸貪縱各款傳問先生以爲實據先是英綸恐獨取財官吏多應其求先生堅飭所屬拒之後饋送者皆獲咎而運河道屬官獨免 六月調補直隸永定河道

就道時濟寧商民出郊遠餞數十里中肩錯踵接依此

行狀墓志

十一月以運河道任內卓異引見甫旋

署會河東河道總督陳鳳翔奏請啓放蘇家山閘引黃入湖以利漕運而山東巡撫吉綸則奏請挑濬棗林閘以南濱湖運河乃召先生入都決其是非先生上挑濬趙王河議仁宗以先生言是遂依陳議權宜

辦理並挑濬趙王河爲久遠之計 是月有查勘新
舊唐河漕龍河並東西淀應濬情形稟稟

十五年庚午六十七歲

七月壬戌永定河溢先生自請治罪以六品休致子
引之方自河南學政差旋乃迎養於京寓先生旣罷
職乃以著述自娛亟取所校淮南子內篇重加校正
博考諸書以訂譌誤由是校戰國策史記管子晏子
春秋荀子逸周書及舊所校漢書墨子附以漢隸拾
遺凡十種八十二卷名曰讀書雜誌自壬申以後陸
續付梓今刻本除志餘二卷祇八十一卷總目淮南
內篇雜誌二十二卷下有闕字豈淮南亦有
補遺一卷如荀子邪或二爲一之誤也俟攷先生有
致宋小城書云公餘之暇惟耽小學經義述聞而外

擬作讀書雜記一書先生所著殆先有經義述聞之名矣

是年季夏臧用中有

與先生書

略云庸私心敬仰已二十餘年承諭學問人品政事三者同條共貫尤為至論庸當

終身佩之

十六年辛未六十八歲

夏校讀戰國策錄成三卷

讀書雜誌十種多半有敘惟逸周書戰國策漢書三

種無敘逸周書四卷第一戰國策三卷第二漢書十六卷第四

六月望日作臧用

中拜經日記敘

略云去年余官直隸永定河道用中與用中所居相去數武晨夕過從而益以知其人之

樸厚學之精審也拜經堂文集辛未仲夏有與先生論校小學鈎沈書略云凡一切經音義所云字體作

某者謂字之形體如此或言正體當如此非別有字體之書也又華嚴經音義每引珠叢韻圖二書鈎沈

有韻圖而無珠叢又隋志有說文音隱鈎沈載音隱

僅一切經卷四一則將刪之抑仍其舊或博考羣籍以補之以上三事均祈示奪附先生答書云接讀來

示考訂精詳佩服之至字體可刪珠叢可補其說文
音隱若博考羣書以補之實有功於許氏此書不知
亡於何時繫傳所稱此反切皆後人所加者疑卽是
也乃小徐易以新音而大徐則專用唐韻於是說文
之舊反切遂亡今采羣書補之實一快事也專此羽
覆不一念孫頓首用中先生執事案任子田小學鉤
沈十九卷汪廷珍跋云前十二卷高郵王懷祖先生
手校付梓後七卷未及校廷珍屬懷祖先生令子伯
申侍郎刊其訛誤授之劄屬以用中與先生往還書
觀之小學鉤流一書大抵用中代先生校正者也

次孫彥和南歸

十七年壬申六十九歲

十八年癸酉七十歲

先生生日用唐竇中行詩看春已過清明節算老重
經癸巳年句易巳字爲酉字書爲楹聯以自娛後先
於壬辰竟未重經癸巳先
生孫壽同以此爲詩兆云

三二不月正 言
十九年甲戌七十一歲

子引之簡任山東學政乃侍養先生於學署濟南山

水顧而樂之

子敬之有侍大人游歷城靈臺山佛峪

籃輿侍安便遙指靈臺路言結名山緣古寺叩般若

谷鳥導我前一筇度危豹雙屐凌蒼煙孤亭試憑眺

呼吸通九天狂擬躡碧落長嘯招飛仙傑閣更俯瞰

迴臨百折川雨壁夾幽邃一泓靜潭淵萬古此淨綠

雲霞映澄鮮陰崖偃欲墮嵐翠生其巔青松翳疏影

歷歷當崖懸其下諸佛子坐契無言禪如何浪游客

題字紛磨窮倦足心小憩石鼎烹清泉甘冽沁心脾

足令世頃捐返景忽在眼鐘梵聲悠然扶將就禪榻

共作山中眠其二明發向禹登龍洞凌崩劣引手捫

星辰褰衣歷荆棘束炬當然犀照耀破慘黑陰風毛

髮森石氣肌骨逼放膽入幽深曲折赴偏仄稍闊待

游行最隘或匍匐登降間夷隘向背生眩惑世界隔

微茫疑墮羅刹國又如混沌初三光尙否塞我與恆

河沙冥漠寄八極數轉得虛明洞達見古色妙相列

莊嚴模糊半皴蝕出險下危坡松根坐休息卻願所

煙霞應更
快旬肌

二十年乙亥七十二歲

正月七日作汪容甫述學敘 十二月朔作陳尊溪

蛾術集敘尊溪大與人巡撫是月二十日敘讀淮

南雜誌是為讀書雜誌之九共二十二卷第二十二卷即敘文目有補遺一卷未之見

二十一年丙子七十三歲

六月望作劉端臨遺書敘略云歲在壬辰予入都應

又因汪容甫得聞端臨之學之精與其孝友純篤於是益心折焉後端臨留京師教授生徒予亦官於工部數過從講學每得一義必以相示及端臨言歸覲省郵書來往以所得相示如在都下時冬

子引之任滿旋都仍侍養先生於京邸 作大清敕

授文林郎四川巫山縣知縣段君墓志銘若曆乙亥卒明年若

膺子請先生銘墓曩閱光緒蘇州府志及江陰繆氏
 儒學傳彙即知有此文檢遺文乃無之友人陳援庵
 得先生原稟爰假歸錄於下君諱
 人會祖武祖文父世續並隸學舍以君貴贈文林郎
 君生穎異讀書有兼人之資年十三入學為附生有
 時名初治詞術受知于沈尚書德潛于時李侍郎因
 培督學江蘇尤加激賞乾隆二十五年舉江南鄉試
 尋充景山教習期滿授貴州玉屏縣知縣被議去官
 總督察君狀奏請開復得旨發往四川以知縣用尋
 攝富順再攝南溪王師申討金酋儲侍輪輓不絕于
 道君密勿在公克舉其職大吏廉君之才久于蜀未
 得即真奏補巫山縣知縣在官引疾歸自是閉戶著
 書不復出君治聲音訓詁之學受業戴先生震日益
 進謂說文五百四十部次第以形相聯每部之中次
 第以義相屬每字之下兼說其古義古形古音其說
 古義者訓釋是也其說古形者象某形從某某聲是
 也其說古音者某聲讀若某是也三者合而後一字
 乃全其根氏經傳以說古義者如虞書至于岱宗崇
 詩就祭于繫此說字之本義也商書無有作致周書
 布重莫席此說假借此字之義也商書無有作致周書
 古形者如周易百穀艸木麗于地說麓從草麗之義
 豐其屋說豐從山豐之意突如其來如說去從倒子

之意先庚三日說庸從庚之意是也有根氏經傳以
 說古音者如夬讀若苦歲歲奔讀若予違女弼是也
 成說文解字注三十卷謂韻之立也與文字俱起文
 字未有而部分立故有字即有所歸有物斯有名有
 名斯有字有字象形指字而字形立形滋以聲益形日
 諧聲而字以形益滋其聲必有歸之部周官經達之
 論之保氏教之十年就傳而學蓋必有部分之書達
 于天下是以詩三百自商迄于東周自天子達于田
 夫野婦其韻部無不同者秦火而後部分之書亡今
 據三百篇所同韻字立之部分以求其轉注假借成
 六書音韻十七部謂漢人注經有讀如為讀為有當
 為讀如主于說音讀為主于更字說義當為主于糾
 正誤字如者比方之辭為者變化之辭當為者糾正
 之辭讀如不易其字故下文仍用經之本字讀為必
 易其字故下文仍用所易之字說文者說字之書故
 有讀如無讀為說經之書則必兼斯二者成司禮漢
 讀次又善毛詩小學尚書撰異儀禮漢讀致美書地
 理志音釋汲古閣說文訂文集詩集藏于家以嘉慶
 二十年遺疾卒春秋八十有一取于氏縣學在嘉慶
 子二驥國子監生駱縣學生美女一遠江南學在嘉慶
 孫五美中縣學生美女製美蕊美歡君卒之

明年君之子葬君于某原來請銘
 交義不敢辭銘曰曲阿之英金山之靈一行作吏矻
 矻窮經中歲解絃優游井里孝友睦嫻壺飧粟米上
 規漢氏剖燼求言叔其遺葉揚其墜華以食以息息
 於古人以羨以延延于大年飄風振林奪我修幹不
 朽有三立言其選覆屋若堂巋然墓門我銘志之引
 翼子孫原空若膺名及龔麗正職名又說麗從草麗
 之義義字依說文注當作意詈滅滅上奪施字象形
 指字字當是事之誤均照
 原稟未予改補以存其真

二十二年丁丑七十四歲

十一月五日敘史記雜志

是為讀書雜志之三共六卷

二十三年戊寅七十五歲

秋長洲陳碩甫謁先生於梅檀寺左側

先生官工部時嘗寓粉坊

琉璃街見孫淵如與先生書

閩人以先生不出見也拒不納強之

以名通先生出見時有骸爽之疾侍者扶以行命無

揖且曰不見客十七年矣南方學者來固未嘗不喜見也坐久辭出送及衢衢口外曰余癰病不答拜明日遣兒子答拜也自是碩甫往先生所逕造寢室質問疑義若家人然不見客十七年係依碩甫撰先生遺文敘前十七年先生方在永定河王次不應謝客十七年十字疑衍當是先生罷官後不見客耳碩甫嘗語楊見山云高郵王念孫氏三代經學度架無唐以後書學貴精深奚汎濫為

二十四年己卯七十六歲

三月既望敘讀管子雜志

是為讀書雜志之五共十二卷

十一月

朔日作陳觀樓先生文集敘

名昌齊字賓臣海康人

二十五年庚辰七十七歲

宣宗道光元年辛巳七十八歲

有答江晉三論韻學書

略云段君歿已六年而念孫亦春秋七十有八左畔手足

偏枯不能步履精日銷亡行將繼段君而去矣唯是獲觀異書猶然見獵心喜

二年壬午七十九歲

六月既望作朱武曹經傳攷證叙

此敘遺文不載錄於下余曩與劉端

臨台拱善端臨數以所為經說示余余歎其好古而能求是深得作者之意而不為傳注所域其學識有過人者朱武曹彬端臨之內兄弟也其識與端臨相伯仲昔在京師與余講論經義多相符合今年寓書於余以所作經傳攷證八卷見示余讀而善之其中若書之朋淫于家一無起穢以自臭予仁若考以修我西土遇佚前人光在家不知天命不易及釋大一篇詩之維葉莫莫秩秩斯干如竹苞矣如松茂矣矧敢多又厥猶翼翼居然生子辭之懌矣民之莫矣禮記之疑女於夫子非意之也左傳之憂必讎焉不蓋不義寶龜樓句五叔無官論語之食饁而餽二句微子去之三句孟子之堯之於舜也一節以及光字方字弔字焉亦不誕洪諸字皆揆之文義而安求之古訓而合采漢唐宋諸儒之所長而化其鑿空之病與

拘牽之習蓋非置前人之說而不之用乃師前人之說而善用之者也至其援據之確搜討之精非用力之深且久者不能有是是謂傳注之功臣矣讀武曹書訖因舉其犖犖大者以告於綴學之士云道光二年六月既望高郵王念孫時年七十有九

是年朱武曹有復先生書

三年癸未八十歲

胡載屏撰先生八十壽序

文云自昔傳經之士若伏生杜子春年近期頽著於

史冊而蒼頡為黃帝史臣觀象制字說者謂其生神農時或又謂其生伏羲以前歷歲更不知干有幾百蓋典籍文字聖道所寄其義至深遂而有人焉能發其蘊則天必與之神明之壽以永其傳理固然已道光癸未三月為太夫子石羅先生八十壽辰先生生於華閩早歷詞館服官中外宣勞著績受列聖之知復以吾師位卿貳晉一品封德福兼隆海內共仰無俟觀縷獨其得壽之由則培壅讀先生書竊以為先生有以致之而天之壽先生未嘗延涖也同之時保氏教國子司徒教萬民皆以六書六書之指各殊而惟轉注假借用至無窮周公作爾雅孔子言正名故後之儒者率知講求古人字假義轉之由或因音近

而假其形或因音變而別其義有一字具數用者有
 數字共一用者雖經秦火之餘而網羅條理秩然由
 漢魏至隋唐專門師授代有其人遠宋新義字說出
 穿鑿破壞於是言文字不本六書沿及元明此事遂
 廢浸至士夫目不睹五百四十部之文耳不習十口
 所傳之義踵譎襲謬魯魚亥豕展卷皆是其流弊將
 有不可勝言者矣我國家文運昌隆通儒輩出時則
 有若顧氏江氏戴氏究心聲音訓詁之學然或引其
 端而未竟其緒或得其偏而未會其全先生博學以
 綜之精思以審之偉識以斷之集諸家之大成為後
 學之津導其始出入經史百家儒先傳法浸淫衍釋
 以自得其指歸其後即以所得者鑒別乎經史百家
 之書而是非疑似無不立辨蓋能會音形義三者之
 大原以言文字使古籍之傳得存真面目於天壤者
 千百年來先生一人而已先生嘗以魏張揖之廣雅
 蒼萃魏以前故訓勤疏證之聞先生之為是書也
 日課疏三字罔間寒暑積十餘稔乃成又以子史中
 徵文與義研究者少患傳本訛脫日甚迺取管子淮
 南子國策史記等書詳加釐定方將以次別錄所核
 於簡為讀書雜誌蓋先生胸懷高淡實能吐棄一切
 嗜古著書杜門謝客惟一編為樂吾師退食之暇從
 先生旁講問經義凡有所獲互相證佐穆穆愉愉以

兩大儒萃於一門而晨夕傳業亦千古所未有也然則先生惟內有所重外物不足動其中故神明純固又味道之腴常有以頤養其天和故老而益健先生之壽孰非先生自致之矧古義湮鬱弗章賴先生爬羅剔抉以傳永久者甚多先生既有以爲斯文壽則天之壽先生以彰我朝文治之長者曷有極邪抑嘗考之廣雅舊無注惟隋曹憲作音釋其書頗淺陋然舊唐書載憲年百有五歲先生箸作直契古先文字之原其壽必倍蓰於憲又何疑歟培鞏敬仰先生久已卯出吾師門下進拜先生親承訓教故敢以所窺測者侑一觴焉謹序陳碩甫亦撰句云代推 三月小學有達人天假大儒以長日爲先生壽 有復江晉三書 晉三於壬午冬月再寄 先生一書先生復之 顧澗蘋以所校刻晏子春秋贈先生

四年甲申八十一歲

五年乙酉八十二歲

是年鄉試距先生賜舉人之年已周甲矣例當重與

鹿鳴宴八月順天府以聞賞給四品職銜准其重赴

鹿鳴筵宴九月十三日作紀恩詩六首 孫壽同考

取選拔貢生

壽同幼穎異日侍先生側質疑辨難先生願之喜曰此兒舉止安詳不喜嬉游

吾當親教之

六年丙戌八十三歲

八月八日作李成裕羣經識小敘

略云羣經識小者余友李進士成裕

之所作也余自壯年有志於鄭許之學攷文字辨音聲非唐以前書不敢讀也逡巡里下同志者卒鮮唯進士與余有聲氣之應晨夕過從無間風雨市酒一榻圍蔬數器抵掌而談莫非古義有所疑則相問難有所得則相告語聞者或訕笑之而進士與余不因之而少沮也

七年丁亥八十四歲

五月子引之授工部尙書 引之充武英殿總裁刊

修康熙字典先生曰欽定字典爲信今傳後萬世不刊之書亟宜詳校更正以成善本乃先校數冊以爲法式命引之倣而行之

八年戊子八十五歲

肅寧苗先麓因顧子明見先生以所著毛詩吟訂呈政先生見鄭風遵大路次章注以爲先得我心辛卯秋先麓又以說文建首字讀呈政先生歎爲小學絕作

九年己丑八十六歲

陳碩甫以手校宋錢佃本荀子異同寄先生

顧澗蘓思適齋

集宋本荀子跋云藝芸書舍藏宋槧荀子二北宋則呂夏卿監本南宋則錢佃江西漕司本也近者王石

渠先生讀書雜誌內有荀子一種屬訪此兩本將採擇焉當必各盡其所長矣案淵蘋手錄呂錢二本異

同於庚寅 十二月二十日敘讀荀子雜誌 是為讀書雜誌

寄先生 之八共 八卷

十年庚寅八十七歲

五月庚辰作程易疇果羸轉語跋 略云昔余應試入都始得交於程易

疇先生先生長於余十九歲而為忘年交同在京師則晨夕過從南北索居則尺牘時通相與商榷古義

者四十餘年 是月二十九日敘讀荀子雜誌補遺 補遺一卷

九月子引之調禮部尚書

十一年辛卯八十八歲

三月九日敘讀晏子春秋雜誌 是為讀書雜誌之六二卷 是月

二十一日敘漢隸拾遺 是為讀書雜誌之十一卷 九月十三日

敘讀墨子雜志

是爲讀書雜志之七六卷

有書黃小松所贈武

梁石室畫象三石拓本

仲冬讀書雜志刊竣

是

冬寒甚先生坐不敢近窗猶於臥牀竟日端坐取架上新唐書四函讀之見兒孫輩則道書中事亶亶不倦一日忽書曰語云校字徒傷目看書亦費心不如高枕臥無古復無今似有厭棄人間之意十二月十四日偶感時氣卽患流涕惡寒服藥後客感雖解而精神委頓飲食日減初猶歔粥旣而粥不能進乃易以米湯旣而米湯亦不能進乃易以牛乳

十二年壬辰八十九歲

正月二十三日牛乳亦不能進語言蹇澀鼻息微喘

夜半命子引之等扶坐諭曰吾受三朝厚恩未能報

稱汝必盡心竭力以報主知且諭諸孫曾服官讀書

以繼世德遺命畢端坐不動二十四日寅時卒年八

十有九

同治揚州府志
云年九十蓋誤

子二人長引之字伯申號

曼卿嘉慶己未一甲第三名進士授翰林院編修歷

官工部尚書謚文簡次敬之字仲恪號寬甫增貢生

女三人長適寶應增貢生朱聯奎

字聚五

次適儀徵附

監生鄭樞三適同州附生胡道傳孫

人

引之子四人壽昌道

光元年正二品廕生用戶部主事歷官廣西按察使

彥和歷官安徽徽寧池太廣道壽朋蚤歿壽同道光

甲辰進士歷官湖北漢黃德道咸豐二年殉難武昌

賞騎都尉世職謚忠介敬之子 人壽山候選從九

品壽祺附生葆和保

定繼疏孖額耕

舉孫女

人曾孫

人

恩溥恩泰恩寬恩沛

恩江恩瀛恩海 會孫女 人玄孫 人植忠偉 十三

恩錫恩晉恩炳 年癸巳十二月庚子日 是月丁酉朔庚子為初四日 葬於六合縣

東北鄉東嶽廟鎮南癸山丁向 此依子引之撰高郵湖西王氏先塋記墓

志作東原王廟 鎮蓋字之誤 阮元撰先生墓志銘 刻本先生遺文 附阮墓志於先

生疏劾和珅事敘述特詳筆經 室集則頗簡略蓋有所屬滅矣 徐士芬撰事略狀

十九年入祀山東名宦祠二十三年入祀鄉賢祠

王石臞先生年譜

男孫僑校

